說小智鬥諜間

黃浦喋血記

葛諸青雲

金蘭出版

說小智鬥諜間

黃浦喋血記

諸葛青雲 金蘭出版

諸葛青雲著

黃浦喋血記

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

金蘭出版 ■ 版權必屬佳作

2-265

黃埔碟血記

諸葛青雲著

目次

鐵腕玉面玲瓏心……一
勾心鬥角逞狠勁……三九
處處危機步步險……七三
一着棋差身犯險……九九
兩逃虎口闖龍潭……一二九
渾身是胆虎山行……一五八
更番涉險中奸謀……一八八
突破情關尋虎倀……二一三
生死存亡一綫隔……二四三
狐窟揚威寨敵胆……二六九
犁庭掃穴奏凱還……二九八

黃埔喋血記

鐵腕玉面玲瓏心

這是有冒險家的樂園之稱的上海。

儘管日本軍閥謀我日急，我政府當局仍在作最後的忍讓，但暗中已下定抗戰決心，並在積極部署中。因此，雖然表面上還聞不到火藥氣味，但只要稍微關心時局的人，都能意識到，目前這種平靜狀態，一如暴風雨之前的平靜，一場有關東南亞兩大民族之間的生死存亡的大戰，已到一觸即發的階段了。

可是，生活在紙醉金迷、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中的人們，却還有不少人在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……

時爲晚上十點。

百樂門大舞廳中的樂隊，正奏着「藍色的多瑙河」。

悠揚而又優美的旋律，伴隨着衣冠楚楚、珠光寶氣的紳士淑女們的舞步，飄旋着，飄旋着……好一片歌舞昇平的盛況！

靠近樂台的一角，一對年輕男女，却並未下池，只在座位上情話喁喁地，兩人互相依偎着。

這二位，男的約莫二十三四年紀，膚色黝黑，雙目炯炯有神，面部輪廓也頗爲端正，襯托上那一身作工講究的米黃色西裝，顯得幾分帥氣。

女的年約十八九，有着八分以上的姿色，穿的是特別强調她那美好胴體的旗袍。

旗袍是白緞精製，黑緞滾邊，左胸上，那高聳而令人涉及遐思處，綉着一朵鮮艷奪目的紅玫瑰。

她，就是這百樂門舞廳的首席紅星，也是在上海灘的歡場中頗負盛名的名姝——紅玫小姐。

盛名之下無虛士，今宵，她是薄施脂粉，淡掃娥眉，雖然沒有濃裝艷抹時的艷光懾人，却有如一枝清麗脫俗的水仙，顯得特別淡雅宜人。

尤其是她此刻喁喁細語，淺笑輕顰，看來更令人如沐春風，如飲醇酒，不自覺地陶醉其中。

不錯，眼前陪着她的這位年輕紳士，就已經醉了。

當然，他醉的不是酒。

他，黝黑的臉上透着幸福的光彩，目光痴迷地，凝注那烟霧迷漫的虛空，好像忘記了今日何世，今夕何夕。

緊隣着這一對的，也是一位年輕紳士，年紀也和那着米色西裝的人不相上下。

不過，他穿的却是白色上裝，黑色長褲。

也許是因爲穿着白色上裝之故吧！他的臉色也顯得特別白皙。

面部輪廓，也比那米色西裝的人要俊秀一些，溫文儒雅，風度翩翩，算得上是一位標準美男子。

但這位美男子，擺的却是「測字攤」，由他面前茶几上那一隻孤伶伶的茶杯判斷，他不會自帶舞伴，也不會叫過舞女。

他，咀上咬着一枝香烟，不時漫不經意地向隣座的那一對男女投過難以覺察的一瞥。

是由於自己的女友沒來，而有所期待？或者是衆人皆醉我獨醒，特別到這燈紅酒綠的場所中，冷靜地觀察一下人間百態？

一曲告終，舞池中的紳士淑女們，紛紛歸座。

大班匆匆走向那着米色西裝的座前，含笑躬身，說道：「先生請原諒，紅玫小姐要轉檯了。」

「是麼！」米色西裝客漫應着：「該沒這麼快吧？」

「先生請……請多多包涵，那位客人，本廳可惹……惹不起。」

「國有國法，行有行規，你，身爲大班，難道不知道一隻檯至少是一刻鐘？」米色西裝客雖然是帶笑發問，但詞鋒却是咄咄迫人。

「先生請帮帮忙吧！我……我實在……實在……」大班一臉苦笑，欲語還休。

米色西裝客冷然注目，問道：「實在怎麼樣？」

大班神色一整道：「先生，如果不能通融，出了麻煩，我可担代不起。」

「你這算是威脅嗎？」米色西裝客有點火了。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先生言重了。」大班的臉上又浮現起一片苦笑道：「先生，我是爲您好。」

「好意心領。」米色西裝濃眉一揚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你，按規矩，一刻鐘轉檯，時間不到，一切免談！」

米色西裝客這一發橫，大班的態度反而軟了下來。

他，特別走近一步，俯身貼着對方的耳邊，低聲說道：「先生，他們是上海灘上，勢力最大的帮會首領之一的金三爺……」

米色西裝客截口問道：「就是天狗幫的金老三金立？」

「是的。」大班連連點首諂笑道：「金三爺還帶着好幾位弟兄……」

米色西裝客截口打斷他的話，道：「大班，我再說一遍，就是天王老子來，也必須坐足一刻鐘，才能轉檯。」

一隻有着筆挺褲管，與雪亮皮鞋的巨足，忽然踏上米色西裝客座前的茶几，同時並發出一聲冷哼。

大班臉色爲之一變。米色西裝客神態自若地，頭都懶得抬一下，只是斜睨着那隻踏在他茶几上的巨足，披唇一哂道：「唔……看這筆挺的西褲、雪亮的皮鞋，倒蠻有點紳士的味道，不過……」

這位以右足踏在米色西裝客茶几上的不速之客，是一位年約三旬上下，身裁高大，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，右額上還有一道深深刀疤痕跡。

他，以右手手肘撐在膝蓋上，手掌托住自己的下巴，皮笑肉不笑地，打斷對方的話，道：「不過怎麼樣呀？」

米色西裝客仍然滿不在乎地沒有抬一下頭，只是淡淡地一笑道：「即使外面用金子包着，狗腿子也還是狗腿子……」

他的話沒說完，刀疤大漢已揮拳猛擊，並怒叱一聲：「小子找死！」

拳影晃處，揍人的人——刀疤大漢却反發出一聲殺豬也似的慘號。同時，米色西裝客發出一聲清叱：「紅玫，退到一旁去。……」

原來刀疤大漢那巨大的拳頭，已被米色西裝客的左掌握住。

別看那米色西裝客的體型比刀疤大漢小，但他的五指却是長而强勁。

此刻，刀疤大漢的拳頭被握在對方手中，就像是被鐵鉗鉗住似地，痛入心脾，難以移動分毫。

就爲了刀疤大漢的這一聲悽厲慘號，那醉人的音樂停止了，舞池中婆娑起舞的紳士淑女們，也一齊臉帶驚容地，紛紛後退。

那位擺「測字攤」的白色西裝客，也退到二丈之外。恰好與花容失色的紅玫小姐站在一起。

那位大班滿臉惶急，又是打躬，又是作揖地，連聲央求着：「二位有話好說，有話好說可千萬別動武。」

「沒你的事。」米色西裝客向大班投過冷厲的一瞥後，才向刀疤大漢沉聲喝道：「叫金立來！」

一個沙啞語聲由一旁冷然接道：「三爺已經來了，還不放手！」

米色西裝客循聲投注，只見五個彪形大漢，簇擁着一位五短身裁，年約四旬上下，留着一口仁丹鬍子的中年人緩步而來。

這一行六人，雖然，個個沐猴而冠地西裝革履，但那楚楚衣冠，却沒法掩飾他們那一身流氓氣質。

米色西裝客目光一掃，冷笑一聲：「沒這麼簡單！」

金立那一行人已在距米色西裝客約莫八尺處，取包圍之勢停了下來。金立向着米色西裝客含笑點首道：「金某人已經來了，這位朋友不知有何見教？」

米色西裝客冷然說道：「賜教二字，担當不起，我胡立民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卒，哪有資格跟你這位三當家的作朋友。」

金立呵呵大笑道：「胡老弟，請恕我托大，這麼稱呼……」

胡立民截口冷笑道：「少裝馬虎，胡某人不吃這一套！」

金立注目含笑，問道：「那麼，你的意思是？——」

「你的手下，出手揍人，橫蠻無理，你這作頭兒的，至少也該擺句話過來。」

「哦！你是要我金某人向你道歉，才肯放人？」

「不錯。」胡立民昂着頭，冷然說道：「而且，紅玫小姐今宵已由我包下了，不得我的同意，誰也不能强迫她轉檯。」

一聲怒叱由胡立民的左側傳出：「小子放屁！」

隨着話聲，一個灰衣大漢揮拳飛竄過來。

胡立民順手將被他制住的彪形大漢向前一送，但聽「彭」地一聲，彪形大漢被他的同伴一拳揍得發出一聲慘號，雙手撫胸踉蹌後退。

胡立民退過一旁，披唇一哂道：「幹嗎打起自己的同伴來……」

他的話聲未落，又有三個彪形大漢，分三個方向，虎吼着撲了過來。

胡立民視若未覩，一直到對方三人的拳頭臨體的剎那之間，才滑如泥鰍似地，由對方三人的空隙間，一閃而過，並朗聲笑道：「別打了自己人……」

但事實上，那三個彪形大漢，不但各自揍了自己同伴的一記狠擊，而且由於去勢太急，一時之間沒法控制，而互相撞在一起，滾作一團。

胡立民目注金立，笑問道：「金三爺，威鎮上海灘的天狗幫，難道就是靠這些弟兄創出萬兒來的？」

臉上一片鐵青的金立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既然是存心找碴而來，金某人不會教你失望就是。」

就這說話之間，金立身邊又衝過四個彪形大漢，撲向胡立民，立即展開一場無比激烈的惡鬥。

這後來的四個彪形大漢，顯然比以前的幾個要高明得多，儘管是四對一也不會佔上風，但却是拳來脚往地，打得有聲有色。

「彭彭」不絕的拳擊聲，混和着「唏哩嘩啦」的桌几倒塌和杯盤碎裂聲，已代替樂台上的樂隊，奏出一支奇異的交响曲。

胡立民並邊打邊揚聲大笑道：「金三爺，如果你身旁還有像樣一點的角色，最好是叫他們一齊上，否則，警察趕了來，咱們就玩不成啦！」

金立冷笑一聲：「好！我成全你……」

金立一擺頭，又有四個撲了上去，加入戰圈。

目前參戰的四個，手中都持着匕首，而且他們都屬於短小精悍型，不但身手矯捷，攻守騰挪之間，也顯得非常靈活。

由於增援的人馬，一批强過一批，又用上匕首，因此，孤軍奮戰的胡立民，儘管仍然有如生龍活虎似地，有攻有守，但臉色却凝重得多。

不過金立的神態，也並不輕鬆。

因爲，天狗幫是上海灘首屈一指的黑社會組織，一般善良百姓對他們，固然是談虎變色，即使是負有治安責任的官府，也只好眼閉眼閉地裝迷糊。

像這樣的一個無法無天的組織，目前，出動了十多個打手，居然不能將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子擺平，這消息，一經傳開來，可實在不是一宗光彩的事。

因此，這位在天狗幫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金立金三爺，其心中的感受，是不難想見的。

就當他臉色陰晴不定之間，只聽「叭」地一聲，胡立民已將一個徒手的大漢踢得飛射丈外。

緊接着，一聲慘號，又一個彪形大漢被胡立民因勢利導地，當作盾牌，挨了同伴一刀。

胡立民連克强敵，不由精神大振地，拳脚兼施，將剩下的六個對手，逼得連連後退。

金立緊蹙着眉峯，頓足怒叱道：「都是飯桶！」

六個圍攻大漢中，有人苦笑道：「三爺，這小子實在太高明了，恐怕得請三爺親自下場才行。」

金立冷哼一聲：「憑這小子也配！」

胡立民朗聲大笑道：「三爺畢竟是聰明的，憑你的身份地位，下場來對付我這個無名小子，勝之不武，敗了嘛！你就沒臉再在上海灘混啦……」

「叭」地一聲，又一個彪形大漢被踢飛丈外，並連聲歉笑道：「失禮！失禮……」

氣得臉色鐵青的金立，忽然振聲大喝：「退下！」

八對一都一個個弄得灰頭土臉，此刻在被對方連傷三人之後，剩下的五個，自然是更不濟事啦！

因此，金立口中的「退下」二字，等於是一道大赦令，聞聲之後，立即一齊疾退丈五之外。

也就任這當口，金立手中已多出一枝左輪手槍，瞄着胡立民冷然喝道：「朋友，乖乖的跟我走！」

這下子，胡立民可傻眼了。

但另一個清朗語聲，又使局勢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轟變：「對不起，請金三爺將手槍收起來。」

這位「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」，就是那着白色上裝，黑色西褲的西裝客。

也許是所有在場的人的注意力，都集中在惡鬥的場面上，也可能是這位白色西裝客的行動太快了。

因此，誰也沒看清楚他是如何欺近金三爺身邊去的，即使是一直站在他身邊的紅玫小姐，也不例外。

他，一手持着咖啡杯，一手搭在金立的右肩上，俊臉上浮現着一片莫測高深的笑容。

金三爺的左輪仍然瞄着胡立民，一雙精目也一直注視胡立民，口中却冷然問道：「憑甚麼？」

「三爺要這麼說，就不够意思了。」白色西裝客答得很輕鬆。

但金三爺却是有如寒天飲冰水，滴滴在心頭。

對方搭在他肩頭上的手掌，已眞力漸增，就像是被一隻鋼爪扣住似的，痛入心脾，連手中的左輪，也幾乎把持不住了。

不過，金三爺畢竟是老江湖了，儘管已受制於人，但他的外表上，却還是那麼鎮靜，也那麼冷漠地，冷然一哂道：「至少你得拿點像樣的東西出來。」

白色西裝客沉聲說道：「三爺，我已經給你面子了……」

話聲中，他右手中所握的咖啡杯，忽然發出一串輕微的碎裂聲，接着，化成一蓬白色細砂，由手掌中瀉落地面。

於漫不經意之中，將一隻瓷質咖啡杯握成一片細砂，這一份精深的內家眞力，不但使金三爺臉色爲之大變，連那位在金三爺的手槍威脅之下，不得不暫時屈服的胡立民，也爲之悚然動容。

「三爺，你認爲你的肩頭，比這隻瓷杯還要堅强嗎？」白色西裝客的語氣，還是那麼平和得不帶一絲火氣，但他那隻扣住對方肩頭的手掌上，又增加了一成眞力。

金三爺痛得一咧咀唇，但他還是强行忍耐着，也平靜地反問道：「朋友，我可以問你幾句話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「你和這位胡朋友是一夥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那你爲何要淌這塘渾水？」

「這叫作不平則鳴。」白色西裝客淡笑着說道：「三爺，你想想方才那情形，能算是公平嗎！」

這時，金三爺的手下人中，至少有五枝手槍對準着白色西裝客，並有人沉聲喝道：「小子，放開咱們三爺！」

「可以。」白色西裝客答得很爽快，但他却又向金三爺笑問道：「三爺，你說呢？」

金三爺苦笑了一下，沉聲喝道：「沒你們的事，收回手槍，退下去！」

「是……」

白色西裝客淡淡地一笑道：「三爺，你自己的手槍，是否也該收回了？」

「好的！」金三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能否告訴我，你的尊姓大名？」

「在下朱天佑。够了嗎？」

「够了。」金三爺收回手槍，又苦笑了一下道：「二位請！」

胡立民快步向朱天佑身邊，但朱天佑却不等對方開口，搶先笑道：「胡兄，現在甚麼都不必問，咱們先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再說……」

一串警笛聲傳自大門口，並有人沉聲喝道：「不許動！」

也就在這當口，舞廳中燈光忽然熄掉，朱天佑一把握住胡立民健腕，低聲喝道：「胡兄，咱們快走……」

朱天佑對這舞廳中，甚至於舞廳附近的地形都很熟悉。

儘管是在黑暗中，他却輕車熟路地，帶着胡立民悄然由後門溜走。

半個鐘頭之後，朱天佑胡立民二人，已進入滙中飯店的一間華麗套房中。

朱天佑斟滿兩杯白蘭地，遞給胡立民一杯，含笑說道：「胡兄，爲我們的認識乾杯。」

胡立民乾了杯之後，却苦笑道：「可是，我除了知道你姓朱、名天佑，並救過我一次之外，其餘却是一無所知。」

朱天佑道：「胡兄認爲我對你的一切，知道得很多？」

「唔！至少我有這樣的預感。」

「事實上，我的確知道你不少的秘密，比方說，你是來自南京，此行目的，在找天狗幫的老大湔雪奪妻之恨，至於方才的那一場打鬥，也是你故意激怒對方，藉以試探對方的深淺的。」

「朱兄怎麼知道這樣詳細的？」

朱天佑神秘地一笑道：「因爲，我也是拜倒紅玫石榴裙下的火山孝子。」

胡立民苦笑着「哦」道：「那就怪不得了。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胡兄，我已知道你不少秘密，而你對我却一無所知，你是否覺得不公平？」

「不錯，我的確有這種想法。」

「很抱歉！這種不公平的情況，還得繼續維持下去。……」

「你這是封我的咀？」

「是的，現在，你只有聽我的安排，時機成熟時，我會自動告訴你，有關我的一切。」

胡立民注目問道：「你以為我一定會聽你的安排？」

「除非你不想湔雪奪妻之恨。」朱天佑含笑接道：「胡兄，你知不知道，天狗幫的老大是誰？」

胡立民一怔之後，才苦笑道：「對了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幾乎忘了加以說明。」

「現在說明，也不算晚。」

「方才，你雖然救了我，却也等于是破壞了我的計劃。」

「你是說，你本來打算借此機會，混入天狗幫去？」

「是啊！我不認識他們的老大，只有這一個笨法子才能達到目的，因為我自信，像我方才所表現的身手，他們一定會設法吸收的。」

「胡兄，你想得過於一廂情願了。」朱天佑拍手拍了拍對方的肩膀，正容說道：「不錯，像你這樣的身手，正是他們要吸收的對象。但我得提醒你一聲，天狗幫能在這十里洋場中，執黑社會的牛耳，豈能倖致，他們會輕易用你這麼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嗎？」

「那麼。」胡立民眉峯緊鎖，苦笑着問道：「朱兄何以教我？」

「請絕對相信我，聽我的安排。」朱天佑正容接道：「有關我的一切，目前不便說，但我可以透露一點給你，我和你是同仇敵愾。」

「哦！你也和天狗幫的老大有仇？」

「不錯。」朱天佑一挫鋼牙，道：「我和那老賊，仇深似海，恨比天高。」

「那麼，你當能知道他的住址了？」

朱天佑輕輕一嘆道：「那老賊自知樹敵太多，所以，他的行踪非常詭秘，就算是他的高級幹部，也只能找他的代理人，也就是天狗幫坐第二把交椅的李二爺李唐。所以，天狗幫中，上上下下，只知道他們的幫主為大爺，却不知道這位大爺姓甚名誰，當然也沒人見到過這位大爺廬山眞面目。」

胡立民接問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只要找李唐，也就可以找到那老賊了。」

「沒這麼簡單。」朱天佑笑道：「因為，李唐也只能在電話中跟他的主子聯絡，其他的一切，就不用談啦！」

「那老賊竟然如此神秘？」

「我說的，一點也沒誇張。」

「那你又怎能知道他的住處的？」

「我幾時說過，我知道那老賊的住處？」

朱天佑可的確不曾這麼說過，因此，胡立民禁不住啞然失笑起來。

朱天佑含笑說道：「我雖然不曾這麼說過，但事實上，對那老賊的行踪，我還有着相當了解的，本來，我

自己早該採取復仇行動，但由於問題牽涉太廣，我又缺少一位像你這樣的得力助手，所以……」

胡立民截口笑問道：「所以，你才要我跟你合作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你老兄注意我，已有不少日子吧？」

「唔！當你第一次替紅玫捧場時，我就注意上了。」

「原來紅玫也早就給你收買了。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風月場中的女人，爲的是錢，老兄江湖經驗還太差，以後，可得特別當心。」

接着，却是神色一整道：「紅玫這個小娘們，可能大有來頭，到目前爲止，我還沒弄清楚她眞實身份。」

胡立民一怔，道：「一個舞女，居然還會另有來頭？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你老兄一心只想湔雪你的奪妻之恨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過問，我問你，你可知道，上海灘是怎樣的一個環境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胡立民苦笑着接道：「我只好向你請教了。」

朱天佑神色一整道：「上海灘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國際都市，形形色色的人，奇奇怪怪的事，隨時隨地，都可能遇上，尤其是最近，我國與日本的關係，外弛內張，隨時有爆發大戰的可能。因此，日本的間諜，我國政府的工作人員，都集中在這兒勾心鬥角……」

胡立民截口「哦」，道：「我有點明白了。」

朱天佑笑問道：「說說看？」

胡立民沉思着接道：「朱兄是認爲，紅玫也負有甚麼特殊使命？」

「不錯。」朱天佑點點頭道：「因爲，像紅玫這樣的紅舞女，正是幹特務工作的人，最好利用的人物。不過，到目前爲止，我還不敢肯定她，究竟是在替誰工作。」

「朱兄對這一方面好像很內行。」胡立民含笑問道：「莫非也是大有來頭的人物？」

朱天佑苦笑道：「老兄怎麼尋起我的開心來，我不過是平常愛看看間諜小說，並對這一行工作頗爲嚮往而已。」

微頓話鋒，又一整神色道：「胡兄，現在言歸正傳，在目前這樣的環境裏，今後的一切言行，都得特別當心才行，否則，自己丟了性命，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」

「多謝指點。」胡立民正容說道：「以後，我會特別當心的。……」

經過一番懇談，兩人已由陌生而成爲無所不談的好朋友了。

互通籍貫，互叙年庚之下，決定結爲異姓兄弟，朱天佑二十四歲，大胡立民一歲，成了大哥。

兩人以最低的語聲，商量着今後的行動方針。

大致談妥之後，胡立民才笑問道：「大哥，小弟是否該告辭了？」

「不！」朱天佑笑道：「現在還不到十二點，早得很哩！」

緊接着，又笑問道：「老弟，你除了跑跑舞廳之外，對於夜上海的豪華夜生活，可能還不會領畧過吧？」

胡立民苦笑一下道：「大哥，方才小弟已經說過，小弟的家境並不富裕，平常很少涉足風月場所，所以，一到這十里洋場的上海，就顯得有點土裏土氣了。」

「不要緊。」朱天佑拍拍對方的肩膀，以非常誠懇的語氣接道：「今後，凡是我有的，也都有你一份，我保證，要不了一個月，你就成爲一位十足的洋場闊少了。」

「多謝大哥！」胡立民苦笑道：「其實，我倒不想成爲甚麼洋場闊少，只要心願得了就很滿足了。」

他，一面說着，一面游目四顧，打量這豪華套房中的一切陳設，緊接着，並注目問道：「大哥，我有一句很冒昧的話，問出來，你會不會見怪？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有話請儘管問，即使不得體的話，我也不會見怪，因爲，咱們已成了兄弟呀！」

「大哥，」胡立民目光深注着，接問道：「你能住這種一流大飯店的豪華套房，而且訂的是長房間，我想，你一定很有錢，但我總覺得，未免太過於浪費了。」

他的話沒說完，朱天佑的臉色已變得非常難看。

因此，胡立民殊感不安地，接道：「大哥，你自己說過的，即使我說錯了，你也不會見怪的……」

朱天佑擺手制止他說下去，長長嘆了一聲：「兄弟，我不是怪你，是你提到錢，引起我一段傷心往事。」

胡立民尷尬地一笑道：「那我就更感到不安了，大哥又不肯說明那一段傷心往事……」

「時機成熟時，我會說的。」朱天佑截口打斷對方的話，並長嘆一聲道：「是的，我家非常有錢，但大部份的資產都給人家有計劃的奪去了，還賠上我父親的一條老命。如今剩下的這點錢，與過去一比，可實在算不了甚麼，所以，我才根本不把它當一回事。」

胡立民輕輕一嘆，沒接腔。

朱天佑探手懷中，掏出一大疊嶄新的鈔票，隨手分出一半，塞給對方懷中，並含笑說道：「兄弟，我帶你

去一家豪華的私人俱樂部，去見識一下上海灘中最糜爛的一面。」

不等對方接腔，又笑問道：「兄弟，你沒帶槍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槍法如何？」

「難道此行還要厮殺？」胡立民似乎不願正面答對方的話，而故意提出反問。

「兄弟，先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「對於槍法，我自信還算過得去，不過，在大哥你這位大行家面前，我可不敢……」

朱天佑擺手截斷他的話道：「這就行了。自己人，用不着客套，咱們走吧！」

× × ×

日租界中虹口公園的右邊，有一幢佔地頗廣，建築宏偉的花園洋房。

洋房主人姓帥，名大元，是一位才三十出頭的花花公子。

據說，帥大元的父親，曾經是北洋軍閥部下的一位師長，由於搜括了不少的造孽錢，北洋軍閥垮台，民國統一之後，就在這十里洋場的上海作起公寓來。

如今，帥師長早已蒙主寵召，偌大一份家當，也完全掌握在帥大元手中。

別瞧帥大元是一個花花公子，他，不但長袖善舞，與日本人打得火熱，而且生財有道，利用他住宅的地下室，開了一家全上海市中最豪華，也是獨一無二的銷金窟，——東方之珠俱樂部。

舞廳、酒吧，各式各樣的賭具，各色人種的美女，加上那別出心裁的設備，儘管一夕的消費，足够一般窮

措大三五年的生活所需，但這個俱樂部却是每晚車水馬龍，冠蓋雲集。

也許是帥大元故意玩噱頭，儘管他是以斂財爲目的，但要進入這個俱樂部，却還有一些限制條件，那就是必須一次繳足十萬元會費，取得會員資格之後，才予接待，否則就必須有會員携帶才行。

當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到達這銷金窟時，已經是翌日凌晨一時了。

胡立民雖然是土包子，但朱天佑却是這兒的會員。

因此，他們輕車路熟，毫無阻碍地進入俱樂部的酒吧間。

酒香混合着淑女們身上散發的高級香水氣味，使得這兩個年青人一進入酒吧立即精神爲之一振，朱天佑並扭頭笑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「甚麼怎樣啊？」胡立民有如進入大觀園的劉姥姥，一切都感到那麼新奇。

「我說的是這兒的情調？」

「情調？唔！情調很好，不過，好像有點世紀末的味道。」

一個銀鈴似的語聲由一旁傳來：「啊！朱先生，胡先生，二位也來啦……」

說話的是百樂門舞廳的紅星紅玫小姐。

出人意外的是，紅玫小姐那條圓潤雪白的手臂，竟然挽在金三爺金立的手臂上。

胡立民首先臉色一變，輕哼一聲：「這算是寃家路窄……」

金三爺似乎毫無敵意地，向着他們二人含笑點首，道：「想不到二位也是這兒的會員，咱們算是不打不相識，來來來，今宵由我做東，咱們共謀一醉，也算是爲方才的失禮，聊致歉意。」

「三爺爲何前倨後恭？」朱天佑的話雖然不好聽，但却是帶笑而說，語氣神情之間，也不帶一絲敵意。

金三爺打了一個哈哈道：「老弟台，待會我自罰三杯如何？」

朱天佑也趁風轉舵，爽朗地一笑，說道：「三爺言重了，方才，我這位把弟，也有不是之處……」

金三爺截口笑問道：「啊！二位已結拜兄弟了？」

「是的，也就是方才的事，我這位兄弟，自以爲學了點防身功夫，想到上海灘來闖闖天下……」

金三爺又截口笑道：「那眞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憑胡老弟的身手，我保證短時期內，就可出人頭地。」

「莫非三爺有意提拔不成？」朱天佑算是打蛇隨棍上。

「提拔二字是不敢當。」金三爺拾手摸摸他的仁丹鬍子，含笑接道：「如果二位肯屈就的話，眼前就有一個很好機會。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三爺好厲害，居然連我也拉上啦！」

「好說，好說。」金三爺也爽朗地笑道：「咱們到裏面去，一方面慶賀二位老弟義結金蘭，一方面爲方才的事向二位老弟致歉，順便也談談二位老弟的工作。」

朱天佑扭頭向一旁的胡立民笑道：「兄弟，三爺盛意難却，咱們就叨擾三爺一頓吧？」

胡立民笑了笑道：「我一切聽大哥……」

在金三爺與紅玫的前導下，穿過酒吧，進入舞廳。

所謂舞廳，也就是一個小型的夜總會。其中除了一個可以容納約莫二十對人的舞池之外，週圍還設有二十個隔離卡座。

當金三爺等一行人進入時，舞池中不見一個人影，只有舞台上，一位幾乎全裸，健美而又妖冶的女郎，扭着蛇樣的腰肢，配合着輕盈的音樂，在表演着肚皮艷舞。

金三爺特別交代侍者，在舞台旁添了一張圓桌，就座之後，目光向同座三人一掃，笑道：「有人說，天下女人皆禍水也，二位老弟是否也有同感？」

朱天佑、胡立民含笑未語，僅不約而同地，向一旁的紅玫投過神秘的一笑。

紅玫却向金三爺投過一個嫵媚的白眼，嬌嗔地道：「三爺，怎麼跟我過不去呢？」

「這話可不是我說的呀，何況……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方才在舞廳中，就是爲了妳，幾乎使我和二位老弟傷了和氣。」

「不是幾乎吧！事實上，方才你們不但已經傷過和氣，而且還打得頭破血流了哩！」紅玫媚笑着，不但一張櫻桃小嘴中說着既清脆、又嬌甜京片子，連眼睛眉毛也似乎在說話。

金三爺笑道：「那我說妳是禍水，可沒有冤妳呀！」

「可是，要是沒有我這個禍水，你們又怎能言笑晏晏地歡叙一堂。」

「對、對。」金三爺連連點頭：「這麼說來，我該首先敬妳一杯。」

儘管到這個銷金窟中來的人，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但這兒的每一道菜，每一種酒，都是最精美，最名貴的。因此，在一般交際場所中，視爲奢華的「開香檳」，在這兒，可就是稀鬆平常得很。

金三爺話聲中，侍者已開好香檳，替他們每人都斟滿了一杯。

金三爺舉杯含笑說道：「來，敬咱們禍水一杯。……」

侍者正待離去，却被金三爺以手勢止住，並含笑向胡立民說道：「從現在起，這個禍水，完全由老弟獨享……」

紅玫截口給了他一個白眼道：「三爺，甚麼叫獨享呀？」

「這個麼！只能意會，不可言宣。」金三爺曖昧地笑着，話鋒轉向朱天佑：「朱老弟對日本姑娘有興趣嗎？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我是『博愛』的實行家，有教無類，一視同仁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！」金三爺扭頭向侍者笑道：「叫和子和安妮來。」

「是……」侍者躬身退走。

朱天佑向金三爺笑道：「三爺對白種女人有興趣？」

金三爺曖昧地一笑道：「談不上甚麼興趣，只是，吃膩了中國大菜，偶然吃吃西餐，倒別有風味的。」

紅玫披唇一哂，嬌哼一聲：「你們男人呀！一個個都是饞不飽的饞貓……」

少頃過後，一中一西兩位美人兒，嬝嬝婷婷地走了過來。

這就是這個銷金窟中，兩位最紅的尤物——和子和安妮。

和子是日本人，身裁嬌小如香扇墜，不但美，而且有一股足能顚倒衆生的無形媚力，算得上是一位每一寸都是女人的女人。

安妮爲法國籍，雖然是白種女人，但身裁却與東方女性近似，其美、其媚，也和和子不相上下。

兩人都是雙十年華，都穿着旗袍，也都能說一口標準京片子。和紅玫一比，算得上是春蘭秋菊，各擅勝場。

朱天佑是這兒的常客，自然早就認識和子和安妮。

只有胡立民是生客，而且他還是第一次到這等場合來，因而不但應對之間，顯得蹩扭，也有點兒侷促不安。

因此，一番客套之後，胡立民首先岔開話題，目注金三爺笑問道：「三爺，咱們先談正經的可好？」

「好、好。」金三爺乾笑了一下，才接下去道：「本來這是只談風月的場合，但我先將工作的性質說明一下，是可以的。」

話鋒略爲一頓，才輕嘆一聲道：「不瞞二位老弟說，咱們天狗幫，最近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。」

朱天佑搶先發話問道：「那是屬於哪一方面的？」

金三爺不答反問道：「朱老弟在上海多久了？」

「約莫已有三年以上。」

金三爺道：「那麼，兩個月前，哄動上海灘的那一宗大綁票案，朱老弟當也在報紙上見到過了？」

「就是那未經宣佈姓名的富家子，被勒索五十萬元的大案子？」

「正是，正是……」

胡立民插口問道：「難道那位未經宣佈姓名的富家子，與天狗幫有關？」

「是的。」金三爺點點頭道：「那就是咱們老大的長公子。……」

金三爺的話沒完，同座的男女五人，都一齊驚啊出聲。

少頃之後，朱天佑才接問道：「關於那個案子，報紙上只登了那麼一天，結果是怎樣的呢？」

「結果。」金三爺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五十萬元贖金照給，但，贖回來的，却只是一具屍體。」

朱天佑哼了一聲道：「這可太不應該了，既要錢，又要撕票。」

胡立民聳肩問道：「按說，盜亦有道，他們拿了錢，爲何還要撕票？」

金三爺又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撕票的原因，是說我們不該報警，更不該驚勤那些新聞界。」

朱天佑也苦笑一聲，說道：「這簡直是欺人太甚！」

「欺人太甚的還不止這一點哩！」金三爺紅潤的臉上充滿了憂鬱，說道：「三天之前，咱們老大的二公子，又被綁走了，這次勒索的是一百萬元。」

紅玫伸了一下舌頭，道：「乖乖龍的冬，這簡直是獅子大開口嘛！」

朱天佑注目問道：「這次，你們沒報警，也沒驚勤新聞界？」

金三爺長嘆一聲道：「有了上一次的血的教訓，誰還敢再蹈覆轍。」

胡立民接問道：「那些人，究竟是甚麼來頭，居然敢向太歲頭上動土？」

金三爺苦笑着接道：「不知道，到目前爲止，我們只知道對方的首領叫蝙蝠。」

「蝙蝠？」朱天佑禁不住啞然失笑道：「蝙蝠似禽非禽，似獸非獸，這倒是一個很別緻的名稱。」

金三爺却是聲容俱壯地，向紅玫、和子、安妮等三位小姐說道：「三位小姐，我沒把妳們當作外人，可是，這案子關係咱們二公子的生命，妳們三位可千萬要保守秘密。」

三位小姐同時點首嬌應着：「我們不會亂說的。」

「任何人面前都不許說！」

「好的……」

胡立民沉思着說道：「三爺，按常情來說，天狗幫既然受過一次慘痛教訓，就該格外當心才對。那麼，爲甚麼不對二公子，特加保護呢？」

「誰說我們沒有特加保護。」金三爺苦笑着接道：「那位被慘殺的大公子，身邊經常有兩個保鏢，至于二公子的保鏢，則已增加到四個。」

胡立民道：「那些保鏢，他們的身手都很高明？」

「那還用說，那些保鏢，不論武功和槍法，比起方才在百樂門對付二位老弟的人來，至少要高出一倍。」

「那麼，當綁票案進行時，那些保鏢難道都睡覺了？」

「睡覺了，是的，他們也永遠不會醒過來了。」

胡立民苦笑道：「那是說，人家是先殺了保鏢，才綁票的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朱天佑插口接道：「據我所知，天狗幫的勢力，遍及上海灘的每一個階層，既然以往吃過那麼大的虧，爲甚麼不全力加以追查？而居然又受到第二次的綁票？」

「當然會全力追查，而且也曾發現過一些綫索，可是……」金三爺長嘆一聲道：「那些發現過綫索的人，都沒有一個活着回來。」

朱天佑不禁也苦笑道：「這可的確是一宗令人頭痛的事。」

「所以。」金三爺含笑接道：「當我在百樂門發現二位老弟的高明身手之後，就有借重二位之意。總算天緣巧合，咱又在這兒不期而遇。」

朱天佑謙笑道：「三爺，這麼重大的責任，恐怕我們担當不起。」

金三爺正容說道：「我金立老眼未花，深信二位老弟有這個能力。」

「何以見得呢？」

「就憑我方才在百樂門的親身體驗。」

朱天佑神色一整，目光深注着問道：「三爺已決定要我們効勞？」

「就等二位老弟一句話。」金三爺含笑接着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學成文武藝，賣與帝王家，如今是民國，又是承平時期，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二位老弟既然具有這麼高明的身手，何不就在咱們天狗幫中創一番事業出來。」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三爺說得有理，我原本是一個游手好閒的敗家子，我這位把弟，更是特地趕到這兒來闖天下的，現在，能承三爺栽培，這是一個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，只是，咱們萍水相逢，我却不能不有所顧慮。」

「說說看？」

「第一：這案子太嚴重了，我深恐能力經驗不够，有負三爺的期望。」

金三爺笑道：「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，我的意思是：二位老弟能盡心盡力就行了，成功固然好，不成功也

不要緊。」

一頓話鋒，又注目問道：「第二呢？」

「第二。」朱天佑正容接道：「貴幫是一個江湖組織，對貴幫來說，我們兄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三爺對一個來歷不明的人，加以重用嗎？」

「這一問，問得好。」金三爺也正容說道：「我能重用二位，但目前只限于財力人力方面，可以無限制供應，至于名義方面，二位老弟暫時是我金立的私人保鏢，還不能算天狗幫中的一份子，如果二位老弟能替本幫解決目前的難題，則以後的好處，可就大啦！」

朱天佑笑問道：「我希望先知道一些以後的好處。」

金三爺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：「以後，二位老弟很可能成爲天狗幫的老四和老五。」

朱天佑雙眉一揚，扭頭向胡立民笑道：「兄弟，咱們試試看如何？」

胡立民點點頭道：「我一切聽大哥的。」

金三爺伸手分握着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的健腕，注目問道：「二位老弟都答應了？」

「答應了。」朱、胡二人同時正容點首。

「好，咱們一言爲定。」金三爺顯得神彩飛揚地，含笑舉杯道：「來，爲我們的合作乾杯！」

六人乾了六杯之後，金三爺才向一旁的三位美姑娘笑道：「妳們三個丫頭，還不乘機拍拍我們那未來的四爺和五爺的馬屁。」

和子搶先向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舉杯嬌笑道：「我先敬四爺和五爺一杯。」

「這四爺和五爺，可叫得太早了點吧！」朱天佑含笑舉杯，說道：「不過，俗語說得好：最難消受美人恩，所以，這一杯，我還是敬領了。」

與胡立民一仰頸子，喝了個杯底朝天。

金三爺笑道：「雖然四爺五爺叫得太早了一點，但却是一個好預兆。好了，正經事既已說好，咱們該各任自己所好盡情一樂才對。」

接着，特別貼着朱天佑的耳朵，低聲說道：「老弟，方才進來時，我已吩咐侍者開好三個房間，今宵，一切都由我作東。」

朱天佑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三爺盛意，我先謝了……」

「自己人嘛！還用言謝。」

和子却向朱天佑媚笑道：「朱先生，也不請我跳跳舞。」

金三爺附和着笑道：「二位老弟，莫冷落了身邊的美人兒，先下池去跳跳舞吧！」

樂隊正奏着節奏緩慢的「勃羅斯」，燈光也轉爲十分幽暗。

踏着輕盈的舞步，和子像依人小鳥似地，偎在朱天佑的懷中，微仰着那宜嗔宜喜的俏臉，嫵媚地一笑，說道：「朱先生，怪不得好久不到這兒來了，原來是給百樂門的紅玫小姐迷住啦！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還用誰說，兩個鑽頭之前，你們不是爲了紅玫爭風吃醋在百樂門打得一塌糊塗麼！」

「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？」

「我是老實人，說的也是老實話，說實在的，紅玫也的確有她的迷人之處，如果我是男人，也會給她迷得暈頭轉向的。」

「可是，最使我着迷的，還是妳。」

「先生，我的頭腦還清醒得很。」

「你以爲我是在灌迷湯？」

「不過，我倒希望你說的眞話。」

朱天佑神色一整道：「我對天發誓，如果我是言不由衷，不但當不成天狗幫的四爺，而且會被汽車……」

一隻溫軟的手掌，將他未說完的話堵住了，並給了他一個嬌嗔的白眼，道：「誰要你發這麼重的誓。」

「誰教妳不相信我的話。」

「現在，我相信了，可是，今後你要常來，別教人望穿秋水。」語聲膩膩的，粘粘的，即使是鐵男子或柳下惠，也難免被這極富磁性的嬌語，給挑撥得意馬心猿。

一曲告終，回到座位上後，金三爺却向朱天佑歉笑道：「二位老弟，很抱歉，咱們必須要走了。……」

和子搶先截口問道：「三爺，說得好好的，怎麼又變卦了？」

金三爺緊緊摟着安妮的手臂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小妮子，我也不想離去，但大爺電召，可不能不走。」

和子道：「大爺請的是你，可不是胡爺和朱爺呀！」

「妳忘了他們現在是我的私人保鏢？」

「那麼，明晚來？」她那滿含着柔情蜜意的目光，却是凝注着朱天佑。

金三爺連忙接着說道：「明晚還不行，後天晚上一定來。」

「好，後天就後天吧！」她無可奈何地，輕輕嘆了一聲。

× × ×

三分鐘後，金三爺那輛豪華的「別克」轎車，飛馳在平坦光滑的柏油馬路上。

街道兩旁的店舖，迅疾地向後飛逝。

金三爺一臉肅容，猛抽着香烟，一口接一口，一直到快要燒到他的手指時，才將烟蒂向車窗外使勁一扔，並輕嘆一聲道：「二位老弟，明晚的任務，可艱難得很哩！」

朱天佑雙眉一揚，道：「方才大爺的電話，是怎麼說的？」

「大爺說，」金三爺接着說道：「一切跟前次一樣，也就是前一次事件的翻版。」

朱天佑苦笑道：「三爺，前一次事情的經過詳情，我還不曾聽說過哩！」

金三爺沉思着說道：「他們規定，由我方派出四個人，用皮箱裝着鈔票，前往指定的地點贖票。他們先行搜查我方的人員，確定未携帶任何武器之後，再檢驗鈔票，然後才『銀貨兩訖』……」

「這不是很公平嗎！」

「公平？可是，在『銀貨兩訖』之後，他們却突然以亂刀將大公子和我方的人員，全殺死了。」

「這一次，他們也是明晚十二點，地點在龍華。」金三爺發笑着接道：「所以，今宵我才不讓二位老弟荒唐，必須養精蓄銳，以應付明晚的行動。」

朱天佑沉思沒接腔。

金三爺意味深長地一嘆道：「在這種不公平條件下，這任務等于是賣命，老弟，我現在突然後悔起來。」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「我後悔不該拉二位老弟下水，所以，如果二位老弟要退出，現在還不算遲。」

朱天佑含笑反問道：「三爺是在激我？」

「我完全言出由衷，二位老弟年紀輕輕，如果就這麼擱在這兒，可實在太可惜了。」

朱天佑苦笑道：「三爺，你對我們兄弟，好像失去了信心？」

「老弟，話可不是這麼說。」金三爺正容接道：「像我們所遭遇的這種情況，要想保全二公子的安全，可實在太困難了。」

朱天佑也正容說道：「不管它有多麼困難，既然接下了這任務，就決無反悔之理。」

金三爺扭頭向一直沉默的胡立民問道：「胡老弟，你呢？」

胡立民笑道：「我還是聽大哥的。」

「好！」金三爺分握着對方兩人的健腕，用力搖撼着，道：「這千斤重担，就交給二位了……」

朱天佑神色一整道：「三爺，有幾句話，我必須先說明白。」

「老弟有話說，請儘管說。」

「三爺，我們兄弟，決盡一切力量，將二公子救出虎口，但三爺也明白，這是一件非常危險而又艱難的任務，我們兄弟雖然有信心可以完成任務，但却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。」

「是的，這情形，我完全明白。」

「所以，萬一沒法完成任務時，我們也不能受過，這是所謂先小人，後君子，將醜話說在前頭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，那是當然。」金三爺連連點着頭，並苦笑了一下道：「這也算是死馬當活馬醫，能醫好，是二位老弟的身手高明，也是咱們老大的福氣大，醫不好，那也只能歸之于命運的安排。」

朱天佑道：「有三爺這幾句話，我就完全放心啦。」

× × ×

龍華，是上海郊區的名勝之地。

時爲三月中旬，正是桃花盛開的時候。

如果是白天，只要天氣好，這兒必然是車水馬龍，遊人如鯽的。

可是，現在是夜晚——一點五十分，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，連那艷麗多姿的桃花，也在寒意猶濃的晚風中顯得黯然失色。

就在一片桃林外的公路旁，停着一輛流綫型的黑色小轎車。

車裏車外，燈光全熄，靜悄悄地，聽不到一絲人聲。

五分鐘過後，桃林深處，傳來一陣「沙沙」的脚步聲，並有人沉聲喝問道：「天狗帮來的是誰？」

黑色小轎車內，傳出清朗語聲，道：「我，朱天佑、胡立民。」

桃林內的人，在悄聲商量着：「這兩個人，沒聽說過。」

「管他是甚麼人，只要錢帶來就行了。」

「話不能這麼說，至少我們要弄清對方的身份才行，否則，上頭查問起來，我們如何回答。」

接着，又揚聲問道：「二位在天狗幫是何身份？」

朱天佑的語聲答道：「我們是金三爺新雇的私人保鏢。」

「哦！眞是失敬得很。」話說得頗爲客氣，但語氣中却顯然含着太多的揶揄意味。

而且，另一個人又接問道：「還有兩個是誰？」

「另二位是邱七、王五。」

「刀疤邱七、麻子王五，算得上是天狗幫的好手。」

「多承誇獎！」

「將車廂燈打開。」

燈光一閃，車廂燈亮了。雖然並不怎麼强烈，但在四週一片漆黑中，却也得頗爲明亮。由外面看，一目了然。車廂中一共是五個人：朱天佑、胡立民、麻子王五、刀疤邱七、和一個司機。

桃林中人又沉聲喝問道：「哪一位是朱天佑？」

「我就是。」朱天佑揮了一下手臂。

「今宵，是你負責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我們的規定，你都記得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那麼，我們要開始檢查了，諸位可得乖一點。」

四個短裝漢子，由桃林中快步走出。

四個人中，兩人持着鐵棍，兩人持着鋼刀。而且，四個人的面孔都用手帕蒙住下半部，一頂鴨舌帽又拉得很低，根本看不到他們的面目。

到達車前時，由爲首一人喝道：「姓胡的，你先提着皮箱出來。」

胡立民沒答話，首先提着皮箱走出車廂。

爲首蒙面漢子示意他的同伴，搜查過胡立民的週身上下，證明沒帶任何兵器之後，才向刀疤邱七笑道：「邱七，輪到你了……」

朱天佑是最後被搜查的一個。

搜查過朱天佑之後，那批蒙面人又在車廂內搜查一番，然後才向司機揮揮手道：「將車子開到一里外那家米記雜貨店旁邊去，快！」

司機默然將車子開走了。

那批蒙面漢子開始檢點鈔票，一直到點驗完畢之後，那爲首的人才笑道：「不錯，你們的大爺很乖……」

朱天佑一脚踏住盛鈔票的皮箱，沉聲問道：「朋友，你呢？」

「我怎麼樣？」

「現在，是你乖的時候了。」

那爲首的人啞然失笑，道：「朱朋友連口頭上也不肯吃一點虧。」

朱天佑咀唇微披，沒接腔。

那爲首的扭頭喝道：「將貴客送過來。」

一聲暴喏，桃林中又走出兩個持刀蒙面漢子，拾着一個大麻袋，飛奔而前。

「砰」地一聲，麻袋摔落在朱天佑身前。那爲首的人陰陰地一笑道：「朱朋友先檢查一下看，是否有甚損傷？」

在朱天佑的示意之下，刀疤邱七將麻袋打了開來。

這位被綁架的公子，年紀約莫十五六歲。

由于環境好，一向養尊處優，長得倒也頗爲俊秀。

當然，像這麼嬌貴的公子哥兒，在匪巢中折磨了一段長時間後，那一副狼狽相，是不難想見的。

朱天佑目注正在替二公子鬆綁的邱七，沉聲問道：「邱兄，沒錯吧？」

邱七連連點首道：「沒錯……」

那爲首的人又陰笑道：「到現在爲止，也是活的。」

由于前次的經驗，目前這個爲首的人所說的話中涵意，也至爲露骨。

因此，本來就暗中捏着一把冷汗的邱七與王五二人，聞言之後，不禁臉色爲之大變。

朱天佑入目之下，沉聲喝道：「二位沉住氣！」

那爲首的人笑道：「朱朋友好一份沉着的功夫！」

不等對方接腔，又立即接着說道：「朋友，咱們的肉票已經交還，你是否也該拾拾尊足了？」

朱天佑的右足，還是踏在皮箱上，冷冷地一笑道：「不忙，我要先問你幾句話。」

那當首的人似乎愣了一下，才笑道：「行！冲着你朱朋友這份豪氣，有話請儘管問。」

朱天佑目光深注着，冷然問道：「今宵，你們還是打算拿到錢後，還要撕票呢？」

「朱兄這一問，太多餘了。」

朱天佑道：「你們也是江湖組織，爲何不講江湖規矩？」

那爲首的人笑道：「這一問，問得好，本來，我是奉命行事，沒理由要回答你的問題，不過，還是方才那句老話，冲着你這份豪情，我願意告訴你，免得你死後還是個糊塗鬼。」

一頓話鋒，又立即反問道：「朱朋友對于天狗幫所作所爲，應該很清楚吧？」

朱天佑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不過是三爺新僱用的私人保鏢，不是天狗幫中的一份子，而且，對于上海灘，又是初來乍到，又怎會知道天狗幫的所作所爲？」

那爲首的人笑道：「果眞如此，那我可以告訴你，朱朋友有興趣嗎？」

朱天佑漫應道：「只要你不怕夜長夢多，我倒是蠻有興趣的。」

那爲首的人濃眉一軒，冷笑道：「姓朱的，別虛聲恫嚇，目前，肉票還在我手，即使你們有大批的軍警趕來，我也有恃無恐。」

朱天佑淡然一笑道：「既然你如此自信，那就快點說吧！」

「好！」那爲首的人傲然一笑之後，才沉聲接道：「請聽着：天狗幫的所作所爲，大至走私，販毒，明搶，暗綁，小至包娼，包賭，魚肉良民……總而言之一句話，天狗幫三個字，代表了上海灘一切的罪惡，所以，他們才積聚無法計數的造孽錢。」

朱天佑「唔」了一聲道：「其實，這也算不了甚麼，作一個黑社會組織，不由這些地方去賺錢，又能作甚麼呢！」

那爲首的人冷冷地一笑道：「對于方才你所問的問題，現在我可以回答你，那就是，對付一個罪惡滔天的黑社會頭子，我們用不着講甚麼江湖規矩，也可以不擇一切手段。」

朱天佑冷哼一聲，道：「理由似乎鄒給你佔盡了，可是，你也想到你們這種拿到贖金再撕票的行爲，有多殘忍？」

那爲首的人冷然一哂，道：「對付天狗幫的頭子們，這點手段，可算不了甚麼。」一頓話鋒，又立即注目問道：「姓朱的，你的話問完了嗎？」

「暫時是問完了。」

「那我們開始交換。」

「可以。」朱天佑聲容俱莊地接道：「不過，我要特別提醒你一聲，有我朱天佑在，可別再想玩甚麼花槍！」

「咱們走着瞧吧！」那爲首的人命將二公子提過來，向朱天佑身前一推，道：「肉票可以先給你。」

朱天佑順手將二公子向背後一帶，同時，他那踏在皮箱上的右足巧妙地一挑，那口盛着鈔票的皮箱，竟然變方面的動作，都發動得很快。

「呼」地一聲，向那爲首的人面前砸了過去，口中並朗笑一聲道：「鈔票拿去！」

尤其是朱天佑那以皮箱當武器的動作，大出那爲首的人的意外。

尤其那口皮箱去勢勁疾，迫得那爲首的人，匆促之間無暇多想，而本能地閃身避讓。

也就是這片刻之間的耽延，朱天佑，胡立民等四人，已護着二公子退到了五丈之外。

那爲首的人，怒喝聲道：「留下命來！」

事實上，不等那爲首的人追上來，桃林已飛奔出十多個短裝漢子，將朱天佑等人的退路截住。

那十多個短裝漢子中，大都持着長短不一的鋼刀，扁鑽，只有兩個人是握着手槍。

那爲首的人一見對方已成了待宰的羊，不由得意地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姓朱的，爲甚麼不衝呀！」

朱天佑顯得神態自若地，披唇一哂道：「你以爲，你已將我們困住了？」

那爲首的人撥弄着手中鋼刀，一面淡然道：「我想，除非你們有飛天入地的本領……」

朱天佑飛快地接道：「我不須要飛天入地，就憑我這雙肉掌，必然可以殺將出去……」

說話間，同時向一旁的胡立民投過深深的一瞥，並微微地點了一下頭。

他的話聲一落，右手隨之一揚，兩綫黑影，由他手中疾射而出。

緊接着，兩聲痛呼，同時傳出，「咚咚」兩聲，那兩個手握手槍的漢子槍枝墜地，人也抱腕蹲了下去。

也幾乎是在那兩枝手槍墜地的同時，胡立民像離弦急矢似地，射落當場。

當然，對方的人也不是庸手，儘管變生意外，而使他們有驚惶失措之感。但當胡立民射落那兩枝手槍旁時，只見寒芒一閃，兩把鋼刀，成交剪之勢，向胡立民橫掃過來。

此刻的胡立民，表現了他那超人的身手。

只聽他冷笑一聲：「找死。」

一道人影，騰昇丈餘，以尺許之差，避過對方的兩把鋼刀，同時，半空中雙足分踢，剛好踢中那兩人的肩頭，「叭叭」兩聲，那兩人被踢得分別跌出一丈七八。

這當口，那兩個已被朱天佑的暗器所傷，蹲在一旁的漢子，正在掙扎着想將墜地的手槍拾起。不料胡立民有如天神下降地，疾瀉而下，仍然是雙足分踢，並怒叱一聲：「滾！」

那兩位仁兄可眞聽話，隨着胡立民口中那一聲「滾」，就像是滾元寶似地，滾出一丈多遠。

胡立民俯身拾槍時，又兩個短裝漢子，揮刀撲了上來。

不過，那兩個的情形，也並不比他們的同伴强，同樣的被胡立民巧妙地避過，加上一記掃堂腿，雙雙被掃跌八尺外，痛得咬牙咧咀。

兩枝手槍，已到了胡立民手中。

他，雙手撥弄着槍枝，精目環掃，淡然一笑道：「還有那位朋友有興趣的，上啊！」

這些，說來雖嫌冗長，但實際上，却是雙方交換時的剎那之間所發生的事。

由于這剎那之間的變化太快，也由于胡立民所顯示的非凡身手起了鎭懾作用，因而使得現場中，一時之間，鴉雀無聲。

少頃之後，朱天佑才向那爲首的人淡然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也是一條好漢，俗語說得好：好漢作事好漢當，我不難爲你們，叫他們放下兒器，跟我走吧！」

勾心鬥角逞狠勁

那爲首的人冷笑道：「姓朱的，你以爲已贏定了？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方才，當我們手無寸鐵的時間，你都奈何不了我們，如今，時移勢易，我可實在想不出來，你還有甚麼辦法來扭轉劣勢。」

「待會，你就可以見到的。」那爲首的人冷然接道：「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

「方才，你是用甚麼，擊傷我那兩個槍手的？」

朱天佑笑了笑，反問道：「你瞧瞧我這西裝上，少了一些甚麼？」

那爲首的人，一雙精目在朱天佑的西裝上衣上裏一凝注之下，不由悚然一驚，道：「你方才用的是兩粒鈕扣？」

「是啊！」朱天佑苦笑一聲，道：「你們不許我帶任何兵器，只好臨時抓上甚麼，就用甚麼啦！」

胡立民仍然在撥弄着兩枝手槍，插口笑道：「告訴你們頭兒，以後作案時，最好是規定對方贖票的人，連衣服也不准穿，就不會上這種當了。」

朱天佑立即含笑接道：「可惜他們已經沒有以後了。」

那爲首的人笑道：「這機會一定有的，這裏，我得多謝這位胡朋友的好建議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笑道：「朋友，別廢話了，咱們走吧……」

那「吧」字的尾音未落，桃林中忽然傳出一聲厲叱：「姓胡的，舉起手來！」

隨着話聲，桃林邊緣，已出現八個短裝漢子。

每人手中都持着一枝藍汪汪的手槍。

由于胡立民是背向那些持槍的人，朱天佑似乎是深恐胡立民不明敵情而冒險一逞，因而對方的話聲未落，立即沉聲喝道：「兄弟，丟下手槍，咱們認了！」

那爲首的人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朋友，現在，該相信我的話了吧？」

胡立民抗聲說道：「大哥，至少我們也該拿回本錢來才對。」

他的話意已很明顯，那就是拚掉一個够本，拚掉兩個就有賺頭。

以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的高明身手而論，每人拚掉對方一兩個，那是毫無疑問的。

也許是胡立民這一個走極端的主意，發生了嚇阻作用。

那位爲首的人連忙疾聲說道：「不可以，胡朋友請聽我一言。」

胡立民的雙槍，仍然指着爲首的人那一夥人，冷冷地一笑道：「我姓胡的寧可不要命，也不能接受威脅。」

那爲首的人笑笑道：「朋友，人只能死一次。」

「不錯，人只能死一次。」胡立民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我怎麼也不相信，你會多出一條命來！」

「如果我們雙方都可以不死，那又何必拚個同歸于盡哩！」很顯然，那爲首的人的語氣已軟化了。

胡立民「唔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我願意先聽聽你的意見？」

那爲首的人苦笑一聲，說道：「我承認諸位，已經贏了，諸位可以帶着肉票和槍枝，自由離去。」

「錢呢？」

「錢必須留下，這是天狗幫搜括來的造孽錢，我們替他散去，也算是替他們消災，而且，諸位的任務是贖票，只要你們的二公子救回去，又何必還多管閒事。」

胡立民沒接腔，却向朱天佑投過詢問的一瞥。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兄弟，這位朋友說得對，我們能護着二公子，安全離去，就該知足了。不過……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才目注那爲首的人問道：「朋友，目前，咱們衆寡懸殊，我可不敢輕易相信你的誠意。」

「那麼，依朱兄之見呢？」

朱天佑說道：「我想，由你單獨送我們上車。」

「這倒可以。」那爲首的人，答得倒很爽快。

桃林中忽然有人插咀道：「不行！你一個人去，如果他們扣留你呢？」

那爲首的人說道：「我也有槍，必要時，至少可以撈回本錢，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相信誰也不願意拚個兩敗俱傷，朱朋友，你說是嗎？」

朱天佑「唔」了一聲。

那桃林中人的語聲又接道：「還有，我是不贊成和解，這樣，可太便宜了天狗幫的那批雜種。」

那爲首的人笑道：「這也算不了甚麼，讓這個小雜種多活幾天，咱們還可以設法由他的身上擠出一批錢

來。」

朱天佑忍不住笑道：「你這如意算盤，打得可眞好！」

「多謝誇獎！」那爲首的人接道：「朱朋友還有甚麼疑問嗎？」

朱天佑淡然一笑道：「我想問的，你未必會回答我，算了，咱們走吧……」

× × ×

能從虎口中將二公子救回，而本身絲毫無損，這，對天狗幫的幾位首腦人物而言，實在是一個意外的奇跡。

因爲，鑑于第一次的教訓，對于這一次行動，是並未抱甚麼希望的。

也由于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初來乍到，而回到金三爺的公館之後，立即建此不世奇功，因此立即受到英雄式的盛大歡迎。

不過，儘管歡迎的場面非常熱烈，但天狗幫的大爺，二爺却未出面，只是由金三爺轉達大爺的意旨。

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被聘爲天狗幫特別顧問，每人犒賞五萬元，並各自分配小轎車一輛，還在國際飯店，開好兩個長房間，以供兩人居住。

至于隨行的刀疤邱七，麻子王五，每人也獲得五千元的獎金。

當歡迎的盛筵將近尾聲時，金三爺才向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含笑說道：「二位老弟，天都快亮了，二位辛苦了一夜，也該早點回去休息。國際的房間已經訂好，小轎車却須明天交貨。現在，就用我的座車，送二位老弟去國際飯店。」

當金三爺親自送胡立民，朱天佑二人上車，目送那輛嶄新的別克，絕塵而去時，一個聽差裝束的人，疾趨而前，躬身說道：「三爺，大爺的電話。」

「噢！」一聽是大爺的電話，金三爺立即三步併作兩步地，奔回室內，拿起聽筒，未語先笑道：「我是金立……甚麼？那些忘八蛋，居然如此大胆……是的，那兩位剛剛才走……好的，我馬上去見二爺。」

金三爺放下聽筒，禁不住長嘆一聲道：「眞是一波才平，一波又起……」

「三爺，又出了甚麼事？」

說話的是一位身着青色長衫，顯得一派斯文的中年人。

此人雖然穿着一件中式的長衫，但却也穿着筆挺的西裝褲，和雪亮的皮鞋，手上戴着一枚至少有十克的鑽戒，咀上咬着的，更是舶來品的雪茄，雖然是打扮得不倫不類，却顯得並無甚麼不調和之處。

倒是他那張臉，白淨細嫩，有如婦人女子，而雙目中，却是滿佈紅絲，顯得非常的不調和。

金三爺含笑說道：「啊！老弟來得正好，來，咱們去裏面談。」

長衫人先就着烟灰缸彈掉雪茄上的烟灰，一面淡淡地一笑道：「三爺，我想先知道，又發生了甚麼事情？」

金三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蝙蝠的箭頭，已指向咱們老大的六姨太。」

「六姨太，那是咱們大爺的命根子呀！」

「是啊！所以，咱們老大不但非常震怒，也非常焦急，因爲，以往的事實已經證明，蝙蝠那個人，他是說得出，作得到的。」

「三爺是說，這一次是先行通知，還沒下手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這傢伙可够狂的。」長衫人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：「要作案居然還先行來個通知！」

金三爺憤然道：「那簡直是欺人太甚！」

長衫人注目問這：「三爺，你不覺得這事情，太不近情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深感困惑。」

「三爺是否知道大爺那位六姨太住處？」

「不知道呀！」

「連三爺你都不知道，那麼，蝙蝠又怎能知道她的住處，而想加以綁架呢？」

金三爺恍然大悟地，一「哦」道：「老弟的意思，是認爲他們使的是投石問路之計？」

「三爺能有更好的解釋嗎？」長衫人淡淡地一笑道：「如果咱們立即調兵遣將，去保護六姨太的安全，對蝙蝠來說，那不是正中下懷麼！」

金三爺連連點着頭：「對，對，老弟眞不愧是我的智多星。」

長衫人意味深長地，一嘆道：「三爺，請莫給我戴高帽子，讓我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，也許能替三爺多出一點主意。」

金三爺微微一怔之間，長衫人又含笑接道：「如今，大家都在興頭上，說得嚴重一點，也可以說是熱昏了頭，如果我也給三爺一頂高帽子弄得渾陶陶的，那就糟透了啦！」

金三爺注目正容問道：「難道老弟對那新來的二位，發現有甚不妥之處？」

「我可不曾這麼說呀！」長衫人笑道：「人家又不曾請求投效，是三爺你自己去請他們來的。」

金三爺聲容俱莊地說：「老弟別賣關子，要是發現有甚不妥之處，可得趕快告訴我。」

長衫人神秘地一笑道：「三爺以爲我是因爲他們的平步青雲，而有點酸素作用？」

「我不會那麼混賬，也相信你老弟的身手，決不比那二位差……」

長衫人飛快地接道：「三爺，請愼防隔牆有耳。」

「老弟放心，這兒都是我的心腹。」

「人心隔肚皮，這年頭，可不能不防着一點，尤其是關于我的一切，是只能容許三爺你一個人知道的。」

金三爺連連點首道：「老弟說得對，咱們去裏間再談吧……」

也不知他們在密室中談了些甚麼，一直到半個鐘頭之後，金三爺才獨自一人匆匆出門而去。

× × ×

正午十二點。

住在國際飯店豪華套房中的朱天佑，忽然被電話鈴聲吵醒。

他，睜着惺忪睡眼，拿起話筒。

「喂！我是朱天佑。」

「猜猜看，我是誰？」語聲既嗲且膩，聽在朱天佑耳中，有如醍醐灌頂，遍體皆酥，當然，睡意也被驅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「我想……妳一定是天上的安琪兒。」朱天佑可能是有意調侃，也可能是的確弄不清對方是什麼人。

那嬌滴滴的語聲嬌嗔道：「別貧嘴，聽我說正經事。」

「好的，我洗耳恭聆？」

「你剛剛睜開眼睛，臉鄰不曾洗，幾時又洗過耳朵的……」雖然語聲很快速，但經過較長的談話之後，朱天佑已能聽出對方是誰了。

因此，朱天佑立即截口一「哦」道：「我知道妳是誰了……」

但對方也立即截斷他的話道：「不必說出來，知道就行了。」

「是是……我的安琪兒。……」

「記着，在這二十四小時之內，不論遇上任何意外的事，或者是遇上任何意外的人，都必須保持鎮靜，尤其要特別交代你的拜弟，你聽明白了嗎？」

「能不能說得更明白一點？」

「我已經說得够明白啦！」對方的話峯爲一頓，又接着說道：「如果你們二位想保住老命，在上海灘上創一番事業出來，就不可將我的話，當作馬耳東風！」

「卡察」一聲，電話掛斷了。

朱天佑徐徐地將話筒放回話機上，雙眉緊鎖，低聲自語着：「我的觀察不錯，這妞兒果然不簡單……」

他沉思了足有三分鐘之久，又拿起話筒：「請接九一四號房間。……喂！兄弟，驚醒你的好夢啦……我還躺在床上哩……別開玩笑，快點過來，我有很重要的話跟你說。」

十二點二十分。

胡立民衣冠楚楚地進入朱天佑的九一三號房間，兩人閉門密談了足有一刻鐘，才相偕上十四樓的豐澤樓進餐。

這一頓午餐，不！對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而言，應算是早餐才對，他們吃得非常愜意。

豐澤樓，是上海灘上有數的豪華餐廳之一，有最精美可口的菜餚，也有最名貴的洋酒。

這兩位，就像是一個中了彩票的暴發戶，由於口袋中「麥克麥克」，可以儘量的揮霍，兩人一頓午餐的所費，足够一般窮小子一年都吃不了的。

十四點。

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帶着五分酒意，踏着輕快的步伐，回到九樓上他們自己的房間。

房間內，已有人在等着，那是金三爺、刀疤邱七、麻子王五等三人。

一見面，金三爺就呵呵大笑道：「我還以爲我來得太早了，驚擾二位的好夢，想不到二位早就起來啦！」

朱天佑不自然地一笑道：「不怕三爺笑話，我們兄弟有生以來，口袋中就不曾裝過這麼多的錢……」

胡立民接着說道：「錢一多，連睡覺也不安穩，所以，乾脆早點起來。」

朱天佑含笑說道：「對了，三爺要不要喝一杯……」

金三爺連忙搖手笑道：「老弟盛意心領，我是特地送車子來，走！咱們下去瞧瞧……」

車子是本年度新出廠的「福特」，豪華高雅，氣派十足。

「二位老弟，還滿意嗎？」金三爺手撫八字鬍，一臉的笑意。

「好！好！太好了！」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同聲傻笑着。

金三爺含笑接口道：「這二位司機，也是頗有幾下子的弟兄，順便也可以作爲二位的助手。」

朱天佑連聲道謝，道：「多謝三爺！三爺對我們太好了……」

「不！」金三爺連連搖首，道：「這是咱們大爺的恩典，也是二位老弟的殊榮，我可不敢掠人之美。」停了一下，又含笑說道：「我還有事情，必須要離去，二位老弟現在可以去試試車，晚上七點鐘，大爺可能要親自跟二位談談。」

朱天佑一怔，道：「眞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眞的，朱老弟是中了謠傳的毒了，認爲大爺是不肯輕易見人的，其實，咱們大爺經常在外面走動，本幫中每一個人的一言一行，都在他的洞察之中，不過，即使對面碰上他，也沒人認識而已。」

朱天佑諂笑着，恭維着：「咱們大爺可眞够偉大，也够神秘。」

「這話倒是非常中肯的。」

「今晚是去大爺公館晉見嗎？」

「不！地點是東方之珠俱樂部，到時候我會以電話通知。」接着，又神秘地一笑道：「在這幾個鐘頭之內，二位老弟最好是養精蓄銳，說不定大爺會臨時分派很繁重的任務哩！」

朱天佑連連點首，道：「好的，我們試過車之後，就在房間中休息，順便等候三爺的電話。」

「好！咱們晚上見！」

×　×

十九點正。

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，分乘着二輛嶄新的「福特」，到達東方之珠俱樂部。

一進大門，就感到情況不對。

院落中，到處都是三三兩兩的短裝大漢，腰間都是鼓鼓的，顯然都佩着手槍。

不過，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却有他們的想法。

天狗幫的老大，是上海灘黑社會的老大，也等於是上海市的地下市長。不！實際上，他這位地下市長的權威，是比正式的市長還大得多的。

因爲，正式市長有各種約束和牽制，而上海又是一個國際大都市，列强們的租界，就等於是另一個國家，身爲上海市長的人，是沒法過問的。

但這位地下市長可不同。

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作事沒有任何約束，他的手下，更是無孔不入，連租界中的外國巡捕，也對他們不能不眼開眼閉地裝迷糊，只要鬧得不太過份，即使被逮捕了，也會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

像這樣一位具有無上權威的黑社會頭子，要到這兒來，則事先多派一批小嘍囉來擺擺場面，那自然是很平常的事。

二位年輕人一下車，立即被金三爺事先派在門口恭候的人導引着，進入一間密室。

房間小巧，陳設却非常豪華。

不過，當兩位年輕人進入時，却只有金三爺和那位一派斯文的長衫人在內，顯得靜悄悄的。

金三爺很熱情地爲三人介紹着：「這是我們新聘請的特別顧問朱天佑，胡立民，這是我的私人秘書刁拱北。」

初見的三位客套一番之後，朱天佑才悄聲問道：「三爺，大爺幾時來？」

「快了，在裏面套房中，馬上就出來啦！」金三爺神秘地笑着。

這時，朱天佑冷眼打量，室內的圓桌上，只備好五副精緻的杯筷。

他心念電轉着：這是說，除了目前的四位之外，那位大爺並未請別的客人。

此刻，他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。

因爲，這位即將見面的大爺，也就是他口中所謂「仇深似海，恨比天高」的强仇大敵。

由於這位天狗幫的大爺，一直是在幕後活動，傳說中從來沒人見到過他的本來面目，最近一二年來，他自己也一直在探查對方的行踪，却始終是徒勞無功。

而目前，這位無比神秘的强仇大敵，即將和他見面了。

但遺憾的是：這位即將和他見面的强仇大敵，却是以主子的身份和他見面。

那麼，他是否該立即採取復仇的行動呢？

他自信可以一擊成功。

不過，復仇之後，他自己生離此地的機會，是很少很少的。

復仇固然重要，但自己的生命，也同樣的重要。

國難當頭，他自己是這麼年輕，又有着一身不平凡的藝業，無論如何，他應該珍惜此身，不可因復仇而與

敵人拚個同歸於盡。

這也就是說，此時此地，不是他復仇雪恨的時候。……

當他內心中天人交戰，難以抉擇之間，那通神秘電話的嬌語聲，也重新在他的腦海中起了作用：「記着，在這二十四小時之內，不論是遇上任何意外的事，和任何意外的人，都必須保持鎮靜，尤其要特別交代你的拜弟……」

興念及此，忍不住不經意地，向一旁的胡立民飛快地瞟了一眼。

其實，胡立民的心情，也跟他大致相同。

因此，當朱天佑向他飛快地一瞥之間，他也正向朱天佑投過飛快的一瞥。

雖然是那麼匆匆地一瞥，但他們雙方的心意，却似乎已經溝通了。那就是儘量忍耐，見機而行。

這，事實上也是他們出發之前就協調好了，不過，事到臨頭，又忍不住內心的激動，而不得不以那匆匆一瞥作爲互勉而已。

兩位年輕人心念轉動之間，通往裏間的房門輕啓，一位盛裝麗人緩步而出。

那是一位外表看來年約花信，艷如桃李，却是冷若冰霜的少婦。

她，穿着一襲黑色的西洋晚禮服，前胸低到現出乳溝，那白如凝脂似的胸脯，和幾乎要脫顎而出，一步一震顫的嶺上雙梅，令人心弦震撼。

論姿色，不論是紅玫、和子，或安妮，都不比她差。

但紅玫、和子、安妮等三人，却缺少她那特具的風韻和氣質。

總而謂之，這是一位天生尤物，是一位每一寸都是女人的女人。

當然，像這樣的一位尤物，對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心中的震撼，是不難想見的。尤其是胡立民，乍見之下，幾乎要脫口驚呼出聲。

因爲，這位美艷無雙的少婦，就是胡立民被大爺橫刀奪愛的未婚妻，也就是那位大爺的六姨太文勝男。總算他還牢記着臨出門之前，朱天佑對他的警告，因而仍能控制住心頭的激動，即使是臉上的表情，也不容易看出甚麼破綻來。

縱然神情之間，有着太多的驚訝，也容易被另一種解釋所冲淡。

試想，像文勝男這種尤物，凡是一個心理生理都正常的男人，在初逢乍見之下，而現出驚艷的表情來，那不是很平常，也很自然的事麼！

文勝男人如其名，頗有鬚眉氣概。

她，落落大方地，搶先自我介紹：「我叫文勝男，人家都叫我六姨太。」

金三爺諂笑着接道：「其實，六姨太也就是咱們大爺的靈魂，裏裏外外的事，她都可以替大爺作主。」

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同時彎了彎腰：「六姨太好。」

文勝男嬌笑着，道：「好，好，大家請坐，隨便坐，不必拘禮。」

別瞧她進入密室時，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態，目前這一笑，却有如百花盛放，令人意念飛馳。

尤其加上那嚦嚦鶯聲，使人如飲醇醪，如聞天籟，不自覺地，渾陶陶起來。

全體就座之後，文勝男才向金三爺嬌笑道：「三爺，你也眞是的，究竟哪一位是朱先生、哪一位是胡先

生，也不跟我介紹一下。」

話是向三爺說的，但一雙澄如秋水，足能勾魂攝魄的媚目，却一直在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的俊臉上，來回掃視着。

那神情，似乎對她以往的未婚夫胡立民，根本就不認識似地。

這情形，使得胡立民在心中咒罵：「無恥賤人！總有一天，教妳知道我的厲害……」

當金三爺含笑分別介紹之後，侍者已端上菜餚，也開好了香檳。

文勝男含笑舉杯，道：「朱先生、胡先生，我先敬二位一杯。」

「謝謝！」

「來，爲我們天狗幫新增的兩位特別顧問，也是我們未來的四爺，五爺乾杯！」

「謝謝！」

「……」

一陣觥籌交錯，居然沒有人提及大爺爲何不會前來的原因。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也不便發問。

因此，儘管表面上觥籌交錯，談笑風生，但另一股無形的沉悶氣氛，却使得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，感覺到很不是味道。

一直到他兩個人分別向文勝男回敬過酒之後，文勝男才忽然想起似的，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對了！朱先生、胡先生，大爺臨時有要事，不能來，他要我轉告二位，安心地好好幹，儘量發揮自己所學，他不會虧待二位的。」

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同聲笑應着：「多謝六姨太！」

朱天佑並立即接着說道：「以後，還得請六姨太多栽培。」

文勝男掩口媚笑着：「朱先生長得一表人才，嘴也蠻甜嘛！」

不等對方接腔，又含笑說道：「栽培不敢當，不過，眼前，就有重要的事情，要麻煩二位。」

「是哪一方面的任務？」

「自然是咱們組織與組織之間，爭權奪利的事。」

接着，却是神色一整，道：「二位雖然是才加入本幫，但我相信二位，必然早已有過耳聞，那就是，天狗幫是上海灘上勢力最大的組織，却不是唯一的組織。」

朱天佑連連點首，道：「是的，這些，我們都聽說過。」

文勝男娓娓地接道：「其他的組織暫時不說，但對於新近專與本幫爲敵的蝙蝠，却必須儘快找出來，加以剷除，大爺的意思是：一客不煩二主，這千斤重担，仍交由二位承担。」

朱天佑正容接道：「這任務，我們兄弟當全力以赴，不過，我們都是初來乍到，一切情況，都未了解，所以，希望六姨太轉稟大爺，暫時莫限時間。」

「這個，我知道，」文勝男展顏一笑道：「第二件事是馬上要辦的，待會，我和三爺陪同二位前往。詳情待會再談，現在……」

一舉酒杯，含笑接道：「喝酒……」

× × ×

九點三十分。地點是太古碼頭上。

由香港開來的太古公司盛京輪，正緩緩地靠岸。

碼頭上，迎接親友的紳士淑女，各式各樣的流綫型小汽車，交織成一幅太平盛世的浮世圖。

在小轎車的行列中，朱天佑、胡立民的「福特」，也赫然在內，不過，朱天佑的車廂內，坐的却是六姨太文勝男和刁拱北。兩人正在低聲交談着。

胡立民的車子是空着的。

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，則由金三爺陪同着，雜在迎接親友的紳士淑女們行列中。

當輪船攏岸，水手們忙着繫纜時，一個短裝漢子走近金三爺身邊，貼着他的耳朵，嘰咕幾句。只見金三爺點點頭道：「好，我馬上就來。」

接着，立即向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歉笑道：「二位老弟，我有急事，必須離開一下，最多五六分鐘就回來。」

朱天佑含笑答道：「好，我們就在這兒恭候。」

金三爺隨同那短裝漢子，走向太古公司旁邊一列倉庫的小巷口。那兒有一輛黑色的小轎車停着，金三爺偎傻着身軀，似乎在跟車中人商量些甚麼。

胡立民目光向四週一掃，確定沒人注意他們之後，才向朱天佑低聲說道：「大哥，我眞想立即幹掉那賤人。」

「你說的是六姨太？」

「不錯，她明知我是特地爲了她而來，却故意裝成視同陌路。」

「也許她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。」

「屁的苦衷，她連眼色中，都不曾有過一點暗示。」

朱天佑正容說道：「兄弟，你是當局者迷，我這個旁觀者，却已看出蹊蹺來了……」

「眞的？大哥已看出了一些甚麼？」

「這兒非談話之所，且等這次任務完成之後，再作詳談吧！」

胡立民哼了一聲道：「任務？我一想起方才那賤人的頤指氣使情形，就全身都冒火。」

「兄弟，你要原諒她，方才，她是代表大爺執行職務，不能不那麼神氣。」

「大哥，你好像已忘記來到這兒的初衷了？」他的語氣中，有着太多的不滿。

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兄弟，我不會忘記的，目前……金三爺已同來，記着，忍！忍！忍……」

金三爺重同他們身邊時，臉色顯得非常凝重地，長嘆一聲道：「二位老弟，情況已有變化，好像對方已經知道了我們的企圖，他們的戒備加强了，而且，分佈在人叢中和碼頭附近的便衣警探，至少在五十人以上……」

胡立民截口訝問道：「警探也幫着他們幹這種非法勾當？」

「還不是錢的力量。」金三爺苦笑了一下道：「二位老弟，咱們走。」

「走？這筆買賣不作了？」

「誰說的，不過，這兒已不合適，咱們不能不變換一下陣地……」

輪船上已開始下客。就乘這一片歡呼嚷聲中，金三爺偕同朱天佑、胡立民二人，悄然離去。

× × ×

十點十分。南市郊區的一處菓園旁。

兩道强烈的車前燈，劃破黝黑的夜空，兩部黑色小轎車，一前一後地，疾馳而來。就當兩部小轎車馳近菓園邊時，忽然「咚咚」連響，菓園內投出十多段長達丈餘，足有海碗粗的木頭，將馬路阻塞住。

一陣刺耳的剎車聲過處，兩部轎車止於亂木之前，車燈也隨之熄滅。同時，菓園內傳出金三爺的蒼勁語聲道：「朋友，下車吧！」

「你是誰？」這是第二輛轎車內發出的語聲，語氣中透着無比的鎭靜。

「在下金立。」

「哦！原來是天狗幫的金三爺，你們的消息，可眞靈通呀！」

這當口，刀疤邱七、麻子王五二人，已像一頭豹子似地射落後車旁邊，刀疤邱七揚了揚手中匕首，沉聲喝道：「少廢話！出來吧！」

車中人冷笑一聲道：「邱七，你別狗仗人勢，憑你這塊料，還不够資格在我面前張牙舞爪。」

金三爺也沉聲喝道：「邱七不得無禮！」

車中人笑道：「金老三，你們既然知道了，我也就不妨坦白說明，這宗貨色，少說點也在千萬元以上，你想想看，憑我孃臂周倉，能有這麼大的手筆嗎？」

「我知道你後面有人撐腰。」

「你也知道我的後台老闆是誰？」

「我用不着知道。」金三爺沉聲接道：「周老弟，咱們平日相處不錯，希望你莫爲了別人的事，跟自己過不去。」

車中人似乎沉思了一下，才輕輕一嘆道：「多謝三爺點醒，我實在犯不着爲別人賣命，貨色都在這兒，請過來點收吧！」

刀疤邱七立即接道：「對不起！車中的人暫時不許動，舉起手來。」

兩部車中，連司機一共八個人，他們都很聽話，一齊端坐車中，靜候處置。

在邱七的招呼下，又過來四個短裝漢子，將車中人身上的短刀、手槍一齊搜出，然後，邱七才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周爺，諸位都可以下車了。」

首先下車的，是一個皮膚黝黑，滿面短髭，長得跟關公神像前的周倉有點近似的中年漢子。

此人也是上海灘上黑社會中一個較小組織的頭兒，姓周，名四喜。

由於他雙臂膂力特强，又長得很像周倉，因而黑社會中人都稱他爲鐵臂周倉，他那周四喜的本名，却反而沒有人提起了。

他，一面下車，一面向着菓園中笑道：「三爺，貨色分藏在車後的行李箱，一共是四大皮箱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要不要我親手點交？」

「不用了，你們快點走吧！」

「多謝三爺……」鐵臂周倉詭秘一笑，舉領着另外七人，飛快地消失沉沉夜色之中。

打開行李箱檢查貨色的刀疤邱七，忽然發出一聲驚呼：「三爺，咱們上當了。」

金三爺由菓園中緩步而出，顯得無比鎮定地一笑道：「甚麼事？」

「三……三爺。」刀疤邱七的語聲顯得非常吃力地，道：「裏面全……全是石頭……」

金三爺安詳地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早就知道啦！」

「您？……」刀疤邱七目光中充滿了驚訝：「早知道了，還要來上當？」

金三爺得意地笑道：「如果我們不故意前來上當，咱們的另一部人手，又怎能輕易得手哩！」

刀疤邱七總算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，「哦」地一聲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方才我問朱爺、胡爺爲何不同來……」

金三爺截口接道：「知道就行了，咱們快點走吧！」

× × ×

約莫是金三爺和他的手下人，在南市郊區「上當」的同時，位於大馬路的匯中飯店內，三樓上一間豪華套房中，却有五個人正在開香檳慶祝他們大功告成。

五人中，有三個是留着仁丹鬍子的日本人，另兩個，一個是白俄，一個是中國人——滿身邪氣，却偏偏是西裝革履的馬臉漢子。

四個外國人的華語說得非常流利，當馬臉漢子堆着一臉的諂笑向三個日本人敬酒時，其中一個日本人笑道：「今宵，你的功勞最大，應該由我們向你敬酒才對。」

另一個日本人也附和着，笑道：「不錯，如非是馬臉方事先察覺情況不對，並獻上這麼一條妙計，則我們很可能會功敗垂成……」

馬臉漢子笑得眼睛都瞧不見了：「那裏，那裏，這都是托三位大爺的洪福。」

最先說話的日本人拍拍他的肩胛笑道：「馬臉方，這一大功暫時記下，以後，好好地和我們合作，等我們皇軍佔領上海之後，我保舉你作第一任的上海市長。」

馬臉方並不姓馬，實際上是姓方名阿毛，綽號包打聽，也是上海灘上一個小組織的頭兒。由於他生就一張馬臉，因而一般人都以「馬臉方」稱之而不名，他自己也一點不以爲忤。

此人本來是天狗幫的外圍份子，也不知爲了什麼，這回却跟天狗幫唱起反調來。

此刻，他聽到那個日本人的恭維之後，自然是更加得意忘形，連聲諂笑道：「多謝大爺！以後，全仗三位大爺多多栽培，不過……」

那日本人笑問道：「你還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不瞞三位大爺說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可不是當市長的材料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想幹什麼呢？」

馬臉方有點不好意思地，接道：「我……我只想當地下市長。」

「你是想將天狗幫接收過來？」

「是…是的，還望三位大爺特別成全。」

「沒問題，」那日本人答得很爽快：「我們現在就可以積極設法幫你完成此一心願。」

接着，扭頭向他的同伴說道：「天狗幫一向是向着我們這邊的，而且，如果沒有我們的幫助，也不會有今天這麼壯大，想不到他却過河拆橋，居然胆敢跟我們搗起蛋來。」

「這裏面，恐怕有別的原因？」另一個日本人臉色一片肅穆。

「難道你已有什麼發現？」

「現在還言之過早，以後，我們多加注意就是。」

「對了，也許他們不知道這筆生意是我們作的，才想來一個黑吃黑？」

「那不可能，試想，像這一作就是一兩千萬元的大手筆，普通商人怎麼也沒這種力量，何況，我們的行動非常秘密，他們既然能知道這秘密，又豈有不知道後台老闆是誰之理。」

「你的話，可將我弄迷糊了，方才還說言之過早，現在却又說得這麼肯定，好像已握有什麼證據似地…」

「現在，即使我掌握了甚麼證據，我也不會公開。」

說到這裏，忽然扭頭向馬臉方問道：「嘸！馬臉方，方才你說，有一個新興的組織，最近接連向天狗幫敲了兩票，這消息可靠嗎？」

馬臉方眉飛色舞地接道：「絕對可靠。」

那日本人注目問道：「那個新興的組織，是什麼人負責？」

「我只知那人叫蝙蝠，其餘却不知道。」

「你這個包打聽，也有不知道的事情。」

「現在，我正在積極打聽，我想，不久就可有消息奉告。」接着，又反問道：「難道大爺對蝙蝠有了興

趣？」

「不錯，像這樣的人才，正是我們網羅的對象。」

另一個日本人道：「馬臉方，如果你想接收天狗幫，就該趕快將那隻蝙蝠找出來。」

馬臉方連連點首道：「好的，好的，我馬上去着手進行。」

「可是你不能透露我們的身份和企圖。」

「當然！當然！我不會那麼迷糊的。」

那日本人一舉酒杯，道：「我預祝你馬到成功！」

「謝謝！」

門外傳來侍者的語聲道：「田中先生，紅玫小姐到。」

那說話最多的日本人，堆下滿臉歡笑，道：「好極了，快叫她進來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房門啓處，艷光四射的紅玫小姐款步而入，並未語先笑地嗲聲說道：「田中先生，好久不見，你是越來越年輕啦！」

田中一把將紅玫摟入懷中，一面在她的酥胸上下其手，一面邪笑道：「對付妳這個滿床飛，如果不越來越年輕，怎能應付得了……」

紅玫嫣笑着，冒出一句上海話：「儂格閒話，難聽哉。……」

田中呵呵大笑道：「怎麼？妳這鹹娘魚，也裝起正經來了……」

他的話聲未落，另一個日本人却沉聲叱道：「混賬東西！誰叫你進來的！」

原來紅玫進來時，並未關門，飯店的侍者，也乘機走了進來。

由於室內五個大男人的目光，都被烟視媚行的紅玫所吸引住，因而直到此刻，才被另一個日本人所發現。

那侍者受到叱罵，居然一點也不動神色地，淡然一笑道：「大平先生，我爲諸位送來一份精美的小點心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那個被稱爲「大平先生」的日本人，已連連揮手沉喝：「不用，不用，你給我滾！」

「小意思，小意思……」那侍者一邊含笑說着，一邊雙手忽揚，兩枝小巧的「勃朗寧」分別指着田中和大平。

「只不過是每人一粒花生粒兒。」

這突然的變化，使得室內的男女六人都呆住了。

原來這位侍者，竟然是朱天佑所喬裝。

當朱天佑奇兵突出地，將對方六人鎮懾住時，另一個侍者裝束的胡立民，也手持雙槍，疾衝而入，並沉聲叱道：「舉起手來！」

片刻之前，還在興高彩烈的男女六人，一下子呆若木鷄地，舉起了雙手。

尤其是那個田中，更是臉色如土地，顫聲問道：「你們是……幹什麼的？」

胡立民冷笑一聲：「要你的狗命的！」

室外又進來四個西裝客，手中都帶着麻繩，房門也立即關上了。

朱天佑低聲向他們吩咐着：「先解除他們身上的武裝，剝下外衣，然後上綁，扔到浴室中去，……」

在槍口威脅之下，對方那五男一女，毫無反抗餘地的任憑擺佈，只有紅玫還嬌聲抗議着：「我只是一個出賣色相的舞女。……」

朱天佑冷然接道：「我知道，妳是鼎鼎大名的紅舞女紅玫。」

「知道我是舞女，還要綁我？」

「凡是在這房間的人，都不例外。」

那四個西裝客的動作，快速而又乾淨俐落，片刻之間，已將對方身上的手槍，匕首，證件……都搜了出來，除了紅玫之外，外衣也都被剝下而上了綁。

田中心知自己已無生命危險，因而暴爲鎭定地，問道：「朋友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

「咱們是大中華民國的人。」朱天佑傲然答着，立即向胡立民說道：「兄弟，先行檢查一下皮箱中的貨色。」

四口大皮箱，整齊地放在一旁，裏面全是海洛英。

經過檢查之後，胡立民不禁輕嘆一聲道：「這四箱毒品的價值，恐怕不止一兩千萬元，可不知要毒害多少同胞。」

朱天佑切齒接道：「更可恨的是，毒品用來毒害我們的同胞，所換來的金錢，又用來收買一些無恥的漢奸，替他們効力，以便征服我們大中華民國。」

田中忽然冷笑一聲，道：「那是你們自己不爭氣，即使我們日本人不想征服你們，俄國人也會……」

「辟拍」連聲，胡立民狠狠地揍了田中四記耳光，怒聲叱道：「狗雜種，你以爲我不敢殺你！」

田中獰笑道：「你殺吧！咱們大日本正找不到藉口，你只要殺了我，中日戰爭，立即爆發……」

朱天佑沉聲低喝道：「先塞住他們的狗咀吧。」

大平却乘對方還沒堵住他的「狗咀」之前，冷笑道：「即使你們得手了，也沒法出這飯店的大門。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那是我們的事，用不着你操心……」

那男女六人的咀，都給堵住了，朱天佑才低聲吩咐着：「將這些狗男女，都鎖到浴室中去……」

按着，朱天佑，胡立民，和另一個西裝客，立即着手穿上三個日本人的服裝，那侍者的服裝，即由另外兩個西裝客穿上。

雖然身裁上有點大同小異，但在化裝之後，黑夜中看來，却也不容易瞧出破綻來。

電話鈴响了。

朱天佑接過話筒，用流利的日語回答着：「是的，一切都很順利……我？我是馬臉方的朋友，馬臉方因臨時肚子痛，特地派我來替田中先生効勞的……哦！田中先生正在一號……好的……」

故意一頓話鋒，才向旁邊叫道：「大平先生，請接電話。」

接着，將話筒擱在一旁，以最低的語聲說道：「車子馬上就到，咱們快點走……」

於是，由朱天佑當先開道，四位提皮箱的漢子居中，胡立民殿後，啓門魚貫而出。

當他們出門的剎那，電話筒中，已傳出急促的日本人的喝問聲。

朱天佑加快脚步，並扭頭向後面的人低聲吩咐着：「快！小心一點！」

剛剛走出房門，甬道的拐角處，兩個西裝客快步迫了上來，含笑說道：「田中先生，車子已經來了……噢！你……你是什麼……」

那兩個西裝客的反應非常快速，當他們發覺情況不對，而驚問是什麼人時，已雙雙探懷掏取手槍。但朱天佑的行動，却比他們更快，兩枝雪亮的匕首，已抵上對方的前胸，並打斷對方的話，道：「我們是炎黃子孫，炎黃子孫不作日本人的走狗，希望二位乖一點，莫迫我殘殺自己的同胞。」

說話間，已由後隨的漢子將對方身上的手槍搜出。

朱天佑立即在對方的胸前連點了三下，那兩個西裝客立即呆在那兒，沒法動彈了。

隨在他後面的漢子驚問道：「朱爺，您會點穴法？」

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」朱天佑意味深長地，一嘆道：「時代不同了，這些玩藝，已經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啦！」

當他們經過櫃台旁時，櫃台上的服務員正以驚訝的目光看看那兩個被制穴道的西裝客，又看看他們這一行人。

朱天佑心中一動，示意後面的人先行下樓，他自己却向那服務員低聲說道：「我們是中國人，你必須等我們下樓，聽到汽車發動之後，才可以報警，懂嗎？」

「我懂……我懂，」那服務員臉色都嚇白了。

「還有，那兩個穴道被制的人，可不能移動他們，一個鐘頭之後，會自動解除……」

說完，立即一個箭步，衝下樓去，居然又趕在他自己人的前頭。

上海雖然是金吾不禁的不夜城，但一近午夜，那種車水馬龍的盛況，已逐漸褪色。連這華洋雜處的匯中飯店中，進出的人們也少得多了。

朱天佑等這一行人，下得樓來，即未遇上任何阻撓。

走出匯中飯店的大門，逕行向一輛車前插着太陽旗，顯然是日本領事館旅行車前走去。

車廂門是敞開着的，朱天佑一聲不吭，只以手勢示意後隨的人，將四口皮箱放入車後的行李間，然後偕同胡立民進入車廂。

車廂內，除了司機外，另外還有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。

朱天佑順手帶上車門，用日語吩咐司機：「走！」

坐在他身邊的日本人說道：「田中先生，嗓子都啞了，紅玫那騷狐狸可眞够……」

車上的無綫電對講機中，忽然傳出急促的命令：「田中，大平已被劫持，山本，吉川趕快上去援救。…」

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，不等那兩個日本人有甚反應，已雙雙以最快的動作，將他們和司機一起制住，並將對講機關掉。

胡立民並立即坐上駕駛的位置，將車子向外灘駛去，一面笑道：「大哥，一切都順利得很嘛！」

朱天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兄弟，別得意得太早，後面必然馬上有人追來。」

不錯，車子剛剛到達外灘，後面已有兩輛摩托車呼嘯着追了上來。

旅行車沿着外灘，向新開河方向，加速疾馳。

但，朱天佑仍嫌不足地，一迭聲的呼叫「快」。

摩托車已相距不足二十公尺，「砰砰」兩聲，旅行車的後輪被擊破一個，後面傳來日本人的厲叱：「停車！停車！」

旅行車仍在掙扎着向前疾駛，歪歪斜斜地，像一個喝了過多的酒的醉漢。

又是「砰」地一聲，另一個後輪也被擊破，終於在江海關前的鐘樓旁停了下來。

兩輛摩托車疾馳而至，並以日語喝着：「舉起手來！」

朱天佑冷笑一聲：「去你的！」

話聲中，兩綫黑影，分射而出，兩個摩托車騎士應聲發出一聲痛呼，雙雙倒向車下。

「嘩啦」一聲，所騎的摩托車也隨之而傾倒。

一串尖銳刺耳的剎車聲過處，一輛黑色轎車，止於旅行車旁，傳出一個急促語聲道：「朱爺，胡爺，沒事麼？」

「我們都還活着。」

「已經得手了？」

「別廢話，快將貨色搬過去……」

話聲中，已與胡立民二人雙雙下車，並沉聲喝道：「快！」

「是……」

轎車上的兩個短裝漢子剛剛下車，大馬路方面又有四輛摩托車疾馳而來。

同時，外白渡橋對面的日本租界中，也傳出令人心悸的汽笛聲，顯然是日本租界上警車也出動了。

朱天佑目注那四輛急馳而來的摩托車，精目中寒芒一閃，自語着道：「看情形，今宵非殺人不可！」

胡立民苦笑道：「大哥，你不是說，爲免引起外交問題，最好是不殺人的嗎？」

「目前，情況不同。」朱天佑沉聲接道：「弱國無外交，如果日本軍閥已經部署好了，即使我們不殺人，他們也會自己製造藉口，發動侵略戰爭，反之，即使我們殺了人，他們也不敢怎麼樣……」

就這說話之間，四口大皮箱已搬上了轎車中，四輛摩托車已到五十公尺內。

而且，那由日租界開過來的警車，也顯然已上了外白渡橋。

此情此景，迫得朱天佑一挫鋼牙，沉喝一聲：「殺！」

雙手揚處，火舌齊吐，「砰砰」連响中，那四輛摩托車，就在距離他們約莫三十公尺處，車毀人亡，並立即燃起熊熊烈火。

×　×　×

就在那四輛摩托車燃燒的熊熊烈火中，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已登上小轎車，疾馳而去。

凌晨一點，法租界中一幢精緻小洋房中。

這是金三爺的另一處小公館，二樓上一間豪華小客廳中，一個小型的慶功宴剛剛開始。

這小洋樓的主人雖然是金三爺，但目前的這一個慶功宴的主人却是六姨太文勝男，因爲，她是代表天狗幫老大的身份。

胡立民，朱天佑二人，風塵僕僕地，剛剛進入小客廳，文勝男已含笑說道：「恭喜二位，又建了一次大功。」

朱天佑連聲謙笑着：「哪裏，哪裏，這都是托大爺和六姨太的洪福。」

文勝男舉杯嬌笑着：「別客氣，來，我先敬二位一杯。」

一杯香檳才下肚，樓下忽然警鈴大作，入耳心驚。

在座四人同時臉色大變，文勝男並疾聲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一個聽差裝束的人，匆匆奔入，結結巴巴地說道：「三爺……大事不好，貨色被……劫走了。……」

金三爺一張本已蒼白的臉，一下子變得更爲蒼白，推杯而起，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那聽差的語氣顯得有氣無力，也顯得非常惶恐：「三爺，那四箱海洛英被人劫走了。」

「海洛英被劫走了？貨色已經進了大門，誰有那麼大的本事，能在我的住宅，將貨色劫走？」

「三爺，那是四個能高來高去的人，越牆而入，以快得不能再快的動作，將守門的守衞，狼狗，以及司機擊昏，立即將車子開走。」

朱天佑插口問道：「我們上樓還不到五分鐘，那些人會有這麼快的動作？」

那聽差苦笑道：「事情就在三爺陪同朱爺和胡爺上樓梯時所發生。」

「當時你在那兒？」

「我……我是在門房內。……」

金三爺怒聲叱道：「混賬東西，那你爲何不早點設法制止……」

一直靜聽着的文勝男，平靜地接道：「三爺，憑他一個門房，有這種力量嗎？」

「是是……我是一時氣暈了頭。」金三爺又道：「金福，記得那些人的面孔？」

「那些人都蒙着面孔，只有一雙眼睛在外面，所以……」金福苦笑着沒接下去。

文勝男目注金三爺冷冷地一笑道：「三爺，事情既然發生在你的公館中，你就自己酌量着辦吧！」

「是是……我一定盡一切力量，將貨色找回來，不過，大爺面前，還得請六姨太多多美言遮蓋。」金三爺一臉的尷尬苦笑。

「唔，我當然盡力替你遮蓋，不過，大爺是何許人，你比我更清楚，我的遮蓋能發生多大的效用，你最好是在心理上能有準備。」

「這些，我知道。」金三爺仍然是滿臉苦笑。但立即臉色一沉，向金福問道：「金福，是哪些人追了出去？」

「阿財帶着五個弟兄，追了出去。」

「沒用的東西！」金三爺一揮手：「你走吧！」

金福掉轉身子，金三爺立即「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金福回來……」

原來金福的背後，被人家粘上一張字條，字條上，龍蛇飛舞地寫着四個草字「多謝厚賜」。下面却畫了一隻栩栩如生的蝙蝠。

金三爺手持那字條，切齒怒叱着：「該死的忘八蛋……」

文勝男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既然又是蝙蝠在搗鬼，這事情可得從長計議，我要回去了，諸位也回去休息吧！一切明天再談。」

× × ×

好夢方酣的朱天佑，被電話鈴聲吵醒了。

他，睜開惺忪睡眼，一看腕表，是上午十時二十分。「我是朱天佑……哦！歡迎、歡迎，當然歡迎啦……」電話是紅玫打來的，因此，朱天佑不但睡意全消，精神也顯得格外的振奮，立即披衣起床，進入盥洗室。當他容光煥發地由盥洗室出來時，紅玫已安詳地坐在沙發上向他媚笑着，並擺好了待吻的姿勢。但當朱天佑俯身準備吻她時，她却又狡黠地避開了，並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，道：「別白作多情，我是來同你算賬的。」

「算賬？是風月賬？還是……」

「是混賬。」紅玫故作嬌嗔狀，道：「我問你，我替你提供最準確的消息，讓你在天狗幫中，又建下一次大功，你竟然將我和日本猪玀一起關在浴室中，你且自己說說看，是何道理？」

「道理交關多。」朱天佑忍不住冒出一句上海話，又涎臉笑道：「但最主要的，還是爲了洗刷你的嫌疑。」

「你以爲我連這點道理都不懂？」

「既懂得又何必明知故問？」

處處危機步步險

「吃吃儂豈腐哉！」紅玫也冒出一句上海話來，並媚笑着。

「好！看我饒妳不。」朱天佑粗野地抱起她的嬌軀，走向床前。

「不！先說正經事。」她極力掙扎着。

朱天佑將她的嬌軀向床上一拋，一個虎撲，壓了上去，並吃吃地笑道：「年輕男女共處一室，還有甚麼比這個更正經的事哩……」

他是劍及履及，就這幾句話的工夫，紅玫已成了半裸狀態。

當朱天佑手忙脚亂地，要解除她的最後防綫時，她却吹氣如蘭地，在他耳邊嬌聲道：「親愛的，你不怕胡立民會猛古丁地闖進來。」

這極輕柔的一句話，却有着莫大的力量。

全身血液沸騰，有如即將爆發的火山似的朱天佑，像被澆上一頭冷水，一下子呆住了。

「瞧你這德性！」紅玫一指點向他的額角：「我又不是誰的太太，而且，還是一個人盡可夫的風塵女郎，你又有甚麼顧慮。」

她也眞會捉弄人。

人家在興頭上，她猛古丁地澆上一盆冷水，等人家的慾火熄滅了，却又搬出另一番道理來。

「話不是這麼說。」對于紅玫那羊脂白玉般的美好胴體，朱天佑似乎連多看一眼的勇氣也沒有了，他順手拉過毛毯，將她的美妙胴體蓋住。紅玫忍不住「噗哧」一聲嬌笑道：「傻瓜！我是捉着你玩兒的，其實，八點鐘以前，胡立民就走了哩！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如果騙你，我下一輩子還當舞女。」

「他去哪兒了？」

「是被刁拱北以電話召走的。」

朱天佑道：「刁拱北？就是金三爺身邊的那個刁拱北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他叫胡立民去幹嗎？」

「去替金立送終。」

「妳說甚麼？」朱天佑幾乎要跳了起來。

紅玫「格格」地媚笑道：「這就是我所要說的正經事，別那麼大驚小怪的，乖乖躺下來，聽我慢慢說。」

朱天佑甩掉披在身上的晨褸鑽進毛毯中。

儘管雙方赤裸裸地，並頭躺在一起，但此刻的朱天佑，却大有柳下惠的遺風，雖然軟玉溫香抱滿懷，他心如止水地悄聲問道：「紅玫，妳是說，刁拱北叫胡立民去殺金三爺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刁拱北不是金三爺的心腹麼！怎麼會勾結外人去殺他的主子？」

「主子？哼！你想想看，天狗幫中，誰的力量比金三爺更大？」

「那當然是那位神秘的大爺。」朱天佑忽有所憶地，一「哦」道：「妳是說，刁拱北倒向了大爺那邊，才出賣了他的主子？」

「別白作聰明，據我所知，刁拱北根本就是那位大爺身邊的人。」

「這一手可眞够厲害，金三爺那麼精明的人，居然也給瞞過了。」

「不厲害，又怎能成黑社會的頭子。」

「只是。」朱天佑眉峯緊鎖地，接道：「他們都是創立天狗幫的結拜弟兄，爲甚麼大爺要向三爺下殺手呢？」

「他們這種人，除了利害關係之外，哪還有甚麼道義可言。」紅玫笑問道：「我問你，你知道昨宵那四箱紅貨，是被誰刼走的嗎？」

「那不是蝙蝠的傑作嗎？」

「我告訴你，實際上，就是金三爺玩的花槍。」

「是金三爺假借蝙蝠的名義，來了一個監守自盜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這一手，可就不够高明啦！」

「金立自己也知道這一手不高明，但利令智昏，除了蠻幹之外，別無他途可循，因此，他得手之後，立即

假裝追捕蝙蝠，實際上他却是準備乘機遠走高飛。」

「所以，刁拱北才傳下大爺之命，要胡立民去執行殺死金立的任務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刁拱北怎麼不叫我去？妳又怎麼知道這些的？」

「你問得太多了。我想，我的消息，最多一兩個鐘頭之內就可以證實。」她，像依人小鳥似地，偎向他的懷中，膩聲說道：「親愛的，我的正經話已經說完，現在，該是你辦正經事的時候啦！」

「不！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哩！」朱天佑儘管已不克自持，但却還在强行剋制着自己的慾念。

紅玫回答他的，却是火辣辣的行動。

朱天佑的口中，被一條溫軟而靈活的舌尖塞住了。

不！與她那火熱的櫻唇與胴體比較起來，應該說是涼涼的舌尖才對。

她，熱情似火，有如渴驥奔泉似地，一切都採取主動。

此情此景，朱天佑即使想故意矜持，也不可能啦……

不料就在這緊要關頭，那緊閉着的房門，却突然被推了開來。

朱天佑儘管是處于這活色生香的情況中，但他的警覺性特高。

他，明明已聽到開門的聲音，但却故意裝成意亂情迷似地，毫無所覺，只管在紅玫的俏臉上，恣情地吻着。

「姓朱的舉起手來！」來人已進入室內，房門也再度關上了。

朱天佑雖然正在故意裝成進行着做愛的前奏曲，但他的眼睛却已由床頭的鏡子中看得一清二楚。

那幕地闖進來的不速之客，一共只有兩個，都穿着國際飯店中侍者的號衣，手中也都拿着手槍，正瞄準着他的背部。

人家既然開了腔，他也不便再裝迷糊了。

他，故意裝成大吃一驚似地，身軀一震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是哪位朋友？這等場合，怎可以開玩笑。」

「我再說一遍，舉起手來！」對方的語氣中，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。

「不能讓我們先穿好衣服？」

「不行！」

「好、好，算你厲害……」

他口中說得好聽，人却猛然一個翻身，挺身坐了起來。

不！事實上在他翻身之前，雙手已探入枕頭底下，兩點黑影已先行反手射出。

因此，當他挺身坐起身，那兩位不速之客已連聲痛呼，手中手槍也已掉落地下。

「朋友，乖一點，轉過身去。」朱天佑右手持着一枝左輪，笑容可掬的說。

那兩位不速之客，在手槍的威脅之下，只好乖乖地轉過身去，面對房門呆立着。

「紅玫，快點穿好衣服，也請幫我將睡袍披上。」朱天佑含笑吩咐着，當先跨下床來。

當紅玫匆匆穿衣之間，朱天佑却淡笑着問道：「朋友，你們究竟是何方神聖，跑到這兒來有何企圖？」

那兩人只哼了一聲，沒接腔。

朱天佑自我解嘲地笑着：「其實，你們不說我也知道你們是甚麼東西變的。」

兩人中之一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且說說看？」

「我說，你們是日租界中，日本特務的走狗。」

「別說得這麼難聽，給日本人當走狗，總比給一個流氓頭子當走狗，要高明一點。」

「朋友，請別忘了，我們都是中國人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，我無意殺你，我們的任務，也不是殺你。」

這時，紅玫已嘛着小姐，替朱天佑將睡袍披上，並將腰帶繫好了，插口嬌哼一聲，道：「那你們的目的何在？」

朱天佑附和着笑道：「對了，這也正是我要問的話，現在，二位可以轉過身來了。」

那兩位徐徐轉過身來，但其中一個，却乘轉身之際，猛然飛起一脚，踢向朱天佑持槍的右手。顯得他的身手非常靈活，也非常高明。

這同時，另一個却以脚尖一挑，將手槍挑起，伸手抓了過去。

那兩位，不但身手靈活矯捷，也配合得天衣無縫。

朱天佑朗笑一聲：「妙啊！值得我活動一下筋骨……」

話聲中，身形微側，避過那最先踢過來的一脚，同時右足橫掃，將那右足飛起，單足立地的人，掃得「撲通」一聲，來了個大狗爬。

朱天佑雖然是被迫而自衛，但他的動作，可實在太快了，快得使那個正在伸手抓手槍的人，也以毫髮之差

不但沒有接到手槍，人也被他順勢掃出的一脚，踢得連退五六步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。

那個被他一脚掃得狗爬的人，正好倒在他自己的手槍旁邊。此人的反應，可也非常快速，儘管他的左足被朱天佑一脚掃得痛入心脾，但他却不顧一切地，立即將手槍抓在手中。

不過，朱天佑的動作也不慢，就當那人抓住手槍的剎那之間，他已一脚踏在對方的腕脉上，含笑問道：「朋友，這就不够乖啦！」

那人痛得齜牙咧咀，不得不將已經到手的手槍，又自動放棄。

「朋友，起來，也坐到沙發上去。」他，若無其事地，轉動着手中的左輪。

那人掙扎着爬起來，狠狠地瞪了朱天佑一眼，一拐一拐的走向他同伴身邊，坐了下去。

朱天佑繼續轉動着左輪，一面笑道：「現在，二位該回答我的問話了，說你們此行目的何在？」

那兩位也都是約莫二十三四的年輕人，都是一臉的剽悍神色。

聽到朱天佑的問話之後，那兩位互望着苦笑了一下，由坐在左邊的一個答道：「我可以坦白說明，但你得先承諾，不再難爲我們。」

「可以。」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你我本身，都是無冤無仇，只要你們不難爲我，我爲甚麼要難爲你們。」

「這是說，只要我們據實說出此行目的，你就可以放我們走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那我坦白向你說，我們機關長的意思，認爲像你這樣的人才，淪落在黑社會中，實在太可惜了。」

「這是說，機關長有意要栽培我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那人點點頭，道：「機關長的意思，只要你能替他效力，不但昨宵那半途截劫毒品的案子，可以一筆勾銷，而且，願意付天狗幫所給你的兩倍的待遇。」

「如果我不接受他的這番好意呢？」

「這個……我就不好意思說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你不過是一個傳話的人，怎麼說我也不能怪你的。」

「那我就照實說了。」

「理當如是才對。」

那人尷尬地一笑，道：「不瞞朱先生說，我們此行是想出其不意，强行押解你去特務機關，由機關長親自向你說明的，你如果能接受機關長的好意，自然以後多的是好處，否則，這後果，你自己也可以想見的。」

朱天佑聲容俱莊地，接道：「請告訴那日本鬼子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不受利誘，不受威脅，有甚麼鬼蜮伎倆，叫他儘管使出來好了。」

「朱先生，目前的上海灘是一種怎樣的局面……」

朱天佑莊容道：「你不必勸我，站在炎黃子孫的立場上，二位都應該接受我的勸導，立即拳海回頭才對。」

「朱先生。」那人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們已成了過河卒子，退不得啦！」

朱天佑忽然深長地嘆了一聲。

右邊的那人咀唇張勵了一下，却是欲言又止，朱天佑入目之下，注目說道：「朋友有甚麼話，可以放胆

說。」

那人囁嚅地問道：「朱先生，你是不是我們政府派在上海市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？」

「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？」朱天佑禁不住啞然失笑。

「我是聽田中少佐向機關長報告昨宵的案情時，曾經這麼懷疑過。」

「你們機關長怎麼說？」

「機關長說不可能。」

朱天佑淡然一笑道：「你們機關長不愧是最傑出的特務人員之一，像田中那飯桶，可就太差勁啦！」

話是那麼輕描淡寫，令人摸不準他，對那位日本特務的機關長，究竟是眞心讚美，還是有意揶揄。

這情形，自然使得聽話的人不便接腔，而只有苦笑的份兒。

稍微停了一下，朱天佑又注目問道：「那位田中少佐，還說過一些甚麼？」

「以後的話，我們沒有聽到。」那人仍然在苦笑着。

「好，二位可以請了。」朱天佑揮手下逐客令，並淡笑着接口道：「手槍送給我作紀念品。」

目送那兩人狼狽地離去之後，紅玫才噘着小咀，嬌哼一聲，道：「這兩個混賬東西，遲不來，早不來，偏偏在這節骨眼兒上，掃人清興。」

「也好，正好可讓妳先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「你？這是說，你一點也不在乎，只有我是那麼淫賤？」她的話聲中有着太多的幽怨。

朱天佑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，滿含歉意地笑道：「紅玫，原諒我說話口不擇言，其實，我比妳需要更急

切，只是目前我的處境特殊，而妳我之間，却是來日方長，在權衡輕重緩急之下，就只好將兒女私情暫時擱下，希望妳能多加原諒。」

「這還像句人話。」紅玫櫻唇一披，用纖指點他的胸部，含笑接道：「只是，這裏究竟在想些甚麼，可沒人知道。」

「我，絕對是心口如一。」他輕柔地吻着她的額角。

「得了吧！我的大情人，你對那東方之珠俱樂部的安妮、和子，也是這麼說的吧？」

「妳知道的，可眞不少？」他苦笑着。

「所以：你才一定要先行問個明白，爲甚麼人家不派你去殺金三爺，以及我爲何會知道這些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我不妨老實跟你說，人家爲甚麼不派你而派胡立民去執行任務，我不知道，至于我爲甚麼知道這些事情，我却不願意說。」

「是要先談條件？」

「唔！這條件只怕你沒法接受。」

「先說出來試試看？」

紅玫神色一整，一個字一字地接着道：「我的條件，是要你告訴我，你混入天狗幫的目的何在？」

朱天佑苦笑着，一攤手，道：「紅玫，我不是早就告訴過妳了麼！」

「不錯，你早就告訴過我，我也曾經相信過，可是，有人却絕對不相信。」

「誰不相信？」

「你的對頭，還有，方才那兩個不速之客不是也說過嗎？日本特務機關，也對你的來歷懷疑嗎？」

「我的對頭是誰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

朱天佑苦笑一聲，道：「妳說的是天狗幫的老大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妳也是天狗幫的人？」

「錯了。」紅玫媚笑着：「朱先生，我是一個爲了金錢出賣色相的女人，當然，也可以爲了同樣的目的，替人家傳遞消息，只要有相當的代價，可不管雇用我的人是誰。一如色情市場一樣，只要付出代價，我就可以陪他上床，而不管他長得是多麼老醜可憎。」

「够了！」朱天佑苦笑着接道：「雖然我明知妳一樣的不會回答我，但我却還有一句話，必須要問。」

「啊！那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了？」

「當然很重要，紅玫，當六姨太在東方之珠俱樂部召見我和胡立民之前，妳打的那個電話，還記不記得？」

「那才隔多少時間，當然記得呀！」

「那麼，當時妳所說的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，不論遇上任何意外的事，或者是任何意外的人，都必須保持鎭定的話，是由何而來？」

「這回，你猜錯了，我可以告訴你。……」紅玫嬌笑着說。

「那是誰？」

「六姨太。」

「啊……」也許他心中早有預感，但聽到「六姨太」三字過後，却仍然禁不住驚「啊」出聲。

紅玫幽幽地一嘆道：「這些，我本來不該說，也不想說的，也許是我前世欠你的，我還是情不自禁地說了，而且，這還有很重要的話要告訴你。」

「那我先謝了！」他緊了緊擁住她的雙臂，並輕輕地吻了她一下。

「別假惺惺地這麼膩着，只要你有點良心，以後，能用上半分眞情義待我，我就很滿足了。」說完，掙脫了他的擁抱，逕自坐到沙發上。

朱天佑也跟上去，仍然以一手擁住她的纖腰，涎臉笑道：「是要我先行發誓？」

「少來這一套。」紅玫俏臉一整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你：目前的天狗幫，已成了衆矢之的，在暗中窺伺着他的，有日本特務，我國政府的工作人員，黑社會中的各路英雄好漢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有這種事？」朱天佑一片驚容。

「不管你是故意裝蒜也好，是眞的不知道也好，我還是要說一聲，如果你僅僅是爲了要向天狗幫的老大尋仇，我勸你還是暫時脫離他們爲妙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，他們對你有着太多的疑忌，可能有一天你丟了老命，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」

「多謝妳向我提出這些警告。」朱天佑誠懇地接道：「但我還希望妳送佛送到西天，告訴我，爲甚麼有那麼多人在窺伺着天狗幫？」

「這個……我就無能爲力了。」紅玫歉笑着道：「你知道，我是一個被金錢奴役着的可憐虫，也許各方面都用得着我，却是各方面都不會將我當作心腹，所以，眞正的機密，我是沒法參與的，至於你信不信，我就沒法過問的了。」

「我相信，非常相信。」他，誠懇地，連連點着頭。

「還有，金立之所以被整肅，恐怕也是爲了這一個，目前你我都還不知道的大秘密問題，他想私吞那四箱海洛英的事，不過是一個導火綫而已。」

「眞想不到，我誤打誤闖，闖進這麼一個複雜而又險惡的環境中來。」他，自我解嘲地苦笑着。

紅玫也苦笑道：「本來我沒有打算告訴你這些的，但一見你這冤家，我就情不自禁地，將所有的秘密都告訴你了，現在，你該滿足了吧？」

「紅玫，非常謝謝妳，也非常感激妳。不過，滿足二字却還談不上……」

他，重行抱起她的嬌軀，走向床前。

「不行，茶舞時間快到，我要上班了……」她掙扎着。

不過，掙扎只是虛應故事，不掙扎倒好，這一掙扎，不但將她自己的睡衣掙扎得飛向一旁，也更加激發了朱天佑的野性。……

× × ×

當朱天佑、紅玫二人在國際飯店內胡帝胡天，進入忘我境界時，位於法租界霞飛路旁，高級住宅區中，金三爺金立的小公館，一場血的洗禮，也剛好告終。

那一切陳設極盡豪華的客廳，已是面目全非。

金三爺金立倒臥血泊中，胸前插着的短刀，還未拔出。

另外，還有五具屍體，也都是死狀奇慘地橫陳客廳之內。那是金三爺的死黨，也是他最得力的五虎將。死的一共是六個，而且全都是死於刀下。

由於不曾動槍，事前經過激烈的打鬥，因此，這一間豪華客廳，給整得一塌糊塗，慘不忍覩。

胡立民、刀疤邱七，麻子王五，和另外六個短裝漢子都默然呆立着，臉上的神情是一片冷淡。身上都或多或少濺了血漬。

六姨太文勝男偕同刁拱北緩步而入。

「胡先生好身手，果然不負大爺所望。」刁拱北滿臉都是諂笑。

「多承誇獎！」胡立民漠然回答着。

文勝男扭頭向刁拱北道：「刁先生，這兒的善後事宜，就偏勞你了。」

「我理當効勞。」

「記着，絕對不可驚動官府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不會出紕漏的。」

文勝男這才向胡立民招招手，含笑說道：「胡先生，請跟我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

胡立民沒吭氣，只是默默地跟在文勝男的背後，登上她的豪華轎車，疾馳而去。

車子沿着霞飛路的柏油馬路疾馳，兩旁的法國梧桐，飛快地向後閃動着。

這是胡立民爲了湔雪奪妻之恨，混入天狗幫後，第一次和他的未婚妻單獨相處，說得上是甜蜜蜜夢，齊湧心頭，內心之中，究竟是一種甚麼滋味，可能他自己也沒法分辨。

當車子經八仙橋，穿過愛多亞路時，他才扭頭冷冷地問道：「妳要帶我去哪兒？」

文勝男像一個非常稱職的司機，手扶方向盤，目不斜視，俏臉上的神情也非常自然地漫應道：「帶你去見一個人。」

「甚麼人？」

「你所非常關切的一個人。」她的俏臉上，開始浮現着俏皮的笑容。

胡立民俊臉鐵青，幾乎已按捺不住了。

文勝男却是好像毫無所覺地，一笑道：「不要緊，這車子只有我們兩個人，有甚麼話，可以放胆直言。」

「你的意思，是特別給我這麼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？」他雖然竭力抑制着心中的憤怒，但語氣上，却顯得非常不自然。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我不領情，我很後悔不該混到這烏烟瘴氣的環境中來。」他的話，有點像連珠炮。

「爲甚麼後悔？是覺得此行不值得？」她的神情態度，仍然是那麼安詳。

「唔……」

「如果你此行只是爲了一個文勝男，是值得的，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認定。」

胡立民扭頭注視她那美好的側面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上帝也未免太糊塗了，有着這麼美好的軀壳，爲甚麼却賦予她一個這麼卑賤的靈魂！」

文勝男的修養，眞算是到了家。她，一點也不生氣地，淡然一笑道：「胡立民，你是在罵我？」

「罵妳？」胡立民切齒怒叱着：「我還想宰妳哩！」

「那你會後悔一輩子的。」

「我只後悔不該認識妳，更不該爲了妳，而混進天狗幫來。」

「當我帶你去看那個人之前，可別說得這麼武斷？」

「那個人？就是妳方才所說，我非常關切的那個人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很可惜，現在，這世界上已沒有值得我關切的人了。」

文勝男臉色一整，道：「胡立民，請冷靜一點，我不願多費唇舌，向你解釋，因爲，現在你正在氣頭上，我又拿不出證據來，空口說白話，一切都是多餘的。」

「見到妳口中的那個人之後，就可以證明妳是一個非常高貴的人了？」他冷笑着。

文勝男道：「至少，我絕對不承認我自己是卑賤的。」

「好，我且拭目以待吧！」

車子在距靜安寺路不遠處的一幢獨立小洋房前停了下來。

文勝男扭頭嬌笑道：「勞駕你下去，按門鈴，一長兩短，重複三次。」

胡立民沒吭氣，却打開車門，按照文勝男的吩咐，前去按門鈴。

開門的是一個滿頭華髮的老頭。當他看到胡立民時，似乎吃了一驚，看情形，如非是同時也看到文勝男也端坐車廂內向他微笑着，很可能會掏出傢伙來的。

在大門口，三個人都沒說過一句話。

胡立民順着文勝男的手式，默默地回到車廂，隨着車子滑進大門內。

這片刻之間，他的腦子裏一片空白，就像一個夢遊者似地，自己完全失去了主宰。

一直到聽到大門沉重的關閉聲，才使他由渾渾噩噩中驚醒過來，悄聲問道：「這是老大的住所？」

「你有點害怕？」她俏皮地反問着。

「笑話！」他一挑雙眉：「妳忘記我是爲了甚麼混到這兒來的了！」

「那不是正好麼！正好給你一個一了心願的機會。」她抿唇媚笑着，笑得使胡立民惱也不是，怒也不是地，只好哼了一聲。

「別發呆了，跟我來……」

文勝男首先下車，邁着春風俏步，在前帶路，胡立民默默地相隨。

這小洋房中好靜！靜得連彼此心跳的聲音，也能聽得出來。

這情形，使得胡立民忍不住悄聲道：「這兒，除那看門的老頭外，好像連一個使喚的下人也沒有？」

「爲甚麼要用下人？這兒又沒人住。」她，仍然笑得那麼神秘。

「這兒不是老大的住處麼？」

「我曾經這麼說嗎？」

胡立民有點火了，挑眉怒叱着：「文勝男，妳敢尋我開心！」

「我怎敢尋你開心，我不是早就說過，要帶你來看一個你所非常關心的人嗎！」

「可是，這兒除了那門房之外，連鬼都沒一個。」

「有的。」文勝男含笑接道：「在地下室中……」

這小洋房雖然沒人住，但不論任何角落，都收拾得纖塵不染，很顯然，那看門的老頭，是經常打掃的，即便是那通往地下室的甬道，也比一般人家的客廳，還要收拾得乾淨。

不過，當文勝男打開地下室的門時，胡立民目光一觸之下，却禁不住楞住了。

原來那地下室，只不過一丈見方，正當中却赫然擺着一具棺材。棺材前還安設一個神牌，香爐中還有着不少香燭和紙錢的灰燼。

很顯然，那不是一具空棺，而這地下室，却是一個極爲秘密的停屍之所。

文勝男又爲何要引他到這兒來看這麼一個死人？

「何妨走近去瞧瞧。」文勝男似已看透他心中的困惑，向他輕輕地推了一下。

不過，她的神態，却已莊重得多了。

而且，她的眉宇之間，還浮現出一抹淡淡的哀愁。

「這就是妳特地帶我前來，要我看看的那個人？」胡立民仍然站在門口，只是目光深注着發問。

那情形，就像是想由文勝男的表情上，看透她心中的秘密似地。

「是的。」她，漠然地點着頭。

「那究竟是甚麼人？」

「我早就說過，那是你最關心的人。別發呆了，還是走近去瞧瞧吧！」

由於地下室內的燈光太弱，而那神牌上的字跡又太小。因而站在門口，怎麼也沒法瞧出那神牌上，究竟是寫的一些甚麼。

胡立民雖然心中有一股急於知道究竟的衝動，但對於這位過去是他的未婚妻，如今却已形同陌路，而且是敵友難分的文勝男，暗中不但有着恨意，同時也有着七分的戒心。

因此，他冷然接道：「咱們一起進去。」

「喲！你怕我將你陷在這兒了？」

「這叫作防人之心不可無。」

「這年頭，好人可眞難作。」她幽幽地一嘆，人却當先走進了去，一直走到那棺材前，才回過身來，凄然一笑道：「胡先生，現在，你該放心進來了吧！」

「唔……」胡立民一臉肅容，緩步而入。

距離一近，那神牌上的字跡也看清楚了，赫然是「亡姊文勝男之靈位」……

胡立民身軀一震之下，顧不得再看其他的字跡，立即向一旁的文勝男怒聲問道：「妳在搗甚麼鬼？」

「你何妨先瞧瞧棺木中的人兒。」她的語聲中有點兒哽咽，美目中也湧現出一片淚光。

胡立民怔了怔，挪動沉重的步伐，走向棺材前。

棺材用的是上好楠木，但上面却用的是玻璃棺蓋。

因此，棺材中的屍體，可以一目瞭然。

也因爲如此，胡立民目光一觸之下，禁不住脫口驚呼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原來棺材中躺着的，赫然也是文勝男。那屍體一派安詳，就像是好夢方酣似地。

像這情形，如非是躺在棺材中，誰也不會相信她會是一具屍體。

文勝男淒涼地一笑道：「這就是你的未婚妻文勝男，絕不會假。」

「那麼，妳是誰？爲甚麼長得這麼相像？勝男又是怎麼死的？」

「你可以問出一連串的問題，我却只有一張咀啊！」她苦笑着。

胡立民也苦笑着：「好，妳一件一件的回答吧！」

「你再仔細瞧瞧那個神牌。」

這回，胡立民瞧清楚了，神牌左下角署名的是一個日本女人的名字「井口貞子」。而且自稱胞妹。

「怎麼會平空鑽出一個日本胞妹來？」胡立民眉峯緊鎖，喃喃自語着。

文勝男幽幽地一嘆，道：「胡先生，你對自己的未婚妻，瞭解得太少了。」

「妳，妳就是井口貞子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可是，文勝男是道地的中國人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

「那妳爲何要取一個日本名字，而且，我從來沒聽勝男說過，她有一位長得一模一樣的胞妹？」

「我姊姊可能是不知道，也可能是知道一點，而不願意，或者是沒機會說。」

胡立民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好，我現在聽聽妳的解釋。」

井口貞子輕輕一嘆之後，才沉思着接道：「我們是雙胞胎，從小就長得一模一樣，而只有用衣服的顏色來分別誰是姊姊，誰是妹妹，可是，當我們還不到週歲時，我就被一個日本人拐走了。」

「哦……」胡立民情不自禁地，驚「哦」出聲。

「所以，我從小就只知道自己是一個道地的日本人，一直到現在奉軍部命令，派來上海工作的前夕，我那義父，也就是那個將我拐到日本去的人，可能是天良發現，才將我的眞實身世告訴我。」

「妳？妳是日本軍閥派來的女間諜？」胡立民的語聲中，有着太多的驚訝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妳不怕我殺了妳？」

「我要是怕你殺我，也就不會告訴你這些啦！」

胡立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抑平心中的激動之後，才冷然接道：「好，繼續說下去。」

「瞧你這德性，就像是位軍法官在審問我這個女間諜似地。」她似笑非笑地斜睨着他。

「我沒心情和妳開玩笑。」

「我也是。」井口貞子臉色一整道：「想知道一些甚麼，還是由你自己發問吧。」

胡立民一臉肅容，沉思着接道：「方才我所提出的問題，已只剩下一個勝男的死因還不曾解答，但現在，我既然知道妳是日本的女間諜，這問題就只好暫時押後了。」

「唔！先公後私，你很有愛國心。」她仍然有點似笑非笑，好像是恭維他，也好像是揶揄他。

胡立民不理她這種捉摸不定的態度，只是目光深注地，沉聲說道：「說！妳現在認爲自己是中國人，還是日本人？」

「當然是中國人。」

「那你爲何還要替日本軍閥當間諜？」

井口貞子幽幽地一嘆道：「胡先生，你畢竟太嫩了，作爲一個間諜，即使是在自己的父母夫妻之間，也不能洩漏身份，但我竟然在你面前洩漏了，這是表示一些甚麼呢？」

胡立民微微一呆，道：「這是說，妳已不替日本人作間諜了？」

「不！我仍然是一個日本女間諜，不過，從此刻起，我要利用我這特殊身份，替自己的祖國效力。」

「很難得，妳還不忘本，只是，這一份誠意，却還難以令人相信。」

「時間會給我證明一切的。」

「妳是純粹的中國人，這一點，日本特務知道嗎？」

「當然知道。」井口貞子苦笑道：「也就是因爲他們知道我的眞實身份，我才有機會混到天狗幫中來。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才凄然一笑道：「說到這裏就該說到我姊姊的死因了，我姊姊之死，日本特務是劊子手，但嚴格說，我却等於是間接的殺人兇手。」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胡立民的臉色，一下子變得很難看。

「因爲。是日本特務事先將我姊姊毒死之後，才要我順理成章地，冒充她的身份的，所以，如果我姊姊沒有我這個孿生的妹妹，她是不會死的。」

胡立民目注那具棺木，冷然地問道：「所以，他們不便安葬，而將她停厝在這兒？」

「這只不過是原因之一，另一半却是出於我的要求。」

「這麼說來，天狗幫的老大，也是日本人的走狗？」

「應該說，整個天狗幫，也是日本特務所支持的一個外圍組織。」

「該死的忘八蛋！」胡立民怒叱一聲之後，却忽有所憶地，注目問道：「那麼，他們對於我和勝男的關係，也應該是早就調查清楚的了？」

「不對。他們並不知道這些。」

「那麼，妳將我帶到這兒來，不怕他們對妳起疑？」

「不會的，因爲，我是奉命行事。」

「奉命要我作殺死金立的劊子手？也奉命帶我到這兒來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這是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。」井口貞子正容接道：「他們對你和朱天佑的身手很欣賞，但對你們的來歷，却深表懷疑。」

「懷疑我們是政府的工作人員？」

「是的，他們認爲你們二位中，總有一個是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。」

「我希望我能有這一份殊榮。」胡立民苦笑了之後，又注目問道：「他們要妳帶我到這兒來，打算如何安排？」

井口貞子笑了笑道：「他們的指示是：明裏吸收，暗中監視，必要時加以清除。」

胡立民冷笑一聲道：「打得好如意算盤！妳，打算如何進行呢？」

井口貞子笑道：「目前，我還是日本間諜的身份，當然應該服從他們的命令，所以，我才特別將你請到這兒來，希望你們二位能絕對信任我，跟我合作。」

「如何合作法？」

「表面上，你們二位是我的助手，一切都聽我的命令行事，懂嗎？」

「我懂，不過，這樣一來，妳會冒着很大的危險。」

「應該說是冒着生命的危險，而且，我們三人的處境都是一樣的。」井口貞子輕輕一嘆，道：「由於我本來就是中國人，他們不會過於信任我，至於你們二位，也決不會放鬆對你們的監視，所以，今後，我們的行動，都必須格外當心，只要稍微出點紕漏，後果，就不堪設想。」

「這些，我懂得。」胡立民點點頭，又注目問道：「妳說，他們也不完全信任妳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是否也有人在暗中監視你的行動？」

「有的，那個人就是紅玫。」

「紅玫？她也當上了漢奸？」

「不！她是道地的日本人，却有一個中國人的身份，和我的情況恰好相反。」

「這可眞是聞所未聞的事。」他苦笑着。

「你既然淌進這塘渾水了，以後，遭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，還多着哩！」

胡立民又苦笑了一下，才注目問道：「紅玫既然是日本人，那麼，她給我們消息，讓我們順利奪得那四箱毒品的事，也是故意這麼作的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井口貞子點點頭道：「那四箱海洛英在天狗幫手中，也就等於是在日本特務手中，他們只不過犧牲幾個外圍份子，就放鬆出你們二位的份量來，又何樂而不爲哩！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又注目問道：「還有什麼問題沒有？」

「請讓我冷靜地想一想。」胡立民沉思少頃之後，接着說道：「既然已經開誠佈公，而且已成了一家人，那麼，那位天狗幫的老大，究竟是誰，長的是什麼模樣，該可以告訴我了吧？」

井口貞子苦笑道：「說來你可能不會相信，到目前爲止，這些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你們等於已是夫妻了，爲什麼也會不知道？」

「這個人太神秘了，他平常跟我談話，甚至於兩人同床時，他臉上都是戴着一副膠皮面具。」

胡立民呆了一呆，說道：「這魔鬼可眞够精！」

「據我所知，恐怕只有兩個人知道他的眞實面貌。」

「那是誰和誰？」

「那是天狗幫的老二李唐，和日本特務機關長高原英二中校。」她輕嘆一聲，又道：「那魔鬼可能經常在你我週圍，但我們却沒法識破他的身份，所以這個人，比日本特務更爲可怕。」

胡立民沉思着接道：「至少你可以由身材和口音兩方面，估出一個大概來。」

「說得有理。」井口貞子苦笑道：「但你要明白，身裁相同的人太多，而口音方面，却是可以改變的。」

胡立民也苦笑一聲，道：「好，這些暫時不談。」

「還有什麼要問的嗎？」

「此刻，我心亂如麻，也不知該問什麼才好。只好暫時擱下吧！」他目注他未婚妻的棺材，忽然雙眉軒，沉聲道：「抱歉！現在我必須檢驗一下勝男的遺體。」

一着棋差身犯險

「不可以！」井口貞子連忙搖手制止，並注目問道：「你還是不相信我？」

胡立民聲容俱莊地接道：「是的，茲事體大，我不能不特別小心求證。」

「可是，我不能不特別提醒你。」井口貞子也正容說道：「我姊姊的遺體，是由日本人特別以防腐藥水處理，然後再予以密封的，一經開棺，藥力發散，她那美好的面容，也將立即消失，你忍心這樣作嗎？」

「可是，教我怎能完全相信妳的一面之詞哩！」他，眉峯緊鎖，面孔也扭曲着。

「我有辦法。」井口貞子上齒咬着下唇，美目一轉，才含笑問道：「你和我姊姊，已經有過肉體關係？」

「妳怎麼知道的？」他的神情中，有着三分的驚訝，和七分的懊怨。

「想當然耳！」井口貞子似非笑地接道：「你既然要開棺檢屍，那是表示你知道她身上的某些特徵，是嗎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一個女兒家身上的特徵，除了和她有過特殊關係之外，又怎會知道哩！」

「……」他算是更進一步的默認了。

「說說看，我姊姊的身上，有些什麼特徵？長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她……她的肚臍左下方寸許處，有一顆黃豆大小的朱砂痣。」

「記得這些就好。」她沉思了一下，才注目問道：「你的心中，仍認爲我就是你的未婚妻？所以，對於我所說的一切，也抱着懷疑的態度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好。你跟我來。……」

三分鐘後，井口貞子偕同胡立民進入二樓上的一間華麗的寢室中。一進門，井口貞子立即關上房門，並迅疾地解除她身上的衣服。

胡立民入目之下，不由駭然地問道：「妳？妳要幹什麼？」

「我讓你親自查驗一下，是不是你的未婚妻。」井口貞子還是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
「不不……」胡立民雙手連搖，訥訥地接道：「這……這不可以。」

井口貞子格格地微笑道：「別那麼緊張，我不是老虎，不會吃人，你也不是沒見過女人的處男，是嗎？」就這說話之間，她已脫得寸縷全無。

一個像象牙雕成的美好胴體，纖毫畢露地，呈現在胡立民的眼前。

胡立民不敢多看，却又忍不住地，不能不多看幾眼，因而一時之間，顯得張皇失措地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井口貞子却是滿不在乎地含笑自語着：「現在，你可以瞧個清楚，我這肚臍眼的左下方寸許處，是否有一顆黃豆大的朱砂痣？……沒有，是嗎？……你再仔細瞧瞧，這兒是否有什麼動過手術割除的痕跡？……也沒有……那麼，這證明我的確不是你的未婚妻，而是你的小姨子。」

胡立民畢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。此情此景之下，縱然他極力以理智抑制自己的衝動，也有力不從心

之感。因而一時之間，意亂情迷地，根本沒聽到對方在說些什麼。

當胡立民掙得面紅耳赤，不知如何自處之間，井口貞子却是柳腰款擺，肥臀輕搖，緩步逼向他身前。

她那胸前的高聳雙峯，一步一震顫，震顫得胡立民全身的細胞，都快要爆裂了。

而且，她還故意自己撫弄她的酥胸，媚笑道：「對了，你且比較一下看，我的胸脯，是否也比我姊姊的要豐碩得多？」

她那美好的胴體已偎向他的懷中，在他耳邊吹氣如蘭地呢聲說道：「別發呆了，作得像個男子漢一點，抱着我，抱着我上床上。」

「不可以，妳……妳是我的小姨子呀！」他總算掙出兩句話來，並退後一大步。

「傻瓜！」她跟上一步，纖指一點他的鼻尖，道：「姊夫戲小姨的風流韻事多着哩！一箭雙鵰，正是很多男人夢寐以求的好事呀！」

胡立民一挫鋼牙，强行抑制住自己那熾烈的慾念，沉聲喝道：「貞子，別忘了妳我都在龍潭虎穴之中！」

井口貞子幽幽地一嘆，道：「正因爲我們置身龍潭虎穴之中，才更應該及時行樂呀！今天，我們能在一起放蕩形骸，明天，說不定……唉！」

說到這些，胡立民儘管是玉人在抱，但他那被挑起的慾念却眞是減下去了。並低聲說道：「貞子，妳要冷靜一點，妳想想看，勝男的屍骨未寒，妳我怎可以這麼荒唐。」

井口貞子仍然是像扭股糖似地纏住他，幽幽地說道：「這些，我知道，我有我的想法，爲了多難的祖國，也爲了替她復仇雪恨，你我都冒着生命的危險，我想，她不但不會責怪我們，而且還會同情我們，更會贊成我

們這麼作的。」說着，她已以熟練的手法，卸除了胡立民身上的外衣。

胡立民木然呆立，像一個木偶，一任對方擺佈着。

終於，兩個人變成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了。

她，將整個胴體貼了上去，膩聲說道：「什麼都不用想，現在，你是亞當，我是夏娃，抱着我……上床去……」

胡立民那用理智築成的堤防完全崩潰了。

他突然托起她的嬌軀，快步走向床前……

就這緊要關頭，房門上忽然傳來那門房老頭的語聲道：「六姨太，二爺有請。」

「該死的忘八蛋！」兩個人都在心中詛咒着。

井口貞子並揚聲問道：「人在那兒？」

「在下面客廳中。」

「好，我馬上就下來。」她向他苦笑着，低聲說道：「快穿好衣服，我們一起下去。」

胡立民仍然躺着沒動，只是低聲問道：「貞子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該先弄明白，妳帶我到這兒來，老大知不知道？」

「當然知道。」

「他會不在乎？」

「一頂綠頭巾又壓不死人，他有什麼好在乎的，何況，我是奉命行事，他就是想在乎，也不敢。」她侃侃

而談，顯得理直氣壯。

「那麼，我們也不必介意老二的趕來，讓他多等一會吧！」

井口貞子一指點向他的鼻尖，媚笑道：「方才，你拿足架子，現在卻又撒起賴來，你呀……哼！」

隨着這一聲嬌「哼」，她像一條泥鰍似地，由他的臂彎中滑了出去，然後正容說道：「你要明白，我們不是怕他，而是他此行，必然是有緊急事情……」

× × ×

十分鐘後，胡立民，井口貞子二人，已是衣冠楚楚地，進入樓下的客廳中。

一位身裁高大，顯得不怒自威的中年人，早已起身含笑相迎。

此人就是天狗幫的二爺李唐。

儘管他在天狗幫中，坐的是第二把交椅，又是生活在十里洋場之中，但他的生活，却似乎並未隨之西化，因爲，他穿的還是一襲道地的中國長衫。

而且，爲人也很隨和，不等胡立民開口，他已首先趨前，緊緊地握着健腕，歉笑道：「我就是李唐……」目光同時向井口貞子一掃，接道：「六姨太，胡老弟，很抱歉，我不得不打擾二位。」

井口貞子還是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情，抬手一掠鬢邊的頭髮，嬌笑說道：「二爺別客氣，快請坐呀！」

她自己首先坐了下來，向着李唐未語先笑地，問道：「二爺，如果我的猜想不錯，一定是又有了什麼緊急事故？」

「是的，否則我也是不便前來打擾了。」

「啊！那究竟是什麼事？」

李唐目光一掠坐在他身邊的胡立民，歉笑道：「六姨太，我要先知道妳和胡老弟談判的情形。」

「胡先生本人已無問題，已算是眞正的一家人了。」

「那位朱老弟呢？」

「朱先生那邊，胡先生還沒跟他聯絡過，不過，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那我就可以放胆直言了。」李唐停了一下，才苦笑道：「六姨太，金老三雖然給料理了，但那六箱海洛英，却也同時泡了湯。」

井口貞子顯得很震驚地，注目問道：「又是半途出了紕漏？」

「是的，又是蝙蝠的傑作，這回是眞正的蝙蝠，絕非有人冒充字號。」

「人員有無損失？」

「還好，沒人傷亡，只是被點了穴道。」說着，並向胡立民投過神秘的一笑。

胡立民自然明白對方這一笑的作用。

因爲，昨宵在匯中飯店時朱天佑曾經露過一手在江湖上幾已失傳的絕技——點穴手法。

胡立民是與朱天佑一起混進天狗幫的，所以，不管胡立民是否也會使點穴手法，但在別人的想法中，他們兩人既然是盟兄弟，則朱天佑所會的，毫無疑問地，胡立民也必然會。

如今，半途將六箱海洛英刼走的蝙蝠，既然也會使點穴法，如果在另一種情況之下，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必然會受到池魚之殃。

但目前，他却不必担心這些。至少，他本人可以毋須担心，因爲，在那六箱海洛英又被半途刼去的時間中，他幾乎是完全在刁拱北的陪同之下，共同策劃如何對付金立的行動。

至於朱天佑，他也相信其不是蝙蝠，不會，也不可能單獨行動去冒充那位神秘的蝙蝠。

所以，儘管李二爺的這一笑，笑得頗爲神秘，但不曾作過虧心事的胡立民，却是一派安詳。

井口貞子也目注胡立民笑道：「胡先生，在這一段時間中，幸虧一直都有人陪伴着你，否則，你也難免有蝙蝠的嫌疑了。」

「這話從何說起？」

「因爲，昨宵事實證明，朱先生會使點穴法……」

「可是，我不是朱先生。」

「不錯。」李二爺插口接道：「胡老弟不是朱先生，但你們却是盟兄弟，何況，點穴手法是一種武林中的獨門絕藝，尤其是這年頭，懂得這一手法的人，可的確是太少了。」

「那麼。」胡立民注目問道：「二爺是認爲我朱大哥有嫌疑。」

李二爺笑了笑，道：「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，但我可以給他證明，一點嫌疑都沒有，這也是我方才向你笑的原因。」

接着，却是神色一整道：「現在言歸正傳，方才我接到大爺的電話指示說，貨色丟了不要緊，要緊的是如何快點將蝙蝠找出來，這一任務就落在胡老弟與朱老弟二人身上……」

井口貞子插口接道：「可是，朱先生目前還不能算是我們的核心人員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李二爺冷然接道：「這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，胡老弟既已同意，他作盟兄的不同意還行嗎！」

胡立民苦笑了一下道：「二爺說得是，我一定將這利害關係向朱大哥特別加以開導。」

「唔！大爺還希望二位，最好是在一個星期之內，能找出端倪來。」

「好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」

李二爺目光一掠井口貞子和胡立民，神秘地笑道：「胡老弟，我還可以提供你一個最新的消息，也可能是最可靠的消息，不妨多多注意一下三一三工作站的人員。」

「二爺，三一三工作站，是一個怎樣的工作站？」如果胡立民是故意裝羊，那他目前這一份表演功夫，該算是登峯造極了。

「胡老弟居然連三一三工作站這個名稱都不曾聽說過？」

「是啊！」

「那是中央政府派駐上海地區的一個情報單位。」

「啊！」胡立民顯得非常震驚地道：「二爺認爲蝙蝠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員所喬裝？」

李二爺聳容俱莊地道：「不是我個人認爲，而是根據日本的特務機關長的特別情報。」

胡立民不由地喃喃自語道：「這個……可實在太困難了，我雖然不知道三一三工作站的情形，但對於中央的情報人員，却早已聽到傳說，他們個個神出鬼沒，本事大得很，像我和朱大哥這樣的門外漢，要想向他們作工作，那不是在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嗎？」

李二爺點點頭，道：「胡老弟說的也是實情，不過，這些你可不用担心，到時候，自有高明人物給二位指點。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又正容接道：「現在，我要特別提醒你胡老弟一聲，從現在起，你和朱老弟二人，等於是象棋盤上過了河的卒子，只能向前，不能退後了。」

井口貞子也正容接道：「不錯！向前大家都有好處，退後則只有死路一條。」

「這個我知道。」胡立民苦笑着。

「那麼，胡老弟立即去和朱老弟商量一下，快去快回……」

「何必那麼費事，打電話去將朱先生請到這兒來，不是省事得多嗎！」井口貞子插口打斷李唐的話。

在六姨太面前，李唐的二爺架子可端不起來，聞言之後，連聲諂笑着道：「是是……六姨太說得有理。」

「胡先生，去給朱先生撥一個電話，請他馬上到這兒來。」井口貞子向胡立民揮着手，並向李二爺注目問道：「二爺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還記得嗎？」她的語氣固然很不客氣，而那平常足能勾魂攝魄的美目中，更是迸射着一股懾人寒芒。

李二爺禁不住由心底裏打了一個寒噤，諂笑着問道：「六姨太是說……」

井口貞子冷然截斷他的話，道：「二爺，你是俗語所說：『半空雲裏掛口袋，裝風（瘋）』，我特別提醒你：女人是水作的，水能載舟，也能覆舟，你明白嗎？」

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」李二爺連連點頭。

「我還要提醒你二爺，日本女人溫柔的時候像一隻小貓，但有時候，她却比老虎更爲厲害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我已經領教過了。」李二爺只有苦笑的份兒。

「那麼，對於我所交待的任務，必須如期完成！」

「是的，我一定勉力以赴……」

這當兒，胡立民靜立一旁，瞧瞧井口貞子，又瞧瞧李二爺，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。說來這也難怪，井口貞子和李二爺所談的，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但究竟重要到什麼程度，却只有兩個當事人心中明白。

在旁人聽來，可說是有如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。……

井口貞子「唔」了一聲，美目移注胡立民，媚笑道：「電話打通了？」

「是的，他馬上就來。」

「那麼，坐下來，咱們談點輕鬆的……」

× × ×

二十分鐘過後，朱天佑匆匆地趕了過來。

經過井口貞子將其向李唐介紹過後，隨即向胡立民說道：「胡先生，你和朱先在這兒單獨談談，我和二爺暫時廻避一下。……」

朱天佑連忙插口接道：「六姨太和二爺都不必廻避，朱天佑自信事無不可對人言……」

「朱先生，我想，我和二爺還是廻避一下爲妙。因爲，朱先生雖然並無不可對人言之事，但胡先生即將提出的問題，很可能使你有些話，沒法當着我們的面前，說出口來。」井口貞子含笑而言，而且笑得非常神秘。

朱天佑似乎怔了一下，然後才向胡立民注目問道：「兄弟，眞有那麼嚴重嗎？」

胡立民點點頭，道：「是的，六姨太的話，並沒誇張。」

朱天佑淡然一笑，說道：「那也不要緊，即使有人要勸我當漢奸，作賣國賊，我也是該說什麼，就說什麼，六姨太和二爺，都不必廻避了。」

「朱老弟，別說得那麼難聽，好嗎？」李二爺一臉尷尬的苦笑。

朱天佑目注胡立民，沉聲問道：「說！究竟要我幹什麼？」

井口貞子搶先嬌笑道：「朱先生，別那麼緊張好不好？」

接着，却向胡立民笑道：「胡先生，醜媳婦難免見公婆，我看，你還是直截了斷的說出來吧！」

胡立民這才囁嚅地說道：「大哥……天狗幫是……是日本特務的外圍組織。」

朱天佑身軀一震，疾聲道：「誰說的？」

「是……六姨太說的。」

「你叫我來，就是要告訴我這些，也希望我下水？」

「是的。……」

「你自己已經答應了？」

「不錯……」

朱天佑霍地站起，滿臉痛苦神色地道：「胡立民，我沒想到你竟然是這樣的一塊料，人家叫你當漢奸，你也答應了，古人有割袍斷義的先例，此刻，我沒有穿長袍，無袍可割，只好口頭說明，你我結盟之義從此一刀

兩斷！」

說完，掉頭就走，將一個滿臉苦笑的胡立民僵在那兒，有如泥塑木雕似地。

倒是井口貞子與李二爺顯得無比的鎮靜，居然以局外人的姿態，臉含微笑，看着呆若木鷄的胡立民，又看着大步走向門口的朱天佑。

朱天佑剛剛走到門口，就被兩枝快慢的機槍管給擋住了。

不！以朱天佑的身手之高明，兩枝快慢機，未必能攔得住他。

此刻，他目光所及，除門口的兩枝快慢機之外，大廳外，花圃中，至少有六枝手槍在瞄準着他。

朱天佑再强，也畢竟是血肉之軀，因此，在形勢不饒人的情況之下，只好停了下來。

李二爺笑了，笑得好開心。

他，右手撥弄着一枝小巧的左輪，目注朱天佑，道：「朱老弟畢竟是聰明人啊！」

胡立民由驚愕中回過神來連忙道：「二爺，千萬別動傢伙，讓我好好勸導朱大哥。」

「朱大哥？」李唐截口嘲笑着：「胡老弟可眞天眞，人家早就跟你割袍斷義了，你憑什麼還叫他朱大哥，又憑什麼去勸導他。」

緊接着，又向朱天佑笑問道：「朱先生，你說是嗎？」

朱天佑表現得非常沉着，只是冷冷地一笑道：「二爺，大家都是跑碼頭的人，所謂盜亦有道，像這種事，怎能强人所難。」

李唐含笑點首道：「我承認你的話有道理，但我們這一行很特殊，你既然知道了這一秘密，就只有兩條路

可走，一條是生路，跟我們合作。……」

「不合作就是死路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朱天佑冷笑一聲道：「李唐，你以爲我已經只有引頸受戮的份兒？」

「唔，」李唐輕輕一「唔」之後，立即沉聲喝道：「朱天佑，轉過身去，舉起手來。」

「爲什麼不一陣亂槍，將我解決掉，不是很乾脆嗎？」一面對死亡，他仍然了無懼色。

「因爲，你還暫時不會死。」李唐陰笑。

「我可以知道原因嗎？」

「原因很簡單，你的身手很高明，我們還有借重你的地方。」

「這主意很新鮮。」朱天佑軒眉朗笑道：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樣的借重我這個不願意出賣靈魂中國人。」

說完，他居然自動舉起手來，並含笑說道：「來吧！我身上的玩藝兒很多，你可得當心一點。」

「多謝你提醒我，我李唐還不是一個不曾見過世面的人……」

他，邊說邊小心地走向朱天佑的背後，右手中的左輪抵着朱天佑的背心，左手却向朱天佑隱藏手槍的左脅下摸去，一面並低聲笑道：「朱老弟，你可得乖一點呀……」

朱天佑的確表現得很乖。

李唐的話聲未落，朱天佑以一個非常優美，也非常快速的動作轉過身來，右手接過李唐的手槍，左手很自然地環住李唐的頸子，淡然笑道：「二爺，我們合作得很好呀！」

朱天佑的動作固然是快速得出奇。而李唐所表現的馴服，更是令人詫異。

他，像是喝了過量的酒，也像是服過什麼麻醉劑似地渾身軟綿綿地一任朱天佑擺佈着。

不過，由他那充滿驚懼的臉色與眼神中判斷，他的神志，應該是很清醒的。

這情形，不但使客廳外面的槍手們和胡立民目瞪口呆，就是見多識廣的日本間諜井口貞子，也爲之秀眉頻蹙地，欲語還休。

一時之間，客廳內外，如死一般的寂靜。

倒是李唐首先打破沉寂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準備將我怎麼樣？」

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强龍不壓地頭蛇，我能將你怎麼樣呢！不過是借重你二爺虎威，讓我平安離開這個龍潭虎穴而已。」

「這好辦，這好辦……」李唐連連點頭。

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」朱天佑也連連點首。

「朱先生，我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嗎？」井口貞

「六姨太請說，只要是能够回答的問題，我一定詳爲解答。」

「那我先謝了！」井口貞子淡笑着接道：「你，是不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？」

「我也望能有這一份殊榮。」

「這是說，你並非中央政府工作人員？」

「是的，我自己也感到非常遺憾。」

「那麼，你和蝙蝠有什麼淵源嗎？」

「這下子妳可猜對了。」朱天佑含笑接道：「我不妨坦白告訴妳，蝙蝠是我，我就是蝙蝠。」

李唐不由駭然地插口問道：「眞的？」

「信不信由你。」

「你爲什麼要跟我們天狗幫作對？」

「我不是跟天狗幫作對，只因你們老大卓某人，**與我深似海恨比天高**。」

他這幾句話，算得上是聲色俱厲，使得李唐幾[illegible]俗地打了一個寒噤。

井口貞子秀眉微蹙地，插口問道：「朱先生，你[illegible]方面的仇恨，能否先行告訴我一聲？」

「我爲什麼要先行告訴妳？」他的目光像兩把利劍似地，凝注着她。

「我是一番好意。」井口貞子訕然地笑道：「你們中國的江湖上有一句很具眞理的俗語，冤仇宜解不宜結，所以我想，當我知道事實經過之後，我將盡一切力量，替你們雙方化解化解……」

對於井口貞子的話，朱天佑似乎只注意到「你們中國……」等幾個字，因而不等對方說完，立即截口問道：「妳也是日本人？」

「是的，這些，本來該由胡先生告訴你的，但他來不及說明，你就翻臉了……」

「那麼妳不是胡立民的未婚妻文勝男？」

「唔……朱先生如想知道這些，最好請坐下來，咱們心平氣和的談談，可好？」

「妳我之間，沒什麼好談的。」朱天佑一手持槍，一手揪住李唐的領子，沉聲接道：「二爺，勞駕你送我一程，走！」

一面挾持李唐走出門外，一面頭也不回地說道：「六姨太，妳最好是吩咐他們，安份一點！」

井口貞子苦笑道：「二爺在你手中，即使我不吩咐，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，不過我要警告你，別自以為了不起，怎麼說你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中去。」

「哼！咱們走着瞧吧……」

他，挾持着李唐，昂首闊步地，穿過大廳，儘管週圍至少有七八枝手槍瞄準着他，但在投鼠忌器的情況之下，却只有眼睜睜地看着他離去。

當他們步下台階，穿過院落，走向大門外途中時，李唐一見四週的人都離得很遠，因而以最低的語聲向朱天佑說道：「朱老弟，要想向咱們老大尋仇，你必須和我合作才行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，只有我才知道他的行踪。」

「這話，我可以相信，但你為什麼要和我合作，你且說理由很簡單，我要取代他的地位。」

「唔……這倒不錯，我復仇，你爭權。」

「怎麼樣？有意思嗎？」

「讓我考慮一下。」

「以後我如何找你？」

「不用你找我，我會找你的。……」

說話間，兩人已走出大門，到達朱天佑自己的座車前，朱天佑立即話鋒一轉，以普通腔調沉聲說道：「二爺，請吩咐跟在後面的那些槍手，統統轉回室內去，我的汽車引擎一經發動，你就恢復自由了。」

當李唐將那些遠遠地跟在後面的槍手打發回去時，朱天佑已倒退着，一手持槍指着李唐，一手將車廂門打開，登上了駕駛座。

李唐苦笑了一下，悄聲問道：「什麼時候給我答覆？」

「三天之內。」朱天佑已發動引擎，汽車也隨之徐徐地向前滑動，並揚聲喝道：「二爺，向後轉，快步往回走……」

當李唐如獲大赦似地，轉身奔向別墅的大門內時，朱天佑的座車，已「都」地一聲，絕塵而去。

可是車行不及二百公尺，朱天佑却自動將車子在道旁停了下來，並苦笑一聲，說道：「這是我最大的疏忽，上車之前，不曾向車廂內察看一下。」

原來他已由反光鏡發現車廂後座忽然冒出兩個不速之客，分別以手槍瞄準着他的頭部和背部，所以才索性自動停下車來。

那兩個不速之客，一個是刁拱北，一個是刀疤邱七。

刁拱北淡然一笑道：「如果天狗幫像旅館一樣，由你朱老弟愛來就來愛去就去，那我們就用不着在上海灘上混啦！」

「別說風涼話，朱天佑已經認栽，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！」他仍然表現得那麼鎮靜。

「別慌，究竟如何處置你，還得聽候大爺的吩咐才行。」一扭頭，向一旁的刀疤邱七喝道：「邱七，繳了他的手槍，將他銬上。」

「是……」刀疤邱七打開車廂門，走向前座。

「朱老弟，你可得安份一點。」刁拱北以手槍抵着朱天佑的後腦，沉聲警告着。

「我已算是束手就擒了，還要怎麼安份法？」朱天佑苦笑着聳聳肩。

刀疤邱七向着他歉笑道：「朱爺請原諒，我是奉命放肆。」

「目前，我是階下囚，你毋須客氣，該怎麼作，就怎麼作就是。」朱天佑仍然是一派安詳。

刀疤邱七很熟練，也很快速地，將朱天佑身上的手槍，匕首，都搜了出來，並順手給他上了一副特製的手銬。

「給他戴上墨鏡，」刁拱北命令着。

那是一副特大號的墨鏡，是塗上墨汁的眞正墨鏡。當然，任何人戴上這麼一副墨鏡，都暫時變成瞎子了。因此，朱天佑禁不住苦笑道：「將我的眼睛蒙起來不是更乾脆嗎？」

刁拱北笑了笑道：「那要看什麼時候，和什麼地方，現在是大白天，又是在大街上，自然是以戴墨鏡比較適宜。」

「你要帶我去到那兒？」

「到了那兒，你就知道啦！」

刀疤邱七歉笑道：「朱爺，請坐到旁邊去，暫時由我來開車。」

朱天佑一面挪向駕駛座旁的位置，一面笑道：「邱七，你太客氣啦！」

「俗語說得好：禮多人不怪呀……」邱七僞笑着。

車子重行開動了。刁拱北仍然以手槍抵着朱天佑的背部，低聲警告着：「朱老弟，我特別提醒你，可別動什麼歪腦筋。」

朱天佑以著帶揶揄的口氣笑道：「刁爺，這可太難了，我的腦子裏要想些什麼，連我自己都控制不住，你又怎能加以限制哩……」

× × ×

當汽車停下來，朱天佑被刀疤邱七扶持着進入一幢巨宅之後，除下墨鏡時，發覺自己是置身在一間陳設極盡豪華的起居室中。

他，抬手看看手表，是午後兩點十分。

略一定神，才游目四顧，刀疤邱七不見了，陪着他的是刁拱北。

同時，他也注意到，這房間好像是某一高級大飯店的豪華套房，他目前存身之處，是用屏風隔開的一間具體而微的小客廳。

由於他的視綫剛好被屏風擋住，屏風那邊是什麼情景，自然是完全看不到，只是隱約地可以聽到，隔室中傳出來的男女調笑聲。

這剎那之間，他的感慨是無窮無盡的。

試想：由上午十時到目前，這短短四個鐘頭零十分的時間內，由在國際飯店中與紅玫的旖旎風光，日本特務的搏鬥，到別墅中與胡立民翻臉，以及眼前自己成爲任人處置的階下之囚，這變化有多大，又有多快！

坐在他對面，仍然持着手槍監視他的刁拱北，態度仍然很認眞，一點也不曾因他已解除武裝，並已加上手銬，而暑顯鬆懈。

朱天佑入目之下，不由冷然一哂，道：「還那麼緊張，是怕我會變戲法？」

刁拱北訕然一笑道：「這是你的光榮，你應該引以自豪才對。」

「這是誰的房間？」

「馬上你就可以知道啦！」

浴室內忽然透出一聲嬌笑，道：「好了，別胡鬧了，外間還有貴客在等着哩！」

這回，朱天佑聽清楚了，那是六姨太井口貞子的語聲。

他，方自心中一動之間，另一個暑顯沙啞的男人語聲笑道：「貞子，那是一個任憑宰割的階下之囚，怎能算什麼貴客哩！」

「你忘了，刁先生也在。」

「刁先生是自己人，沒關係，來，讓我親親……」

「不嘛……唔……」

這一聲輕「唔」，足以令人盪氣回腸，靈魂兒爲之飛上九霄。

眼前的刁拱北，就被這一聲輕「唔」，「唔」得悠然神往弛，想入非非了。

倒是朱天佑表現得一派安詳，儘管井口貞子的那一聲輕「唔」，是表現得那麼淫蕩，那麼惹火，但他却只是眉峯微蹙，向刁拱北問道：「刁爺，那男的就是你們大爺卓槐？」

「不錯。」刁拱北隨口回答一聲之後，却又忽有所憶地，立即注目問道：「你……你竟然知道我們大爺的姓名？」

「這也值得大驚小怪嗎？」朱天佑披唇一哂道：「看情形，方才我和你們李二爺的談話，你都不知道？」

「是的，我只於電話中聽到大爺的指示，說你已經叛變了，要我設法生擒你，送到這兒來。」

屏風那邊傳來一個威嚴的語聲問道：「拱北，你在跟誰說話？」

「回大爺，我是在和朱天佑說話。」刁拱北滿臉諂笑。

「啊！朱天佑，」那威嚴語聲的詞鋒轉向朱天佑：「聽說你就是蝙蝠？」

「不錯。」朱天佑冷然回答着。

「你是爲了要向我尋仇，才特別跟我作對的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暑爲停了一下，那威嚴語聲才輕輕一嘆，道：「作爲一個黑社會的頭子，可能會于不自覺間，結下很多仇家，你且說說看，你我之間，究竟有些甚麼深仇大恨？」

朱天佑冷笑一聲道：「卓老賊，你想想你生平最大的一件虧心事看？」

「我已承認有不少仇家，但却不曾作過甚麼虧心事。」那位大爺似乎在苦笑着。

朱天佑冷笑一聲叱道：「卓老賊，你過來，咱們面對面談。」

「用不着。……」

「你不敢過來，以爲我也不敢過去嗎！」他霍地站了起來。

「不許動！」

朱天佑剛剛站起，立即被刁拱北的手槍給迫回原座了。

不過，由于那男的正在吻着井口貞子的香腮，因而沒法看到那男的的面部。

而且，時間方面實在太匆促了，僅僅是那麼匆匆地驚鴻一瞥。

儘管此刻的朱天佑是懷着滿腔的復仇怒火，但目睹這一個活色生香的畫面，也不由使他爲之怦然心動，却又不得不咬牙怒哼一聲：「無恥狗男女！」

只聽得那大爺的語聲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朱天佑，你畢竟太嫩了，金聖嘆說得好：這種事，普天之下，無時無之，無地無之，又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哩！」

這當兒，井口貞子已披着一襲薄如蟬翼，色呈粉紅的絲質睡褸，帶着一陣香風，緩步走了過來，向着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朱先生，請冷靜一點，咱們好好地談談。」

朱天佑冷笑一聲：「妳漫想替我化解？」

井口貞子抬手一掠鬢邊零亂的青絲，神色一整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朱先生是聰明人，須知此時此地，除了

化解外，你已沒有生路。」

「不見得！」朱天佑冷笑着接道：「即使沒有生路，我情願拚着一死，也不會跟仇人妥協……」

屏風那邊傳來大爺的語聲道：「貞子，別跟這小子廢話，回到這邊來，咱們先聽聽這小子跟我結仇的經過吧！」

「好的……」

井口貞子嬌應着，向朱天佑莫測高深地盯了一眼，才扭着水蛇腰，邁着春風俏步，退了回去。

她，雖然穿着一件長褸，但却等於是半裸着的。

那裏面全裸的美妙胴體，幾乎可以一覽無遺。

這情形，對滿懷仇恨的朱天佑，還沒多大影响。

但對那位刁拱北而言，可够嚴重的了。

自始至終，刁拱北的眼睛，就一直盯着她，幾乎連口水都要掉下來了。

這種失魂落魄的情形，自然已完全失去了對朱天佑監視的作用。

如果朱天佑要對他採取甚麼行動的話，這機會是太好了，而且也一定順利成功。

但朱天佑可能是另有顧慮，也可能因爲手上戴着手銬，不便行動，居然這一大好機會，給放過了。

屏風那邊，又傳來井口貞子那逗人遐思的嬌語聲：「不要嘛！現在是甚麼時候……」

那位大爺的語聲邪笑道：「好，我暫時放過妳，待會可要……嘻嘻……」

稍爲停了一下，才沉聲問道：「朱天佑，你說，你我之間，究竟有些甚麼深仇大恨？」

朱天佑一挫鋼牙，道：「卓老賊，你想想看，你目前的財富和地位，是從何而來？」

「那當然是憑我自己的本事掙來的。」

「哼！才不過十五年，對那宗謀財害命的血案，就忘記得那麼乾淨了？」

「我沒工夫和你猜啞謎，朱天佑，有甚麼話，還是直截了斷的說吧！」

「好，你聽着。」朱天佑沉聲接道：「我是力行紗廠的少主，現在，我要收回自己的產業，並替先父復仇……」

那老大的語聲截口笑道：「原來你是朱廠長的少爺，請恕我托大，叫你一聲賢侄，賢侄呀！你可不能隨便聽旁人的挑撥離間，含血噴人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朱天佑截口怒叱一聲之後，才冷笑說道：「我母親親自告訴我的事實，還會有假。」

那老大的語聲沉聲說道：「賢侄，我要特別提醒你，當年令尊之死，雖然社會上沸沸揚揚地傳爲疑案，但法醫的檢驗，法庭的公證，目前仍然是有案可查的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冷笑道：「我母親說，錢能通神，法醫和法院都被你的銀彈打倒了，那些文件不能算數。」

「那麼，你也該查查十五年前的報紙，看看當時的輿論，是怎麼說的？」

「法曹都可以收買，報館的老板，還能不在銀彈之下屈服嗎！」

「還有，令堂當時也沒提出異議，難道令堂也是被我的銀彈打倒了嗎？」

朱天佑切齒說道：「我母親受到生命的威脅，不能不忍氣吞聲，表示屈服。」

那老大的語聲苦笑道：「賢侄，你一定要這麼橫扯，我就沒話好說啦！」

朱天佑冷笑一聲道：「血債血還，卓老賊，你也毋須再說甚麼了……」

那老大的語聲長嘆一聲道：「朱天佑，我仍然珍重與令尊的交情，如你一定執迷不悟，要被別人利用，使我們卓朱兩家的名譽受損，那我就只好以壯士斷腕的心情犧牲你了……」

井口貞子的語聲接道：「你要殺他？」

「我不殺他他會殺我。」那老大苦笑着。

「可是，他已失去殺人的力量。」

「但我可不能放他，放他以後，他仍然會想法子殺我，與其將來被他所殺，倒不如我現在就殺了他。」

朱天佑沒接腔，也沒採取任何行動，只是連聲冷笑着。按說，他已經是處在生死邊緣上的人了，但呈現在他臉色上的，只是一片冷漠，看不出一絲其他的表情。

井口貞子連忙接道：「不！不許殺他！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這是命令。」

「貞子，妳總得說個理由。」

「理由很簡單，他還有利用的價值……」

「利用他？他會受妳利用？」那老大的語聲中，充滿了訝異。

「告訴你不要緊。」井口貞子的語聲嬌笑道：「最近，我們發明了一種注射液，能够使一個人忘了過去的一切，却不影響他的體能和智慧，正好拿他來作實驗品。」

那老大的語聲道：「如眞如妳所說能使他忘記過去仇恨，却又能保持原有智慧和體能，則這個人倒的確大有利用的價值，只是……」

「你還有甚麼顧慮的？」

「如果你們那種神秘的注射液萬一失靈，那後果就太嚴重了。」

「放心。」井口貞子的語聲接道：「我們大日本的醫藥，是世界聞名的，我保證絕對不會出紕漏。」

「那注射液在妳身邊？」

「不！在機關長那邊，我一個電話，就會派人送過來。」

「好，我聽妳的，這小子暫時將他關起來再說……」

他的話沒說完，門外已有人低聲說道：「大爺，田中少佐求見。」

那老大的語聲道：「奇怪？田中怎會找到這兒來？」

井口貞子的語聲笑道：「瞧你，往日的精明到哪兒去了，田中少佐是機關長的得力助手，你的行蹤，既然瞞不過機關長，則田中找上門來，又有甚麼稀奇的。」

「有理，有理，」那老大的語聲苦笑着，然後又揚聲問道：「田中少佐人在哪兒？」

「在樓下客廳中。」門外人恭應着。

「他說過些甚麼？」

「他說是爲了朱天佑而來，並且，馬上要到樓上見您。」

「好，請他上來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門外人恭應着離去，那老大的語聲苦笑了一下道：「貞子，起來吧！快穿好衣服，我不願田中那雙色迷迷的眼睛，老是盯着妳……」

井口貞子的語聲揶揄着嬌笑道：「喲，你也會懂得吃醋……」

可能他們兩人的衣服還沒穿好，田中少佐已敲門而入。

隨在田中後面的，還有三個西裝客，兩個持槍，一個提着一口中型皮箱。

那用屏風隔開的小型客廳，一下子增加四個人，頓時給擠得滿滿的。

朱天佑仍然端坐未動，刁拱北却自動站了起來，一臉諂笑地讓着坐。

由于朱天佑曾經在匯中飯店中，與田中打過交道，田中一見面就奚落他：「朱先生，想不到你也有失風的時候。」

「現在就論成敗，未免太早了一點吧！」朱天佑披唇微哂着。

田中神秘地一笑道：「我知道你們中國人神通也不小，但這一次，我却有把握，敢說是贏定了。」

「是嗎……」朱天佑滿臉不在乎地漫應着。

「是的，即使你像孫悟空一樣，具有七十二變的本領，這回你也逃不出我如來佛的掌心去。」接話的是天狗幫的老大卓槐。

卓槐和井口貞子二人，都已衣冠楚楚地，由屏風內緩步而出。一面和田中招呼着。

朱天佑沒接腔，只是冷眼打量着他這個有着深仇大恨的敵人。

呈現在他眼中的卓槐，身裁高大，兩鬢斑白，雙目炯炯有神，但臉上却誠如井口貞子在胡立民面前所說，是戴着一副質地極薄的膠皮面具。

田中與卓槐客套過後，立即神色一整道：「大爺，我要先向你告個罪，如果我有甚麼放肆的地方，你要多多包涵。」

這神情，這語氣，自然使得卓槐大惑不解地，爲之一楞。

但他還沒回過神來，田中已向井口貞子冷然說道：「貞子，妳已被捕了！」

井口貞子俏臉一變之間，兩個西裝客已舉槍瞄準着她，同聲喝道：「舉起手來！」

這變化，可實在太意外了。意外得使卓槐僵立當場，如同泥塑木雕。

可惜的是：他的臉上戴着膠皮面具，不能瞧到他臉色的變化。

刁拱北的臉色，也是剎時之間，接連數變，瞧瞧田中，又瞧瞧井口貞子。

唯一保持常態的，還是朱天佑。

他，目光凝注天花板，對目前發生的一切，竟然是未見未聞似地。

井口貞子的雙手是舉起來了，但却是抗聲問道：「少佐，我犯了甚麼錯？」

「叛國通敵罪。」田中輕描淡寫地回答。

「有何證據？」井口貞子仍然顯得理直氣壯。

「當然有證據。」田中一點頭：「先將她銬上！」

「個西裝客快步向前，「喨啷」一聲，以手銬將井口貞子銬了起來。

田中示意將井口貞子與朱天佑並坐在一起，含笑說道：「朱天佑，你們中國有句叫甚麼同命鴛鴦的俗語，現在，你們二位就暫時客串一次同命鴛鴦吧！」

朱天佑仍然沒理他，井口貞子却蹙眉說道：「少佐，證據呢？」

「證據在這兒。」田中指着那口中型皮箱，沉聲喝道：「打開它！」

皮箱由西裝客打開了。這回，朱天佑也將目光投注過去。

那是一具大致與收音機近似的機器，但却顯然不是收音機。

井口貞子顯然是不認識這玩藝，目光一掃之下，又蹙眉問道：「這是甚麼玩藝？」

「這是我們剛發明不久的錄音機，可以將說話的聲音忠實地記錄下來，到目前爲止，這一項發明，還是一項軍事機密。」田中得意地笑着。

井口貞子已心知毛病所在了，但她口中却不由脫口而出地問道：「這與我有何相干？」

「妳聽聽就知道啦！」

在田中的指揮下，那具最新發明的錄音機被接上電源，開始播出清晰的語聲來。

還沒聽到三句，井口貞子的臉色已變成一片死灰。

原來錄音機中所播出的，竟然是井口貞子與胡立民二人在密室中的全部談話。

田中目注井口貞子，得意地笑問道：「貞子，這玩藝兒很不賴吧？」

事到如今井口貞子顯然已打算豁出去了。

本來嘛，縮頭一刀，伸頭也不過是一刀，只要將生死勘破了，又有甚麼可怕的。

因此，她反而顯得鎮定下來了。

她，櫻唇微披，「唔」了一聲道：「不賴，不賴，只是，這玩藝兒體積不算小，你是安裝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它是安裝在妳隔壁的儲物室中，但接收器却是裝在妳房間中的壁櫥內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那看門的老頭，也是你們的人？」

「不錯……」田中得意地笑着。

這時，錄音機中播出的是在地下室中，井口貞子正式向胡立民表明身份的那一段錄音。

不過，在聽過密室中那一段錄音談話之後的井口貞子，自然更不會感到驚奇了。

不過，由于錄音談話的播放，將次序顛倒了，因而對朱天佑而言，聽了密室中的錄音，還不太明瞭事實的經過，目前這一段錄音的播出，才使他對井口貞子、胡立民二人有了眞正的了解。

也因爲如此，使得他對井口貞子于有意無意之間，多瞧了幾眼。

但他的神情還是那麼冷漠，沒人能理解他心中，究竟在想些甚麼。

當全部錄音播完時，井口貞子才苦笑了一下道：「眞想不到，那地下密室中，也安裝了這玩藝兒。」

田中皮笑肉不笑地，道：「事實上，妳的座車中，也裝了錄音機，要不要我播放給妳聽聽？」

兩逃虎口閻龍潭

「不必了。」井口貞子輕嘆一聲道：「怪只怪我自己太大意，當我奉命將胡立民帶到那邊去時，我沒預防到你們別有用心。」

田中陰陰地一笑道：「妳本來是够機警，也很够聰明的，只因妳被胡立民的風采所迷惑了，才有這種陣前失風的演出。」

一直靜聽着的朱天佑，忽然插口笑道：「不！這並非主要原因。」

「你懂得甚麼！」田中冷笑着。

「我懂得的不會比你少。」朱天佑滿不在乎地微笑着。

卓槐插口笑道：「少佐，你何妨讓他說說看。」

「唔！」田中目注朱天佑，漠然地說道：「你且說說看？」

「我以爲。」朱天佑侃侃而談：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井口貞子並非眞正的日本人，也因爲如此，所以你們根本不曾將她當作核心人物，不但不曾將已經發明錄音機的消息告訴她，而且，也讓她誤解了你們不知道她姊姊與胡立民的關係，你說是嗎？」

田中連連點首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你很够聰明，看來，咱們機關長的這一着棋，的確是下對了。」

朱天佑笑問道：「你是說，你們機關長要利用我的聰明才智，順便也給你們那新發明的甚麼注射液作一次

實驗？」

「不是實驗，我們早就實驗過了。」田中含笑接道：「應該說是正式派用場，而且不止你一個，包括貞子和胡立民在內。」

井口貞子不由脫口問道：「胡立民也被捕了？」

田中呵呵大笑道：「瞧！妳這話問得多幼稚，所以人不能墮入愛河中，一墮入愛河，聰明也會問出笨話來了。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又含笑接道：「不過，妳不必担心，你們三個都不會死，不但不會死，而且還會活得很愉快……」

朱天佑冷然截口接道：「多謝你的好意。但我個人却不領情。」

田中陰陰地一笑道：「此時此地，能由你作主嗎？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能作主，誰能作主哩！」

「你很够沉着。」田中冷笑接道：「聽說你所領導的那個蝙蝠組織，也的確有兩下子，不過，要想逃出我的掌心中去，却遠比登天還難。」

「口說無憑，咱們等事實證明吧！」

「別廢話，起來，跟我走！」

朱天佑含笑而起，田中却頹然倒了下去。

不但田中倒了下去，他帶來的三個手下人，和卓槐、刁拱北等人，也像受了感染似地，一齊倒了下去。就

連與朱天佑並坐一起的井口貞子也不例外。

那些人，像是中了風似地，一下子頹然而倒。

朱天佑目光橫掃，熟練而又快速地，雙手一分，戴在他手上那副手銬，就像是麵條捏成似地，錚然而斷。然後，他立即將被抄去的手槍，匕首等隨身武器先行取回，並將那副被他毀掉的手銬裝入自己袋中，再由田中手下人身上取出鑰匙，將井口貞子的手銬打開，替田中銬上，一面並低聲微笑着：「少佐先生，這玩藝兒對你來說，可能是大姑娘上花轎，還是第一遭吧……」

說來也眞是不可思議，他的話沒說完，田中與井口貞子二人却已悠悠地醒轉過來。

井口貞子美目四掃，輕輕「咦」了一聲，並掙扎着站了起來。

朱天佑向她打一個手勢，並低聲說道：「貞子，先別發問，隨便取一枝手槍，站到門口去，有人來時，可以格殺勿論。」

「好的。……」

井口貞子嬌應着，順手取過田中手中的手槍，向門口走去。

田中雖已清醒過來，但却只以充滿困惑的神情注視着朱天佑，並未作聲。

而且，他的臉色與眼神中，除了困惑外，並無一絲驚恐神色，也沒打算站起來的意圖。

朱天佑目注他淡然一笑道：「少佐先生，你也很沉着呀！」

「我諒準你不敢殺我……」

「那可不一定哩！」

「除非你不要胡立民的命了。」

「臨危不亂，還能冷靜地想到這些，你可不愧是一個優秀的情報人員。」

田中冷笑一聲道：「別廢話！先告訴我，你是怎麼將我們制倒的？」

朱天佑笑笑道：「你忘了我是蝙蝠中的老大，方才，自然是我助手在暗中幫忙所致。」

「可是，這外面都是我的手下。」

「你能保證你的手下人中，沒有我的手下人嗎？」

田中掙扎了一下，却沒掙起來，只好沉聲喝道：「扶我起來！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虎死不倒威，閣下雖已成了階下囚，但說起話來，却仍不失少佐大人的威風。」

調侃歸調侃，但他還是一把將其拉了起來，並送到沙發上，道：「少佐大人請坐！」

田中冷冷地說道：「甚麼條件？說吧！」

「條件很簡單。」朱天佑含笑接道：「勞駕你打個電話給李唐，請他親自將胡立民送到這兒來，然後，請你親送我們離開這兒。」

田中沒有立即答覆，只是輕輕一嘆道：「先給我一枝香烟。」

「好的，咱們中國人對待階下囚，一向都是很仁慈的。」他掏出一枝「哈德門」，送入田中口中，並替他點燃，淡然一笑道：「只是，戴着手銬抽香烟，可未免有點煞風景。」

田中沒接腔，只是狠狠在瞪着他，並猛然噴出一口濃烟。

朱天佑臉色一整，道：「田中，我警告你，別想拖時間。」

「你先告訴我，你是不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？」

「我已一再表明，我是蝙蝠中的老大。」

田中沉思着接道：「好，我接受你的條件，不過，我要事先說明，這兒的人，你一個也不能帶走，也不許傷害。」

「可以，不過，井口貞子例外。」

「那是你們的人，當然可以帶走。」

井口貞子提醒朱天佑道：「朱先生，你的殺父仇人，怎可以放棄？」

朱天佑似乎是才想起這個問題似的苦笑着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我這個人，可眞迷糊，話已出口，未便反悔，只好俟諸異日吧！好在日子長着，以後還多的是復仇雪恨的機會。」

井口貞子深深地盯了他一眼，似乎想要透視他心中的秘密似地，却沒接腔。

朱天佑根本沒注意井口貞子的奇異表情，只是將一旁電話機移到田中面前，含笑道：「少佐先生，請！」

田中將剩下的半截香烟，狠狠地向旁邊一扔，才開始給李唐打電話。

當電話快要打完時，朱天佑才插口說道：「別掛斷，我要親自跟李唐說幾句。……」

由田中手中接過話筒，「喂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李二爺，我是朱天佑……不敢當，二爺，方才田中少佐所說的話，你都聽清楚了？……我特別提醒你：半個鐘頭之內，一定將胡立民送到。也特別警告你，不許玩甚麼花槍，更不許將這情形通知日本特務機關，否則，那後果你可以想得到的。……」

朱天佑這一個警告，是有其必要的。

由于李唐已暗中與他有所勾結，所以由朱天佑親自警告之後，即使李唐臨時變卦，想要玩甚麼花槍，也得多加攷慮了。

田中少佐目光朝其餘的人一掃，然後，目注朱天佑問道：「這些人，你不打算將他們救醒麼？」

朱天佑漫應道：「用不着，兩個小時之後他們會自動醒轉。」

「我只好相信你所說的話，但我也得提醒你，你可不能再玩甚麼花槍。」

「這個，你儘管放心，堂堂大中國的國民，怎會在日本小鬼面前食言背信。」

「旁井口貞子接口道：「朱天佑，你暫時不殺卓槐，至少也該瞧瞧他的本來面目才對，而且，我也須要認識認識他。」

「有道理。」朱天佑一面走向卓槐身邊，一面笑道：「雖然童年時記憶猶新，但是事隔多年，變化必然很大，我理當重新認識一番才對。」

俯身將卓槐臉上的膠皮面具揭了下來。

呈現在他眼前的卓槐，有一張五官端正，而且顯得頗爲慈祥的老臉，由外表看來，誰也不會相信，有着如此一張臉兒的人，會是一個無惡不作，滿手血腥的黑社會頭兒。

面對這個深仇大恨的敵人，朱天佑前塵舊夢，齊湧心頭，一時之間，竟呆立當場，有如泥塑木雕。

井口貞子的心中感受和表現在外面的，也和朱天佑差不多。

就當這兩人暫時出神疏于防範之間，一道矯健人影飛快地向門口欺近。

這情形，自然是非常危險的，只等那人欺近門口，則朱天佑目前的收穫，勢將立即全部泡湯，而他們兩個

人的下場，也就不堪設想的了。

朱天佑本來是背向門口，俯身注視着卓槐的。

但他竟然是背後長了眼睛似地。

就當那矯健的人影欺近門口，舉槍向井口貞子瞄準的剎那之間，他忽然反手甩出一糰黃澄澄的東西，疾如箭矢似地，剛好擊在那人持槍的右腕上，使那人痛呼一聲，手槍也隨之掉落。

當然，井口貞子也立即驚醒過來，而以手槍指着那人，沉聲喝道：「不許動！」

門外至少還有三個人窺伺着，但由于他們的同伴失風受制，也就不敢蠢動了。

朱天佑回身向田中笑了笑道：「少佐先生，請你吩咐下去，叫他們安份一點。」

田中倒是非常合作地，立即揚聲喝道：「這兒沒你們的事，給我通通退下。」

「是……」門外傳來一串暴喏。

「將這個也帶走！」井口貞子嬌聲的喝着道。

田中這才指着朱天佑含笑說道：「朱先生，你那身手的矯捷，的確是我生平所僅見的。」

朱天佑披唇一哂，道：「閣下誇獎啦！」

「不！我說的完全是由衷之言。」

「我受之有愧。」

「你太客氣了。」田中仍然是沒話找話說：「朱先生好像是背後長了眼睛？」

「你看到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方才我看到你不用前面的眼睛，而能將背後偷襲的敵人制住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笑道：「虧你也是一位優秀的情報人員，你且瞧瞧這座屏風看。」

「我瞧不出甚麼名堂來呀！」田中苦笑着。忽有所憶地，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你是由屏風上的反射作用，才有方才那種表現的？」

「難道不可以嗎？」

「但事實上，站在我這個角度，可瞧不到屏風上的反射作用。」田中淡笑着問道：「朱先生，方才，你是用甚麼東西，將門口那人的手槍擊落的？」

「這，對你很重要嗎？」

「我只是好奇。」

「那我可以滿足你的好奇心，也讓你增多一點見識。」朱天佑似笑非笑地，接口說道：「我方才用的武器，就是卓老賊所用的膠皮面具了。」

「啊……」田中驚呼出聲，臉色也爲之一變，說來也難怪。

試想：那一張膠皮面具，薄得不能再薄，充其量也不會超過二兩，但在朱天佑的手中，却能用來擊落偷襲的敵人的手槍，則其腕力之强勁，也就不難想見了。

停了一下之後，田中又自語似地說道：「對于中國的武功，我早就聽到過不少神奇的傳說，今天，我總算大開眼界了。」

朱天佑冷冷地一笑道：「應該說是昨宵就開了眼界才對。」

田中怔了一下，才苦笑着道：「不錯，你那點穴手法，也是聞名而不會見識過的武林絕藝。」

「你要不要親自體驗一下？」

「不不……多謝你的美意，」田中滿臉苦笑，苦笑中還有着一半以上的驚悸。

朱天佑披唇冷哂着，沒接腔。

畧爲停了一下，田中却是輕輕一嘆，說道：「朱先生，請恕我說幾句不該說的話，像你這樣的人才，埋沒在黑社會中，實在是太可惜了。」

「如果是在貴國呢？」

田中說：「至少可以主持一個特務機關，官拜中校。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笑道：「在我的目光中，你們的特務機關長，值不了幾文錢一斤……」

接着，却是臉色一整道：「少佐先生，我的一切，都已經告訴過你了，別再枉費心機，希望我能意外地漏出甚口風來，還是閉着尊咀，養養神吧！」

田中的意圖被對方一口道破，只好訕然一笑之後果然閉目養起神來。

室內暫時呈現一片沉寂。

十分鐘過後，李唐親自將胡立民送了過來，朱天佑首向胡立民歉笑道：「兄弟，實在對不起，我誤會你了。」

胡立民苦笑着：「大哥，這算不了甚麼，同時也不能怪你。」

「好，咱們兄弟之間，待會再談。」朱天佑向李唐投過只有他們兩人心中才能意會到的深深一瞥之後，才

沉聲說道：「二爺，我要請田中少佐送我們一程，十分鐘後，我會在半途上將田中釋放，這兒的一切，由你主持，你是明白人，當知道要怎麼作才能保障田中少佐的安全，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「明白，明白。」李唐連連地點着頭，抬手一指卓槐等人，苦笑着問道：「只是，這些人……」

「這些人，你不用担心，最多個半鐘之後，就會自動醒來的。」

「是是……現在我是完全放心了。」

朱天佑向田中揮揮手，道：「少佐，咱們走吧！」

于是，由井口貞子開道，胡立民挾着田中居中，朱天佑殿後，一行人，大模大樣地揚長而去……

× × ×

這是位于公共租界一幢高級公寓中的一個單位，時間已是晚間六時三十分。

飯廳內，燈火輝煌，綺筵盛開。

但席面上却只有三個人——朱天佑，胡立民，井口貞子。

朱天佑首先舉杯，含笑說道：「兄弟，貞子，我先敬二位一杯，一來是替二位壓驚，二來是替二位接風，三來是預祝我們未來的合作，一帆風順。」

井口貞子抿唇娟笑，嬌聲說道：「還有沒有四來呢？」

「當然還有，不過，那已經不必說明了，」他一仰頸子，喝了個杯底朝天，才接道：「我先乾爲敬。」

胡立民，井口貞子也爽快地舉杯一飲而盡，朱天佑才神色一整，道：「二位從此刻起，不但已成了我這蝙蝠組織中的一員，也等于是我這個老大的左右手，立民是蝙蝠二號，貞子是蝙蝠三號，有關我們這個組織的一

切秘密，待會再作詳談。」

胡立民搶先接口道：「多謝大哥栽培！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自己兄弟，還要說這些，該罰酒三杯。」

「大哥的命令，我絕對服從。」胡立民立即一連喝了三杯罰酒。

朱天佑目注井口貞子，再度舉杯，道：「貞子，我要特別敬你一杯。」

「我要先聽理由？」她美目深注着。

朱天佑道：「理由很簡單，有了妳的參加，對我這個組織的工作，必然會增加不少的方便。」

「但願能有我効勞的地方。」她喝乾了杯中之酒後，却是俏臉一整，道：「不過，大哥，我是要求先正名。」

「正名？正甚麼名？」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同時投以訝異的目光。

「我指的是，我自己的名字，我既然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就該有一個中國名字才對。」

「對對……」朱天佑連連點首。

「我想。」她幽幽地一嘆，說道：「我和我姊姊，既是孿生姊妹，長的一模一樣，而且，我又冒充過她的身份很久了，不如就沿用她的名字，我姊姊泉下有知，我想，她也不會反對的了。」

朱天佑點首笑道：「對，對，我想，令姊泉下有知，不但不會反對，而且會欣然舉手贊成，因爲，這等于是她精神不死。」

「那麼，從現在起，我是文勝男，不許再叫那個令人生厭的日本名字了。」

「好，好，我們都同意。」兩個大男人同時點着頭，朱天佑並含笑舉杯，道：「來！爲我們文勝男小姐的復活乾杯！」

三人對飲一杯之後，胡立民却是愁然地說：「勝男，現在，我很爲令姊的遺體担憂。」

「是的，我也正在担心這一點。」文勝男幽幽地一嘆道：「但我們目前，可實在沒力量照顧她。」

胡立民苦笑一聲，道：「我所担心的，倒不是他們會毀屍，而是以令姊的遺體對妳有所要挾。」

文勝男微微一怔之間，朱天佑却淡淡地一笑道：「這一點，二位可以放心，我有辦法，教他們既不敢毀屍，也不敢有甚麼要挾。」

「大哥有甚麼錦囊妙計？」胡立民，文勝男二人同時注目發問。

「天機不可預洩。」朱天佑神秘地微微一笑之後，才神色一整，說道：「二位，現在，我們該談到我們這個組織內的秘密，和工作性質了。……」

接着，却以低得只有他們三個人才能聽得到的最低語聲，喁喁地交談起來。

而且，一談就談了將近四十分鐘之久。

然後，朱天佑才以正常語聲笑問道：「現在，二位都明白了嗎？」

「明白了。」聽話的二位同時點首回答，文勝男並注目接問道：「大哥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還不曾說明哩！」

「是有關那一方面的？」朱天佑有點茫然地問。

「是關于大哥你個人的。」

「哦！」朱天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就是我與卓槐之間結怨的經過？」

「是啊！這不是很重要的事嗎！」

「不錯，對我個人而言，的確是很重要，但與我們的任務一比，個人恩怨就顯得微不足道了。」

胡立民插口說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但是，大哥至少該將那結怨的經過，先讓我們了解一番的。」

朱天佑喝了一杯悶酒，才輕輕一嘆道：「儘管時間已過了十五年，也儘管我當時還是一個不懂人事的孩子，但回想起來，却是歷歷在目，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。」

暑爲停了一下，才目注窗外那萬家燈火的夜空，幽幽地接道：「力行紗廠，在十五年前，就是我國最負盛名的紗廠之一，也是我朱家獨資所經營，可是，如今，先父死得不明不白，含冤九泉，而紗廠的主人，却已被卓老賊所取代了。」

「那經過是怎樣的？」文勝男忍不住地問了一句。

朱天佑道：「事情經過，我也不太清楚，而且，千頭萬緒，一時之間，也不知該由何處說起才好。……」

「如果你自己都不太清楚，這事情就不太好辦了。」胡立民苦笑着問道：「難道伯母大人也不明白？」

「就是因爲先母不明白，所以我才不明白。」朱天佑也苦笑着。

聽到朱天佑自稱「先母」，胡立民，文勝男二人禁不住同聲驚問道：「伯母大人已仙逝了？」

「是的，那是五年以前的事。」朱天佑哀傷地說。

接着，却是深長地一嘆道：「一位風燭殘年的貴婦，在家破人亡，並飽經迫害驚恐之後，猶能活上十年，已經算是奇蹟了。不過，所以出現這奇蹟的原因，我也明白，那是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持着她老人家——希望將

我養育成人，接受完整的教育。」

聽話的兩人同時嘆了一聲，都沒接腔。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有關當年事變的經過，據先母所說，先父是在別墅中渡假時，突然暴斃，根據當時法醫的檢驗，斷定是心臟病突發死亡。」

文勝男注目問道：「伯父大人生前，是否有心臟病的病歷？」

「沒有。」朱天佑接道：「關于這一點，我重新回到上海之前，還曾專程前往漢口，找先父生前的專任醫師查證過，據那位醫師說，先父的身體，一向很强健，每月的定期檢查，都未出現過任何病徵。」

文勝男道：「還有，法醫的檢驗報告，你也查過嗎？」

「查過，連同當時法院的公證檔案，我都查過，並無甚麼破綻，不過，當時那些法官和法醫，都早已調離上海，而且，那位法醫也早就去世了。」

胡立民插口問道：「那位法醫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證，法醫一死之後，算是死無對證了啦！」

「是的。」文勝男點點頭道：「而且，那位法醫的死亡，也顯然大有問題。」

朱天佑冷笑道：「當然有問題，那是卓老賊存心殺人滅口，不過，像那種貪賍枉法的法醫，應該是死有餘辜，有機會時，我還要將他挖出來鞭屍三百哩！」

胡立民苦笑了一下，才注目問道：「大哥，方才你說，伯父大人是在別墅中渡假時，忽然暴斃的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當時，伯母大人不在旁？」

「是的，先母一向體弱多病，平常很少出門。而先父的情形，却恰好相反，體健而精力充沛，不但有兩處小公館，那渡假別墅中的特別護士，也是他的情婦。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忽然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對了，那位特別護士，也是最重要的人證之一，但這個人却神秘失踪了。」

文勝男點點頭道：「如果她也是與卓槐共同謀害令尊的幫兇之一，則恐怕也遭了卓槐的毒手？」

「唔……很有可能。」

胡立民注目問道：「大哥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你還沒說到哩！」

「啊，那是甚麼事？」

「卓老賊是用一種甚麼手法，將你家的財產轉移到他的名下去的？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這事情，我也弄不清楚，我只知道，當先父去世後，當時的律師會同會計師清理先父遺產時，發覺所有的證件和資料都證明，力行紗廠的全部資產中，先父竟然只佔四分之一。」

「那另外的四分之三呢？」

「全是卓老賊的名義。」

文勝男道：「當時，卓槐在紗廠中，是甚麼的名義？」

「總經理。」朱天佑切齒接道：「先母說得很明白，力行紗廠是我朱家獨資開設的，卓老賊不過是先父聘請的一個助手而已，但到頭來，不但先父死得不明不白，而且，財產也被他以瞞天過海的手法却走了，所以，先母氣憤之下，將那四分之一的財產，除了留下我母子倆必須生活費用之外，全部捐給慈善機關，並一再叮囑

我，長大之後，一定要設法替先父復仇，並將我朱家的財產收回來。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又長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「這事情，自先母去世之後，我一直悶在心中，不曾跟任何人商量過，現在，我算是第一次，在第三者面前說將出來，所謂三個臭皮匠，湊成一個諸葛亮，我衷誠希望，二位能站在旁觀者的冷靜立場，多加攷慮之後，替我拿點主意出來。」

「我們自然是義不容辭。」胡立民搶先接道：「不過，事情可相當棘手，因爲，要殺卓老賊，並不怎麼困難，但要同時將財產收回來，問題可就多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朱天佑苦笑道：「這也就是我方才明明有機會可以殺那老賊，却不下手的原因之一。」

文勝男蹙眉接口道：「大哥，如果能找到伯父大人暴斃時的那個特別護士，事情就好辦了。」

朱天佑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但這事情可急不來，而且，那位特別護士十九可能已遭了卓老賊的毒手。」

胡立民忽然注目問道：「大哥，那位特別護士一定很美，是嗎？」

「那還用說！」

「如果她還活着，該有多大年紀了？」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根據先母所說，推算起來，現在應該是三十二三歲。」

胡立民神秘地一笑道：「在中年以上的男人眼中，三十出頭的女人，才是最具吸引力的時候，何況，那位特別護士，又本來是一個美人胚子，所以……」

文勝男白了他一眼，截口接道：「幹嗎又談起女人經來？」

胡立民又笑了，笑得比以前更神秘：「小姐，我說是正經話呀！而且是在研究問題，請莫打岔好不好？」

文勝男人本冰雪聰明，經過胡立民這神秘的一笑，本就省悟過來對方那一番話中的含義，但她爲了要掩飾她那沒來由的醋意所引起的慚怍，只好迷糊裝到底地，故意哼了一聲道：「屁的正經事！」

「我可以對天發誓。」

「那倒不必，你且說說看？」

胡立民只好苦笑道：「現在，我長話短說，根據我的拙見，那位美麗的特別護士，必然還活得好好的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理由很簡單，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，都捨不得去傷害她，即使她是卓槐謀財害命的主要助手，卓老賊也不會殺她，而必然將她視同瑰寶，在一個極秘密的地方，供養着。」

朱天佑連連點着頭：「立民，你這一分析，極有見地。」

「也算是卓老賊的一位知己了。」文勝男似笑非笑地說道。

「多承誇獎，多承誇獎……」胡立民得意地笑着，並目注朱天佑，神色一整道：「大哥，既然你也同意我的構想，那麼，我們第一步就不妨先從追查那位特別護士着手。」

「辦法是不錯。」朱天佑苦笑道：「但問題並不簡單，還是等于一件無頭公案，試想：姑且撇開卓老賊行踪的詭秘不論，我們既不知道她姓甚名誰，即使當面碰了頭，也不會認識她，這是多麼扭的事。」

胡立民沉思着接道：「只要有了目標，總比暗中瞎摸要好得多，我想，合咱們三人之力，冷靜地去想想，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。」

朱天佑輕嘆一聲，道：「是的，目前，也只好從這一方面摸索了。」

× × ×

又是東方之珠俱樂部，時間是第二天午夜剛過。

輪盤賭枱上，烟霧迷漫，數十個豪客賭的方酣。

李二爺李唐，也是豪客之一。

不過，今宵，李二爺的賭運不佳，坐下不到半個鐘頭，他面前的萬元籌碼，已輸了五分之四。

當然，對李二爺而言，別說是才輸掉八千元即使輸個十萬八萬的，也算不了一回事。

因此，他仍然談笑自若地下注，一面向一旁的小妹吩咐着：「再送二萬元籌碼來。」

「好的。」小妹嬌應着，剛剛轉身，却被另一個人拉住了：「且慢……」

拉住小妹的，是這兒的紅牌女侍之一——安妮。

她，帶着一陣香風，偎向二爺身邊嗲聲說道：「二爺，我看你今宵手氣不太順，不如歇一會兒再賭吧！」

「歇一會？」李二爺一隻手攬住她的纖腰，涎臉笑問：「妳陪我？」

「只要二爺有興趣，還不是『閒話一句』嗎！」清脆的京片子中，却夾着半句上海話，配合着她那磁性嗓音，聽在李二爺耳中，更是格外受用。

李二爺全身的骨頭都酥了。

他，一面在安妮的嬌軀上下其手，一面笑問道：「妳且說說看，平常我對妳有甚麼要求，十次中總有七次會推三阻四，今宵，却怎會自己提出要求來？」

「我說實話，你可別見怪。」

「當然，當然……」

「明天，我有急用，需要一萬元，方才，我看二爺手氣不太好，與其再送二萬元在賭枱上，倒不如花在我身上，比較實惠一點，二爺，你說是嗎？」

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」李二爺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我就喜歡外國妞兒這一股豪爽味兒，不像咱們的土產貨，她的目的，明明是要錢，却偏要編一大籮筐的理由，灌上五百加侖的迷湯，遇上那些表演技術差勁的人，聽聽都使人噁心……」

「得了，二爺，別發高論了，你是答應不答應呀？」她，嗲聲嗲氣地撒着嬌。

「送上門的艷福，我還能向外推嗎！」順手將那準備換籌碼的二萬元支票向她手中一塞，道：「喲！行了吧？」

「多謝二爺！多謝二爺！」

李二爺摟着安妮向裏間走去，一面笑道：「賭場失意的人，一定在情場得意，這話可一點也不假，一點也不假……」

當他們進入那設備極盡豪華的套房時，李二爺迫不及待地，一把將安妮的嬌軀抱起，向「席夢思」床上一扔，緊接着一個「餓虎擒羊」之勢，撲了上去。

「二爺，別那麼窮兇極惡嘛！房門都沒關上……」她，嬌喘着，也在故意撐拒着。

不過，那種撐拒，是那麼嬌慵乏力，與其說是撐拒，倒不如說是在故意吊他的胃口還比較恰當一些。

李二爺顯得那麼貪婪地在她的香腮上吻了一下之後，才苦笑道：「我的確是性急了一點，好，我現在就去

關門……」

他的話沒說完，「砰」地一聲，房門已有人代他關上了，同時還傳來一聲輕笑，道：「不必費事，我已經代勞了。」

李二爺不愧是在天狗幫中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，反應也非常快速。

他，人還賦在安妮的嬌軀上，右手却已掏出手槍，猛一翻身坐了起來，槍口指着卓立門內的不速之客，低聲怒叱着：「舉起手來！」

卓立門內的，是一個身裁頎長，滿臉絡腮鬍子，着淺灰色西裝的中年人。

面對李二爺的手槍，這位西裝客，不但沒舉起手來，反而顯得無比鎮定地，淡然一笑道：「沒那麼嚴重吧！」

一聲輕笑，起自李二爺的耳邊：「二爺，別那麼緊張，自己人嘛！」

隨着話聲，李二爺的手臂一麻，手槍已到了安妮的手中。

李二爺這一驚，可眞是非同小可。

也許是由于過度的震驚，使得他有點像是中了邪似地，呆坐床上，半晌作聲不得。

俏安妮撥弄着手中的左輪，忍不住「噗哧」一聲嬌笑，說道：「瞧你，二爺，你是怎麼啦？」

李二爺總算回過神來，他，睜着一雙充滿驚訝的眼睛，瞧瞧那位不速之客，又向安妮問道：「安妮，妳說他是自己人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自己人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自己人就是自己人嘛！」她媚笑着，笑得那麼令人莫測高深。

那位不速之客淡然一笑，低聲說道：「二爺，還是讓我自己介紹吧！我……」

他趨前三步，以最低的語聲接道：「朱天佑，蝙蝠中的老大。」

「哦！」李二爺如釋重負似地，長吁了一聲，接着却是滿臉苦笑道：「老弟，你……可眞了不起，胆子也未免太大了。」

不等對方接腔，又壓低語聲問道：「你可知道目前的處境嗎？」

朱天佑笑了笑，說道：「我當然知道，日本特務，和你們老大，都必欲置我于死地才甘心……」

「你也知道這兒是甚麼場所？」

「是的，我也知道這個東方之珠俱樂部，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外圍組織。……」

「那你爲何還要自投羅網？」

「我自信，雖居虎口，却是安如泰山，我舉兩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：如果我自己不說明我是朱天佑，你能認得出來嗎？還有，昨天，在你們老大的秘窟中，我明明已經受制，但結果，我還不是要來就來，要去就去，氣得他們直瞪眼……」

李二爺再度截口問道：「對了，老弟，昨天你明明給手銬銬住了的，究竟是如何脫險的呢？」

朱天佑神秘地一笑道：「這秘密我會告訴你的，但不是現在。」

「那要等到甚麼時候？」

「當我們合作成功的那一天。」

李二爺苦笑了一下，扭頭向安妮問道：「安妮，妳也是蝙蝠中人？」

安妮嫣然一笑，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這得感謝朱大哥的栽培。」

李二爺目注朱天佑，笑道：「老弟，我不能不佩服你，像這等場所，居然也安排有你的人。」

「我不須要你佩服，但却必須鄭重警告你。」朱天佑聲容俱莊地，接道：「二爺，你既已參與了我的秘密，也已知道了我的厲害，那麼，從現在起，你必須誠心誠意，全始全終地，和我合作，只要有一絲絲背叛我的行爲給我發現，即使你躲到日本鬼子的特務機關中去，我也照樣有辦法去收拾你，你相信嗎？」

李二爺連連點着頭道：「我相信，我也絕對不會背叛你。不過……」

李二爺欲語還休，朱天佑笑問道：「還有甚麼碍難出口的事嗎？」

李二爺訕然一笑道：「我是說，你老弟承諾過的事，希望也莫忘記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朱天佑正容接道：「只等卓老賊伏誅，天狗幫就由你接管，不過，不好聽的話，我說在前頭，將來天狗幫由你接管之後，像現在這種傷天害理，以及危害國家民族的勾當，可必須徹底革除！」

李二爺連連點首道：「那是當然！那是當然！其實，以天狗幫目前所掌握的財富，和各項事業，即使規規矩矩幹下去，也還是大有作爲的。」

「明白這點就好，現在，我們開始商談正事。……」

這一商談，足足商談了一個鐘頭之久。當他們告別時，安妮將那張兩萬元的支票向李唐手中一塞，嬌笑道：「二爺，這個還給你，但我還是要謝謝你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當朱天佑所導演的趣劇正在東方之珠俱樂部中進行的同時，另一間密室中，田中少佐也在主持一項很重要的秘密會議，而且田中所主持的這個秘密會議的場所，與朱天佑所導演的趣劇的那間套房，不過是隔了三個房間而已。

當然，這情形，他們雙方當事人，事先都不知道。

其實，田中所主持的這一個秘密會議，一共才三個人——田中少佐、和子、紅玫。所以，應該說是一個三人小組會議。

如果說，他們雙方這一場對台戲是一項巧合，則這一巧合就有點不可思議了。

因爲，田中也是經過高超的易容術之後，以尋芳豪客的姿態，將和子帶入那間密室幽會的，但事實上，紅玫却早已在房間內恭候他們了。

紅玫的地位，顯然還高于田中少佐。

田中摟着和子一進門，紅玫却立即代他們關上房門，俏臉一沉，說道：「少佐，是不是因爲上海地方太繁華了，才影响你們工作的成績？」

田中苦笑道：「紅玫，妳要格外原諒，我，不過是機關長手下的一個助手……」

紅玫截口冷笑道：「但事實上，你等于是機關長的參謀長，這幾天的演變，實在太糟了，尤其是井口貞子的叛變，更是嚴重影响我的工作計劃……」

田中忍不住反唇相譏道：「紅玫，請別忘了，井口貞子是直接受妳的監督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我會自請處分。」紅玫冷然接道：「但你與機關長失職之處，我也只好照實向東京反映。」

「那又何苦哩！」田中皮笑肉不笑地接道：「咱們還是來個瞞上不瞞下，大家都包涵一點吧！」

「能包涵得了嗎？」

「至少，我們還有補過的機會。」

「你是說，先作好補過工作，再向上級呈報？」

「不錯，這麼作至少可以功過相抵，不至于受處分。」

「也有道理。」紅玫沉思着接道：「不過，由于井口貞子的叛變，我已不能再在上海呆下去，只好暫時轉往南京……」

「不可以，妳是負責對付三一三工作站的，妳這一走，這工作誰來主持？」

紅玫輕輕一嘆道：「提起三一三工作站，我就頭痛，到這兒已經三個多月了，竟然一點綫索都沒有。」

田中神秘地一笑道：「紅玫，在對付三一三工作站的任務上，我是旁觀者，所謂旁觀者清，我却認爲已經有了綫索了，妳相信嗎？」

「你說的是蝙蝠？」

「不錯，妳想看，這幾天中，那姓朱的已兩次受制，但都是莫名其妙地，被他逃掉了，一個普通黑社會中人物，會有此種本領嗎？」

紅玫苦笑道：「我也這麼懷疑過，但由正面查不出甚麼名堂來，才準備以退爲進，轉由暗中進行。」

接着，才神色一整道：「少佐，在上海，你們特務機關長是主人，現在，我先聽聽你這位地主的高見，目

前這個三人小組會議，也由你主持。」

田中也正容說道：「這不是正式會議，無所謂主持，但有一點，我要特別說明，咱們之間，隸屬不同，任務不同，但目標是相同的。那就是盡可能作好準備工作，配合咱們統帥部三個月內征服支那的戰畧……」

「這些，我知道。」

「妳也知道我們特務機關的任務嗎？」

「你們特務機關的任務非常廣泛，我不願去瞎猜。」

「現在，我只告訴妳一件在咱們工作上有關連的特別任務，那就是收買支那沿海各省軍政要員……」

紅玫禁不住注目問道：「這工作怎會跟我有關連？」

「妳想想看。」田中含笑問道：「這些年來，我們在支那橫行霸道，予取予求，而支那政府却是逆來順受，不顧民間抗日情緒的高漲，一味的裝聾作啞，那是爲了甚麼呢？」

「那是他們力量不够，同時也沒作好準備工作。」

「力量不够還在其次，準備工作沒作好，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」

「這見解，我同意。」

「還有，支那政府自推翻滿清專制之後，一直處于動盪不安的狀態中，現在雖然已經統一了，但這統一的基礎是不穩固的，所以他們才提出了『攘外必先安內』的口號，其目的，就是要鞏固這一統一的基礎，然後才能一致對外。」

「唔……你跟我說這些幹嗎？」

「妳呀！」田中笑道：「眞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……」

這一笑，使得紅玫省悟過來了。禁不住訕然一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們的新任務，旨在破壞他們那『攘外必先安內』的政畧？」

「對了。」田中得意地笑道：「他們力圖鞏固基礎，我們却在挖他們的牆脚，要不然，支那地大物博，人口衆多，我們又怎能在三個月之內征服他們。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才注目問道：「現在，妳明白我們工作上的關連性了嗎？」

紅玫苦笑一下道：「我還是不明白。」

「這不能怪妳，我也是最近才想通的。」田中居然長嘆一聲，接着說道：「怪只怪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指揮的情報機構，由于各自爲政，互相爭功，因而使得本來是一個月可以辦好的事情，三個月也辦不好，形成事倍功半的局面……」

紅玫似笑非笑地，白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少佐，這話給上頭知道了，可是吃不了，兜着走。」

「我只求問心無愧，禍福安危，早已置之度外。」顯得那麼慷慨激昂。

「眞看不出來，你還是一個大大的忠臣呀！」她，還是那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好像是在恭維他，也好像是在委落他。

田中神色一整道：「紅玫，現在言歸正傳，我最近才獲得消息，他們那三一三工作站的任務，就是專門對付我方挖他們的牆脚的工作的。」

紅玫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我只知道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，是支那最特出的情報人員，極難對付，却沒想

到，他的任務，竟然是如此簡單。」

「簡單？妳說得多輕鬆。」田中正容說道：「這任務，關連着他們國家的存亡，還能說是簡單嗎！」

「是我失言。」紅玫歉笑着。

「這倒算不了甚麼，現在，妳明白我的意思了嗎？」

「大致是明白了。」

「也已明白我們工作上的關連性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。」

田中淡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從現在起，不管上頭合作不合作，至少咱們雙方應該衷誠合作才行。」

「如何合作法？」

「對于三一三工作站方面，我幫妳，有關挖支那政府的牆工作，妳幫我行嗎？」

紅玫沉思着點點頭道：「可以。」

「那麼。」田中站起身來，含笑接道：「咱們合作的第一個目標，就是蝙蝠，不管他是不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，咱們先行集中力量，不擇手段，宰了再說。」

紅玫道：「好！還有那井口貞子，也不能放過她！」

田中冷聲說道：「宰了蝙蝠，那婊子還能逃得了嗎……」

× × ×

第二天午後六時，在李二爺另一處小公館中。

燈火輝煌的餐廳中，已準備好美酒佳餚，並已備妥三副杯筷，但人却只有主客兩個——主人李二爺和一個約莫四旬上下年紀，皮膚黝黑，身着藏青色長袍的精壯漢子。

空着的位子是首座，很顯然，他們恭候着的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上賓。

也許是等的時間已很久了吧！那長袍人抬腕看了一下手錶，蹙眉說道：「時間已到，怎麼還沒來？」

李二爺諂笑道：「他們日本人最守時間，我想，也該要來了……」他的話沒說完，門外已有人低聲稟報：「二爺，三木先生到。」

隨着話聲，一個身裁頎長，蓄着一口仁丹鬍的日本紳士昂然緩步而入。

室內的主客二人，連忙起身，含笑相迎，並由李二爺替雙方介紹：「這位是大日本特務機關的三木少佐，這位是上海地區駐軍第×軍的參謀長賈涉少將。」

以軍階而言，少校與少將之間相差了一大截。但目前這位日本少佐，却根本沒將這位官階比他高了三級的少將看在眼裏似地，只是隨便地點點頭，就在替他預備的首位上坐下來。

由于這是一個秘密餐會，連伺候的人也不用，李二爺親自把盞，舉杯含笑說道：「賈少將，來，我們先敬三木先生一杯。」

這方面，三木倒顯得很豪爽，舉杯一飲而盡，然後以流利的國語向賈涉問道：「賈少將，最近這幾天，進展如何？」

賈涉滿臉堆笑道：「三木先生，浙江方面，杭州，寧波兩地，都有進展，不過，福建方面，却還沒甚收穫。尤其是本軍這位新任的軍長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他竟然以一聲苦笑，作了結束。

三木目光深注着，問道：「貴軍軍長不肯合作？」

「是的。」賈涉嚥下一口口水，才苦笑着接道：「現在這位王軍長，是中央嫡系，思想頑固得很，我不便正面下說詞，只好由側面以言語試探，但儘管如此，還是每次都被他教訓一頓，說我思想頹廢，缺乏革命軍人的大無畏精神。……」

「大無畏精神，能抵得住我們皇軍的堅甲利兵嗎？」三木冷笑着。

「是啊！我也是這麼說，但一連碰過幾次釘子之後，我也不便再說甚麼了。」

「那你打算如何進行？」

「這個，還得請三木先生支援才行。」

「先說出你的計劃來？」

「我想。」賈涉道：「伺機幹掉他，另外換一個軍長來，情況就不同了。」

渾身是胆虎山行

三木正容接道：「這辦法不好，容易打草驚蛇，我的意思，最好是趁他新來不久，由你取得對下級部隊的控制權，讓他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，還比較對我方有利。」

「是……我一定遵照三木先生的意旨去進行。」

「你能有幾分把握？」

「把握當在七分以上。」

「唔……」三木沉思接道：「據我所知，隱居在本市各租界中的失意軍人和政客，至少在二十名以上，這些人目前雖是在野之身，沒甚作爲，但他們仍有不少的同僚和部屬，在中央政府中供職，所以，他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，我想，也請賈少將費神去進行。」

賈涉連連點頭：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」

「而且必須加速進行，我們皇軍發動戰爭的日期，雖然不便事先透露，但這一天必然很快地到來，閣下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會加速進行的，只是……」賈涉訕然一笑道：「要想聯絡那批人，交際方面……」

不等他說明，三木已掏出一張事先簽好的支票，遞了過去，說道：「這是麥加利銀行的十萬元即期支票，先行拿去週轉，不够時，可與李二爺聯絡，必要時，還得請李二爺先行墊付。」

李二爺搶先接道：「沒問題，三木先生交代的事，閒話一句。」

三木含笑舉杯，道：「公事談完了，再談私事，現在，我敬二位一杯，預祝我們合作順利。」

李二爺深知這位三木少佐的嗜好，三人乾了一杯之後，一面斟酒，一面笑問道：「三木先生又看中哪一個妞兒？」

「小妞不是，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半老徐娘。」三木邪笑着。

「半老徐娘？」李二爺訝問道：「三木先生幾時改變胃口，居然對老蟹發生興趣？」

「說來這還是最近半個月以來的事，李二爺也是大行家，當知道，床笫之間。不解風情的小妞，是沒法與半老徐娘相提並論的。」

「高論，高論，三木先生不愧是大玩家。」賈涉滿臉諂笑地恭維着。

李二爺含笑接道：「三木先生發現的那位徐娘，是甚麼人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她是甚麼人，很美，也很媚，是我生平所見最具吸引力的女人。」

「三木先生是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，能獲得你如此讚美的女人，那必然是罕見的人間尤物了。」

「不錯，我一點也沒誇張。」

「知道她的姓名住址嗎？」

「姓名不知道，住址却已打聽出來……」

「住在哪兒？」

「小沙渡路三百號，是一幢很講究的花園洋房。」三木沉思着加以補充：「她很喜歡平劇，不！很可能不

是喜歡平劇，而是看中了大舞台那個新進的年輕武生……」

「你說的是大舞台的侯四喜？」

「對對，那武生是叫侯四喜，那小子可的確長得帥。」三木口沫四濺地接道：「只要有侯四喜的戲，那徐娘一定在場，而且她還有她的固定包廂。」

在十里洋場的上海，有錢的爺們玩名女人，和有錢的女人玩戲子，都是司空見慣的事。

李二爺含笑接道：「有羨這許多綫索，事情就好辦了。」

三木嚥下一口口水，顯得很情急地問道：「二爺幾時給我答覆？」

「三天之內，行嗎？」

「我希望越快越好！」三木又嚥下一口口水。

李二爺笑道：「少佐，這是急不來的事，我說的是三天之內給你消息，要想上手，必然還得多費點時間……」

三木站起身來，向李唐行了一個軍禮，涎臉笑道：「二爺，一切拜托了。」

李二爺搖手笑道：「不敢當少佐的軍禮，不過，您的事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而且，如果您要解饞，我已經替您準備了一位。……」

三木目光一亮，截口問道：「是怎麼樣的人？」

「是一個小寡婦，很有女人味道，也必然會解風情。」

「小寡婦？那妙極了！」三木情不自禁地，又嚥下一口口水。

「不過……」李二爺欲言又止，這情形，對三木而言，眞成了急驚風偏遇着慢郎中。

「不過怎麼樣？」

「她長得並不怎麼美，只能算是中姿，而且還是才到上海來的鄉下人。……」

「這些都不要緊，只要她够風騷就行。」

「這個，我倒可以保證，決不會教您失望的。」

「那……快點把她叫來吧……」

人就在樓上寢室中，招呼一聲就下來了。

那是一位年約二十五六的少婦，誠如李二爺所說，貌僅中姿，但身段長得很美，尤其是那眉目之間所表現的無限風情，使得急色兒的三木，「見面之下，立即將她摟入懷中，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下其手，一面恣情地吻着，吻得那妞兒欲拒還迎地，俏臉緋紅。

這情形，使得李二爺呵呵大笑道：「少佐斯文一點，別嚇着她呀！」

三木滿臉淫笑道：「箭在弦上，怎能斯文得起來。……」

他，顯然是這兒的常客，一面說着，一面擁着她的嬌軀向樓上走去。

這一對一走，買涉也起身告辭。

當李二爺送走買涉回來時，逕行進入餐廳隔壁的一間密室中。

但他一進門就楞住了，因爲，那位三木少佐，赫然也在密室中，不過，方才他穿的是鐵灰色西裝，此刻却換了身咖啡色的西裝而已。

目睹李二爺那怔楞出神的情形，三木不禁笑道：「二爺，你看，我這易容術，還過得去嗎？」

李二爺這才一翹拇指，含笑道：「老弟，你這一手，眞是高明極了，連嗓音也模仿得維妙維肖。」

原來這位三木少佐是冒牌貨，是朱天佑喬裝。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這叫作有備無患，現在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？」

「你是準備冒充三木的身份，混進日本特務機關去？」

「不錯，所以我才必須準備一張仿造的派司才行。」

「派司沒有問題，阿珠是我們天狗幫中，最能幹的工作人員，我保證最多兩個鐘頭之後，三木那張派司的照片，一定可以偷攝出來，鑰匙也可以立即仿造，只是要混進那特務機關去，可實在太冒險了。」

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」朱天佑正容接道：「要想獲得叛國漢奸們的那一份名單，這個險是值得去冒的。」

李二爺沉思着接道：「老弟，直接由賈少將身上下手，不是省力得多嗎？」

「不！」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：「賈涉身上，只能獲得部份名單，而三木却是主管這一部門工作的人，只有由三木身上着手，才能獲得那一份絕對機密的名單。」

李二爺蹙眉苦笑道：「老弟，你又不是政府的工作人員，何必冒着生命的危險，去多管閑事呢？」

「這是我的興趣。」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再說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難道作爲一個平民百姓，就不該替國家効力嗎？」

「有理，有理……」李二爺只有點首苦笑的份兒。

「我要走了，記着，告訴阿珠，不可留下任何痕跡，包括指紋在內。」

「我會經特別交代過，她不會誤事的。」李二爺很有把握地回答着。

× × ×

當夜十二點。

大舞台的新進武生侯四喜剛剛下戲走進後台，準備卸裝時，他們的班主忽然走到他身邊，低聲說道：「小侯，有人找你。」

「是甚麼人？」

「李二爺，天狗幫的李二爺。」

侯四喜突然回過身來，訝問道：「我不認識他，他找我幹嗎？」

那位班主淡然一笑道：「見面就認識了，不會有麻煩，可能還有好處，慢點卸裝，就這樣走吧！」

「這個樣子怎能見客？」侯四喜猶豫着。

「不要緊，是他自己這麼要求的，還說，跟你說幾句話就走。」

「人在哪兒？」

「就在我房間中，跟我來吧……」

那位班主將侯四喜帶進他自己的房間，與李二爺介紹之後，立即悄然退出，並順手帶攏了房門。

李二爺將手中的雪烟深深吸了一口，悠悠地噴出一個濃而大的烟圈，以神秘的眼神向侯四喜打量着。

本來就有點不安的侯四喜，給瞧得更加不安了。

他，掙了半晌，才鼓起勇氣，首先問道：「二爺，有甚麼指教嗎？」

「我想請你消夜，有空嗎？」

「這個……二爺，改在明天好不好？」

「有約會？是個三號包廂中的？」

李二爺話沒說完，侯四喜的雙目中，突然浮現出驚悸的目光，可惜他那張俊臉上，還塗着濃厚的油彩，因而看不到他臉色的變化，否則，那一定是够瞧的。

李二爺扔掉手中烟蒂，以非常溫和的語氣接道：「老弟，不用担心，我沒有惡意，而且此行對你是有益就無害。」

侯四喜强壓抑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訕然一笑道：「請二爺指教！」

李二爺神色一整道：「老弟，你是明白人，當明白這種事，對梨園中人而言，是最大的忌諱，稍一不愼，身敗名裂還在其次，自己的體子給淘虛了，你將何以爲生？」

侯四喜那滿臉油彩的臉上，已沁出黃豆大的汗珠，連連點着頭，道：「二爺教訓得是，教訓得是。」

李二爺站起身來，挨着他身邊坐下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含笑說道：「老弟也不用難過，血氣方剛的年輕人，這種事可說是誰都難以避免的。」

「二爺何以教我？」

「我教你一個對你，我，她，三方面都有好處的辦法，你附耳過來……」

接着，兩人貼着耳朵，以最低的語聲交談了足有一刻鐘之久，然後李二爺才恢復常態笑問道：「老弟，聽

清楚了嗎？」

「聽清楚了。」

「你且說說看，這辦法，是不是對你，我，她三方面都有好處？」

「辦法是好，只是我担心她會故意跟我爲難。」

「這是難免的。」李二爺正容接道：「好在事在人爲，只要你自己下定決心，她還能硬拖着你不成。」

侯四喜苦笑了，李二爺又淡然一笑道：「即使這辦法不成，咱還可以另行設法。」

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含笑而起，道：「我要走了，你也快點走吧！別讓她等得心焦，記着，明天中午，在電話上給我回音……」

× × ×

第二天中午十二點。

李二爺寫字枱上的電話响了。他，本能地以爲是侯四喜打來的電話，抓起話筒，就脫口問道：「是侯老弟嗎……」

但聽筒中傳來的，却是一個陌生而嬌滴滴的語聲：「我不是侯老弟，是侯大姊。」

「侯大姊？」李二爺滿臉困惑地重複着。

「是的，二爺有空嗎？我請你吃便飯。」

「多謝！請問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我家，小沙渡路三百號。」

李二爺總算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了，不由「哦」了一聲，才笑問道：「還有哪些客人？」

「二爺來了就知道啦！」

「好，好，我馬上就來。……」

二十分鐘後，李二爺的座車，已停在小沙渡路三百號的大門前。

不等他按門鈴，已由一個中年女傭人將他迎了進去。

那是一幢有着八成新的中等洋房，庭園整潔，花木扶疏，佈置得井然有序，在這軟紅十丈的上海灘中，儼然是一個鬧中取靜的世外桃源。

那女傭逕行將李二爺帶進餐廳中，才含笑說道：「二爺請稍待，小姐馬上就來。」

說完，悄然退了出去。

餐桌上，酒菜都已擺好，但却只有兩副杯筷。

李二爺入目之下，不由在心中嘀咕着：「難道侯四喜已經走了？」

就當他沉思之間，一陣「篤篤」高跟鞋聲由遠而近。

一聲嬌笑，傳自門口道：「二爺，對不起，讓你久等了。」

香風輕拂，李二爺但覺眼前一亮，一位盛裝麗人已俏立他面前。

這就是那位玩戲子的神秘婦人。

儘管李二爺曾經于昨宵在大舞台戲院的包廂中見過。但當時由于距離遠。看得不够眞切。此刻，近在咫尺，兩人面對面，所獲的印象，自然就不同了。

不論是膚色、面目、身裁，無一不長得恰到好處，尤其是那一雙足能勾魂攝魄的美目，和那一種只有中年女人才特有的風韻，只要是心理生理都正常的男人，都會于目光一觸之下，爲之怦然心動。

李二爺于意蕩神馳中，暗自忖想着：「侯四喜那小子好艷福……」但他同時却又不得不强抑心神，淡淡地一笑道：「小姐太客氣了，其實，我也是才來。」

「小姐？」那神秘婦人「格格」地嬌笑道：「二爺，我應該是小姐媽了哩！可惜我還不曾生過孩子。」

接着，擺手作肅客狀道：「二爺請坐！」

李二爺一面就座，一面含笑恭維着：「其實，上海灘上千千萬萬的小姐，就沒有一個能和妳相比的。…」

「當然啦！我已經是老太婆了，怎能跟綺年玉貌的小姐相比哩……」

「不不……我不是這意思。」李二爺連忙更正着。

那神秘婦人舉杯媚笑道：「不管你是甚麼意思，我先敬你這位皮條客一杯。」

一仰頸子，先行喝了個杯底朝天。

李二爺持杯苦笑：「這……話說得太難聽了吧！」

「自己要拉皮條，還怕人家說。」那神秘婦人笑了笑道：「先喝了酒，我再跟你說。」

李二爺苦笑着乾杯之後，那神秘婦人才似笑非笑地接道：「在我個人的觀念中，拉皮條並不丟人，但中國人替日本鬼子拉皮條，却又當別論……」

「妳……妳討厭日本人？」

「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，都該討厭日本人，至于我自己更是特別痛恨日本鬼子……」

「那是爲甚麼呢？」

「待會，我會告訴你的。」

她，重新斟滿兩杯酒後，才淡淡地一笑道：「中國人替日本人拉皮條，已經是該打屁股了，而將自己的大嫂拉給日本人，更該罪加一等。」

本已有點心情不安的李二爺，聞言之後，震驚得幾乎要跳了起來，張目訝問道：「妳……妳會是我的大嫂？」

那神秘婦人嬌笑道：「別那麼大驚小怪的，我，曾經是你們老大卓槐的情婦，你說，該不該叫我大嫂呢？」

李二爺心頭一寬，涎臉笑道：「曾經是我的大嫂不要緊，只要現在不是就行。」

「你怎能斷定我現在不是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李二爺苦笑着又喝了一杯酒。

那神秘婦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二爺，我不妨老實告訴你，我和卓槐雖已分手，却還保持着藕斷絲連的關係。」

「我怎麼從來沒聽大哥說過？」

「這些床笫間的事情，也有告訴你的必要嗎？」

「但他在我面前，是無所不談的。」

「就不能有例外？」

「大嫂，我不敢跟妳鬥嘴。不過……」李二爺欲語還休。

「別那麼吞吞吐吐的，有話就爽爽快快地說。」

「大嫂說得是。」李二爺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有關侯四喜的事，大哥知不知道？」

「他不是死人，怎會不知道。」

「知道了，他會不在乎？」

「我跟他曾經約法三章，他不能干涉我的行動，懂了嗎？」

「懂、懂。」李二爺連連點頭苦笑着：「現在，我既然已知道大嫂的身份，我該敬大嫂一杯。」一舉杯，含笑說道：「大嫂，我先乾爲敬。」

「謝謝！」那神秘婦人喝乾了杯中之酒後，才正容說道：「從現在起，這大嫂二字，不許再叫……」

「那麼，我如何稱呼呢？」

「人都叫我玉姑，你也叫我玉姑吧！」

「玉姑，人如其名，美極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！」

玉姑一面斟酒，一面笑問道：「二爺，還要不要替那個日本鬼子拉皮條？」

李二爺尷尬地一笑道：「玉姑，既然妳討厭日本人，這事情只好作爲罷論，不過，你痛恨日本人的原因，現在可以說明一下了吧？」

玉姑俏臉微微一變，道：「可以，二爺，我現在成了一個十足的人盡可夫的蕩婦，你知道這是甚麼原因嗎？」

李二爺微微一怔，道：「難道這也跟日本人有關？」

「是的。」玉姑幽幽地一嘆之後，才沉思着接道：「我也曾經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兒家，也有着一份正正當當的職業，可是，自從我年輕時被五個日本浪人輪姦之後，就註定我現在的命運了。」

李二爺也禁不住臉色一變道：「會有這種事？」

「五個人輪姦，還算不了甚麼，二爺，更慘的事，還在後頭哩！」

「……」李二爺苦笑着搖搖頭。

玉姑一挫銀牙道：「那五個天殺的日本浪人，奪去我的貞操之後，並不就此罷休，將我送入由他們所控制的妓院中，過了半年非人的生活。」

李二爺也一挫鋼牙道：「這些王八蛋，可的確是該死！」畧爲停了一下，又注目問道：「以後，妳是怎麼逃出他們的魔掌的？」

「想逃出他們的魔掌，談何容易。」玉姑苦笑道：「要不是遇上你們老大這位恩客，將我救出虎口，我早就給折磨死了哩！」

李二爺「啊」了一聲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與咱們老大可算是多年交情啦！」

「不錯，本來我是打算嫁給他的，但他却將我當商品，轉送給一個很有錢的朋友，名義上，我是他那位朋友的特別護士，因爲我是學護理的，但實際上却是一個情婦的身份。」

李二爺心中一動，口中却漫不經意地問道：「我大哥還有一位很有錢的朋友，我怎麼不聽說過？」

玉姑哼了一聲道：「那種事，他當然不會告訴你啦！」

「他那位有錢的朋友姓甚名誰？」

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我不想再提。」玉姑顯然已提高了警覺。

李二爺也心知是怎麼回事了。儘管他外表裝成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，但他的心中是無比興奮的。事實已很明顯，目前的玉姑，就是朱天佑所要找的，他父親生前的那位特別護士。

試想：像這種毫無綫索可尋的人物，居然于無意中找到了，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這情形還不值得李二爺興奮嗎！

有着這一意外的大收穫，對于那替日本人拉皮條沒拉成的事，就微不足道啦！

玉姑不想再提，李二爺也毋須再問，于是話題轉入了輕鬆的一面。

對李二爺來說，這一頓便飯，是吃得非常愉快的，一直到二點正，才帶着薄醉，告辭離去。

× × ×

當夜，晚餐過後，三木少佐又駕臨李二爺的小公館中。

當然，三木此行目的，是不言可喻的。他自己也很爽快，一見面就笑問道：「二爺，所托的事，是否已有佳音？」

李二爺笑道：「少佐，哪有這麼快的，人家又不是堂子裏的姑娘，一張條子就可以叫出來的。」

「是是……是我太性急了一點。」三木歉笑着。

「不過，阿珠還沒走，如果你還有胃口的話，今宵就不妨住在這兒。」

「方便嗎？」三木嚥着口水。

李二爺呵呵大笑道：「有甚麼不方便的，房間現成，人也現成，只要閣下有興趣，歡迎隨時光臨。」

不等對方接腔，又立即揚聲叫道：「阿珠，妳快下來，看看是誰來了。……」

樓上傳來一個嬌甜語聲道：「二爺，是不是三木少佐？」

語聲似銀鈴，人像一隻花蝴蝶，快步衝下樓梯，以一個非常優美的姿態，「下子投入三木懷中，樂得三木嘻着一張血盆大嘴，傻笑不已。

× ×

當三木陷入溫柔陷阱之間，李二爺立即進入朱天佑所住的密室中。

密室中的朱天佑，早已化裝成三木的模樣，整裝待發了。

因此，一見面，朱天佑立即笑問：「二爺，他們已上樓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我馬上就走。」

李二爺連忙一把將他拉住，沉聲喝道：「老弟，現在去太冒險，何不再多等兩天哩！」

朱天佑苦笑說道：「多等兩天，還是要冒險……」

「但多兩天時間，可以對那邊的環境，多作一番了解，同時，阿珠也可能多有一點收穫，這也就是說，多等兩天，可以減少冒險，而增加成功的希望。」

「話是不錯，但任何事，顧慮太多，是不太好的。」朱天佑苦笑着。

「老弟，眼前有一宗很緊急的事，你必須先行處理好才行。」

「是哪一方面的？」

「小沙渡路三百號。」這一句話，李二爺說得特別低。

「甚麼特殊消息嗎？」

李二爺沉思着接道：「事情是今天中午所發生的，當時我奉老大電召，剛好碰上他正派遣兩個殺手，但我只聽到他最後兩句話：『最好是趁那賤貨沒出門之前，幹掉她！』老弟你想想看，他口中的那個她，是否可能就是玉姑哩！」

朱天佑點點頭道：「這個，的確有此可能，那老賊以前之所以留下這個禍根，一方面是認爲孤兒寡婦不敢向他尋仇，另一方面，也是貪戀玉姑的美色，如今，情況不同了，自然會有殺之以除此禍根的企圖……」

李二爺連忙接道：「那你得趕快去才行呀！今天，我整個下午沒見到你的人，我心中多急……」

朱天佑伸手握住對方的健腕，搖撼了一下道：「謝謝你！二爺，有一點你可以放心，當我由你口中聽到玉姑的消息之後，我已立即暗中派人去保護玉姑的安全了。」

「不過，爲愼重計，你還是自己跑一趟爲妙，至于三木那方面的事，只好暫時往後挪一挪……」

「好的，我馬上就走……」

× ×

時鐘正指着八點。

小沙渡路三百號的主人玉姑，已盛裝待發，準備前往舞台看她的情人侯四喜。

就在這當兒，一輛祥生公司的出租汽車，載來二位不速之客，不！對玉姑而言，這二位不速之客，等於是

閻王爺派來的追魂使者。

在女傭的前導下，二位不速之客很順利地到達玉姑起居室外的小客廳中。

那女傭向二位不速之客歉笑道：「二位先生請坐，我進去向小姐通報一聲。……」

事實上，不等女傭通報，裏間的玉姑已嬌聲發問，道：「誰呀？」

「是大爺派來送禮的兩位先生。」

「噢！難爲他還記得……叫他們將禮品留下，先行回去……」

那左邊一個不速之客，連忙接口說道：「太太，……」

「混賬！誰是誰的太太。」

「是是……小的該死……」

「還不給我滾！」

「我馬上就滾，只是……大爺交代過，這禮品，一定要親自交與小姐，並請小姐親自簽收。」

「甚麼禮品，那麼隆重的？」

「是一條鑽石項鍊……」

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，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。

本來對卓槐深表不滿的玉姑，一聽到鑽石項鍊之後，道：「讓我瞧瞧，值不值得我親自簽收……」

「呀」地一聲，房門輕啓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艷光照人的玉姑，已款步而出。

她，搖曳生姿地，一直走到那兩個不速之客身前，手掌才向前一伸，道：「拿來！」

那兩個不速之客，也許是被玉姑那絕代風華所眩惑了。一直是呆呆地注視着她，沒有任何行動。

等到玉姑口中說出「拿來」時，才如夢初醒似地，雙雙臉色一沉，探懷取出一把雪亮的匕首來。

玉姑入目之下，俏臉大變，驟然退後三大步，厲聲叱道：「你們想造反！」

左邊一個嘿嘿陰笑道：「小姐，我們是上命所差，妳得多多原諒。」

「上命所差？你們奉誰的命令？」

「自然是奉咱們大爺之命啦！」

「你們大爺是卓槐？」

「是啊！上淮灘上，能有幾位大爺哩！」

「卓槐爲什麼要殺我？」

「這個……很抱歉，咱們大爺沒向我們解釋過，只好由妳自己向閻王爺那邊去問了。」

玉姑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，歷盡滄桑的女人，目前雖已處於生死邊緣的險境，但她却並未顯現驚懼神色，只是輕輕一嘆道：「這天殺的，我太過相信他了。」

「站住，將門關上！」

原來那位徐娘半老的女傭，一見情況不對，早已嚇破了苦胆，好不容易乘他們對話之際，勉强冷靜下來，準備開溜，却被右邊那不速之客的「聲斷喝，給定在原地了。

一見那女傭呆立在當場，那右邊一個又沉聲喝道：「叫妳把門關上，沒聽到！」

那女傭身軀一抖，隨手將房門關上了。

那左邊一個，向他的同伴問道：「關門幹嗎？」

那右邊的一個，一雙色迷迷的眼睛，儘在玉姑那婀娜多姿的胴體上溜轉，口中却淫笑道：「老弟，有些事情，是必須關着房門才可以作的……」

這神情，這語氣，那左邊的一個即使是木頭，也該領會到了，但他的色胆不如他的同伴大，因而聞言之後，禁不住臉色一變，道：「不可以，毛兄，如果讓大爺知道了……」

那右邊的一個截口笑道：「朱老弟，你的頭腦怎麼那麼古板的，這種事，只要你我自己不透露，大爺又怎會知道，何況，這是一個即將處決的罪人，不玩白不玩……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又淫笑接道：「而且，像這麼惹火的女人，如果不趁機會玩個痛快，你我這一輩子，也別想有第二次機會了。」

「很可惜，你們連第一次的機會，也沒有了……」

語聲很冷漠，但出現在門口的那張面孔，更是籠罩着一層寒霜。

對那二位不速之客而言，那張面孔雖然談不上熟悉，却也並不陌生。

因爲，那是曾和他們共同生活過幾天的胡立民，隨在胡立民後面的，也是與他們打過交道的，「蝙蝠」中的幹員之一。

這情形，自然使得他們臉色大變之下，雙雙不約而同地，右手一揚，兩把雪亮的匕首，飛快地射向卓立門口的兩人胸前。

而且，匕首出手，立即探懷掏槍。

雖然是兩個動作，但却快得有如是一個動作似的。

但門口兩人的動作，比他們更爲快速。

當那兩個不速之客的手槍，剛剛掏出的剎那之間，但覺手腕一麻，手槍已掉落地下，兩把匕首也分別被對方兩人以奇異的手法接住。

胡立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乖一點，少不了有你們的好處……」

「老子不要好處，只要你們的狗命……」

話聲中，那兩個不速之客，已形同瘋虎似地，飛撲上去攻出三拳四腿，那戰況的凌厲，使得一旁的玉姑主僕，不得不連忙退向一隅。

胡立民獨戰兩個强勁敵手，居然不以手中匕首取勝，而以拳脚對付，而且還顯得很輕鬆地，向他的同伴笑道：「劉兄，別瞧熟鬧，多注意一點，可能外面還有敵人。」

那兩人中的一個冷笑道：「胡立民，這叫作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偏要來，你知道咱們大爺正在找你們嗎？」

胡立民朗聲大笑道：「當然知道，也就是因爲知道得太清楚了，才自動趕來，作爲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，還用得着去担心一條日本軍閥所豢養的走狗嗎！」

「砰」地一聲，兩人中已倒下一個。

「失禮，失禮……」

胡立民歉笑聲中，另一個也給他制服了。

妙的是，由外表看來，兩人都沒受傷，却又不能動彈。

其中一個驟然問道：「你……你也會點穴手法？」

胡立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雕虫小技，倒教閣下見笑了……」

他的同伴在門口說道：「胡爺，這附近沒有發現敵踪，只有一個在大門把風的人，給跑掉了。」

胡立民臉色微微一變道：「那我們得趕快離開這兒才行……」

目光移注滿臉困惑的玉姑，疾聲接道：「小姐，請趕快收拾一下，我們立刻就走。」

像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的玉姑，總算有她說話的機會了。

不過，由於這片刻之間的情況，變得太快，也變得太意外，一時之間，不知該問些什麼才好。

因此，她楞了一下之後，才注目問道：「立刻就走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走到那兒去？」

「去一個沒有人能暗算妳的地方。」

「那是什麼地方？你們二位，爲什麼不怕惹麻煩，要自動前來保護我？」

「這個……可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完。」胡立民苦笑着。

朱天佑的語聲，適時由門外傳了過來，道：「二弟，還是讓我來說吧……」

隨着語聲，朱天佑已緩步而入，他的手中，還挾持着一個短裝漢子。

胡立民連忙接道：「大哥來得正好……你身邊的是什麼人？」

朱天佑淡淡地一笑，說道：「就是方才在你們這兒漏網，準備回去向卓老賊報信的那一個……」

「那眞是太好了，太好了……」

朱天佑目光環掃，然後凝注着玉姑，沉聲說道：「玉姑，我首先說明，我自己的身份，我是蝙蝠中的老大，也是以往，力行紗廠的少東……」

不等他說，玉姑已是俏臉大變地，截口問道：「你……你就是朱廠長的少爺？」

「不錯。」朱天佑點點頭，反問道：「現在，妳該明白我爲什麼要派人保護妳的原因了吧？」

玉姑輕輕一嘆道：「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一切，你都已明白？」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可以這麼說，唯一不明白的，只是當年先父的死因，妳是當年先父身邊的特別護士，我想，這一秘密，除了卓老賊之外，恐怕就只有妳最明白了。」

玉姑淒凉地一笑道：「是的，嚴格說來，我算是謀殺令尊的幫兇，按說，你既然知道了這些，就該殺了我才對，却爲什麼反而要派人保護我呢？」

「我不會殺妳。」朱天佑抬手一指旁邊那三個，「我也同樣的不殺他們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當然是爲我自己，我不但要爲先父復仇，而且也要收回先父生前的產業。」

玉姑忽有所悟地一「哦」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是打算循法律途徑解決，才留下我們四個作爲人證？」

朱天佑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如果我要以暴力去對付卓老賊，即使他有十條命也早就解決掉了，但那樣一來，不但破壞了國法的尊嚴，而且也使先父的產業無法收回，因爲，卓老賊當年謀財害命的計劃太週詳了，所

以我才不得不多走一點迂迴路。」

接着，又注目問道：「玉姑，願意和我合作嗎？」

玉姑幽幽地一嘆道：「我願意。」

「你們三位呢？」朱天佑那銳利的目光，轉向那三位不速之客。

那三人中之一苦笑道：「我們已沒有選擇餘地，只是，朱爺打算要我如何合作法呢？」

「辦法很簡單，只要你們在法庭上承認，受卓槐老賊的唆使，前來行刺玉姑這一事實就行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我盡一切力量，保釋你們，成爲我這蝙蝠中的一員……」

「那眞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們都是一千萬分的願意。」

朱天佑目光移注玉姑，沉聲說道：「玉姑，爲了妳未來的出路，我先要明白，妳在先父的這一宗謀殺案中，扮演的，是一個怎樣的角色。」

玉姑輕嘆一聲道：「我不是已經說明過，我是帮兇嗎！」

「助手的地位，也有輕重之分。」

「我的任務，是調製毒害令尊的毒藥。」

「也是妳餵給先父吃下去的……」

「不！那是卓槐强行灌下去的。」

「這就行了。」朱天佑接道：「本案開庭時，我當以苦主身份，並運用一切關係，替妳減輕罪名。」

玉姑凄凉地一笑道：「我這個人，早已成了行屍走肉，所以，對於未來的一切，我根本不想，你也毋須替我操心，倒是有一點，我不能不提醒你……」

「是關於那一方面的？」

「是有關令尊產業的事，你要知道，我的證詞，只能坐實卓槐謀殺令尊的罪名，但對於謀財奪產的事，却無補於實際。」

「這些，我明白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否也曾想到，卓槐既已派出他的爪牙，企圖殺我滅口，會不會也對當年那些被他收買的會計師，律師，法醫，和推事等人，也施以同樣的手段呢？」

朱天佑雙眉一揚，說道：「玉姑，多謝妳提醒我！但請妳相信我，我既有力量保護妳的安全，也自然有力量，去保護妳所說的那些人的安全。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才正容說道：「玉姑，現在，妳趕快將貴重細軟收拾一下，咱們馬上就走。」

玉姑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連自己的生命，都不關心了，那些身外之物又還有什麼可收拾的……」說歸說，但是還是立即起身，翻箱倒匣地，開始整理起來。

這當兒，朱天佑却向胡立民說道：「兄弟，先將這三位押上車，我隨玉姑馬上就來。」

胡立民沉思着接道：「大哥，卓老賊會不會自己趕來？」

朱天佑笑了笑：「我倒是眞誠地希望他能及時趕來，也免得我再多費一次手脚……」

電話鈴响了。

朱天佑話鋒一轉，說道：「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必然是卓老賊打來的，查問戰果的電話……」

取過話筒，對方傳來的，果然是卓槐的語聲：「你是誰呀？」

「你找誰呀？」朱天佑捏着鼻子反問着。

「我找毛豆說話。」

朱天佑尖着嗓音道：「對不起，毛豆已被我當作下酒菜了……」

「你是誰？」電話那邊的卓槐，語氣中充滿着憤怒。

「我是蝙蝠。……」朱天佑放開捏住鼻子的手，以正常語聲笑應着。

「你……你是朱天佑？」

「是啊！大爺好敏銳的聽覺！」

「你小子別得了便宜還賣乖，鹿死誰手，還難說得很哩！」

「我倒不是這麼想。」朱天佑大笑道：「大爺，多謝你，還留給我這麼多的人證和物證呢……」

「我有什麼證據在你手中？」

「這個麼……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有朝一日，咱們對簿公堂時，大爺你就明白啦！」

玉姑已將自己的貴重物品和換洗衣服，整理成一大一小兩口皮箱，在胡立民的手勢之下，向室外走去，胡立民並揚聲說道：「大哥，別跟那老賊廢話，咱們走！」

朱天佑連連點頭，並向話筒歉笑道：「大爺，失禮，失禮，我要告辭啦……」

× × ×

狂歡過後，睡得像一條死豬似的三木少佐，被「串電話鈴聲吵醒了。

他，十分不耐煩地，睜開眼睛，伸手由床頭接過話筒，話筒中是李二爺的歡笑聲：「少佐，很抱歉，打擾你了。」

三木滿肚子不愉快，但他的語氣，却還頗爲平和：「什麼事，快說吧。」

「是是……是山本少尉打來的電話，他說有緊急事情向你報告。」

「好，你接過來……」

接着，隨即以日本話交談起來，談了足有三分鐘之久，三木才放下聽筒，匆匆穿起衣衫來。

也直到此刻，他才發覺枕旁的阿珠竟然不在，正當他準備向李二爺查詢之間，全身赤裸，只披着條浴巾的阿珠，已由浴室中緩步而出，並未語先笑道：「少佐，怎麼就要走了？你不是說得好好的，要在這兒過夜的嗎？」

三木伸手在她的俏臉上輕輕一擰，歉笑道：「我也不想走，但公事要緊，我明晚再來，好嗎？」

「有什麼好不好的，像我這樣的路柳牆花，還不是愛來就來，愛去就去。」

「喲！別撒嬌了，我說好明晚來，明晚一定……」

「今晚說好了的都不算，誰能保證你明晚的事。」她將一個半裸嬌軀，偎向對方懷中。

「今晚是臨時有了緊急公事。」他情不自禁地，雙手環住她的纖腰。

阿珠嘟着小咀，嗲說着道：「你已經在機關長面前請過假了，還有什麼顧慮的。」

「這個人比機關長更厲害，我不能不馬上趕回去。」

「那是什麼人？」

「東京來的……」說着，立即放開她的嬌軀，匆匆地離去。

阿珠之所以故意偎在三木身上，沒話找話說，無非是想讓外面的李二爺有時間去設法通知或支援朱天佑。因爲，按他們原先的計劃，朱天佑是乘着三木在這兒過夜的機會，冒充三木的身份，前往日本特務機關，盜取那份準漢奸的名單的。

儘管由於李二爺的告密，朱天佑臨時變更行程，先去解救玉姑的危難，但他那特務機關之行，却是勢在必行。

此刻，情況突起變化，三木要趕回去，如果李二爺來不及通知朱天佑改變計劃，雙方一碰頭，則朱天佑的處境，就非常危險了。

而事實上，此刻的朱天佑，已在赴特務機關途中，李二爺即使想通知朱天佑，也無從着手，情急之下，他只好立即以電話通知胡立民，趕快調集人手，前往支援。

李二爺的電話剛剛掛斷，卓槐已輕裝簡從地，走進了他的寫字間，那臉色，那神情，可非常難看。

李二爺入目之下，雖然心知是爲了那位特別護士——玉姑的原因，但却故意問道：「老大，出了什麼事嗎？」

卓槐將自己頹然擲向沙發中，苦笑着一嘆道：「二弟，紕漏出的很大，上海灘咱們是沒法再呆下去了。」

「是爲了蝙蝠？」

「不錯。……」

「大哥準備離開上海？」

「是的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……」

李二爺雙眉一揚，截口接道：「大哥，怎麼說，咱們的力量也要强過蝙蝠多多，爲什麼要逃避，咱們大可集中力量，跟那小子拚個强存弱亡。」

卓槐擺擺手，制止他說下去，輕輕一嘆道：「現在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，你說的固然是辦法，但我們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，雙管齊下才行。」

「何謂雙管齊下？」

「那是一方面照你的辦法，集中全力，跟朱天佑那小子一拚，並尋求日本人的支援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却必須立即着手撤退……」

「撤退？退到哪兒去？」

「只要保全實力，退離上海之後，那兒都可以安身，問題却在必須以最快速，也最秘密的手法，先行將咱們的財產撤走。」

「老大，沒這麼嚴重吧？」

卓槐苦笑着，長嘆一聲道：「二弟，事實上已經是禍在眉睫啦！」

他，掏出雪茄，李二爺連忙替他點上火，並蹙眉問道：「大哥，能不能說詳細一點？」

「好的……」

他，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，隨着烟圈噴出的，是一聲深長的嘆息，和玉姑被朱天佑救走的經過與嚴重性。

靜靜地聽完之後，李二爺也苦笑道：「不錯，照這情形說來，目前情況可相當棘手。」

「所以，必須照我方才所說，雙管齊下才行，縱然不能將那小子擺平，只要咱們保全實力，以後還可以回來，東山再起。」

「對對，請大哥指示。」

「二弟，坐在我身邊來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十一點五分，也就是正當卓槐進入李二爺寫字間的同時。

朱天佑以三木少佐的身份，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日本特務機關的大門。

雖然已近午夜，但整個特務機關中，却是爲辦喜事似地燈火輝煌。

這情形，不由使他暗自嘀咕着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啊……」

好在他的準備功夫，事先作得很週詳，儘管是進入一個危機四伏的陌生環境，但他却泰然自若地，逕行進入三木少佐的辦公室中。

辦公室內，三木少佐的助手山本少尉和櫻子小姐正在忙着打字。

一見朱天佑進入室內，山本少尉立即站了起來，躬身諂笑道：「少佐，剛才才跟您通電話，沒想到您回來得這麼快。」

朱天佑暗中苦笑着：「怎麼會這麼巧……」但外表上却自然地一笑道：「緊急公事嘛！自然要立即趕回來。」

他，剛剛坐下，山本又諂笑道：「少佐，板垣大佐和領事，都在機關長房間，您是否馬上過去？」

朱天佑暗中一「哦」：「原來是這個魔鬼來了，這混賬東西來的可眞不是時候。……」

他，暗中一挫鋼牙，點點頭道：「我當然馬上過去，山本，將那『金魚計劃』的卷宗給我。」

所謂金魚計劃，也就是日本軍閥以華制華的陰謀一部份——有關收買中國政府各地軍政要員的部份。

朱天佑此行，就是爲了獲得這個密件中的那份漢奸名單而來。

儘管目前情況變更，而且非常惡劣，但他却仍然在盡最大的努力，希望完成任務。

沒想到山本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少佐，那卷宗，方才已由機關長要去了。」

朱天佑也苦笑了一下：「那很好……」

邊說邊起身向外面走去。

現在，朱天佑必須以最大的決心，作明智的抉擇了。

因爲，事實很明顯，眞的三木少佐馬上就要回來，如他立即抽身一走，不致有甚危險。

不過，由於此行的徒勞無功，而且已形成打草驚蛇之勢，以後，再想盜取那份名單，就更加困難了。

一個突然的意念，堅定了他的信心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……」

他，懷着大無畏的精神，昂然走向機關長高原中校的房間。

那房間內，燈光如晝，日本領事赤城三郎，特務機關長高原中校，正和一個禿頂的矮胖大佐在促膝密議着。

更番涉險中奸謀

對於日本駐上海租界的領事，和特務機關長，朱天佑是早就見過的，但對那個禿頂大佐，却是聞名而不曾見過面。

如非是片刻之前，由山本少尉口中，知道其爲板垣大佐之外，還不知其是何許人哩！

原來板垣大佐，是日本情報部派駐華南地區，不論明的，暗的日本特務人員，都由此人指揮節制。所以，儘管他的軍階並不算高，但權威却是龐大的。

不過，朱天佑雖然不認識板垣大佐，但却是聞名已久。

在目前這場合，朱天佑是「官卑職小」，向着對方三人分別敬禮之後，就只有筆直地站在一旁的份了。

板垣向朱天佑注目問道：「你就是主管金魚計劃的三木少佐？」

「是的。」朱天佑畢恭畢敬地，以日語回答着。

「那名單，我已經看過了，人數不够，份量也太差。」

「請大佐指示！」

「咱們皇軍的侵華戰爭，隨時都可能發動，所以這一計劃，必須特別加速進行，否則，咱們三個月解決支那的預定計劃勢將延期。」

「是是……」

朱天佑口中恭應着，一雙精目却在偷偷地掃視着。

須知他此行以無比的勇氣，闖進虎穴中來，目的就在那個金魚計劃的卷宗，只要發現了，他會立即採取斷然行動却持板垣以圖脫險。

但事實上，那個卷宗並未在對方三人手中，辦公桌上也沒看到，而不遠處，他已隱約地聽到三木少佐和別人招呼的談話聲。

這一驚，可是非同小可。

這剎那之間，他的腦子裏已無暇計及其他，只在打算着如何找一個離開這兒的藉口。

他心念電轉間，口中話鋒一轉道：「報告大佐，卑職前天獲得南京政府一個密件……」

「那一方面的密件？」

「目前還沒研究出來，所以也還沒向機關長報告，我這就去拿，請大佐研判一下……」

邊說，人已準備轉身離去。

也就在這節骨眼兒上，門口忽然發出一聲沉叱：「不許動，舉起手來。」

朱天佑聽得很清楚，正是三木少佐的助手山本少尉的語聲。

他，儘管明知自己行藏已露，却由於對方並未提明要誰舉起手來，因而仍然裝成若無其事地，準備從容轉身。

山本的手槍，已抵着他的背心，並冷笑一聲：「朋友，乖一點。」

此情此景，朱天佑不乖還行嗎！

他，一面徐徐舉起手來，一面怒叱道：「山本，你瘋了！」

「我沒瘋，發了瘋的是你。」山本仍在冷笑着。

「是怎麼回事？」板垣大佐與高原機關長二人，幾乎是同聲發問。

不過，已毋須山本作答，因爲，眞的三木少佐已及時趕了來。滿面惶急地，向書室內的板垣大佐行着軍禮。

也由於三木的及時趕來，身爲特務頭子的板垣大佐，自然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了。因而臉色一沉，戟指朱天佑怒叱道：「巴格也雷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這剎那間，朱天佑已採取斷然行動。

原來就在他站立處的不足半尺處，有一張空着的木椅。

也就當板垣大佐話聲剛落的剎那之間，朱天佑突出不意地，右足一挑，那張空着的木椅，猛然飛起，一下子砸在山本少尉持槍的右臂上，而朱天佑却以快速得無以復加的動作，奪過山本手中的手槍，同時，他也掏出了自己的手槍，兩枝手槍分別比擬着板垣大佐和高原機關長二人，淡淡地一笑道：「對不起，請舉起手來！」

板垣大佐，高原中佐二人臉色大變之下，只好乖乖地舉起手來。

朱天佑目注門口的三木少佐，山本少尉沉聲說道：「你們兩個，也得安份一點，不得我的許可，不許擅自行動！」

板垣大佐，高原中佐二人，畢竟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，儘管於變起倉猝之間，臉色爲之大變，但一變之後立即鎮定下來，由板垣發話道：「告訴我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你認爲我是什麼人，就算什麼人吧！」

高原中佐插口道：「你是蝙蝠朱天佑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也是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？」

「唔……」朱天佑雖然沒有正面承認，却也等於是默認了。

板垣大佐輕輕一嘆道：「除了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，不會有這麼高明的身手，也不會有這麼高明的化裝術。……」

「更不會有這麼大的胆量。」朱天佑含笑接了下去。

「你很自負，也很狂。」

「是嗎！我自己倒不覺得。」

「說你此行目的吧？」

朱天佑臉色一整，道：「我只要那份金魚計劃的名單，然後有勞大佐親自送我一程。」

板垣大佐面有難色，欲言又止，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「大佐，男子漢大丈夫，說話乾脆點。」

板垣沉思少頃，才一挫鋼牙，道：「好，我答應你！」

「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。」

「三木，將那份名單給他。」

「是……」三木剛剛恭應一聲，山本少尉却搶先說道：「我去拿……」

「慢着！」朱天佑沉喝一聲之後，才注目問道：「山本，方才你不是說過，那個卷宗，已被機關長取來了嗎？」

山本少尉得意地笑道：「站長先生，你那麼精明能幹的人，怎麼也會有迷糊的時候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當時不那麼說，那卷宗不是早就到了你的手中，安全離去了嗎！」

「你……早就看出了我是僞裝的三木？」

「不瞞站長說，我還沒這個本事，怪只怪你來得太快了一點，我才不得不提高警覺，臨時玩上那麼一個花招，還記得嗎？當你進入辦公室時，我是怎麼說的？」

「是的，你說過才跟我通過電話，是我自己太過大意了一點。」朱天佑苦笑着。

「所以，我一直在暗中注意你，當我聽到三木少佐在大門口的語聲時，才眞正確定你是冒牌貨了。」

朱天佑點點頭，笑道：「你，不愧是情報人員中的後起之秀。」

目光移注板垣大佐，含笑接道：「大佐，這位山本少尉，你應該好好提拔他一下，連昇三級才對。」

「我會的。」板垣不自然地笑了笑道：「眞是英雄所見畧同。」

山本少尉滿臉興奮地，連聲道謝：「多謝大佐提拔，也多謝站長先生的推薦。」

高原中佐插口喝道：「別廢話了！快去將那卷宗取來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山本少尉剛剛移動脚步，朱天佑又沉聲喝道：「山本，我特別提醒你，你們大佐和機關長的生命，目前都

還掌握在我手中，你可別想再玩什麼花槍！」

山本少尉邊走邊笑道：「你放心，咱們皇軍軍官的生命，重於一切……」

「你明白就好……」

朱天佑話沒完，屋頂上傳來胡立民的語聲道：「大哥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嗎？」

原來胡立民接到李唐的告急電話之後，心急朱天佑的安全，立即帶了兩位得力弟兄，兼程趕來。

同時，由於日租界中的日本特務機關，佔盡地利，刁斗森嚴，明裏硬闖，是絕不可能，於是，他留着兩個弟兄在外面伺機接應，他本人却利用他那特殊的輕身功夫，由旁邊民房的屋頂上，悄然闖了進來。

「聽自己的援兵已到，朱天佑更是寬心大放地，朗聲大笑道：「二弟來得正好，快請下來，暫時在門口担任警戒。」

「得令……」

朗笑聲中，人影閃處，胡立民已傲然卓立門口，向着朱天佑咧咀一笑道：「大哥，我早知你會化險爲夷。」

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別提了，方才，幾乎陰溝裏翻了船哩！」

那位「直默不作聲的日本領事赤誠三郎忽然以日本語向板垣說道：「大佐，支那政府中能有此種年輕幹練的工作人員，咱們計劃中的侵華戰爭，恐怕不會太理想。」

「這些，用不着你担心！」板垣冷冷地頂了一句之後，才向朱天佑注目問道：「朱站長，你們居然還保存着飛簷走壁的功夫？」

朱天佑淡淡地一笑：「這也是我國國粹之一，你懂嗎？作爲一個優秀的情報員，除了高度的機智，敏捷的反應，銳利的觀察，和神奇的槍法之外，對於我國傳統的國術，也是必修的課目之一。」

板垣冷冷地一笑道：「但願你們這些傳統的國術，能够保全你們的領土主權。」

「咱們且拭目以觀吧！」朱天佑也報以冷冷的一笑，道：「眼前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，這是你們戒備最嚴密的特務機關，我還不是要來就來，要去就去。」

「報告大佐，金魚計劃的名單已取來。」山本少尉在門口朗聲報告着。

板垣大佐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將它交給朱站長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朱天佑由山本手中接過那份卷宗，口中向胡立民說道：「二弟，你多注意一點，我要檢查一下這份名單。」

胡立民笑道：「大哥儘管放心，眼前這幾個日本鬼子，絕對不敢玩什麼花槍……」

朱天佑飛快地將卷宗中的名單看了一遍，揣入懷中，然後向板垣正容說道：「大佐，你們舉國上下，都在作着侵華美夢，所以一切良言，對你們那是對牛彈琴，但你既然碰了頭，却不能不特別提醒你一聲：大佐，今宵便宜了你，希望你下次莫犯在我手中，懂嗎？」

板垣冷冷地一笑道：「朱站長，現在，一切言之過早，以後的事，咱們且走着瞧吧！」

「好！現在，勞駕你和機關長，送我們出門……」

在投鼠忌器的情況之下，三木少佐等人眼睜睜地，看着朱天佑，胡立民二人，挾持板垣大佐，高原中佐二

人揚長而去。

對朱天佑而言，雖然因板垣大佐的臨時趕來，幾乎破壞了一切的預定計劃，而使他受了一場虛驚，但結果還是令人滿意的。因爲，他的任務總算已經達成，那份漢奸名單已到手。

當他們回到住處之後，胡立民首先忍不住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：「大哥，任務已經完成，明天，該辦我們的私事了。」

「私事？什麼私事？」

「共同的仇人卓老賊，難道你忘了？」

朱天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殺父奪產之仇，我怎麼會忘記，不錯，明天就可以辦我們的私事了。不過，公事是永遠不會完的……」

微微停了一下，才意味深長地一嘆道：「風雨如晦，鷄鳴不已，多難的祖國，正有更多的更艱鉅的任務，在等待我們去完成哩！」

「我知道，」胡立民也正容道：「今後，我一定永遠追隨大哥，爲多難的祖國効力。」

「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」朱天佑激動地握住對方的健腕搖撼着。

胡立民笑了笑，道：「大哥，將那戰利品取出來瞧瞧，可好？」

朱天佑沒答話，只是默默地探懷取出那份得來不易的漢奸名單。

可是，不瞧倒好，這一瞧，使得朱天佑身軀一震地，脫口驚呼，說道：「不好，我上當了！」

這一嚷，使得胡立民也傻眼了，半晌接不上話來。

原來那份好不容易得來的名單，竟然是一份白紙。

當取得那份名單時，朱天佑曾經親自看過，那上面明明有着二十多個名字，怎會一下子就變成一份一無所有的白紙了哩？

還是由朱天佑自己打破沉寂，苦笑道：「那小子可眞够高明！」

「大哥說的是山本少尉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大哥於取得這份名單時，不是已經檢查過了嗎？」

朱天佑道：「不錯，但這名單，顯然是事先準備了好幾個副本，並經過化學藥品的特別處理的。」

胡立民「啊」了一聲道：「我有點明白了，經過化學藥品特別處理過的名單，在發生像今宵這種事故時，在交出之前，再經過某種簡單的處理手法之後，到了預定的時間，名單上的字跡，就會自動消失？」

朱天佑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是的，這手法很普通，一般情報人員都懂得，但我當時竟然忽畧掉了。」

接着，又苦澀地一笑道：「說來，可眞是巧合得够絕的，方才我檢查時，名列榜首的就是本市駐軍的參謀長賈涉少將，由於我早已知道賈涉的底細，因而對這份名單深信不疑，也就沒有注意以下的名字了。」

「是的，要不然，至少也可以知道一二個漢奸的名字。」

「一番心血，盡付東流，現在，只好重新部署了。」

胡立民也苦笑了一下道：「經過這一次的打草驚蛇，又知道了大哥你的眞實身份之後，進行起來，那必然是事倍而功半……」

朱天佑忽然冷笑一聲：「我不信邪！」

抬腕看了一下手錶，是凌晨一點半，他，目注胡立民，沉聲說道：「二弟，時機很緊迫，你我都還不能歇息。」

「大哥請吩咐。」胡立民正容接道：「熬個把夜，算不了什麼。」

朱天佑沉思接道：「經過方才的變故，他們必然會懷疑到李唐的立場，因此，不但李唐的處境危險，卓老賊也很可能乘機開溜……」

胡立民忍不住脫口問道：「卓老賊爲何要開溜？」

「你想想看。」朱天佑苦笑道：「以往，卓老賊認爲我也是黑社會中人，又沒什麼證據落在我手中，所以，明知他與我有殺父奪產之仇，也篤定泰山地，沒當一回事，現在情況不同了，玉姑那個證已落在我手中，又知道了我是政府工作人員的身份，他還敢在這兒呆下去嗎！」

胡立民笑道：「那可不一定，也許他自信有日本人撐腰，可以有恃無恐地呆下去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笑道：「二弟，你錯了，日本鬼子固然是氣燄萬丈，橫行無忌。但他們的侵華戰爭還沒發動，上海畢竟還是我們中國人的上海，這一點，卓老賊他不能不放慮到的。」

胡立民點點頭，才注目問道：「那麼，大哥之意，是……」

「咱們分工合作，你去和李唐聯合對付卓老賊，記住，要活口。」

「大哥你呢？」

「我……還要去日租界的特務機關……」

「那怎可以！」胡立民幾乎要跳了起來。

朱天佑含笑而起，拍了拍胡立民的肩膀，道：「二弟，這叫作攻其無備，也是孫子兵法運用的高度發揮……」

胡立民截口接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但至少也該帶幾個弟兄去接應才行。」

「不必。」朱天佑邊走邊扭頭笑道：「此行是暗探，不會和他們正面衝突，二弟，你也該走了……」

× × ×

凌晨三點。

日租界中，特務機關附近的霓虹燈都熄掉了，天空中濃雲密佈，星月無光，似乎是一場暴風雨正醞釀着。

不過，這情形對於再度潛入特務機關的朱天佑，却是有着很大幫助的。

他，捷如狸貓似地，在屋頂上穿行着，向特務機關中唯一透着燈光的房間上滑進。

儘管特務機關中刁斗森嚴，警衞密佈，但由於朱天佑的動作太矯捷，也太輕靈了，使得那些神氣活現的日本衞兵，毫無所覺。

在那透出燈光的房間屋頂上，朱天佑爬伏下來，凝神竊聽着。

下面至少有五個人在喝酒，用日語低聲談笑着。

「山本，你這下子，可眞是平步青雲呀！應該多喝幾杯……」

「說來也眞是不可思議，咱們頭兒，居然肯接受敵人的建議……」

「是啊！山本兄應該怎好向那位三一三工作站的朱站長道謝才對……」

「我不同意這說法。」

「爲什麼？你要知道，山本兄的連昇三級，可眞是朱站長建議的呀……」

「話是不錯，但你要知道，咱們頭兒的破格拔擢，主要還是由於山本的特殊才能與機智，想想看，方才的情形，如果讓朱站長得手了，那對咱們即將發動的侵華戰事，會有多大的影響，所以，我認爲，山本兄的連昇三級，決非倖致，而是憑眞實本領掙來的，當然毋須向那姓朱的道什麼謝。」

「有理，有理，來，咱們共同敬山本兄一杯。」

一陣碰杯的响聲過後，才聽到山本的語聲道：「多謝各位！只是對於三木少校，我可感到非常抱歉。」

「我認爲，用不着，你又不是有意跟他過不去……」

「是啊！怪只怪他自己，嗜色如命，一見了漂亮的女人，就連生辰八字都忘了……」

「唉！這一被調返國，可就慘啦……」

「可不是！只要在這兒好好的幹下去，侵華戰爭一經發動，咱們每一個人都是前途無量的……」

竊聽到這兒，朱天佑對目前的情況，已大致明白了。

那就是：板垣大佐已接受他的建議，將山本少尉連昇三級，取代了三木少佐的職位，而三木少佐已被打入冷宮，要遣送回國了。

心念疾轉間，他忽然起身向另一個屋頂上疾射過去。

由於他突然有了新的靈感，未及多想而匆促行動，使得下面的衞兵有了警覺，其中之一「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屋頂上好像有什麼東西飛躍過去？」

「活見鬼，我怎麼沒看到。」

「吉川，我們不能不特別小心一點，三一三工作站中，有不少飛簷走壁的人。」

「他們剛剛開過事，回去不久，又快要天亮了，誰還會再來送死。」

「可是，我明明看到一個影子，一晃而過的。」

「那一定是貓，是人總會有點聲音……」

不遠處，同時傳來「咪」地一聲貓叫聲。

「怎麼樣？我沒說錯吧？……」

以一聲貓叫，將兩個日本衞兵矇混過去之後，朱天佑的行動可更小心了。

他對這兒的情形，似乎很了解，小心地躍下地面之後，立即輕車熟路地，到達一個房間，拉開紙門，敏捷地閃了進去，又將紙門拉攏，室內燈光很暗，只開了一盞五支光的枱燈。

榻榻米上，有一個穿着和服的人，背着門盤膝而坐，正在喝着悶酒。

那人明明聽到有人進了門，却是頭也不回地，冷然問道：「誰？」

「老朋友。……」

朱天佑緩步而前、在那人的對面含笑坐了下來。

那個喝悶酒的人是三木少佐。當他發現這位不速客是朱天佑時，七分酒意給嚇跑了六分。

但朱天佑不容許對方有什麼動作，已揚指點了他的兩處穴道，並順手將枱燈關掉，壓低語聲說道：「少佐，冷靜一點，我是幫助你而來。」

半晌，三本少佐才苦笑道：「朱站長，方才的幫助，我已經受用不盡了，還要如何幫助我呢？」

朱天佑正容接口道：「這回，我是實實在在的幫助你，不過，基於利人利己的原理，你也必須幫我才行。」

沉思少頃之後，三木才苦笑一下，道：「好，你說來試試看？」

「我先要知道，你幾時回國？」

「日期還沒決定，總在兩三天之內。」

「只要有一天時間緩衝就够，聽着……」

接着，貼着對方的耳朵，以最低的語聲，嘰咕了好一陣子，然後才低聲笑問道：「你說，這辦法是不是利人而又利己？」

「唔……」三木點了點頭。

「可以放慮嗎？」

「這事情不但影响我的名節，也與生命有關，能够多給我一點放慮的時間嗎？」

「你要多少時間？」

「一刻鐘就行了。」

「可以，但我要警告你，別想在我面前玩甚麼花槍。」

「此刻，我已形同一個活死人，還能玩甚麼花槍嗎！」三木苦笑着。

一刻鐘的時間不算長，但在目前這環境之下，對朱天佑而言，却也不算短。

當然，也不會呆等，當三木愛眉沉思之間，他除了提高警覺，防備可能發生的意外之外，腦子裏也在攷慮着今後的行動問題。

事實上，還不到十分鐘，三木就已經下了決心。只見他一挫鋼牙，道：「朱站長，我答應了。」

「好，從現在起，咱們是患難與共的同志。」朱天佑握住對方的手，用力搖撼着。

「現在該可以解開我被制的穴道了吧？」

「可以……」朱天佑揚指在對方身上飛快地連點了五下之後，才赦笑道：「少佐，基于防人之心不可無的原則，請原諒我，不能不在你身上作點手脚。」

三木剛剛週身舒泰地，可以自由活動，聞言之後，不由臉色大變地，注目問道：「你在我身上作了些甚麼手脚？」

朱天佑赦笑道：「這是一種定時封穴的手法，平常毫無感覺，但一到預定時間，立即發作，那滋味是必須自己嚐過之後，才能體會得出的。」

「發作時會不會死去？」

「不會死，但却比死還要難受。經過半個鐘頭的痛苦之後，會自行停止，到第二天的同一時間，又再行發作……」

「以後就永遠這麼逐日發作下去？」

「是的。不過，經過我的解除手法之後就好了。」

三木的臉色陰晴不定，注目問道：「那你要到何時，才給我解除？」

「等我們的合作有了收效之後，大概三五天的工夫也就够了。」朱天佑含笑接道：「有一點，我要特別警告你，不可爽約，因爲，我方才所訂的約會時間，也是定時封穴手法發作的時間，你只要準時赴約，我可以免除你的痛苦。」

「目前，我還能有別的選擇嗎！」三木苦笑着。

「還有。」朱天佑聲容俱莊地，接道：「萬一你臨時有事，不能準時赴約，因而疼痛難忍時，也只好咬牙忍受，可千萬不能找你們的軍醫打針止痛。」

「否則會怎樣？」

「不會死人，但却會增加痛苦。」

「好，我記下了。」

朱天佑握住對方的手，說聲再見，又悄然離去。

× × ×

當朱天佑進入日租界的特務機關的同時，胡立民與李唐二人的聯合大軍，也已悄然將卓槐的秘密巢穴包圍了起來。

說來，這也值得替外國人當走狗的人警惕的了。

儘管日本人已經明白了朱天佑的眞實身份，也早已知道卓槐與朱天佑之間有着殺父奪產的深仇大恨，但日本人知道了朱天佑的眞實身份之後，却並未立即將這重要的消息立即通知卓槐。

因此，儘管卓槐已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危殆，但當他的秘密巢穴被包圍時，却正擁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妞兒，

好夢方酣哩！

那是位于法租界中，靠近法國公園的一幢花園洋房。

由于已是凌晨三點的深夜，因而不但整幢洋房中一片寂靜，連四週也是靜悄悄的。

爲免打草驚蛇，胡立民不主張叩門，瞧準了一個隱蔽處，當先越牆而入。

別瞧這兒外表上一片寂靜，但暗地裏却是警戒森嚴地，如臨大敵。

胡立民于越牆之前，已擊東擊西地先向十丈外投下一個石頭，然後才悄然越牆而入。

也就當他進入牆內的瞬間，「汪汪」連响，叱喝連連，兩頭狼狗，當先撲向那投石處，另外三條矯捷人影也飛快地撲了過去。

就在剎那之間，胡立民已箭疾地射落兩丈外的一座假山陰影中。

也許爲了分散裏面警衛人員的注意力，李唐和其餘的人却並未越牆，臨時改變計劃，而明張旗鼓地，正式叩起門來。

「誰？」

「我是李唐。」

「啊！是二爺……」

「快開門，大事不好。」

大門「呀」然而開，李唐率領着他的親信，和朱天佑手下的工作人員，一湧而入。

「統統舉起手來！」李唐沉聲命令着。

在槍口威脅之下，守在大門口的三個警衛，乖乖地舉起手來被繳了械。

「將他們暫時關在門房中。」李唐向自己的手下人吩咐着。

那撲向胡立民投石處的三個警衛，由于撲了一個空，也率領着兩頭狼狗折了回來，入目之下，其中一人駭然驚問道：「二爺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李唐正容說道：「大爺通敵叛國，東窗事發，這些，這些都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員，你們最好是乖一點。」

這語氣，這氣勢，已收先聲奪人之效，再加上人數的衆寡懸殊，因此，儘管那些警衛，平常都是自恃身手高明，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亡命之徒，此刻，却也一個個的傻了眼。

李唐又沉聲接道：「你們都是奉命行事，只要丟下武器，咱們還是好弟兄。」

「砰砰」連响，三枝手槍丟落地下。

「暫時委屈你們一下。」李唐扭頭吩咐着：「好好看守他們六個，不要難爲他們。兩頭狼狗也關起來。」

這算是一場不流血的「政變」。

李唐解除了六個警衛的武裝之後，除了留下四人守在大門口之外，舉手一揮，大夥兒浩浩蕩蕩地，向裏面走去。

卓槐已披着一件睡褸，出現在二樓的陽台上，左右兩邊，圍護着四個保鏢。

他，不愧是一位黑社會中的梟雄，雖然已明知變生肘腋，大勢已去，但却顯得非常沉着地，沉聲說道：「老二，我待你不薄？」

李唐卓立陽台約莫十丈處，仰首笑了笑道：「老大，這個，我承認。」

「那你爲何還要吃裏扒外？」

「這是公事，這些，都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，也就是最近才公開活動的蝙蝠。」

卓槐身軀一震，「啊」了一聲道：「朱天佑就是三一三工作站的站長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你爲甚麼早不告訴我？」

「現在告訴你，也不算遲呀！」

「不錯，現在告訴沒也不算遲，」卓槐苦笑一下，才注目問道：「朱天佑爲何不見？」

「大哥臨時有事，不能分身。」胡立民已悄然到了他們背後二丈遠處，以手槍瞄準着他們，沉聲接道：「丟下傢伙！」

那五個人都沒動一下，只由卓槐平靜地問道：「你是胡立民？」

胡立民冷哼一聲，道：「眞難爲你，還聽得出我的嗓音。」

卓槐「嘿嘿」冷笑道：「別人的嗓音，我不一定能聽得出，你我關係不同，是俗語所說的靴友之誼……」

「閉咀！」

「我姓卓的不吃這一套，你開槍吧！」這一手可眞够絕，他居然自動要對方開槍起來。

「現在還不是要你性命的時候。」胡立民冷然道：「我再說一遍，叫他們丟下武器！」

「可以，但我有條件，不許難爲他們，而且，這條件包括我所有的手下人在內。」

「這條件，我可以答應，我所奉到的命令是，首惡必誅，脅從免究。」

「好！」卓槐扭頭向他的四個保鏢說道：「你們把武器扔下！」

那四個保鏢，雖然一臉的不願意神色，却是不能不聽他們主子的命令，一個個將手槍扔了下來。

卓槐笑了笑，抬手一拍靠近他身邊的一個保鏢，道：「別難過，作得像個男子漢一點，我們都看過一些小說，不識字的人也聽說書的人說過故事，從前的英雄好漢，到了殺頭的時候，還在談笑風生，說甚麼『再過十八年，又是一條好漢』，人家能作到的事，爲甚麼我們不能作到哩！」

緊接着，話鋒又轉向胡立民道：「胡立民，我還有一個不情之請……」

胡立民冷然截口道：「既然是不情之請，那就免開尊口！」

「很抱歉！我這個不情之請，你除了乖乖接受之外，別無選擇餘地。」他，談笑自若，可眞有點古時候那些視死如歸的英雄豪傑的氣概。

一個待決之囚，居然有此態度和語氣，這可使胡立民不由不爲之深感困惑，而一時之間，答不上話來。

卓槐一直是面向陽台下，背對着胡立民，他，沒聽到胡立民的反應之後，又含笑接道：「胡立民，別緊張，我的不情之請決不過份，只是，我要眼看我的全部手下人安全離去之後，才束手就縛，可以嗎？」

「……」胡立民仍然沒有吭氣。

「你不是才說過，脅從免究的話嗎？那麼，早點讓他們離去，又有何不可？」

胡立民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的要求未免太多了！」

卓槐徐徐轉過身來，淡然一笑道：「你瞧瞧，我手中拿的是甚麼？」

他的手中，居然是一顆圓形手榴彈，這一來，胡立民不由身軀一震，而爲之楞住了。

卓槐冷冷地一笑道：「你我都知道這玩藝的威力，但你可以放心，我不會利用它作爲攻擊的武器，只想于必要時，作爲自求解脫之用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緊接着，又陰陰地一笑道：「胡立民，我知道，你、朱天佑，都必欲制我于死地才甘心，此刻，我已成了你們手中的釜底游魚，清燉紅燒，大可隨心所欲，你們之所以要暫時留下我這條命，無非是爲了朱天佑的家財問題，你說是嗎？」

胡立民苦笑了一下道：「你，不愧是一頭老狐狸！」

「多承誇獎！」卓槐笑了笑道：「現在，我只要一拉這根引信，朱天佑的億萬家財，要想物歸原主，就得另費不少工夫了。……」

胡立民一挫鋼牙，截口接道：「卓老賊，你還有多少條件，不妨一起提出來吧？」

卓槐得意地笑道：「我只有一個條件，那就是：我必須親眼看到我的全部手下人安全離去。」

「我已經說過不難爲他們，你爲甚麼一定要堅持這麼作呢？」

「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。」

胡立民點首道：「好！我答應你……」

「那我代表我的手下先謝了！」卓槐笑了，笑得好得意地，向他四個保鏢揮揮手道：「你們先走吧！希望咱們還有重逢的一天。」

「大爺，您要多保重！」說完，轉身向樓下魚貫地走去。

卓槐含笑接道：「諸位放心！看相的說過，我至少還可活三十年。」

胡立民卻向樓下的李唐揚聲說道：「二爺，請派人護送那些保鏢出門。」

卓槐呵呵大笑道：「從現在起，二爺該昇爲大爺了呀！」

「別廢話！」胡立民冷然接道：「現在，你還有甚麼花槍可玩的！」

「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我還能有甚麼兇唸的。」卓槐苦笑着接道：「讓我換套衣服，立刻跟你走。」

說完大踏步走向室內，並扭頭笑道：「胡立民你最好跟到裏面來，免得我乘機開溜。」

「不勞費心，我會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已跟蹤而入。

那起居室的陳設的豪華，自是不在話下，並且，還有一位綺年玉貌，穿着一襲透明睡褸，等于是赤裸的美人兒，斜倚床欄，在悠悠地抽着香烟。

不過，目前的胡立民，已無心去欣賞這些，只是虎視眈眈地，注視卓槐的行動。

卓槐顯得從容不迫地，由壁櫥中取出襯衫，領帶和西裝，一件件地穿上，最後才着上皮鞋，那情形，就像是要去參加一個極隆重的宴會似地。

一切停當之後，才向胡立民笑道：「現在，我要去洗手間，你是否要跟進去監視着？」

胡立民笑了笑道：「我不必進去監視，但必須先行瞧瞧裏面的情形，免得『借尿遁』開溜。」

卓槐點點頭道，笑道：「有道理，請！」

「請」字聲中他自己已當先進入洗手間。

胡立民毫不客氣地跟蹤而入，游目四顧。

這洗手間相當寬敞，至少比一般的家庭的洗手間，要大上一倍。

但除此之外，也並無別的特徵，既無另外的出口，連窗子外也裝設鐵欄，一時之間，也決不可能由窗口逃出去。……」

就當胡立民舉目四顧間，卓槐却分別指了指洗臉盆和浴缸中的排水管，笑道：「胡立民，這兩根水管，都可以通到外面去的。」

胡立民冷笑道：「你最好是由抽水馬桶中溜出去……」說着，昂然退出了洗手間。

卓槐呵呵大笑道：「爲了逃命，我可以遵命一試，只是，那樣一來，你如何向你的朱大哥交代呀……」

「砰」地一聲，洗手間的房門關上了，胡立民連忙沉聲喝道：「不許關門！」

裏面傳出卓槐的狂笑道：「胡立民，你未免太不上路了，咱們雖然是靴友，但像這種事，却也未便……」

下面的話，突然中斷了，其實，不說也一樣，因爲，誰都可以意會到，那是些甚麼話。

胡立民有點不安，開始在室內徘徊着。但他的目光，可難得向那位仍然斜倚床欄，在悠然地吸着香烟的美人兒瞧上一眼。

倒是那位美人兒，很大方地向着他嫣然一笑道：「胡先生，坐下來歇一會兒不行嗎？」

胡立民仍然沒有瞧她，只是冷冷地說道：「謝謝，我不累。」

那美人兒忽然沒來由地，發出一聲幽幽長嘆。

「好好的嘆甚麼氣？」也許是那聲幽幽長嘆的效力，他居然向她深深地盯了一眼。

「此情此景，我除了嘆氣之外，還能作些甚麼呢？」說着，可又嘆了一聲。

李唐悄然出現門口，向胡立民問道：「老弟，人呢？」

這個「人」，當然指的是卓槐。胡立民順口答道：「在洗手間。」

話已說出，才意識到卓槐在洗手間的時間，似乎太長了一點，因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這老賊莫非眞的『借尿遁』了？」

「很可能。」床上的半裸美人兒在媚笑着，並向門口的李唐招招手道：「二爺，進來坐坐嘛……」

胡立民心中一動，立即在洗手間的門上推了一推，房門却是鎖着的。

一個「不好」的念頭，由腦際一閃而過，一面舉手敲門一面叫道：「卓槐，卓槐……」

裏面沒有一絲反應，倒是那位半裸美人兒嬌笑一聲道：「胡先生，你早知道卓槐先生已『借尿遁』了，又何必再枉費精神哩！」

「妳？」胡立民臉色一片鐵青，沉聲問道：「裏面另有暗門？」

「胡先生何妨自己進去瞧瞧，喲！鑰匙就在那梳粧台上的鏡框邊。」

胡立民這一驚，可眞是非同小可，這眞是應了一句俗語：「煮熟了的鴨子又飛掉了」。

因此，一時之間，怔立當場，有如泥塑木雕。李唐也是臉色大變地，進入室內，三步併作兩步的，將鑰匙抓在手中，向洗手間門口走去。是的，如果卓槐眞的「借尿遁」了，對李唐的影響，那是無法估計的。

因爲，卓槐畢竟是天狗幫的老大，何況，他又早就將自己的得力手下人救走了，這一悄然開溜，即使李唐登上了老大的寶座，也勢將饋寢難安。

所以，此刻李唐心中的震驚和焦急，比起胡立民來，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。

洗手間的門打開了，裏面却是空空如也。

妙的是，連窗戶上的鐵欄也是完整無損。

這情形，使得胡立民頓足切齒道：「這王八蛋，難道眞的由抽水馬桶中開溜了？」

李唐畢竟是多有幾年江湖閱歷，儘管他心中的震驚，更甚于胡立民，但心頭一驚之下，却立即鎭定下來，返身由床上抓起那半裸的美人兒，沉聲喝道：「胡萍，妳應該知道，卓槐是怎麼走的？」

「知道又怎樣？」胡萍還是那副烟視媚行的神態，漠不在乎地反問着。

胡立民也走了出來，插口接道：「既然知道，爲甚麼不告訴我們？」

胡萍扔掉手中的烟蒂，笑問道：「這眞是笑話，我爲甚麼要告訴你們？」

胡立民冷笑道：「問得好，妳知道卓槐是甚麼人，犯的是甚麼案子嗎？」

胡萍慢條斯理地又燃上一枝香烟，悠悠地噴了一口濃烟，才含笑接道：「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衣食父母。」

「妳知道協助一個重要人犯逃走，妳會有甚麼後果？」

「胡先生，有一點我要提醒你，你不是法官，我也不是犯人，你根本無權過問這些。」

「但妳是卓槐的姨太太，妳有協助卓槐潛逃的嫌疑，我當然有權過問。」

「我已說過，胡先生，卓槐是我衣食父母，說得好聽一點，我是他的姘頭，說得不好聽一點，我不過是供他消遣的一個玩物而已，在法律上，我沒有地位，也沒有責任，何況，我根本不知道他犯了甚麼案子，再就情理方面來說，方才，你們的行動，形同强盜，我是一個不知內情的人，爲了協助自己的姘頭逃脫盜匪的綁架，那也是很自然的事。所以，不論是站在情、理、法，任何一方面，我都自信沒有錯失。」

突破情關擒虎倀

胡萍侃侃而談，顯得那麼理直氣壯。

事實上，儘管她說的全是歪理，却也不無道理。

因此，一時之間，使得胡立民、李唐二人沒法駁她，而只有苦笑的份兒。

胡萍却是勝利地一笑，道：「二位也已承認我所說的都是道理了？」

李唐苦笑道：「我只承認妳有一張犀利的利咀。」

胡萍俏臉一整道：「二爺，我說的是理，也是就事論事。」

李唐苦笑如故地道：「好啦，別耽擱時間了，快告訴我們，卓槐是怎麼走的，我們還得設法去追……」

胡立民插口道：「追？早已來不及啦！」

胡萍掩口媚笑道：「看起來，還是胡先生比較精明。」

李唐尷尬地一笑道：「胡萍，別挖苦我了，至少妳該告訴我們，卓槐是怎麼走的？」

「這個麼，可以，二位請跟我來……」

她，扭着水蛇腰，邁着春風俏步，當先向洗手間走去。

當胡立民、李唐二人跟蹤而入時，胡萍目注整容鏡那旁邊的牆壁，笑問道：「秘密通路就在這兒，二位請仔細瞧瞧，是否能瞧出甚麼破綻來？」

那洗手間，四壁都是白色磁磚鑲成，渾成一體，儘管胡萍業已指出了關鍵所在，但胡立民、李唐二人，却仍然瞧不出甚麼名堂來。

少頃之後，李唐才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如果妳所說屬實，則這條秘密通道，可眞是作得天衣無縫了。」

胡萍嬌笑道：「二爺，你認爲，我還有騙你的必要嗎？」

胡立民忽有所悟，自我解嘲地一笑道：「大概是在這兒了。……」

說着，伸手向那整容鏡左下角上，由表面上看來，似乎是作爲固定整容鏡之用的一個金屬物一按……

胡萍入目之下，立即嬌笑道：「胡先生的確高明，居然……」

她的話沒說完，整容鏡旁的牆壁上，忽然悄沒聲地，現出一道可容一人通過的門戶來。

那是一條有着階梯向下延伸的暗道，暗道中還有着頗爲明亮的燈光。

胡立民打量了一下之後，才苦笑道：「這老賊，可眞是狡兔三窟。……」

胡萍媚笑着問道：「二位，還有甚麼疑問嗎？」

李唐苦笑了一下，才注目問道：「這暗道的出口在哪兒？」

「在公園中。……」

胡立民插口說道：「二爺，咱們走吧！這位小姐，可暫時派人看守……」

胡萍抗聲道：「你憑甚麼要軟禁我？」

「我說是暫時，妳的去留，必須等我大哥來決定。」

「你說的是朱天佑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他甚麼時候來？」

「大概是天亮前後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已經是黎明時分了。

由于電話的聯絡，朱天佑焉不停蹄地，匆匆趕到卓槐的秘密巢穴，一見面，抱首先向對方二人安慰道：「二位別難過，碰上了這樣的老狐狸，即使是我自己在這兒，也一樣會上當的。」

胡立民苦笑道：「大哥，你這樣說，可更使我汗顏了。」

朱天佑正容說道：「二弟，已經過去的事不用再提。」

「大哥，胡萍還軟禁在樓上，她還說，有話要向你說。」

「就是卓老賊的那個姘婦？」

「是的……」

「有話向我說？你沒問過她，她要說些甚麼？」

「她說，必須親自向你說，而且是單獨向你一人說的。」

「簡直是故弄玄虛！」朱天佑冷笑一聲。

李唐正容接道：「站長，這個女的不簡單，咀皮子的犀利，方才我跟胡先生兩個人都應付不了。」

「啊！」朱天佑蹙眉接道：「二爺知道她的來歷嗎？」

李唐苦笑了一下道：「不知道，我和卓槐二人，私生活方面，一向都是互不過問的。」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好，二位還得辛苦一點，二弟協助二爺，啊，不！現在應稱爲大爺了，二位必須在今天上午，將天狗幫的指揮權接收過來，同時，由于卓老賊的在逃，可能會有些麻煩，二位可得多多注意一點。」

李唐笑了笑道：「這個，站長請放心，事實上，我在來此之前，已作好妥善安排……」

「話是不錯。」朱天佑正容接道：「但，李兄還是由我二弟陪同，早點親自巡視一番爲妙。」

「是是……」李唐連聲恭賭間，胡立民却正容說道：「大哥，那個女的，你可要小心應付……」

朱天佑軒眉一笑道：「二弟儘管放心，這種陣仗，我見得太多啦。」

× × ×

由于胡立民臨去前的說明，朱天佑輕車熟路地，直上二樓，逕行進入胡萍的房間。向監視胡萍的兩個手下人揮揮手道：「二位請暫時出去。……」

胡萍還是那半裸的打扮，不過，她此刻不是斜倚床欄，而是坐在沙發上，就着檯燈，在翻閱着一份英文彩色畫報。咀角還是咬着一枝香烟。

當朱天佑的兩個手下人恭聲應是之間，她却抬起頭來，笑問道：「閣下就是朱站長？」

「不錯。」朱天佑冷眼向對方打量着。

「那麼，請朱站長吩咐貴屬，叫他們到樓下去。」

「妳是向我下命令？」

「不！我只是情商。」

「有這個必要嗎？」

「如果朱站長認爲必須有人保駕，我也並不堅持。」她媚笑着，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。

朱天佑瀟洒地一笑道：「我這人，一向不受激，但對於漂亮小姐的激將法，却非常欣賞，即使明知是火坑也會毫不考慮地向下跳。」

「那你就跳吧！」她仍然是一臉媚笑。

「你們兩位，請到樓下去。」他轉身揮手，臉上也是一片自然的笑容。

「是。」那兩個手下人離去之後，胡萍才扔掉手中烟蒂和畫報，一翹拇指嬌笑道：「眞是見面更勝聞名，名震東亞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，果然不同凡响！」

朱天佑深深地注視着她，披了披咀唇道：「是誠心誇獎我？還是自我標榜？」

「兩者都是。」

「妳似乎比我還要自負？」

「咱們彼此彼此。」她打開一個金質烟盒。遞過一枝重咀的「三九」，說道：「來一枝吧！」

「謝謝！對於吸烟，我有一個與對於女人絕對相反的習慣，不吸第二個牌子。」他，從容地掏出一枝三炮台，按動打火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噴出一個濃而且大的烟圈。

胡萍媚笑道：「這是說，對於女人，你是經常喜歡換新的牌子啦！」

「唔……」朱天佑神色一整道：「胡小姐，說正經的，有甚麼指教，妳可以說了。」

「不忙，你請坐呀！」她站起身來，取過一瓶威士忌，倒了兩杯，款擺着水蛇腰，走到他的面前，含笑說道：「朱站長，我先敬你一杯。」

她，除了一襲薄如蟬翼的絲質睡褸之外，裏面是全裸的。

此刻，與朱天佑對面而立，近在咫尺，那脂粉香混和着肉香，本就够誘惑的了，再加上那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，和那幾乎要脫顯而出的高聳雙峯，饒是朱天佑各方面都算得上是見多識廣，但此情此景之下，却也禁不住怦然心動。

但心動歸心動，却還不曾意亂情迷，也還能冷靜地把持住自己的理智。

他，接過那杯美酒，目光深注着問道：「有理由嗎？」

「敬酒還須要理由？」

「不錯，因爲，妳我素昧生平，而且，咱們之間，還是敵對立場，我實在想不出來，妳有甚麼理由，須要敬我的酒。」

「你這位大站長，可眞難伺候。」她，媚目一轉，含笑接道：「好！我說給你聽。第一、自古英雄愛美人美人也愛英雄，我雖然不算美人，但你却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英雄，敬酒是聊表我的敬愛之意。」

「第二？」

「第二、目前，你掌握着我的生死，我應該拍拍你的馬屁。」

「還有第三嗎？」

「有，而且，這還是我必須跟你單獨密談的主題。」

「我洗耳恭聆！」

「不必那麼隆重，先喝這一杯酒，我再跟你說。我先乾爲敬。」一仰頸，將高脚杯中的酒一飲而盡。

朱天佑眉峯一揚，也一口飲乾了杯中美酒，道：「說下去。」

胡萍嫣然一笑道：「這才乖！現在，你聽着：如果你想將卓槐緝獲歸案，你就必須聽我的安排才行。」

「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嗎？」

「也許還有，但我得暫時予以保留。」

朱天佑顯得很洒脫地一笑，說道：「關於第一點，俗語說得好：最難消受美人恩，我先謝了……」

「如何謝法？」

「到時候，你自然會知道，至於第二點，那是不成問題的問題，妳，不論過去，現在，和未來，都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自由人。……」

「這是說，你根本沒打算拘捕我？」

「不錯，妳自己早已說過了，情、理、法，三方面妳都站得住脚，我憑甚麼拘捕妳？」

「難得、難得，想不到名聞中外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，還是一位非常通情達理的人。」

「這是恭維我？還是嘲弄我？」

「朱站長察言觀色，應該分辨得來，我是言出由衷。」她，嫵媚地一笑之後，又注目問道：「站長先生，關於第三點你如何答覆？」

朱天佑神色一整道：「胡小姐，我有理由懷疑妳的誠意，但我却不能不請教一番，對於卓槐老賊，妳既然

協助他逃走在先，爲何又要協助我將他緝獲歸案？」

胡萍燃上一枝香烟，悠悠地噴出一道濃烟後，才含笑說道：「站長先生，有一點，我要特別聲明：我並未協助卓槐逃脫，只是懾於他的淫威不敢向當時的胡先生加以點明而已。」

「唔！這一點，我相信……」

「至於我要協助朱站長將他緝獲歸案的理由，方才那三點理由中的第一點中，已經說明了。」

「沒別的理由？」朱天佑笑得有點神秘。

「我想，這個理由重於一切，世界上還有甚麼話比『我愛你』更好聽的呢？」她的笑，却非常嫵媚，連眉梢眼角都洋溢着無限風情。

朱天佑似乎有點情不自禁地，笑道：「好……我敬謹請教？」

「附耳過來……」

朱天佑將耳朵貼過去後，胡萍才以最低的語聲，嘰咕了足有三分鐘之久，然後，在他的俊臉上「嘖」地一聲，親了一下，媚笑道：「這辦法，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！好！不愧是錦囊妙計。」

「現在，我不預支報酬，可是，事情成功之後，你可不能賴皮。」

朱天佑連連點着頭：「那是當然，那是當然！妳可曾聽說過，三一三工作站站長，是賴皮的人？」

× × ×

八點正，三木少佐全副戎裝進入板垣上校的房間。

「你馬上走吧！不必辭行了。」板垣扳着面孔，頭都不曾抬一下。繼續看他的公文。

「報告大佐，我不是來辭行，是有關工作方面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向你請示。」

「工作？你的工作不是已交代過了嗎？」

「可是，這件工作，還正在接洽中，是沒辦法交代的，所以必須向你請示。」

「嘆！是關於哪一方面的？」

「是有關策反本地駐軍王軍長的工作。」

這一消息，似乎使板垣發生了興趣。

他，立即取下架在鼻樑上的老花眼鏡，目光深注地問道：「你不是說過，那個姓王的，非常頑固，已撤開他，由他的參謀長身上下手嗎？」

「報告上校，那是迫不得已的辦法，如果能直接由主管身上下手，那不是更好嗎！」

「唔……話是不錯。」

「那位王軍長以前不過是故意做作，以求獲得較優厚的條件而已。」

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報告上校，我另外找的這條門路，是王軍長的一個侍從副官，也是他的小舅子，還沒跟他本人碰過頭，不過，已經約好今天晚上見面的。」

「在哪兒見面？」

「東方之珠俱樂部。」

板垣沉思了一下，才注目問道：「這麼重要的消息，你怎麼昨天沒跟我報告？好像連你們機關長也不知道？」

「是的，機關長面前也沒報告過。」三木笑了笑道：「由於事情還沒定案，所以我才暫時保密，希望等事成功之後，再給上校和機關長一個意外的驚喜。」

「現在，你作何打算？」

三木諂笑道：「我是請示上校，這案子是否也移交給山本少校接辦？」

事情還在接洽中，自然不能更換談判的對手，尤其是像這種極端秘密的情報工作，陣前易將，更爲一大忌諱。

所以，目前的三木少校，取的是以退爲進的策畧，表面上是請求將此一工作也交給山本去辦，實際上却是希望自己能留下來。

板垣已算是一隻老狐狸，自然明白對方的用意，但基於上述的原因，却又不得不接受三木這一項等於是要挾的請求。

因爲，王軍長手下的部隊是保衛上海的主力，所以，如何爭取王軍長能陣前倒戈，這一項工作，對他們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也因爲如此，板垣不得不暫時收回立即遣送三木返國的成命，而點點頭道：「這工作，還是由你繼續去進行，以後，就由你專門負責上海地區的這一項工作。」

心願已遂，三木心中自然是無比的興奮，但他却强忍着，顯得無動於衷地，連聲恭應道：「是是……」

「好，你下去吧！」板垣揮揮手，順手取過電話話筒，威嚴地說道：「接機關長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中午十二點，在約定的地方，三木與朱天佑見了面。

也許是那「定時封穴」已到發動功效的時候了，三木的臉色顯得有點蒼白，似乎正在極力忍受着某種難熬的痛苦似地。

不過，當他與朱天佑密談了半個鐘頭之後，走出房門時，他的臉色又恢復正常了。

朱天佑是够忙的，昨夜，熬了個通宵，今天上午，最多只睡了兩個鐘頭，又開始忙了。

送走三木之後，他却以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目，出後門，登上事先停在那兒的，一輛祥生公司的出租汽車疾馳而去。

「大哥，去哪兒？」原來這輛出租汽車，連司機也換上了胡立民。

「江灣第×軍司令部。」朱天佑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回答着。

「去第×軍司令部用得着這麼神秘嗎？」

「別忘了，咱們的任何一項工作，都帶點神秘色彩的。」

「大哥，你連我都要瞞着？」胡立民苦笑着問。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二弟，回程時，我再告訴你，今宵這一場精彩好戲中，你也是主角之一哩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朱天佑算得上是馬不停蹄，才由江灣回到市區，又立即進入靜安寺路的一家咖啡館中。

那家咖啡館名爲「紅葉」。店名固然富有詩意，裏面的陳設，也很有點羅曼蒂克的氣氛，是一般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場所。

在侍者的引導之下，朱天佑進入二樓上一個隔離的雅座中。這種雅座，由於有着隔離的設備，一經進入，這小天地就屬於他（她）們倆了，連侍者也必須經顧客招呼，才能進入。

這，在當時的上海，可說是非常時髦，使得一般「善男信女」都趨之若鶩。卡座中，已有一位小姐在，不過，由於光綫太暗，剛剛進入時，視力不能適應，可根本分辨不出來，那究竟是甚麼人。

「準四點，可眞守時。」語聲嗲而且膩，一聽就知道那是胡萍——卓槐的姘婦。

朱天佑俟着她身邊坐下來，低聲道：「跟美麗的小姐約會，不守時還行嗎！」

有着這片刻的緩衝，他的眼睛已能適應這兒的光綫了。

此刻的胡萍，只能算是薄施脂粉，淡掃蛾眉，但由於她的麗質天生，淡粧濃抹兩相宜，尤其是在暗淡的燈光下，更是別具一種朦朧的美感。

朱天佑並非登徒子，也不是輕薄兒，而且，由於工作上的須要，經常週旋在形形色色的各種美麗女人之間，算得上是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了，但此情此景下，也禁不住怦然心動。

胡萍那長長的睫毛，像兩把小扇子似地搧了兩下，嬌笑一聲道：「說得可眞好聽，只可惜是外交辭令。……」

「不！絕對是言出由衷。」

「是嗎！你認爲我很美麗？」

「不但美麗，而且妖艷，可以說，每一寸都充滿了女人味道。」

「比文勝男如何！」

「春蘭秋菊，各擅勝場。」

「謝謝你！你能將我和文勝男相提並論，我應該足以自豪了。」

說着，已很自然地將嬌軀偎了過去。

肉香混和着濃郁的脂粉香，再加上嬌聲細語，吹氣如蘭，使得朱天佑似乎有點意亂情迷了。

「咦！你身上還帶着槍？」很顯然，她已採取主動，在他身上上下其手了。

「妳忘了，我是情報人員。」

「那怎麼會，我還知道你是我們政府中最傑出的一位情報員。」

「多謝誇獎！不過，妳既然知道我是一個情報員，那麼，對於我身上帶有手槍，就不應該大驚小怪。」

「可是，我曾聽卓槐和機關長閑談時說過，你，從來不曾用過手槍。」

「那是還不到用上它的時候。」

「說對了，我也聽你曾經多少次中了暗算，甚至於還銬上了手銬，結果還是被你逃掉了，那是甚麼原因呢！」

朱天佑外表裝成色迷迷地，在她身上佔盡便宜，其實，他內心中可非常冷靜，不論對方如何的旁敲側擊，

他回答的總是不着邊際：「因爲我是孫悟空的化身，不但擅長七十二變，也會使五行遁法。」

胡萍嬌笑道：「孫悟空一個筋斗能翻十萬八千里，却逃不出我如來佛的掌心，你可得當心一點……」

「不要緊，我如來佛早已不過問人間的混帳事啦！」朱天佑挪動了一下身子，正容接道：「咱們該談談正經的啦！」

「很抱歉！你如果是要談卓槐的事，今天是不能談了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，一直到我出門時爲止，他還不曾跟我聯絡。」

「不要緊，這是急不來的事，不過，妳知道我是一個忙人，既然咱們的正事沒法接頭，那我可要走了。」

當她正陶醉在他懷中時，他却突然要離去，似乎是故意在吊她的胃口。

「不行！」她，像扭股糖似地膩着他，撒起嬌來：「如果你想順利而快速地找到卓槐，今天，可必須先付酬勞不可。」

「可以，妳說吧！多少錢？」他故意裝迷糊。

「誰要你的錢！」

「妳不是要預支酬勞嗎。……」

「死鬼！」她狠狠地擰了他一把，道：「你既然裝迷糊，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，聽着，我要你從現在起，陪我到明天。」

朱天佑故作受寵若驚狀，優笑着說道：「對于一個男人而言，這種飛來艷福，是求之不得的事，妳怎麼反而把它當作是我給妳的酬勞的？」

「這個，你不用過問。」

「好，我不問，不過，今天，我只能陪妳到十一點。」

「十一點以後，你另有約會？」

「是有任務。」

「我姑且相信你……那麼，走吧！」

「走？去那兒？」

「先去新仙林茶舞，然後去紅棉晚餐，然後去一個只有你我兩個人的地方。」她媚笑着說。

「茶舞，晚餐的節目就免了。」朱天佑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妳知道，我的身份已經公開，現在又是本來面目，是不便在公共場所廝混的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！我們將晚餐叫到房間中去吃。」她，給了他一個火辣辣的熱吻。

「妳爲甚麼要對我這樣好？」

胡萍媚笑道：「昨宵，我已經說明過了，因爲我愛你，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他似乎大大的吃了一驚。

「別在這兒浪費時間了，走吧！爲了你的身份，你可以先走，揚子飯店三一三號房，是我預訂的，我最遲半個鐘之內必到。」

朱天佑點點頭，溫柔地吻了她一下，立即起身離去。

他剛剛走出紅葉大門，一輛黃包車（即人力車）飛快地奔向他身前停了下來，他登上車座，揮揮手，道：

「揚子飯店……」

那黃包車伕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，他，一面拉車運步如飛地奔馳着，一面低聲說道：「站長，自你進入紅葉之後，並無甚麼可疑人物進去。」

朱天佑漫應道：「現在，那兒還有誰在監視着？」

「還有五號和七號。」

「唔……很好。」

「站長，我曾經特別注意過，那女的，似乎並無甚麼可疑之處。」

朱天佑低聲笑道：「六號，這回，你可看走眼啦！」

「難道站長已有發現？」

「如果沒有發現，此時此地，我那有工夫去跟她窮磨菇。」

「那是誰呢？」

朱天佑道：「如果我的判斷不錯，這才是我們工作上的主要敵手，日本情報部派駐我國的最高女間諜，其地位，與指揮特務機關的板垣上校平行……」

「啊！那她這胡萍的姓名是假的？」

朱天佑道：「不錯，她的眞實姓名，應該是美空枝子。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當朱天佑與六號在邊走邊談中，紅葉咖啡館中的胡萍身邊，却換上另一個男人，在低聲密談着。

那個男人就是天狗幫的前任老大卓槐的主要助手刁拱北。

胡萍一本正經地問道：「方才，我跟朱天佑的談話，你都聽到了？」

刁拱北點點頭，悻然地道：「我眞想立即宰了他！」

「別吃飛醋，先談正經的。人手準備好了沒有？」

「一切都準備好了。」

「那麼，照預定計劃進行，咱們揚子飯店見……」

×　×　×

已經是午後八點五分。

揚子飯店三一三號房間中，女用的三角褲，奶罩，吊襪帶……等，東一件，西一件地，被扔在地毯上。

席夢思床上，柳媚花嬌的胡萍，似乎好夢方酣。

她的嬌軀上，雖然覆着一床薄薄的絲被，但一雙雪白的手臂，和一條圓潤右腿，却裸露在外面。

也不難想見，她的嬌軀是全裸的。

她，鬢亂釵橫，脂粉零落，俏臉上還浮現着醉人的酣笑。

這一幅美人春睡圖，是够誘惑人的，任何一個生理，心理正常的男人見了，都會爲之意念飛馳，想入非非。

可是，作爲護花使者的朱天佑，却沒心情去欣賞她。他正胡亂地披着內衣褲，在忙得不可開交哩！

他，將胡萍的手提包，手表，衣衫，甚至連奶罩和高跟鞋，打火機，香烟盒等，都加以細密的檢查。然後又小心翼翼地拭去指紋，恢復原狀，動作方面，顯得既熟練，又快速。

也不知道他是否有甚麼收穫，只見他微微一笑之後，又甩掉了身上的內衣褲，鑽入錦被中。

說來也眞妙，朱天佑一鑽入錦被中，胡萍也跟着醒了過來，顯得無限嬌慵地一「咦」道：「我怎麼睡着了？」

「想想妳方才的情形，那麼野，那麼狂，連吃奶的氣力都使盡了，當然會倦極而眠啦！」他在她耳邊低語着。

胡萍顯得無限嬌羞地，白了他一眼道：「你……你欺負了我，還要說風涼話。」

朱天佑涎着臉笑道：「瞧！妳這模樣兒多惹火，我又想欺負妳啦……」

「你敢！」她媚笑着，那神情，都似乎在表示着，要欺負就快點吧！

「妳看我敢不敢。」他更是善伺人意，劍及履及地，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……

不料就在這節骨眼兒上，房門外忽然傳出一聲清叱：「刁拱北，舉起手來！」那顯然是三一三工作站的六號的話聲。

「你是甚麼人？」刁拱北的話聲中，充滿着驚悸。

「當然是對頭冤家……」

就這片刻之間，室內的兩人已經「懸崖勒馬」，匆匆地穿好了衣衫。胡萍並蹙眉問道：「刁拱北到這兒來幹嗎？」

「自然是冲着我來的呀！」朱天佑心中冷笑着，說：「妳這狐狸精，裝扮得可眞像那麼回事……」

室外，六號忽然傳出一聲冷笑，喝道：「找死！」

叱聲中，「砰砰」連响，顯然已展開一場全武行，而且打得相當激烈。

朱天佑毫不怠慢地啓門而出，只見已改着西裝的六號，正與刁拱北打得如火如荼。

另外還有兩個西裝客，每人獨鬥兩個短裝漢子，也正在拳來脚往地惡鬥着。

另兩個西裝客，也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，他們雖然是以一對二，却還是佔盡上風，倒是獨鬥刁拱北的六號，反而落了下風。

須知强將手下無弱兵，朱天佑所領導的三一三工作站的人，每一個都具有相當高明的身手，而六號更是箇中翹楚。

目前，六號獨鬥刁拱北，不到十個回合，居然落了下風，則刁拱北身手之高明，已不難想見。

當朱天佑啓門而出時，也正是刁拱北得理不饒人地，節節進逼，企圖立即放倒六號，以便及早脫身之間。

朱天佑精目一掃，六號已揚聲說道：「站長，刁拱北想暗殺你。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現在，不須暗殺，我就站在這兒……」

揚子飯店的通道，固然相當寬敞，但一下子有着八個彪形大漢惡鬥着，就顯得相當擁擠了。

那櫃台上的服務員，由于弄不清這些人是甚麼來頭，而且也給這火爆場面嚇呆了，一直到朱天佑說話時，那服務員才回過神來，拿起電話，準備報警。

朱天佑入目之下，連忙大喝道：「不許報警！」

話聲中，一綫白光，直射櫃台上。

那是朱天佑本人的名片，有着那張名片，服務員自然不再報警了。

朱天佑却不管那服務員的反應，扭頭向探出半張俏臉，正向門外怯生生地張望着的胡萍笑了笑道：「小乖乖，回到房間去，別把妳嚇着了，……」

胡萍瓊鼻一聳，嬌哼了一聲：「你以爲我那麼胆小。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既然不怕，那就瞧我表演一番吧……」

這時的六號，已接連挨了刁拱北兩掌一脚，情況顯得岌岌可危。

但六號不愧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情報員，儘管他已處于極端不利的情況之下，却還是拚命糾纏着，不讓對方有脫身的機會。

朱天佑飛身而起，接下刁拱北的攻勢，一面向六號沉聲喝道：「六號，快去幫手收拾那四個……」

刁拱北雖然是卓槐手下的第一員猛將，但一經與朱天佑交手，却立即相形見拙起來。

另四個短裝漢子，本就落了下風，如今再加上一個身手更爲高明的六號之後，立即有兩個被擊倒。

剩下的兩個也相繼就擒。

朱天佑一連三掌，將刁拱北逼退五步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刁爺，只剩下你一個了哩！」

刁拱北冷笑道：「倚多爲勝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！」

朱天佑歉笑道：「刁爺，這不是擂台比武，不講究甚麼繁文褥節，你得多多包涵，其實，論人數，還是你們佔多數呀……」

「可是現在，我只有一個人。」

「那不要緊，我絕不倚多爲勝，也由我一個人伺候你就是。……」

話聲中，接連兩個飛腿，踢得刁拱北打了兩個蹌踉，跌坐丈外。朱天佑才仰首狂笑道：「刁爺，我沒有倚多爲勝吧！」

朱天佑似乎是被勝利冲昏了頭腦，敵人並未失去作戰能力，他却一點也不戒備地，仰首狂笑起來。

這對刁拱北而言，這當然是一個最好的機會。

而且，他也一點沒有浪費時間，飛快地掏出手槍。

這情形，不但朱天佑忽略了，連朱天佑的手下人，也沒有人發覺，算得上是險到了極點的。

因爲，不論你的武功有多高，動作有多快，都沒法與子彈相提並論的。

這當兒，似乎急煞了胡萍。

由于刁拱北跌坐之處，距胡萍最近，因而刁拱北的動作，自然也數她看得最清楚。

也就當朱天佑危機一髮之間，胡萍立即疾聲喝道：「天佑當心……」

幾乎就當胡萍疾聲驚呼的瞬間，一道黑影，疾射而出，恰好將刁拱北手中那飛快地揚起的手槍擊落。

原來朱天佑雖然在仰首狂笑，却並未因勝利冲昏頭腦而放鬆戒備，他那雙精目中的餘光，早已將刁拱北的動作，看得一清二楚。

也因爲如此，才及時以右足的皮鞋，將刁拱北手中的手槍擊落。

他，似乎根本不覺得方才有甚麼驚險，也不再理會刁拱北的反應，却向胡萍舉手行了一個軍禮，微笑道：

「胡小姐，多謝妳救了我一命？」

胡萍訕然一笑，嬌聲說道：「這是你自己行，我不敢居功，只是，我可爲你驚出了一身冷汗……」

「非常抱歉！下次加倍報効如何？」

「唔！這還差不多。……」

朱天佑轉向正在以左手將右手揉搓着的刁拱北歉笑一聲，道：「對不起！刁爺，方才忙中有錯，準頭差了一點，以致將你的尊手也擊傷了。」

「少說風涼話！」刁拱北冷笑一聲道：「朱天佑，你打算如何處置我？」

朱天佑一面重行穿上皮鞋，一面笑道：「我要先問問你，是否還要我伺候一番？」

刁拱北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不必了，我已認栽。」

「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。」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有關處置你刁爺的辦法，我還沒想出來，且待會再說吧！」

扭頭向六號揮揮手，沉聲說道：「六號，將他們五位，先行押回站本部。」

「是！」

「記着，誰要是半途頑抗或企圖潛逃，可以格殺不論！」

「是……」

目送六號等三人押着刁拱北等一行人離去之後，朱天佑才返回室內，在胡萍的俏臉上親了一下，道：「萍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不多陪我一會兒？」她的眼角眉梢，都浮現着太多的幽怨。

「不行，還是那句老話，我是一個忙人，是難得有機會支配自己的時間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幾時見面？」她，顯得一副無可奈何，楚楚堪憐的嬌模樣。

「有空我會來找妳。」

「我可以打電話給你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我不是已將電話號碼告訴妳了嗎！」

「唔……我已記下了。」

「那麼，再見。」

「就這麼走了嗎？」她，擺了一個待吻的姿態。……

× × ×

朱天佑那三一三工作站的站本部，對外是絕對秘密的。

方才，他之所以當衆命令六號將刁拱北等一行人押回站總部，那是他對自己人的暗語，實際上是指示六號押往另一秘密地點。

午後九點四十分。

朱天佑從容地進入一個房間，刁拱北正在負手徘徊着。一見朱天佑進入，立即冷冷一笑道：「你這位大站長，可眞够風光！」

「那裏，那裏，倒教刁爺見笑了。」朱天佑笑容可掬地問道：「方才，我的手下沒難爲你吧？」

「還好……」

「刁兄請坐！」朱天佑擺手肅客狀。

「這兒，有我這個堦下囚的座位？」

「暫時算是朋友，好嗎？」

「朋友？好！我姑妄信之。」刁拱北苦笑着坐了下來。

朱天佑也在他對面坐了下來，並遞給他一枝香烟，還親自替他點燃。

刁拱北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才自我解嘲地一笑道：「站長大人，我先要明白，你幾時將我送到監獄中去？」

「我沒這個打算……」

「那你是打算在這兒就地處決……」

「刁兄誤會了，我已經說過，咱們是朋友嘛！」

聽說自己暫時沒有生命危險，刁拱北的神色已經輕鬆得多了。他，輕輕地吐出一個烟圈，也輕笑着問道：

「那麼，站長大人如此優待我這個堦下囚，當不致沒有目的吧？」

「有。」朱天佑答得很爽快。

「如果你是想由我口中問出卓大爺的行踪，我勸你還是早點打消這念頭……」

「不！」朱天佑飛快地接口說道：「我朱天佑，雖然不是聰明人，却也不會作出這種笨事的。」

刁拱北道：「這就是說，你不想由我身上找到卓槐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刁拱北雙眉緊鎖，注目說道：「據我所知，卓大爺對你，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如今，你在明裏，他在暗中，要想找到他，可眞是談何容易，但是，你竟然放棄像我這樣的關鍵人物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微笑說道：「錯了，刁兄，請恕我誇句海口，如果我要抓回卓槐，即使他躲到日本人的褲襠裏去，我也能輕易地將他抓回來。」

「那麼，這是說，你暫時不想抓他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我可以知道原因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而且，這也正是我要與刁兄密談的原因。」

「好！我敬謹請教？」

朱天佑神色一整，侃侃地接道：「刁兄，首先我要說明，我與卓槐是私仇，雖然殺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但爲了我們多難的祖國，和苦難的同胞，只要卓槐能戴罪立功，我可以放棄自己的私仇。」

「朱站長這種公而忘私的胸襟，可實在令人敬佩。」刁拱北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，令人分辨不出，他是讚美，還是諷刺。

朱天佑謙笑道：「刁兄過獎了！其實，我不過是聊盡一個國民的本份。」

刁拱北目光深注地問道：「朱站長打算要卓老大如何戴罪立功？」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在我說出辦法之前，我要請刁兄很坦白，也很爽快地回答我一個問題。」

「好！請說？」

「刁兄是卓槐最得力的助手，也等于是卓槐的靈魂……」

「站長你太抬舉我啦……」

「我的話，有沒有過份誇張，咱們各自心中有數。」

刁拱北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好，請說下去。」

朱天佑聲容俱莊地接道：「刁兄，據我所知，卓槐正在替日本人主持一個空前龐大的運毒計劃，我這裏所說的毒，不單指鴉片、嗎啡，和海洛英等毒品，其中還包括一項足能使我們亡國滅族的毒品在內……」

刁拱北禁不住身軀一震，道：「那難道比嗎啡、海洛英還要毒？」

朱天佑正容點首道：「是的，那是日本人新發明的一種慢性毒藥，這種毒藥毒性雖慢却能使服過的人，自然喪失生育能力，在實驗期間，已經用豬、狗、兔、猴子等動物證實，具有絕對效力。……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深深地盯着對方，似乎想要透視對方的五臟六腑。

刁拱北靜靜聽着，沒有任何反應。

朱天佑娓娓地接着說下去。

「日本軍閥的計劃，準備發動侵華戰爭之後，三個月之內消滅我們政府，然後就以那種新發明的絕育毒藥，混雜于粮食中，讓我們全國的人民服下，如此一來，不出五十年，我們中國人就自然滅種了。」

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：「這可的確是一既狠且絕的陰謀。」

朱天佑接道：「目前，那兩個天才發明家，就在本市一家秘密地下工廠中從事大量生產，主持這一計劃的，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女間諜，而卓槐却是這一計劃的幫兇。……」

「站長既然知道得這麼清楚，何不早點主動將他們一網打盡？」

朱天佑道：「問題是那地下工廠的地址，我還不知道，也不知道那個主持此一計劃的女間諜是誰。」

「站長以爲我知道那個女間諜的來歷，和那地下工廠的地址？」

「不錯，所以，我才要求你，坦白的回答我？」

「錯了！站長。」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：「這問題，不但我回答不出，即使卓老大也未必能回答得出。」

朱天佑也苦笑道：「刁兄不但自己撇得乾乾淨淨，連卓槐的一切，也給一筆勾銷了。」

刁拱北聲容俱莊地接道：「不！站長請勿誤會，請聽我補充說明，不錯，我和卓老大交非泛泛，也的確是在替日本人作運毒的勾當，但對站長所說的那種大量生產絕育毒藥的事，却的確不知情，而且，到此刻爲止，如非是站長說出來，我還不知道有這麼回事。」

「現在刁兄已經知道了？」朱天佑目光深注着。

「是的，現在已經知道了。」刁拱北似乎不明白朱天佑的話意，茫然地點着頭。

「知道了有何感想？」

「這是人神共憤的事，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國人，都應該攘臂而起……」

「刁兄也自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？」

刁拱北那蒼白的臉上，居然現出一片羞紅，訕然地笑道：「站長，你能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嗎？」

朱天佑莊容接道：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對于與我有殺父之仇的卓槐，我都願意他戴罪立功的機會，刁兄不過是一時利令智昏，誤入歧途，只要你能誠心改過自新，我自然會樂意成全你……」

「那我先謝了！」

「那倒不必，不過，我必須鄭重說明，刁兄必須盡一切力量，說服卓槐，于最短期間之內，將那主持此一計劃的女間諜，和地下工廠的地址查出來。」

「好！我盡力而爲。」他表現得一臉的誠意。

朱天佑站起身來，握住對方的手，搖撼着說道：「刁兄，爲我們國家民族的命脉，也爲了你們自己，都必須全力以赴，多餘的話不必說了，現在，我親自送你出去……」

× × ×

刁拱北才走，胡立民、文勝男二人立即進入朱天佑的房間，胡立民並向朱天佑笑問道：「大哥，爲甚麼不派人跟踪？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這個麼！山人自有道理。」

文勝男嫣然一笑，却是欲言又止。

朱天佑目注文勝男道：「我知道，我的安排，必然瞞不過文小姐。」

「站長，你太抬舉我啦！」她謙笑着。

「方才她跟我說，大哥明知刁拱北不會孽海回頭，却偏要將他放走，而且也不派人跟踪，必然是另有深意，我還不太肯相信。」胡立民苦笑着。

「方才，文小姐是怎麼說的？」朱天佑含笑反問。

「她說，大哥明知那兩個不會改過向善，也明知卓槐不會相信你會與虎謀皮，主要目的在引起對方懷疑而

內閧，逼得刁拱北那頭狼走投無路時，然後再乘機加以解救，才能使刁拱北死心塌地的爲我方所用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朱天佑却截口一嘆道：「文小姐，讓妳這樣的人才冷凍在這兒，實在是國家的損失……」

文勝男截口嬌笑道：「站長，你這一捧，可捧得我有點飄飄然了哩！」

朱天佑神色一整，道：「文小姐，我說的完全是由衷之言，只可惜妳曾經是他們的人，認識妳的人太多了不能再借重妳。」

文勝男也正容說道：「站長，只要你能信得過我，我願意重行披掛上陣。」

「可是，妳實在不能上陣，因爲認識妳的人太多了。」朱天佑苦笑着。

文勝男道：「這不是理由，到目前爲止，認識站長的敵人，也不算少了，但你不是還在照常活動嗎？」

「我不同，我經已以身許國，個人生死，早已置諸度外了……」

「我也有足够的理由，爲了多難的祖國，也爲了我那慘遭毒斃的姊姊，于公于私，我都顧義無返。」

她，侃侃而談，一副大義凜然神態，而且，不等對方接腔，又立即接道：「而且，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，你非得『借重』我不可。」

「哦……請說下去。」

「方才，站長不是在胡萍身上，沒找到甚麼確切的證明嗎？」

朱天佑若有所悟地，笑問道：「對了，文小姐是否認識那美空枝子？」

文勝男點點頭，道：「兩年以前，曾經有過一面之緣。」

朱天佑慰然一笑道：「這就行了，雖然只有一面之緣，但兩年的時間不算長，雙方見面時總還有點印

象……」

忽然頓住話鋒，蹙眉接道：「怕的是，今宵的美空枝子，也不會以本來面目出現。」

「那是可能的，不過，那也不要緊，咱們可以慢慢來。」她很自信地說。

朱天佑點點頭，抬腕看了看手錶，說道：「好！今宵，我決定借重妳，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。……」

目光移注胡立民，接問道：「二弟，人手都安排好嗎？」

胡立民正容點首道：「早已遵照大哥的指示，安排妥當。」

朱天佑沉思了一下，道：「好，我們再研商一下，也該出發了……」

× × ×

刁拱北並不迷糊，而且已經隱約地猜透了朱天佑的用心。

不過，只因他是利慾薰心的人，明知朱天佑這一招很厲害，却仍以自己能忖知對方的用心而沾沾自喜，也因而忽畧了卓槐是一個比曹操的疑心更重的人。

這，大概是所謂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吧！

當他匆匆趕到卓槐的秘窟，說明他脫險的經過，和自以爲是的忖想時，卓槐却只是目光炯炯地盯着他，臉的冷漠神色。

這情形，可不由刁拱北不心中發毛，而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。

這剎那間，室內的空氣，都似乎凝結住了，靜得連彼此的心跳和手錶的「的搭」聲，都隱約可聞。

生死存亡一綫隔

卓槐仍然盯着刁拱北，沒有吭氣。

刁拱北沉不住氣了，滿臉惶恐地道：「大爺，你不相信我的話？」

「我相信。」卓槐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相信朱天佑那小子不會這麼草包。」

「大爺……您……」

「我問你，平常我卓某人待你好不好？」

「好好……情如手足，恩比天高。」

「那麼，我對待金立和李唐兩個呢？」

刁拱北即使再笨，也應該聽得懂對方的話意。

在重利輕義弱肉强食的黑社會中，「情如手足，恩比天高」都不能保證別人不出賣你。所以，連上過兩次惡當的卓槐，他的疑心，也更爲敏感了。

他，目注張口結舌，急得滿臉通紅，却是說不出話來的刁拱北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如果不是有那麼些『情如手足、恩比天高』的好弟兄，又怎會落得目前這般慘境！」

刁拱北强抑心中惶急，結結巴巴地道：「大爺……方才所報告的，絕對是字字眞實。」

「沒有給那小子收買？」

「絕沒對有。」

「那麼，你帶去的那四個弟兄呢？」

這一問，可又使刁拱北傻了眼，半晌，才訥訥地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「這個」了半天，却沒法接下去。

卓槐又是一聲冷笑道：「朱天佑那小子既然是誠心和我們合作，爲何不將那四個弟兄一起放回來？退一步說，即使對方沒有提及，你也該主動的向對方要人，你說是嗎？」

刁拱北連聲苦笑道：「大爺責備得對，這是我的疏忽，只因當時太過匆促，才沒有想到這……」

「沒想到，你自己會相信嗎！」卓槐沉臉接道：「我辛苦半生，如今落得兩手空空，一無所有，有的只是這幾個忠心耿耿的弟兄，而你却居然沒想到他們四個的存在……」

刁拱北連忙接道：「大爺，我馬上打電話去，叫他放人……」

「好！」

刁拱北立即去打電話，電話是接通了，但朱天佑已離去，接電話的人告訴他說：「這事情，必須等站長回來才能決定。」

「請問站長幾時回來？」

「不知道，也許要明天才來……」

刁拱北掛斷電話後，向卓槐正容說道：「大爺，請相信我，明天我定要朱天佑先放人，可千萬別中那小子要我們自相殘殺的詭計。」

卓槐冷冷地笑道：「我頭腦還很清醒。」

他的神色和話意，都有點莫測高深，而行動上却更具有爆炸性。

當刁拱北心情忐忑不安之間，他却出人意外地，突然掏出一枝雪亮的匕首來。

刁拱北入目之下，禁不住臉色大變，道：「大爺……您……」

卓槐手中撥弄那枝匕首，口中漫應道：「放心，我不會殺你。」

不等對方接腔，又立即目光深注地問道：「方才，你說過，你對我一直是忠心耿耿？」

刁拱北正容點首道：「是的，此心可表天日。」

「也說過，今宵沒有被朱天佑那小子所收買？」

「是的，如果我暗地出賣了你，我會不得好……」

那「不得好死」的「死」字尚未說出，又被卓槐的語聲打斷了：「我不相信這些牙痛兒，只相信事實。」

刁拱北毅然點首道：「大爺有甚差遣，縱是赴湯蹈火，也決不皺一下眉頭！」

「好！」卓槐淡淡地一笑道：「據我所知，今宵十二點，東方之珠俱樂部，將有一項重要交易進行。這種大生意，朱天佑那小子也必然會親自參加，但他不會以本來面目出現。」

「大爺之意，是——？」

「用這把匕首，將那小子宰掉。」卓槐的語氣，顯得很平靜。

刁拱北答得很爽快：「我定全力以赴。」

「你是否全力以赴，我會知道的。」卓槐的語氣還是那麼平靜，但他的臉上，却已浮上一層令人生悸寒霜

並補充說道：「同時，你自己也該明白，如果任務不能完成，會有怎樣的後果。」

刁拱北連連點首恭應道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……」

卓槐揮揮手道：「時間已差不多了，快點去吧……」

× × ×

午夜零點五分。

東方之珠俱樂部中，那種世紀末的狂歡情形，一如往昔。

每一個房間都晃動着衣冠楚楚，珠光寶氣的紳士淑女，到處都洋溢着高貴的香水和香烟的氣味，也洋溢着放縱的笑聲。

唯一例外的，只有花園內假山陰影中，有一男一女在低聲密談着。

由于光綫太暗，分辨不出那是甚麼人，只能看到兩團模糊的人影。但語聲却隱約可辨。

「他們都來了。」男的在問。

「是的，在地下室三號房。」女的輕聲回答。

「有哪些人？」

「我方有兩個，三木少佐和剛剛提昇的山本少佐，他們那邊除了正主兒之外，還有一位副官和一個譯員，另外有四個便衣衛士。」

「那個人沒有來？」

「那個人不會不來，可能是四個衛士之一，也可能就是那位譯員。」

「如果不能確定誰是那個人，那……該如何行動呢？」

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」

「可是，我眞不敢看妳的眼色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，妳的眼睛中，有太多的魅力……」男的吃吃地笑着。

「這是甚麼時候，你還有心情玩笑！」女的佯嗔嬌叱。

「輕鬆一下嘛！妳不知道，我心裏有多緊張。」

「不必緊張，更不可將那個人太神化了，你只要想到，任何人都是血肉構成的，心情就會輕鬆得多。」

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」

「記着，今宵這一行動，不但間接對未來的日華之戰有重大影响，對你個人更是生命攸關。」女的語氣非常嚴重。

「我知道，只是，我有點不解，爲甚麼要將如此重大的責任加在我的肩頭上？」

「原因很簡單，只有你的武功，才能和那個人一較雄長。」

「妳太抬舉我了，不過，用槍不是更乾脆嗎？」

那女的嬌笑一聲道：「你是聰明人，怎麼問出這等笨話來？」

那男的苦笑道：「我本來就是一個大笨蛋嘛！」

「你要明白，這兒雖然是日本租界，但畢竟是在中國的領土上……」

「那有甚麼關係，惹出事情來了，正好借此機會，發動戰爭呀！」

「問題是在大本營方面還沒完全部署好，如果我們自作主張，貿然生事，不但建功不成反而會惹來禍事，所以，非萬不得已時，不許用槍。現在，你懂了嗎？」

「我懂，我懂……」男的連連點着頭。

「好！待會，希望你能發揮你的全部神勇，就像……」女的忽然停了下來，發出一聲令人聞之心神震盪的媚笑。

「就像甚麼呀？」男的似在故意裝迷糊。

「就像在……」女的貼着他的耳朵，低聲說了句甚麼，然後，媚笑着像一溜烟似地，消失于沉沉暗影之中，撇下那男的一個在發楞。

× × ×

地下室三號房中的密談，似已接近尾聲。

方才，假山陰影中，那個女的估計沒有錯，那位替王軍長担任譯員的人，正是朱天佑所喬裝。

本來這一次秘密會議，完全是朱天佑以「定時封穴」手法，脅迫三木少佐所促成，至于山本少佐的參加，不過是奉命證實三木所言是否眞實而已。

當然，王軍長的參加，也是經過朱天佑的特別情商才暫時客串的。

至于那位副官和門外的四個便衣衛士，事實上也是三一三工作站的幹員。

所以像這樣的會議，等于是一幕戲劇，朱天佑是導演，王軍長、三木少佐是正反主角，山本少佐才算是眞

正的觀衆。

按說，像此等會議，應該一切進行順利，能够圓滿閉幕才是。

但由于兩位演員表演得不够生動，而山本少佐又是一位非常精明的觀衆，在他冷眼旁觀之下，總覺得這項交易有點兒不對勁。

說來也難怪，王軍長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標準革命軍人，以一個鐵錚錚的漢子，要他去客串一個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，自然不會演出精彩的戲來。

至于三木少佐，一方面担心自己的生死，另一方面又担心家中妻兒的安全，患得患失，也絕對不會有好的表演水準。

所以，嚴格說來，這一幕戲，應該是朱天佑操之過急的情況之下的一大敗筆。

當然，身爲導演的朱天佑，早已發現兩位演員的不稱職，也已發現山本少佐起了疑心，因而一再地在桌子底下以足尖督促兩位演員加强表演。但這些却已無法挽回已造成的錯失。

就當會議接近尾聲時，山本少佐忽然以極凌厲的眼光，注視着三木少佐沉聲說道：「三木兄，我覺得你的神情有點不對。」

三木强作鎭定，但語氣中却顯然有點不自然：「沒有啊！」

山本目光深注地接道：「三木兄，我不妨老實跟你說，儘管大佐已相信你的話，而臨時將你留下來，但機關長和我，却對你這一突然而來的消息，深表懷疑，因而特別交代我，要對你的一切多加注意，這兩天，我冷眼旁觀，發覺你經常有魂不守舍的情形……」

三木連忙否認道：「沒有甚麼不正常呀！老弟你太多心了。」

山本少佐神色一整，道：「聽我說，方才，我看得很仔細，深信我和機關長的判斷沒有錯……」

由于他們說的是日語，王軍長自然聽不懂，因而向朱天佑蹙眉問道：「他們在說些甚麼呀？」

朱天佑已感到事態嚴重，也正在籌思應變之道，聞言之後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山本少佐認爲三木少佐有心事，連帶對這一次會議也有了疑心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

王軍長輕輕一「啊」之間，山本少佐又沉聲說道：「三木兄，此事不但有關軍國大計，也直接與你自己的前程，甚至于生命和你家人的安危有關，可馬虎不得，如果有甚麼困難，現在說明還來得及……」

三木少佐的心中早已經過一番天人交戰的煎熬。只見他臉上肉一陣抽搐，突然一挫鋼牙道：「好！我說……」

隨着話聲，他突然掏出手槍，指着朱天佑道：「朱天佑，舉起手來！」

但朱天佑表現得非常沉着，只是淡淡地一笑道：「舉脚可以嗎……」

「脚」字出口，三木少佐的手槍，已被他一脚踢飛丈遠之外。

由于手槍墜地的聲音很大，門外的四個便衣衛士，已聞聲推門而入。但朱天佑却平靜地揮揮手道：「沒你們的事，退回去……」

山本少佐笑了笑道：「三木兄，現在不是動武的時候，有話好好說。」

三木少佐苦笑了一下道：「老弟，現在我坦白告訴你，我是受朱天佑的挾持，目前的一切是一個騙局。」

朱天佑笑了笑：「三木先生，看情形，你是打算豁出去了？」

三木少佐正容點首道：「是的，這兩天來說，等于是過了兩個世紀，我一直在國家，榮譽、生死的漩渦中掙扎……」

「現在，你已決定以一死來保持榮譽，並維護國家的利益？」

「不錯，你們中國人說得好：自古艱難唯一死，一個人，只要勘破了生死玄關，還有甚麼可怕的。」

「可是，那『定時封穴』的手法，你已算是淺嚐過了，那滋味是比死更爲可怕的。」

「我能忍，忍不住時，我會自求解脫。」

朱天佑一笑道：「好，我且拭目以待。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才目注山本少佐徐徐地說道：「山本先生，你够精明，使得我的一番部署，盡付東流，不過，我並不洩氣，原本打算由三木少佐身上獲得的那份漢奸名單，只好由你身上着手了。」

山本少佐不理會朱天佑的威脅，顯得無比鎮定地，向三木少佐冷笑道：「怪不得你在來此之前，藉口遺忘一些私人物件在保險櫃中，却原來是爲了那份名單，也幸虧我有先見之明，一直在旁監視着你，才使你們功虧一簣。」

三木少佐截口苦笑道：「老弟你饒了我吧！我雖一時糊塗，幸虧還不曾鑄成大錯。」

山本少佐目光深注地接道：「你是本案的原始承辦人，那份名單上，至少有一部份人你應該記得？」

「不錯，我還記得一部份。」

「你記得名字的人已經告訴朱天佑了？」

「是的……」

「說！那是哪些人？」山本少佐顯得臉色俱厲。

朱天佑插口笑道：「這個，你毋須過問，我不妨坦白告訴你，我已經知道的那幾個，已經被捕了。」

山本少佐冷冷地一笑道：「算你眼明手快，但你想從我身上獲得那份名單，那是夢想！」

「是嗎！」朱天佑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再坦白告訴你一聲，我不但要從你身上獲得那份名單，而且也要借重你護送我們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哩！」

「別作清秋大夢了……」

山本少佐冷笑聲中，王軍長，朱天佑和那位「副官」的二張座椅，忽然猛地一沉，連椅帶人，瀉落三丈多深的陷阱中。

這意外的變化，對本來具有輕身功夫的朱天佑和「副官」，是沒多大影响，但對于王軍長，可就慘了，算得上是跌了個「發昏章第十一」。

山本少佐俯身狂笑道：「朱天佑，這一着，可出乎你的意外吧？」

朱天佑似笑非笑地道：「不錯，地下室中，還另有陷坑，這的確是出乎我意外……」

三木已拾起自己的手槍，向山本說道：「老弟！朱天佑武功奇高，這三丈多深的陷阱是困不住他的。」

「依三木兄高見呢？」

「由我來槍斃他們，也好出一出心中的烏氣。」

「用不着。」砰地一聲，那活動地板又蓋上了。

「老弟打算如何處置？」

「我只要一開水龍頭，就會將他們活活淹死。」

「唔……這辦法倒還不錯……」

這時，只聽王軍長在陷阱中發出怒吼道：「奶奶個雄，老子拚着接受軍法審判，也非要將這個烏租界夷爲平地不可，朱老弟，快點用你那袖珍電報機，發出信號，叫弟兄們全體出動……」

朱天佑的語聲接道：「翼公請稍安勿躁，咱們用不着這麼緊張。」

「還要稍安勿躁，咱們白白的死在這兒，多冤！」

「翼公，請相信，山人自有道理。只要我不死，你也絕對死不了。」

「我不是怕死，多少次槍林彈雨的陣仗，我都經過了，就是不曾經過像這種勾心鬥角的場面，你瞧，這四面都是鋼筋水泥，難道你還能像孫悟空一樣，會『五行遁法』不成？」

他的話沒說完，「嘩啦」一聲，水花四濺，一根寸半的水管中，已噴出一股急劇的水箭來。

山本少佐呵呵大笑道：「朱站長，最多一個鐘頭之內，你們三個，就會蒙主寵召啦！」

這剎那之間，陷阱內的三位，已被噴成一隻落湯鷄似地，而地面的積水也快速地上昇。

山本少佐自注三木少佐得意地笑道：「三木兄，一個人運氣來了，可眞是城牆也擋不住，我剛剛建過一次大功，想不到緊接着又建了一次更大的功勞。」

三木少佐仍然是一副愁眉苦臉，但見到對方在表功，却又不得不强裝笑容道：「不錯，名震中外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，被你收拾了，這可的確是不世殊勳。」

他雖然是在笑，但實際上却比哭還難看。

眞是飽者不知飢者苦，處于絕對順境中的山本，根本不曾注意到三木的尷尬表情，只是自以爲是地，拍了拍三木的肩膀道：「三木兄，不用担心你自己的過失，有了這次更大的功績之後，我說話也更有力量，大佐面前，我一定盡力替你開脫。」

三木少佐長嘆一聲道：「是的！老弟，我只有一個請求，請你多多照顧我的家族。」

正在興頭上的山本，感到不勝駭異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！我保證你死不了。」

三木少佐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很難，方才，我跟朱天佑的對話，你應該還記得……」

提起朱天佑，不由使山本「咦」了一聲道：「下面的三個，怎麼不作聲了，總不會這麼快就給淹死吧？」

陷阱中傳來朱天佑的清朗語聲道：「還早哩！積水才淹到胸部。」

山本少佐笑道：「你們還在裏面，我還以爲你們三個，眞的借『水遁』逃走了哩！」

朱天佑的語聲冷笑道：「山本，即使我眞的會『五行遁法』，也不屑施展，方才，我堂堂正正的走進來，待會，我也一定堂堂正正的走出去……」

他的話是說得輕鬆，但積水已深達人高，他們三人都已不得不浮在水面上了，但他事先所佈下的棋子，却還不曾發生作用。因此，他的心境是十分焦急的。

山本少佐縱聲狂笑，道：「朱天佑，你要是還能活着走出這個俱樂部，我才眞的服了你啦！」

朱天佑揚聲笑答道：「山本，咱們走着瞧吧！」

山本忽然想到了門外的四個便衣衛士，「咦」了一聲道：「門外怎麼沒有一點動靜？」

說完，立即打開房門一瞧，只見外面和整個甬道中，都是靜悄悄的，連鬼影子也沒見到一個。

這情形，使得他臉色爲之一變，心頭也跟着一直往下沉落。

三木少佐蹙眉問道：「老弟，怎麼樣？」

山本少佐沉思着接道：「情況不對，三木兄，我守在這兒，你上去瞧瞧，小心一點。」

「好的……」

三木答得很爽快，立即握着手槍，向門外走去，但他心中在苦笑着：我這條命，已是以小時計算的了，甚麼危險也不在乎啦！

× × ×

陷阱中的積水已達三分之二。

此情此景，儘管百戰餘生的王軍長尚能保持鎮靜，也深信朱天佑的保證，却不能不說話了：「朱老弟，情況不對啊！你那門外的四位弟兄，怎會沒一點消息？」

朱天佑心中也有同樣的疑問，但他却不能不編出一篇理由來寬慰對方：「沒有消息，這就足以證明他們已經在採取行動了。」

「至少，他們該先將水源關掉才是，否則，這樣下去，咱們眞要淹死在這兒啦！」

「關掉水源，會使對方提高警覺，改用一陣亂槍，那咱們就準死無疑……」

朱天佑這些臆測之辭，却也完全是實情。

因爲，外面由胡立民所領導的行動小組，所遇上的對手的頑强，與行動過程的驚險，比起地下室來，是毫

不遜色的。

× × ×

三木少佐雖然已明白自己的生命以小時計算，已經將生死置諸度外，但當他走入那一片死寂的甬道中時，却也禁不住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。

這地下室一共是十個房間，甬道兩旁各一邊五間，由於他們用的是三號房，因而在甬道的當中。平常，這些房間，都是作爲男女幽會之用的。

但今宵由於有特殊事故，這些有着無限春光的房間，都臨時封閉了。

而且，當會議開始之前，雙方人員都會同檢查過，其餘的房間都是空的。

同時，他們雙方也協議好，會議室門口，由王軍長的便衣衛士看守，以防閑雜人等闖進入來……

這些，三木少佐當然也是知道的。

此刻，三木少佐似乎深恐那其餘的九個空房間中，會隱藏着敵人，因此，他一進入甬道，立即停下來，屏息凝神地默察着。

當然，他默察不出甚麼名堂來。

於是，他小心翼翼地，向出口處走去，眞是一步一驚心，深恐那一個房間中，會猛古丁地，冒出一個敵人來。

當他越過第一號房間的門口，踏上通往上層的第一級台堦時，心中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了一聲。

不過，他這種輕鬆的感覺，也僅僅是一閃而過。

他那右足才踏上第二級台堦，背後已傳來一聲冰冷的嬌叱：「三木，丟下手槍！」

「……」三木少佐幾乎是未經大腦攷慮，在一種本能驅使之下，立即丟下手槍。

「舉起手來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向後轉！」

「……」三木表現得非常乖，完全遵照對方的命令，直到他轉過身來，看清楚對方的面目時，才禁不住苦笑道：「安妮，怎麼會是妳？」

原來這位不速之客，就是朱天佑手下的女將之一，法國籍的白種妞兒安妮。

她，仍然是這兒女侍那種妖艷的裝束，只是手中多了一枝小巧的「白郎寧」。顯得非常洒脫地，嬌笑道：

「不是我，守在甬道口的那四個飯桶，又怎會乖乖受制……」

「妳……就躲在一號房間中？」

「不錯，我聽到你開門和談話聲，才暫時到裏面去避一下的。」

「那守在門口的四個衛士呢？」

「你說的是王軍長帶來的衛士？」

「不錯。……」

「他們另有任務，被調到上面了，喲！那不是已經回來了嗎……」

不錯，不但原先守在門口的四個衛士已經循甬道匆匆而下，胡立民也趕了來。

而且，胡立民不等安妮說完，立即右手一揚，並疾聲沉喝道：「安妮快閃開……」

原來安妮與三木的對話，語聲並不低，因而驚動了三號房間中的山本出門察看。

山本入目之下，這一驚，自然是非同小可，於是立即舉槍向安妮準備發射。

也是安妮命不該絕，胡立民及時趕來，揚手一粒鐵蓮子，將山本少佐持槍的右手擊傷，才使安妮倖免於難。

胡立民像一陣旋風，鐵蓮子一出手，人也無比快速地跟着撲出。掠過三木和安妮的身邊，立即和山本少佐展開一場惡鬥。

山本雖然也是上了段的柔道高手，但比起胡立民的國術來，却差了一大截。

因此，雙方一經交手，不到三個回合，就被胡立民所擊倒，同一時間，三木少佐也被那四位便衣衛士制住。

山本少佐一被擊倒，安妮立即以最快速度衝進三號房間。

可是，她一進門，却楞住了。

因爲，三號房間中，除了那陷阱中的「嘩嘩」水聲之外，寂無一人。

一個不祥的念頭，由她腦際掠過，禁不住脫口驚呼道：「胡先生快來，朱站長和王軍長不見了哩……」

陷阱中傳來朱天佑的語聲道：「安妮，別着急，我們沒事……」

胡立民已押着山本走了進來，疾聲問道：「大哥，你陷在水牢中？」

朱天佑的語聲苦笑道：「是的，二弟，趕快將水源關住，並將這牢勞子的門打開，不然，我們要被淹死了

哩！」

「胡先生，我找不到開關，怎麼辦？」安妮的語聲中帶着哭聲。

原來她早就在開始找開關了，但在手忙脚亂的情況之下，却是茫無頭緒。

胡立民向山本沉聲喝道：「山本，快將水牢的門打開！」

「慌甚麼！」山本少佐得很平靜地接口道：「既然還能說話，三五分鐘之內，絕對死不了……」

胡立民厲聲喝道：「少廢話！快！」

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，儘管山本心中不願意，却還是將水源關住，並將水牢的門打開。

說險也眞够險，水牢中已只剩下尺許高的空間了。

王軍長一出險，首先就給了山本一個火辣辣的耳光，並怒叱道：「老子先揍死你這忘八羔子……」

朱天佑連忙將其攔住，道：「翼公請息雷霆，這個人不能殺，咱們還得派用場。」

王軍長口不擇言地，道：「還派個屁的用場！」

朱天佑苦笑道：「翼公，我們必須借重他，才能離開月租界的範圍啊！」

「好！我聽你的。」王軍長也苦笑道：「老弟，我雖然受了一場虛驚，但也的確衷心的佩服你。」

「翼公別提了，這一次，算是我吃這碗情報飯以來，最大的一次敗筆。」

王軍長道：「但我却認爲雖敗猶榮。而且，這種工作，比起戰場上的衝鋒肉搏，更別具刺激。……」

雖然天氣並不冷，但身上像落湯鷄似地，總不是味道。

因此，朱天佑向王軍長作了個抱歉的表情之後，立即向山本說道：「山本，叫這兒的經理送三套衣服

來。」

山本少佐哼了一聲，沒接腔，倒是安妮搶先說道：「站長，還是我去叫吧！這俱樂部裏，已完全被我們的人控制住了。」

「外面呢？」

胡立民向安妮揮揮手，示意她趕快去找衣服，並苦笑着接道：「外面完全是日本憲兵，還架着機關槍。」

朱天佑微一沉吟，才注目問道：「二弟，我們的人，沒有傷亡吧？」

胡立民接道：「還好，由於雙方都沒用槍，雖然有少數弟兄受傷，却都是些皮肉之傷，不碍事的。」

緊接着，又歉笑道：「只因敵勢太强，一時之間，沒法控制，同時，安妮也不知道地下室中，會有水牢，才使大哥和王軍長飽受一場虛驚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苦笑道：「二弟，別提了，萬方無罪，罪在我這個站長策劃不週，同時，對『知彼』二字，未曾多下功夫，才有目前這一寶貴的教訓……」

這時，山本少佐目注垂頭喪氣的三木少佐冷笑道：「三木兄，咱們今宵這種恥辱，都是因你而來，你懂嗎？」

「我懂……」三木少佐苦笑道：「我還是那句話，希望老弟今後多多照顧我的家人。」

「唔……我會的……」

「那我先謝了……」

三木少佐本來是雙手反綁，站在門口的，話一說完，立即猛然以頭頂向門框上撞去。

一個人如果是蓄意尋死，那是最簡單不過的。

因爲，在所有動物中，人的生命力，是最弱者中的一種，而頭部更是人身中最脆弱的一環。

儘管目前的三木少佐的雙手是被反綁着，但在他全力一撞之下，却撞得腦漿迸射，慘不忍覩地，使得剛剛趕返的安妮，震驚得疾掩雙目，發出一聲驚呼。

朱天佑向旁立的一個「衞士」揮揮手，道：「拖到另一個房間去。」

然後，轉頭目注安妮，問道：「安妮，衣服呢？」

安妮仍然是雙手蒙着眼睛，嬌聲答道：「馬上就送過來。」

朱天佑微一沉思，才向山本少佐笑道：「山本，現在，咱們談談生意可好？」

山本少佐漠然地接口道：「如果你是要談挾持我出險的事，你應該找外面的負責人去交涉。」

「這個，我知道，但我所要談的，是另一件事。」

「說出來試試看？」

「目前三木已死，我所須要的那份漢奸名單，只好由你身上着手……」

不等他說完，山本已冷笑着接道：「我要提醒你：我不是三木。」

朱天佑也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也是血肉構成的人，當我將加諸三木身上的手法，照樣伺候你時，我不信你還能硬得起來……」

說完，立即毫不怠慢地，在山本身上施展「定時封穴」的手法，同時，也像前此對待三木一樣，將此一手法的厲害，和應注意的事項，覆述了一遍。

山本臉色接連數變之後，立即哼了一聲道：「朱天佑，你別忘了我們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！」

「這是說，你準備步三木的後塵？」

「我不會像他那麼窩囊。」

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是的，三木表現的，的確是窩囊了一點，據說，日本人武士道精神的具體表現，是切腹自殺，很遺憾，我還不曾見識過，切腹自殺是如何的切法，但無可懷疑，那一定是非常壯烈的……」

隨手遞過一把匕首，含笑接道：「現在，你且表演一下，讓我開開眼界吧！」

山本少佐冷冷地一笑，接道：「還不到時候……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你冷靜的考慮一下也好，同時我還不妨提醒你一聲，三木已死，名單洩漏的責任，你可以推到三木身上去，對你完全無損……」

山本少佐飛快地接道：「可是，對我的國家有損害。」

一旁的安妮插口接道：「站長，衣服已送來，這兒的老闆須要見你。」

朱天佑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好，妳去請他進來。……」

所謂老闆，也就是憑着他父親的造孽錢，在上海灘上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的帥大元。

帥大元雖然是一個花花公子，也許是由於他錢太多，怕人暗殺之故，所以他的行踪，却是非常神秘的。

對於這位長袖善舞，而又與日本人打得火熱的花花公子，朱天佑當然是聞名已久。

可是，由於帥大元行踪隱秘，而朱天佑本身工作又太忙，因而兩人之間，一直不曾見過面。

因此，當安妮帶着親自捧着三套整潔內外衣，和皮鞋襪子等物的帥大元進來時，朱天佑特別深深地，向帥

大元盯了一眼，然後笑問道：「帥老闆要見我，有何指教？」

帥大元滿臉歉笑，說道：「朱站長，你太言重了，大元此來只是想說明一點，今宵的事，完全是日本人所安排，大元事先一點也不知情。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我可並未說過，你曾參與這件事呀！」

帥大元尷尬地一笑道：「可是，大元不能不表明我自己的立場。」

王軍長插口冷笑道：「你的立場，還是不說也罷，全上海灘的人，誰不知道你是日本人的走狗……」

帥大元苦笑道：「翼公誤會了，其實，像大元這樣的材料，怎麼說也不够資格當走狗，只不過是爲了生活有時候不能不敷衍他們一下……」

朱天佑擺擺手道：「帥老闆不用說了，如果你僅僅是爲了解釋你的立場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「不！大元還有話說。」

「那就長話短說。」

「是！」帥大元恭應一聲之後，才神色一整，道：「朱站長目前這俱樂部的外圍，全是日本人的軍警。」

「這些，我知道。」

「站長如果要跟他們談甚麼條件，大元尙可聊效棉薄。」

朱天佑微一沉思道：「也好，外面負責的指揮官是誰？」

「好像是田中少佐。」

「那麼，你去告訴田中，我要借重山本少佐和另外兩個少尉，護送我們離開日本租界，看他怎麼說？」

「好的，大元馬上就去交涉。」

說完，微一躬身，轉身就走。但王軍長却沉聲喝道：「且慢！」

帥大元身軀一震，住步回身問道：「翼公有何吩咐？」

王軍長冷冷地一笑道：「帥大元，我不能不提醒你，雖然你與日本人同流合汚，但你的血管中流的是中國人的血液，你要是暗中搗鬼，想出賣我們，我會剝你的皮！」

「大元怎敢。」帥大元苦笑了一下道：「翼公還有吩咐嗎？」

「沒有了，滾！」

帥大元雖然不是「滾」走的，走得却是非常狼狽。

目送帥大元出門之後，朱天佑却向安妮使了一個眼色，道：「安妮，釘住帥大元，但不可讓他發現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安妮離去之後，朱天佑才向王軍長苦笑了一下道：「翼公，咱們也該換換衣服啦……」

× × ×

約莫沉寂了十來分鐘之後，胡立民身上佩帶的袖珍無綫電對講機，忽然傳出清晰的語聲：「請朱站長講話請朱站長講話……」

朱天佑連忙由胡立民手中接過袖珍無綫電，低聲說道：「我是朱天佑。」

「站長的無綫電，怎麼聯絡不上？」

「因爲泡在水中，機件失靈了，有甚麼話快說。」

「報告站長，我很慚愧，胡萍已經來過，但她滑溜得很，在暗影中有如驚鴻掠影，一閃而過，以致還不能確定她就是美空枝子。」

由這一段話中忖測，對方顯然是文勝男。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不要緊，慢慢來。」

「還有，我已發現刁拱北行跡很可疑。」

「好，派兩個弟兄釘住他，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

「我明白……再見……」

朱天佑將無綫電對講機交還胡立民，胡立民却指了指伏在桌上打瞌睡的山本少佐，道：「大哥，這個人可不能再留他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他已經聽到了你跟勝男的對話。」

原來朱天佑接過無綫電對講機的同時，另一隻手已點了山本的「睡穴」。他的動作快速，而又自然，居然連胡立民也給瞞過了。

朱天佑說完，又在山本的身上摸索了一下，山本才悠悠地醒過來，並微微「咦」了一聲：「我怎麼睡着了？」

朱天佑臉色一整道：「這是科學以外的另一門學問，同時，也是讓你先行體驗一下我的點穴手法，莫將我那『定時封穴』的話，當作馬耳東風。」

在一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，帥大元又匆匆地趕了回來。

帥大元滿臉堆笑道：「報告站長，幸不辱命，田中少佐已經答應了。」

朱天佑注目問道：「他沒提什麼要求？」

「沒有。」帥大元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只有一個請求，那就是過了外白渡橋，一定放人，而且不可傷了他們的人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！」朱天佑沉聲接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× × ×

不久之前，還是衣香鬢影，歌舞昇平的東方之珠俱樂部，此刻却已變成一片死寂。所有的紳士淑女們，都集中在大廳中，由朱天佑的手下人監視着。

當然，他們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心中的焦慮和不安，都由臉色和目光中表現出來。

當朱天佑等一行人押着山本少佐和另外四個日本人經過大廳時，那些人都不約而同地，伸長頸子，好奇地注視着。

朱天佑召回兩個手下人，並向帥大元沉聲說道：「帥老闆，這兒由你負責維持，在我離去之前，不許有人出來！」

「是！是……」帥大元連聲恭應着。

連同五個人質，朱天佑這一行一共是二十一人。

本來他們是化整爲零而來，目前這一集中離去，自然感到車輛不够，好在門口多的是流綫形的小轎車，只

好臨時徵用一下。

二十一人分乘五車，胡立民和王軍長乘倒數第二部，朱天佑押着五個人質殿後。

人都上車了，引擎也開始發動。

氣氛在沉寂中有一種令人感到有如泰山壓頂似的沉重。汽車已經開始滑動了，胡立民忽然沉聲喝道：「停！」

接着，以最低的語聲說道：「趕快下車，退回室內去……」

「砰」地一聲槍响，劃破這沉寂的夜空。

胡立民突然越權發令，已是令人驚詫，這突然而來的槍聲，在靜夜中聽來，更是令人心悸。一陣人影閃動五部小轎車中的人，都紛紛下車，以最快速的動作，滾向大門前，向室內淌進。

一排機槍子彈，在五部小轎車旁，激起一片塵土，二十一人當中，有五個掛了彩，包括三個日本人質在內，也包括了山本少佐。

幸虧所有受傷的人，傷勢都不太嚴重，朱天佑的兩個手下人，傷的是左臂和右腿，三個日本人中，兩個傷腿，一個傷臂——山本少佐的一條左臂，算是報銷了。

當他們退入室內時，外面的槍聲也更密集了，並有人用日語大聲吆喝着：「不管是什麼人，一律格殺不論！」

山本少佐切齒吼道：「巴格野鹿……」

朱天佑一面指揮手下人各自憑險守住門戶，以防敵人攻進來，一面吩咐帥大元將所有平民都集中到地下室

去，以避免無謂的傷亡。

好在這幢房子是鋼筋水泥建築，除了門窗之外，牆壁部份，一般子彈都沒法穿透，因而驚險的場面，算是暫時穩定下來。

不料就在這當兒，那批紛紛避往地下室去的平民中，忽然傳出一聲槍响，並有人怒叱着：「忘八羔子！你想死！」

狐窟揚威寒敵胆

朱天佑眞能沉得住氣，變生肘腋，他居然連頭不曾回一下，只是沉聲問道：「五號，是不是帥大元？」

一個中年紳士裝束的人，押着右手腕已被槍傷的帥大元走了過來，道：「報告站長，正是這忘八羔子，方才，他想由背後暗殺你。」

朱天佑目注帥大元道：「帥老闆，你畢竟太差勁了，你以爲我眞的將所有的手下都撤走了嗎？」

帥大元右腕鮮血直滴，滿臉痛苦神色，沒有作聲。

朱天佑含笑接道：「我不妨老實告訴你，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個好玩藝，這些平民中，我至少有十個以上的人在監視着……」

王軍長一揚手，狠狠地揍了帥大元四個耳光，接着，並拔出手槍，向朱天佑說道：「朱老弟，先宰了這賣國賊……」

朱天佑連忙攔住他道：「翼公請息雷霆，這個人我還有用場……」

這時，外面槍聲已逐漸疏落，由于室內的人都使手槍，那些日本人都在手槍的射擊距離外停了下來，並有人揚聲說道：「咱們機關長請朱站長講話。」

王軍長沉聲說道：「朱老弟，別理他們這一套，趕快通知我那個整裝待發的加强營，我押着接受軍法審判，也非得先行宰了這些日本人不可，何況，大戰之觸發，是早晚間事，由我方提前發動，倒也乾脆。……」

朱天佑含笑截口道：「賢公，殺鷄用不着牛刀，我早已作好妥當安排，請稍安勿躁。」

外面的日本人又在揚聲喝着：「朱站長，你聽到沒有。」

朱天佑揚聲答道：「聽到了，像這樣拉開嗓門窮吼，太費勁，告訴你們機關長，最好是在電話中交談。」

沉寂了少頃之後，外面的語聲才答道：「好！你等着。……」

直到這時，朱天佑才有工夫向胡立民說話：「二弟，方才是文勝男示的警？」

胡立民似乎猶有餘悸地答道：「是的，如果她的示警晚來半分鐘，我們就算是全軍覆沒了。」

「她是怎麼說的？」

「她說，田中少佐確有誠心接受，但他們機關長臨時趕來，才改變主意。」

朱天佑哼了一聲道：「這些忘八羔子眞够狠，居然連自己人也不要了。」

王軍長插口笑道：「犧牲五個並不重要的自己人，而能將他們心目中最之如虎的三一三工作站的人一網打盡，這是最便宜不過的生意呀！」

朱天佑苦笑一下道：「不錯，這生意是够便宜。……」

說着，扭頭向一旁的山本少佐笑道：「少佐先生，現在，對我方才的要求，該可放慮接受了吧？」

朱天佑是有心人，儘管當方才局勢驟變的片刻之間，情況相當混亂，但他却指揮若定，並且，當那些平民和人質都被趕往地下室去時，他却別有用心地，將山本少佐留在身邊。

這時，剛好派上用場，也不虞被其他四個日本人聽到。

「……」山本一臉冷漠神色，沒作聲。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少佐先生，你是日本人，對於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，當比我更爲清楚，你想想看，他們連自己人都可以輕易犧牲，你又何必那麼傻，拚着自己受苦，去維護那些瘋狗們的利益？」

「……」山本少佐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仍沒吭氣。

朱天佑接着道：

「再說，交出那份名單，談不上有損於你們國家的利益，責任可以推到三木頭上，對你也沒有風險，却可以免除那『定時封穴』的痛楚，又何樂而不爲呢？」

儘管朱天佑的說詞極富挑撥性，也頗爲動聽，但山本還是沒有作聲。

不過，儘管山本沒有作聲，但臉上的神色，已經洩漏了他心中的秘密。

朱天佑是何許人，山本少佐心中的秘密，自然逃不過他那一雙精目的觀察，於是，立即注目問道：「少佐，行不行，總該給我一個答覆呀！」

山本突然一挫鋼牙，點點頭道：「好！但你必須立即解除我身上『定時封穴』的手法，因爲我左臂重傷，熬不住那種痛苦。……」

「可以……」朱天佑即說即作，立即替山本解除了「定時封穴」的手法。

王軍長插口道：「老弟，日本鬼子最不守信，你怎能那麼相信他……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不要緊，如果他食言背信，我隨時都可以取他的性命——少佐，你相信嗎？」

山本少佐苦笑了一下：「放心，我說過的話，一定算數。……」

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的胡立民，蹙眉說道：「大哥，電話還沒來，恐怕他們又另有什麼陰謀。」

朱天佑拾腕看了看手錶，道：「他們必須找一個有電話的地方，才能打進電話來，不會這麼快。」

緊接着，又向山本笑問道：「山本，咱們如何聯絡？」

山本沉思着說道：「明天午後，咱們在虹橋醫院見吧！我這條左臂，可能是廢掉了，必須要住院的，明天，你最好是化裝成日本人，以我的朋友身份去看我。」

朱天佑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好，咱們一言爲定……」

電話鈴响了，胡立民拿起話筒，道：「是的，好！請等一等。」

將話筒向朱天佑一遞，說道：「是高原英二。」

朱天佑接過話筒，道：「是的，我是朱站長。」

高原英二的語聲笑道：「朱站長，你的人，算得上是無孔不入，這一點，我不能不佩服你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笑道：「機關長，別來這一套，咱們談正經的吧！」

「對！我也有同感，不過，由於你是處於我的包圍之中，談正經事，就得聽我的。」

「這話說得太早了一點吧！」

「我的決心，你已見識過了，人質並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……」

「這些，我知道，你是被功利冲昏了頭腦，即使你老子在我手中，你也不會顧慮他。」

高原英二的謾聲笑道：「朱站長，你眞不愧是我的知己，只是，你既然知道我的爲人，那你還有什麼可恃的！」

朱天佑朗聲笑道：「機關長，我不能不提醒你，你是在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上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我決不相信，你敢於點燃日華之戰的導火綫。」

「我們中國人有句俗語：拚着一身剮，敢把皇帝罵，我爲了維護民族尊嚴，國家利益，即使未奉上級命令，殺盡了你們這些日本人而接受軍法審判，也在所不惜。」

話筒中傳來高原英二的呵呵大笑道：「朱站長，別吹大氣了，即使你拚着接受軍法審判，要殺盡我們這些日本人，但目前，你自身都難保，又憑什麼能殺死我們呢？」

「憑王軍長麾下的一個加强營够不够？」

「那當然够，但我諒準你不敢……」

話筒中傳出另一個急促語聲道：「報告機關長，上海市的中國憲兵和警察，已分乘八部卡車，侵入租界」

「巴格野鹿！誰放他們進來的。」高原英二在話筒中咆哮着。

「報告機關長，沒人放他們進來，邊界警衞都被他們繳了械……」

「混賬！飯桶，還不趕快分兵迎敵！」

朱天佑沉聲接道：「高原先生，你得冷靜一點，據我所知，你們的大本營還沒下達發動戰爭的命令。」

朱天佑的話，發生嚇阻作用。

話筒中高原英二的命令又改了：「且慢！不要攔阻，讓他們到這兒來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高原英二的話鋒，又轉向朱天佑：「朱站長，到目前爲止，你已經構成軍法審判的資格了。……」

「是嗎？咱們彼此彼此。」

遠處已傳來卡車車隊的沉重聲音，靜夜中聽來，更是格外令人驚心動魄。

胡立民手中的袖珍無綫電對講機中，傳來文勝男的嬌語道：「報告站長，憲警都已趕到，請指示。」

朱天佑就着話機說道：「暫時採取包圍態勢，等候命令，再作進一步的行動。」

「好的……」在文勝男的嬌應聲中，朱天佑却向話筒中說道：「高原先生，現在，你該相信，我毋須調動王軍長的加强營，也有力量殺光你們了。」

車隊已在東方之珠俱樂部百碼外停下車。

但雙方都還能沉得住氣，沒有一人甘冒大不韙，首先開槍。

高原英二的語聲冷笑道：「有種的，你就殺吧！」

朱天佑沉聲道：「高原先生，現在不是說豪氣話的時候，你必須冷靜地接受我的條件。」

「你以爲我會接受威脅！」

「閣下不要激我，眞的鬧僵了，對雙方都是有害無益，現在，我給你五分鐘的時間去攷慮。」

也不等對方的反應，說完，立即掛斷電話，並向胡立民道：「二弟，請文勝男講話。」

「是！」胡立民接通無綫電話後，朱天佑就對着話機道：「文小姐，外面情況如何？」

「報告站長，憲兵和警察很合作，已完成反包圍部署。」

「好！請轉告他們隊長，要特別小心，沒有我的命令，絕對不許開槍！」

「我知道，站長還有指示嗎？」

「暫時沒有了，再見！」

一直靜立一旁的王軍長，拍了拍朱天佑的肩膀，笑道：「老弟，你眞沒得話說。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賓公謬獎了，其實，我是逼上梁山，只好硬着頭皮向前闖。」

「憲兵警察方面，你是怎麼能一下子調動他們的？」

「那是事先協調好的，幹我們這一行，凡事都必須事先作最壞的打算。尤其今宵有賓公在這兒，我更不能不特別愼重而妥加部署。」

王軍長蹙眉接道：「萬一高原英二決定蠻幹到底，豈非有違我最高當局的指導原則。」

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眞要如此，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不過，我諒準他不敢蠻幹，倒並非是他不想蠻幹，而是目前他的力量不够，蠻幹起來，他會全軍覆沒。」

電話鈴又响了。朱天佑取過話筒，道：「我是朱站長。」

對方是田中少佐，操着流利的國語：「我是田中少佐，咱們機關長冷靜攷慮之後，決定和平解決……」

「唔……這才是明智的抉擇。」

「我奉命跟你洽談，請將條件告訴我。」

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條件很簡單，我只求安全撤退，隨同憲警一齊撤退，所有人質，也在撤退之前，交還給你們。」

「那很好，我會立即傳令下去，不許任何人阻撓。」

「這還不够，我的意思，凡是在我反包圍圈內的武裝人員，都必須繳械……」

「這，太過份了，咱們機關長，不會接受的。」

「這條件，我必須堅持，因爲，你們日本人的信譽太差了，我不願再上第二次當。」

田中少佐的語聲冷笑道：「朱站長，你要明白，我們並未失去抵抗能力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笑道：「這情形，我知道，你們還有兩挺輕機槍，如果眞要硬拚一場，我一定捨命奉陪。」

日本人就這麼一個欺善怕惡，不點不亮的蠟燭脾氣賤骨頭。朱天佑的語氣一硬，田中却反而立即軟了下來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好，你等着，讓我請示機關長看。」

約莫等了三分鐘後，話筒中才傳來田中的語聲道：「朱站長，咱們機關長已答應了，不過，他也有一個條件，那就是繳下的武器，你們不能帶走。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我根本不稀罕你們這些破銅爛鐵，所收繳的武器，隨我的車隊撤退，到達一千公尺距離時，我會將裝着武器的車子留下，你相信嗎？」

田中的語聲笑道：「朱站長的話，我自然信得過。」

「那麼咱們就此一言爲定……」

有了實力作後盾，撤退工作順利而快速地進行。

不過，當朱天佑等人撤出日租界時，已經是快要天亮的時候了……

× × ×

晨光曦微中，刁拱北顯得垂頭喪氣地走在一條暗巷中。

迎面人影一閃，兩個持槍的短裝漢子，將去路阻住。後面也飛快地出現兩個持槍的短裝漢子。

攔在前面左邊一個短裝漢子陰陰地一笑道：「刁爺，大爺有話傳下來，問你任務完成沒有？」

這情形，似乎早在刁拱北的預料之中。

儘管是前無進路，後有追兵，但他却表現得非常鎭定。聞言之後，只是漠然地答道：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就不必回去了。」

「你們四個，是奉命處決我的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我要先見大爺。」

「沒有這個必要。」

「也不容許我申訴理由？」

攔在左邊的漢子跟着答道：「可以，但我斷定你的理由，決定不能救你的命，因爲，監視你的人，也在東方之珠俱樂部，當時，情況很混亂，憑你那高明的武功，應該有足够的機會，可以殺死朱天佑的。」

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可是，你們不許我用槍……」

那左邊的短裝漢子道：「這正是大爺要派你去執行的另一主因，因爲你的武功成就高，縱然還不到飛花摘葉，致人於死的境界，但除了槍彈之外，你應該還有很多的，可以殺死朱天佑的方法，但你却沒有施展，所以，大爺才斷定你已被朱天佑所收買……」

刁拱北冷笑着道：「也所以才一定要取我的性命？」

「你自己明白，那是再好不過。」

「光憑你們這四塊料，行嗎？」

左邊那短裝漢子笑道：「如果僅憑拳脚功夫，再加上四個也不是你的對手，但目前，我們以四枝手槍對付你，情況就不同了。」

刁拱北自然明白對方所說都是實情，他但顯然已打算豁出去了，面對生死關頭，他却顯得無比鎮定地，冷然一哂道：「也許我難逃一死，即使我必然要死，你們四個中，也至少有兩個會躺在這兒。」

由於刁拱北武功高强，那四個短裝漢子儘管人多勢衆，並有手槍，但他們却一點也不敢鬆懈，手中的槍一直是瞄準着對方的，左邊那漢子並冷笑一聲道：「我不信……」

那「我不信」的「信」字剛剛出口，却突然發出一聲痛呼，四個人手中的四枝手槍，一齊掉落地面。

這變化，實在太意外了，因此，那四個短裝漢子就像是被鬼揍了一下似地，呆立當場，一時之間，竟沒想到下一步的行動。

當然，刁拱北心中也同樣的感到納罕。

不過，刁拱北畢竟是閱歷豐富的老江湖，他的反應也特別快速。

就當對方四人發呆的瞬間，他已快如旋風地，飛撲而前，「砰砰」兩聲，前頭的兩個短裝漢子，已被他一拳擊倒在地。

這當兒，如夢乍醒似地，後面那兩個拔足飛奔。

但刁拱北像是後面長了眼睛似地，一個倒翻，凌空一個筋斗，越過那兩個短裝漢子的前面，身軀瀉落的同時，雙足齊揚，「吧吧」兩聲，那兩個企圖逃命的漢子，所受比前面兩個更慘。

屋頂上傳下一聲喝彩，道：「刁先生，好身手！」

另一個清朗語聲同時喝道：「當心！」

原來最初被刁拱北擊倒的兩個短裝漢子，正在甫甸着拾起手槍。

刁拱北動作如風，雙腿場處，兩道黑影疾射而出，剛好擊中那兩個的頭顱，悶哼一聲，昏死過去。

這當兒，另兩個已掙扎着爬起，拔足飛奔，企圖逃命。

屋頂上又傳下一聲勁喝：「刁爺，不可留下活口！」

如响斯應，刁拱北倒射而起，超越那兩個的前面，雙拳齊出，「蓬蓬」兩聲，將那兩人擊得鮮血狂噴，緩緩地倒了下去。

刁拱北似乎是知道自己這兩拳足以致對方於死命，連看都懶得看上一眼，又飛射那被他擊昏的兩個身前，加上一脚，立告了賬。

原來這被擊昏的兩個，是被刁拱北的一雙皮鞋擊昏的。

屋頂上的兩人也輕捷地飄落地面，同聲笑道：「刁爺，方才，我們算是大開眼界啦！」

刁拱北謙笑道：「二位老哥過獎，我還沒道謝救命之恩……」

右邊的一位連忙接道：「不必客氣，要謝也該謝我們老大才對。」

左邊的一位也立即接道：「而且，方才爲了要見識刁爺的高明身手，我們才故意作壁上觀，使刁爺受了一點虛驚，這一點，還得請刁爺多多原諒。」

「哪裏、哪裏，」刁拱北連聲謙笑着，注目接道：「二位兄台是——？」

「蝙蝠，懂嗎？」

刁拱北禁不住啞然失笑，道：「哦！原來是朱站長的手下，怪不得……」

左邊的一位正容說道：「刁爺，你這是明珠暗投，經過這一次教訓之後，是否有甚感觸呢？」

刁拱北喟然長嘆道：「是的，從現在起，我這大好頭顱，應該賣給我們政府了……」

「恭喜刁爺迷途知返，請快點穿上皮鞋，跟我們一起走吧！」

× × ×

當天午後五點。

虹橋醫院的值班人員，已紛紛下班，走出大門。

一個身着和服的中年漢子，由特三號病房中出來，繞過天井，向一道月洞門中走去。

他的步伐是那麼沉重，臉色也是一片憂鬱，似乎是爲他住院的那位朋友或親戚，担着很重的心事。

當他剛剛穿過月洞門時，忽然一旁閃出兩個白相人（即上海語中的流氓）裝束的短裝漢子，好像是雙方猝然相遇，來不及閃避似地，全力向那穿和服的日本人身上撞了過來。

說來也難以令人相信，那兩個白相人人高馬大，而且是兩個撞一個，但結果却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之外，那穿和服的日本人若無其事地，繼續向前走，但那兩個撞人的白相人反而被撞得雙雙踉蹌後退。

那兩個白相人老羞成怒之下，怒喝一聲，雙雙撲了上來，其中一個手中還亮出了刀子。

那日本人側身避過對方的撲擊，怒笑一聲之後，以日語喝道：「混賬東西，你們是活膩了，居然敢到日本租界來撒野。」

話聲中，「砰砰」連響，人影紛飛，一個照面之下，那兩個白相人已被摔倒丈遠之外。那日本人並得意地笑道：「不長眼的東西，現在，你們知道大日本人的厲害了吧？」

忽然，一聲勁喝，由他背後傳出：「舉起手來！」

那日本人訝問道：「叫誰舉手？」

「你！」

「我？我爲何要舉手？你們是幹麼的？」

全副戎裝的田中少佐，帶着四個便衣人員迎面走來，並冷笑一聲道：「別裝蒜了！朱天佑，從你進入特三號病房起，就已被我們監視住啦！」

後面的勁喝也再度傳出：「朱天佑，還不舉手！」

朱天佑這才以標準的國語笑道：「我不舉手，有種，你就開槍吧！」

後面沒有反應，很顯然，後面的人，是在以眼色向田中請示。

只見田中少佐微微點了一下頭，朱天佑的背後立即傳出兩聲撞針擊空的聲音。

田中少佐臉色一變之下，立即厲聲喝道：「巴格野鹿……」

怒叱同時，五個人都一齊掏出了手槍。

但他們的手槍剛剛掏出，又立即連聲痛呼地，將手槍摔落地下。

「這才乖！」朱天佑目注田中笑道：「田中，別罵手下人，像方才這情形，你自己也不該罵一聲『巴格野鹿』嗎？」

田中苦笑了一下，向四個便衣人員使了一個眼色。朱天佑立即提出警告道：「田中，別動甚麼歪腦筋，你且回頭瞧瞧看。……」

由於自己手下人手槍中的子彈被盜走，也由於他們五個人持槍的手腕沒來由地被擊傷，田中少佐早就有回頭察看的意思。

但一經朱天佑首先提出之後，他却反而有點兒猶豫不決起來，反而是朱天佑又含笑說道：「別怕難爲情，儘可以大大方方的，回頭瞧瞧。」

田中少佐怒聲接道：「我不瞧也知道，準是你的那些狐羣狗黨。」

朱天佑抬手一翹拇指，笑道：「少佐先生，你眞聰明，現在，我可以坦白告訴你，目前這座醫院，已完全被我控制住了，如果你還想多活幾年，最好是不要輕舉妄動。」

田中少佐苦笑了一下道：「朱天佑，我不能不佩服你的高明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一笑道：「這實在算不了甚麼，不過，事關國家安危，也與我個人的生死攸關，所以，凡事在進行之前，不能不作最週詳的計劃。」

田中少佐注目問道：「能不能告訴我，我兩個手下人手槍中的子彈，是如何被盜走的？」

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當然可以。……刁兄，請據實告訴他吧！」

其實，站在田中等人背後的只有兩個人。

那是胡立民和刁拱北。當然，目前的這二位，都已不是本來面目。

刁拱北含笑接道：「田中，我是乘你那個手下，在和女護士調情時，作的手脚。……」

田中少佐截口接道：「我不信！像我自己，別說是和女人調情，即使是和女人作愛時，我也自信決不至於被人盜走槍中的子彈，而懵然無知。」

朱天佑搶先一笑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，現在，我不妨再透露一點秘密，我這個三一三工作站中，三教九流，形形色色的人才都有，今天，我朱天佑能有這點薄薄的名氣，可以說，完全是這些弟兄們的功勞。……」

特三號病房中，忽然傳出一個護士的驚呼道：「不好了，山本少佐切腹自殺啦……」

田中少佐冷哼一聲道：「死有餘辜！」

朱天佑歉笑道：「非常抱歉！你們又損失了一位幹員，但目前，我還得勞駕你護送我們一程……」

田中少佐頓足接道：「朱天佑，你欺人太甚！」

朱天佑臉色一整，道：「閣下該仔細想想，欺人太甚的，是你們日本軍閥啊！」

田中少佐沉思了少頃之後，才蹙眉接口說道：「我就是想不通，山本少佐少年得志，前程似錦，他爲甚麼要自毀前程，將那份名單給你？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因爲，他還有一點點年輕人的正義感。……」

「正義感？這事情與正義感不相干呀？」

「閣下，你想不通的事情還多着哩！我沒工夫跟你泡蘑菇，請帶路吧！」

田中少佐點點頭，冷笑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我會讓你知道我的厲害……」

× × ×

晚餐過後，朱天佑、胡立民、文勝男、刁拱北等四人，在一面品茗，一面閒談着：朱天佑淺淺地喝了一口

茶後，微微一笑道：「當前兩大任務，已完成了一件，現在，只剩下如何去摧毀那座工廠的事了。」

刁拱北赧然一笑道：「站長，對這件事，我非常抱歉，既不能確定胡萍就是美空枝子，也不能確定那座工廠，是否就是製造那種秘密毒藥的工廠。」

「不！」朱天佑含笑接道：「你能確定胡萍是日本間諜，和告訴我卓槐常去的那家工廠的地址，已算是給予我很大的幫助了。目前，當務之急是先將那兩個發明那種歹毒毒藥的醫師除去，否則，即使將那工廠摧毀了，他們還可以重起爐灶的。」

刁拱北苦笑道：「問題是，我們也不知道那兩個醫師是誰。」

朱天佑很自信地笑道：「不要緊，據我所獲消息，他們是以工程師的身份，潛伏在那家工廠中，如今，有了範圍，就好辦多了，而且，我們必須趁他們連番失利，喪盡銳氣之際，打鐵趁熱，加速進行。」

隔壁房間的電話鈴在响，少頃，一個清朗語聲叫道：「站長電話。」

朱天佑揚聲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「是一位姓胡的小姐。」

「好，我馬上過來……」

姓胡的小姐當然是胡萍，她是約請朱天佑去仙樂斯跳舞。朱天佑正想由她身上下功夫，自然是一口答應。

然後，朱天佑向胡立民等人說道：「這是一個好機會，我們一起去，讓勝男辨別一下，那日本妞兒，是不是美空枝子。」

文勝男連連點着頭，嬌笑着道：「那好極了……」

朱天佑又立即接口說道：「不過，妳跟二弟，最好是改裝成一對中年夫婦，藉以隱蔽身份……」

這一說，不由使得文勝男俏臉爲之一紅。

但朱天佑又立即接道：「好，就這麼決定，三位好好準備一下，我先走……」

× × ×

談舞廳氣氛，「仙樂斯」似乎比一般同業都要高級一點。

當然，這也是與金錢有關。

這兒消費額高，一般窮措大是不敢問津的，到這兒來，都是腦滿腸肥的大佬官，即使是出身寒微，也得裝成受過高等教育紳士的模樣。

因此，一進入仙樂斯舞廳，除了那悠揚悅耳的音樂，與婉轉動聽的歌聲之外，是不容易聽到那些旁若無人的高聲談笑的。

今宵，朱天佑改裝成一個蓄着仁丹鬍子的日本紳士，準時到達仙樂斯。

胡萍早已到達，她獨據一個光綫最暗淡的卡座，正在悠然地吸着香烟。

當朱天佑悄然到達，並俟着她身邊坐下時，她才低聲媚笑道：「喲！站大長，怎麼變成東洋蘿卜頭了？」

「妳不喜歡？」他，自然地伸出手臂，輕輕地攬住她的纖腰。

「喜歡，只要是你，即使變成蘿卜乾，我也一樣喜歡。」她柔媚地笑着。

「妳，好像對東洋蘿卜特別有興趣？」

胡萍媚笑道：「是的，因爲，東洋蘿卜特別容易料理。」

「我這個東洋蘿卜，可能會例外。」

「不會的，在我這個名廚手中，不論這東洋蘿卜是眞是假，一樣的清燉紅燒，隨心所欲。」她嬌媚地笑着接道：「眼前，就是一個證明，我一通電話，你就乖乖地，準時前來報到了。」

朱天佑以另一隻手的食中二指，托起她的下顎，輕柔地一吻，道：「這張小咀，可眞够厲害，便宜都給妳佔盡了。」

「眞正厲害的，你還不曾嘗到哩！」她仍然媚笑着，語氣中也帶着雙關的意味。

朱天佑微笑道：「是嗎？今宵，我倒要好好地領畧一下。」

「是否各方面都準備好了？」

「毋須準備，我全身每一個細胞，隨時隨地，都保持戰備狀態。」

「好！我拭目以待。……」

樂隊奏起一支輕快的圓舞曲——維也納森林，她話鋒一轉，說道：「跳支舞吧！縱然不爲這昂貴的茶資着想，也不能辜負這美妙的音樂，……」

朱天佑沒接腔，只是默默地擁着她滑進舞池，隨着那美妙的旋律，翩翩起舞。

這一對，男的風度翩翩，女的嫵媚多姿，煞像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情侶。

兼以他們舞技精湛，姿態美妙，當他們互擁着，繞場旋舞時，不知吸引了多少艷羨的目光。

他們眞是那麼幸福的一對嗎？

其實，他們心中，可正在轉着如何完成自己任務的念頭哩！

方才，他們之間的對話，語帶雙關，已經是够露骨的了。

所以，此刻，他們都沒說話，表面上，他們的臉上都浮現着一片幸福的光彩，但心中在想些甚麼，就非外人所知了。

一曲告終，兩人重回原座，胡萍也像依人小鳥似地，重行偎向他的懷中，有意無意之間，摩挲着他的手掌，並撫弄着他左手無名指上的一枚巨型戒指，媚笑道：「天佑，這戒指送給我好嗎？」

朱天佑道：「這是男人用的戒指，送給妳也不能戴……」

「不戴沒有關係，能帶在身邊，賞玩賞玩，睹物思人，不也蠻有意思嗎！」

朱天佑含笑一「哦」道：「原來妳是要去作紀念品？」

「不可以嗎？」

「可以……」

「那麼，現在就送給我。」她，顯得有點迫不及待。

「不！三天之後，我才送給妳。」

「爲甚麼要等三天？」她，顯得失望地接道：「是打算定製一枚同樣的給我？」

「不錯。這寶石戒指是假的，我應該定製一枚眞的寶石戒指送妳，才能表示誠意。」

胡萍美目一轉，嬌聲道：「哦！我想起來了，你這戒指，可能是隨身救命的法寶之一的吧？」

「妳怎會有這種想法的？」

「因爲，有一次卓槐跟田中少佐閑談時，我聽到他們檢討你死裏逃生的原因，田中認爲，可能是你手上這

枚戒指的作用。」

朱天佑只是神秘地一笑道：「作爲一個情報人員，他隨身的每一個細微飾物，都應有該特殊作用的。」

她美目連連眨動，那長長的睫毛，像兩把小扇子似地搧動着，似乎不勝欣羨地一嘆道：「幹你這一行，可眞够意思。」

「够意思，這可是玩命的工作啊！自從宣誓加入組織的那天起，這條命就不屬于我自己的了。」

胡萍嫣然一笑道：「既然這麼嚴重，那就另外定製一枚送給我吧！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不！我已決定，就將這一枚送給妳。……」

「爲甚麼又改變主意？」

「因爲，情報人員的秘密一經揭穿，就失去作用，所以，不如乾脆送給妳算了。」

「你？你不相信我？怕我洩漏你的秘密？」她顯得無限幽怨。

「萍，請原諒，幹我們這一行的，即使是在自己的父母妻子面前，也要絕對守密的，這不是信不信任的問題，而是工作上的信條。何況……」

畧爲停了一下，才輕嘆一聲道：「我的工作對像是日本人，既然田中少佐已經付知我這一秘密，那就更無保留的價值啦！」

胡萍嫵媚地一笑道：「話是不錯，只是萬一今宵有甚麼事故發生，那你豈不是少了一重生命的保障？」

「多謝妳的關心，我也非常關心我自己。」朱天佑給了她一個莫測高深的答覆之後，站起身來，指着自己手上的戒指，笑了笑道：「現在，我先去一號，將這裏面的小玩藝兒清除掉，它就是屬于妳的了。」

朱天佑去一號不到三分鐘就回來了。

不過，他剛剛回到胡萍身邊，全場電燈也忽然隨之熄滅。

這一來，自然會引起舞廳中人的一陣騷動，一片漆黑中，有人沉聲喝道：「所有人員，各安原位，不許奔跑，也不許叫鬧，否則，受了誤傷，或丟了性命，可怨不得人！」

這幾句話還眞有效，舞廳中一下子就靜了下來。

朱天佑似已察覺到胡萍在手提包中找甚麼東西，不由貼着她的耳朵，低聲在笑道：「這兒……」

隨着話聲，一枝小巧的「白郎寧」手槍，已塞入胡萍的手掌中。

「你……？」胡萍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，語聲雖低，却蘊涵太多的驚悸。

「難道妳不是找這個嗎？」朱天佑輕攬對方柳腰，還是一副調情的姿態。

「不錯，是我的，不過，如果你將子彈也一起還給我，我才更加佩服你。」很顯然，她已鎮定下來。

「好的，但我要聲明一下，還給妳子彈，可不是爲了要妳更加佩服我。」另一隻手，已將四粒子彈塞了過去，並含笑接道：「現在裝上去，還來得及。」

「我不領情。」她居然將子彈退還給他，並輕嘆一聲道：「看情形，你似乎早已知道我是誰的了？」

朱天佑道：「不錯，不過，我一直到現在才證實的。」

「證實我是誰？」

「日本情報部派駐中國的超級情報員美空枝子。」

美空枝子嬌軀一震，苦笑道：「哦！我明白了，井口貞子也在這兒，方才你去一號，就是要由她口中證實

我的身份。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笑道：「腦筋反應快速，不愧是一位久負盛譽的超級情報員。」

美空枝子冷笑道：「別說風凉話，今宵，你活着離開這兒的機會太少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這舞廳中，至少有十枝以上的槍口，瞄準着這兒，如果不是沾妳的光，我早就被射成一個馬蜂窩了哩！」

「……」她，冷笑着沒接腔。

「枝子，妳的手下人，正在等妳發施號令哩！」

「你希望我發出怎樣的命令呢？」她的語氣已由嚴肅轉爲俏佻。

朱天佑低聲笑道：「妳擅長的東洋料理，而我却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，妳這一問不是等于問道于盲嗎？」

美空枝子掙扎了一下，道：「放開我，咱們談正經的。」

不掙扎倒好，她這一掙扎，反而使他的手臂摟得更緊地，貼着她的耳朵笑道：「不論是談正經的，或者是說悄悄話，這個樣子都比較合適，妳說是嗎？」

美空枝子怒聲道：「你是打算挾持我以圖脫險？」

朱天佑微笑道：「我根本不覺得我自己有危險。」

「那你挾持我幹嗎？」

「離得在一起，借機會溫存一下，不很好嗎？」

他們的語聲雖低，但由于這片刻之間，其他的人都噤若寒蟬，顯得一片寂靜，因而仍然可以被旁人聽到，

衆以他們的位置並未挪動過，使得美空枝子的手下，很正確地，悄然向他們欺近。

朱天佑雖然以玩笑態度在跟他的敵人談笑着，但他全身每一個細胞，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戒。同時，有着這片刻之間的緩衝，視力也已能適應這黑暗的環境，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正有四個人各自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，採包圍之勢，圍了上來。

朱天佑忽然一轉話鋒，道：「枝子，妳既然那麼客氣，我可要喧賓奪主，代妳發號施令啦！」

他，驀地轉過身來，目注那欺近到丈許距離內的四個短裝漢子，沉聲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這剎那之間，他已看清楚了，對方四人之中，竟然有卓槐在內。

因而立即冷笑一聲道：「卓老賊！我暫時還沒打算取你的狗命，然既你自行投到，可得先給你一點記號」

他，侃侃而談，根本沒將對方四人放在眼中。

而對方的人，也由于美空枝子還在他的挾持中，投鼠忌器，不但不敢輕舉妄動，而且乖乖地「站住」了。

卓槐冷笑一聲道：「朱天佑，如果你也算一個男子漢，就別躲在女人褲襠中，咱們各憑眞本事，好好較量一下。」

朱天佑左手摟着美空枝子擋在身前，右手中的四粒子彈給撥弄得「沙沙」作响，口中漫應着：「談較量，你不配！」

「砰」地一聲，一股熱風擦着美空枝子和朱天佑的耳邊而過，使得美空枝子驚呼一聲之後，厲聲叱道：「誰敢擅自開槍？」

「我。奉大佐之命開槍……」是田中少佐的口音。

緊接着，又冷笑一聲道：「朱天佑，這一槍是警告，立即放開枝子小姐，咱們一切都好商談。……」

「如果我不放呢？」

田中少佐道：「那麼，下一槍的目標，就是你的腦袋。」

「連枝子小姐也一樣幹掉嗎？」

「大佐已有密令，你這個人，必須竭盡一切手段除去，至于枝子小姐，來華之後，表現平平，必要時，也就顧不得她了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忽然一道人影，由暗影中疾撲而前，一手奪過他手中的手槍，一手勒住了他的頸子，笑問道：「田中，現在你怎麼說？」

田中少佐頸子被勒住，自然沒法反抗，連語聲也顯得含糊不清：「你……是誰？」

「刁拱北。……」

一聽到刁拱北，不由使得卓槐火高千丈地，截口厲叱道：「刁拱北，你這吃裏扒外的狗雜種……」

刁拱北截口冷笑道：「卓槐，我知道你必欲殺我才甘心，但你的東洋爸爸在我手中，你敢動他一根汗毛嗎！」

刁拱北算是擊中了對方的要害，卓槐那已經由匕首換上手槍的右手，竟然僵在那兒。

朱天佑忽然厲叱一聲，道：「卓老賊，滾開去！」

與朱天佑近在咫尺的美空枝子看得很清楚，只見朱天佑于說話之間，屈指輕彈，發出刺耳的破空銳嘯。

如响斯應，卓槐慘呼一聲，右手手槍掉落地面，左手捂住下體蹲了下去。緊接着，朱天佑冷笑一聲道：「

卓槐，你滿手血腥，罪孽滿身，尤其是性喜漁色，不知糟塌過多少良家婦女的貞操，現在，我先行廢掉你的爪子和孽根，過幾天再取你的狗命。」

這話意已很明顯，卓槐的右手和「孽根」，已被朱天佑廢掉了。

這情形，使得美空枝子駭然地問道：「你……你使的是兩粒子彈？」

「不錯。」朱天佑淡淡地一笑道：「這威力，不見得比由槍膛中射出遜色吧？」

「高明，高明……」美空枝子點頭苦笑着，心中却禁不住毛骨悚然。

刁拱北的語聲問道：「站長，這個日本人如何處置？」

朱天佑接道：「由我直接跟他說，田中，先下令開燈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田中少佐的語氣中，顯然是不願意。

「別爲難，我可以請刁兄先行放開你，以免你這位皇軍少佐，當衆出醜。」朱天佑一語點破對方的心事之後，才沉聲接道：「現在，大家都已擺明，沒有再在暗中摸索之必要，同時，開燈之後，不相干的人可以讓他們先行離去，以免人家担心受怕。」

他似乎諒準對方別無選擇餘地，畧爲停了一下之後，立即沉聲接着道：「刁兄，請放開他。」

「是！」刁拱北恭應一聲，才鬆開手，向田中少佐冷冷地一笑道：「田中，你可得乖一點！」

田中少佐哼了一聲，以日語揚聲喝道：「開燈！」

燈光復明之後，朱天佑也放開懷中的美空枝子，淡淡地一笑道：「枝子小姐，我要放走所有舞客，也包括你我雙方還不曾出面的人，妳同意嗎？」

美空枝子抬手整理着鬢邊亂髮，顯得意興闌珊地，輕輕一嘆道：「我沒意見。」

「那麼，我斗胆作主了。」朱天佑揮手揚聲喝道：「諸位都可以走了，很抱歉，今宵，諸位沒尋到樂子，却受了一場虛驚……」

這一來，所有舞客，舞女，以及舞廳中的執事人員，紛紛爭先恐後地，奪門而出。

朱天佑目注由兩個手下扶持着，蹲在一旁的卓槐，沉聲喝道：「卓老賊，你還不滾！這兒，除了田中和枝子之外，統統給我滾！」

朱天佑的話，儘管不好聽，但對卓槐和他的手下而言，却等于是待決之囚聽到了大赦令，因而片刻之間，都「滾」得乾乾淨淨。

現在，偌大的舞廳，只剩下朱天佑，刁拱北，美空枝子，和田中少佐等四個人了。

朱天佑目注田中少佐，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少佐，方才那一槍，手下留情，我還沒向你道謝呢……」

田中少佐傲然一笑道：「少說風凉話！我諒準你也不敢將我們怎樣！」

朱天佑意味深長地一嘆道：「弱國無外交，不錯，我不敢將你們怎麼樣，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，兔子是善良的動物，但逼急了，還是會咬人的……」

「我倒要看你如何咬法？」田中連聲冷笑着。

「現在，還不到咬的時候……」

「那你就快點讓我們走！」

「走是讓你們走，却沒這麼簡單，這兒是公共租界，我要送你們去巡捕房，叫你們領事向巡捕房要人。」

朱天佑似乎早有安排，話說完，四個武裝巡捕也隨之進入。他，將兩個日本人交與巡捕帶走之後，立即向刁拱北悄聲說道：「刁兄，辛苦一點，咱們今宵可不能歇息。」

刁拱北拍拍自己的胸脯，咧嘴一笑道：「不要緊，熬個把通宵，我還不在乎……」

× × ×

右手腕和「孽根」都受到重創的卓槐，遵命「滾」出仙樂斯之後，在兩個徒衆的扶持之下，乘上他那輛豪華轎車揮手促聲說道：「快，虹口。」

卓槐那輛豪華轎車駛出不到百咪，一輛摩托車也風馳電掣地跟了上去。

在距日本領事館不遠處的高級住宅區中，一幢日式小洋房，卓槐的豪華轎車停了下來。

首先是卓槐的手下人下車按鈴，以日語交談了幾句之後，才返身與另一同伴，協同將卓槐架了進去。

這小洋房中，似乎沒有女主人。

接待卓槐的，是一個年約三旬出頭，身着和服，長得又矮又胖的日本男人，當下女獻過了香茗退走之後，那日本人，才以流利的華語笑道：「卓老大，怎麼連命根子也玩出毛病來了？」

卓槐强忍着無限痛楚，一挫鋼牙道：「這血債，我一定要加倍索還的……」話聲畧爲一頓，苦笑着接道：「和川先生，我知道你是大日本國中最有名的醫師，所以我不去醫院，先到這兒來，務請大發慈悲設法保全我這……」

「這」了半天，還是那個被叫作和川的日本人笑問道：「設法保全你的命根子是嗎？」

卓槐連連點着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……」

和川却也苦笑道：「卓老大，你來得不巧，我是內科醫生，你的命根子能不能保全下來，須要找外醫聖手，服部才行……」

卓槐注目接道：「服部先生不也住在這兒嗎？」

「是，他今宵加班，最快也得到十二點才能回來。」

「那麼，請和川先生可憐可憐我，去將服部先生接回來吧！」

「本來也無所謂，反正呆在家中也無聊，不過，咱們得先行談好條件。」

「沒問題，請講。」

和川得意地邪笑道：「卓老大，聽說你的姨太太很多，一個個都美如天仙，嘻嘻……反正這幾天你自己不能享受……」

卓槐的反應很快，不等對方說明，立即自己接了下去：「和川先生，這是小事一件，我馬上叫他們送兩個過來，只要二位先生合意，就留在身邊好了……」

和川輕拍着他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卓老大，你眞够意思，够意思，好，我馬上去將服部接回來，你且忍耐一下……」

× × ×

朱天佑、刁拱北二人，並坐在一輛出租汽車內，低聲密談着，車子沒開動，是停在外灘公園大門外不遠處的林蔭下。

也許是他們的談話已告一段落，兩個人都暫時沉默下來，透過車窗，凝視着黃埔江中那多彩多姿的夜色，

顯得一片悠閑。約莫沉默了三分鐘之久，刁拱北才再度打破沉默，向朱天佑注目道：「站長，有一件事，也許我不該問，但不問出來，悶在心中，可不是味道。」

朱天佑含笑道：「有話自然該問呀！自己人，即使問錯了，也不會有人笑你。」

「那我就照實問出來了。」刁拱北蹙眉接道：「站長，方才，卓槐那老狐狸已經自投羅網了，爲何還要放他離去？」

朱天佑神秘地一笑道：「刁兄，實際上，我並未放他……」

刁拱北道：「這是說，站長已暗中派人釘上他了？」

朱天佑道：「不錯。」

「我可以知道原因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由于這一行動，我不敢說有十分把握，所以，我本來想等胡二弟到來之後，再一併向刁兄解說的。這也就是方才你問我，我們要在這兒等誰，而我却故意賣關子的原因。」

刁拱北若有悟地一「哦」道：「原來站長派去釘梢，以及我們在這兒要等的，都是胡先生？」

「不錯，」朱天佑含笑接道：「既然說到這兒了，倒不如一併加以說明，不過，如果事實發展，証明我的判斷有錯誤時，刁兄可別見笑。」

刁拱北笑道：「站長，我相信你的判斷不會錯，即使萬一有甚錯失，我也不敢笑，因爲，人畢竟不是神，又怎能萬事前知哩！」

「對，對……」朱天佑連連點首接道：「刁兄，今宵的一切措施，都是針對日本人那個準備將我們亡國滅種的工廠。」

畧爲一頓話鋒，又正容接道：「到目前爲止，對那個鬼工廠，以及那兩個發明家，我們仍然茫無頭緒，雖然我們方才已將美空枝子和卓槐控制，但如果要直接由那兩人口中問出甚麼消息來，是絕對不可能的，因爲，

我們不會用那種慘無人道的非刑去逼供。」

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：「站長，我實在太笨，你已經說得很明顯了，但我却還是想不出你放走卓槐的道理來。」

朱天佑淡然一笑道：「刁兄太謙虛了，現在我問你，那兩個發明那種歹毒藥物的發明家，是否本來應該是一位醫師？而且，還應該是一位技術非常高明的醫師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也就爲了這原因，所以，方才我才特地擊傷卓槐的睾根，目的就是希望能證實我這一個推想，因爲，普通的外傷，一般醫師都可以治療，但像卓槐方才所負的傷，就非得有技術特優的名醫才可醫治。……」

「有道理，有道理……」刁拱北連連點首，說道：「站長這一手，既可以由卓槐身上找出那兩個發明家來同時，也可以順理成章地找到那家工廠，而卓槐那老賊也不怕他飛上天去……」

朱天佑也自我調侃地笑道：「一舉三得，高明、高明……」

刁拱北連忙截口接道：「站長，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啊！」

朱天佑苦笑道：「我知道刁兄說的是由衷之言，但敵人並不笨，誰也不敢保證我們會一帆風順，而這，也正是我方才不肯加以解說的原因。」

刁拱北正容接道：「我敢保證，站長，我保證你這一措施，有百分之九十九會成功。」

「只保證百分之九十九，也還差百分之一呀……」

朱天佑的話沒說完，一位摩托騎士已由外白渡橋上疾馳而下，就在他們那出租汽車丈遠外停了下來。

朱天佑向那摩托騎士招招手道：「二弟，我在這兒。」

摩托騎士就是胡立民，他，推着摩托車緩步走了過來，朱天佑搶先問道：「二弟，怎麼樣？」

胡立民目注司機座上的司機，向朱天佑投過詢問的一瞥。

朱天佑點點頭道：「是自己人……」

胡立民立即接道：「大哥，一切都如你所預料……」

刁拱北立即接道：「站長，恭喜你啦！」

朱天佑却反而神色冷肅地說道：「刁兄，二弟，俗語說得好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愈接近勝利，任務也必然愈艱險，今宵，我們要全力以赴，可一點也不能掉以輕心！」

刁拱北也正容說道：「但請站長吩咐，即使赴湯蹈火，我刁拱北也一定走在最前頭。」

「刁兄義薄雲天，我這裏先謝了。」朱天佑目光移注車外的胡立民，道：「二弟，快將那邊的情況解說一下，咱們馬上分派人手，火速進行。」

「好的……」

當胡立民將他所探悉的情形簡畧地說明，朱天佑將任務分配之後，胡立民先行離去，朱天佑所乘的出租汽車，也經由外白渡橋，進入日租界。才經過一個折轉，司機已低聲說道：「報告站長，後面有車子跟踪。」

「是怎樣的車子？」

「是一部小轎車。」

朱天佑向反光鏡中瞄了一眼，立即作了新的指示：「車子駛向江灣，並通知指揮所和六號，說明這兒的新

情況。」

既要開車，又要分別與指揮所和六號聯絡，司機的工作是够忙碌的。

三分鐘後，司機才低聲說道：「報告站長，六號已趕了上來，指揮所請示知胡先生等人的行動方針。」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告訴指揮所，胡先生等人，照預定計劃部署，候命行動，特別注意候命二字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後面跟踪的車子，始終以大約二十公尺的距離，緊隨不捨。

當司機對着無綫電對講機重複朱天佑的命令之後，他已發現前頭十字路口佈了拒馬，也有武裝軍警佈崗。這情形，當然朱天佑也看到了。

也由于這再一次的意外變化，使得他們想將跟踪的敵車引往郊外的計劃落空。

好在朱天佑反應神速，目光一掃之下，一把奪過司機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，並促聲喝道：「轉入小巷，準備棄車……」

話聲中，車子猛然一個急轉，拐入鄰近的一條小巷中。

而且，就在拐入小巷的剎那之間，車子尾部忽然噴出一股烈焰，使得那隨後跟踪的小轎車，陷入烈焰之中而發出一片驚呼。

也就在慌亂的剎那之間，朱天佑、刁拱北和司機等三人，已棄車而飛登屋頂。

朱天佑帶着無綫電對講機、刁拱北與司機各自帶着一挺最新式的衝鋒槍。

由于變出意外，也由于朱天佑等三人都有着一身高來高去的輕身功夫。因此，他們三人棄車上了屋頂，居

然沒被人發覺。

牠們三位就着屋頂陰影的掩護，朱天佑一面以對講機向指揮所和即將趕來的六號聯絡，一面注視下面那已被烈焰包圍的小轎車。

很顯然，那小轎車的人，也有一身不俗的武功。

只見兩道人影，由小轎車疾射而出，就地打了四五個滾，將身上的火焰撲滅之後，起身拔槍就射，射向朱天佑所棄置的那輛出租汽車，口中並以日語怒叱着：「巴格野鹿……」

「砰」然兩聲巨响，兩部車子幾乎是同時爆炸開。

在熊熊烈焰中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那兩個被燒得狼狽不堪的日本人，年紀都很輕，在日本特務機關中，想必最多不過是中尉階級。

也由于兩部汽車燃燒的烈焰，將屋頂也照亮了，朱天佑等人不便行動，只好暫時的隱伏着。

只聽那兩個日本人中之一恨聲說道：「這樣炸死牠們，可太便宜了。」

另一個却苦笑道：「吉川兄，我料牠們絕對沒有死，你想想看，你我都逃出來了，牠們是能够高來高去的人，又是謀定而後動，牠們會呆在車中等死嗎！」

「有道理，有道理……只是，這麼一來，枝子面前，可如何交待？」

「管她哩！她只要我們等在舞廳外，負責釘梢，可並沒作別的交代。」

「話是不錯，但我們還是先將這兒所發生的一切，儘速通知她才對。……」

在聞聲趕來的軍警人員搶救之下，很快地將火勢撲滅，而朱天佑等一行，也悄然離去。

爲防再度發生意外，于到達和川與服部兩個日本人的住宅之前，朱天佑特別將無綫電對講機交與刁拱北，並正容說道：「刁兄，由于方才的意外，我發現，美空枝子這個人，可實在不簡單……」

「站長不要長他人志氣……」

「不！我從來不輕易推許任何人，但這位日本女間諜，却是特別例外，刁兄請想想看，在舞廳中，她應該算是一敗塗地的了，沒想到她事先還另有安排，如非是那兩個跟踪的人太差勁，那後果可就太嚴重了。」

刁拱北點點頭，苦笑道：「是的，這個妖女，可實在不能輕視她。」

朱天佑正容接道：「所以，目前由我先下去，刁兄與九號（九號即司機）在這兒替我掩護，以免萬一發生意外時，三個人同時陷入敵手……」

刁拱北截口接道：「站長，應該由我先下去……」

「不！除掉這兩個日本人，以及摧毀牠們的一切發明，是現階段的第一大任務，我身爲站長，理當由我親自去執行。」

畧爲一頓話鋒，才鄭容俱莊地接道：「刁兄，萬一我有甚不幸時，執行這一任務的千斤重担，就落在你和二弟二人的肩上，爲了我們多難的祖國，也爲了我們民族的生存，希望刁兄和胡二弟，能儘速完成這一艱鉅任務……」

刁拱北苦笑道：「站長，請別說了……」

朱天佑淡然一笑道：「凡事先作最壞的打算，是不會錯的……」

也不等刁拱北接腔，身形微閃，立即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。

和川與服部所住的這幢日式小洋房，四週有着一道矮牆，內有小院，和一些其高不滿三尺的龍柏和花木。

……包括房子在內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小巧的，一如日本人那矮胖的外形，短視的目光，和狹窄的胸襟。

朱天佑等三人，起先是隱身在這幢小洋房邊的一幢三樓洋房的屋頂上，居高臨下，一目了然。

已然沒看到甚麼特別警戒，洋房四週，也沒甚麼隱蔽之處，依理，朱天佑似乎用不着這麼愼重其事。

而事實證明，他的確太過謹愼了。

因爲，當他捷如裏貍貓似地，一閃而進入那日式小洋房的玄關時，竟然沒聽到一絲聲息。

他，心念電轉着！像這麼兩位重要的人物，居然以一個普通工程師的身份，住在並不特別惹眼的洋房中，不論明裏暗裏，連一個保鏢的都沒有。

很顯然，那是日本特務的障眼法，所謂寓機密于平凡之中，藉以避免敵方工作人員的注意力。

心念轉動，他輕輕拉開玄關的紙門，悄然步入走道，凝神傾耳聽着。

裏面兩房間都有燈光透出。

其中一個房間，有輕微的男女調笑聲，另一個房間則傳出重濁的牛喘，和輕微的呻吟聲，很顯然，兩個日本人都有女人伴宿。

朱天佑一蹙眉峯，在心底罵了一聲：「死到臨頭，還在作樂……」

電話鈴忽然响了，而且，那電話機就在朱天佑身邊不遠處。

這情形，使得朱天佑連忙閃入一旁的暗影中，屏息靜待着。

其中一個房間的門開了，一個日本男人一面胡亂披着和服出來，一面以日語嘮叨着：「甚麼人，眞不識趣

偏偏這時候打電話來。」

不過，當他拿起話筒時，却立即換上一副笑臉，嘿嘿邪笑道：「枝子，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是妳……是的，我是服部……和川……和川正在欲仙欲死哩……」

他的臉色忽然一變，道：「怎麼？……有人要殺我們……好好……我們馬上避到領事館去……」

放下話筒，立即疾聲喝道：「和川，快逃命……」

「來不及了……」

隨着話聲，朱天佑一閃而前，一指點了服部的死穴。

「服部，甚麼事呀……」

「沒甚麼……」朱天佑拉開和川房間的紙門，目注還糾纏在一起的楊楊米上的兩條肉虫，將服部的屍體向旁邊一扔，冷笑着接道：「爲了獎勵你們這兩位偉大的發明家，我奉命接引你們到天國去……」

由歡樂的巔峯一下子掉入恐怖深淵中的和川，是一個外貌忠厚，而心藏奸詐之徒。

此刻，他外表裝出一副無限驚恐的神態，目光發直，凝注着滾到他身邊的服部的屍體，好像嚇呆了似地，仍然膩在那女的身上。

其實，他的右手正在枕頭底下探索着手槍的槍柄。

不過，這一些，可逃不過朱天佑的如炬目光。

就當和川猛然將手槍由枕頭底下抽出的同時，朱天佑已飛起一腿，將和川的手槍踢飛。

而且，朱天佑的雙足是連環踢出，右足才將對方的手槍踢飛，左足却相繼將那全裸的軀體，踢得摔落五尺

之外，暈死過去。

由於這一切的變化，實在太快了，快得使那兩個房間中的女的，給嚇得目瞪口呆，連驚呼聲也發不出來。一直等和川的軀體被朱天佑一脚踢飛時，兩個女的才不約而同地，由自己的房間中發出一聲尖呼：「救命啊……」

朱天佑沉聲怒叱道：「別鬼叫，快點穿好衣服，火速離開這兒……」

說話之間，已經暈死過去的和川，也在他的特殊手法之下，魂歸天國了。

宰掉兩個主要敵人之後，朱天佑毫不怠慢地，立即就着手搜尋文件。

所謂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，朱天佑於匆促之間，一心只想毀掉那些歹毒的發明文件，却忽畧了那兩個正在手忙脚亂地，忙着穿回衣服的裸女。

這該算是百密一疏，他以爲那兩個女人不過是應召伴宿的普通女人，因而於喝令對方快滾之後，即未再加以理會。

不料，正當他忙着將抽屜中的秘密文件，塞向懷中，隔壁房間中，原先給服部荐枕的那個女人，忽然拉開紙門，沉叱一聲：「舉起手來！」

朱天佑心中一凜，但他却並未立即舉起手來，只是停止搜尋文件的行動，苦笑了一下道：「這該算是陰溝裏翻船。……」

他背後的那個女的，也突出手槍，瞄準着他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少廢話！舉起手來！」

朱天佑仍未舉手，顯得很鎮靜地問道：「你們兩個，是奉命保護這兩位天才發明家？」

「不錯，我再說一遍，舉起手來！」

「舉就舉吧！不過，我要提醒妳們，我這個人，舉起手來，也能制敵。」他已徐徐舉起手來。

「我倒要好好見識一下。」她冷笑着，向同伴一呶嘴，沉聲接道：「先將他身上的文件搜出來！」

「是……」另一個一手持槍，戒備着向朱天佑背後走了過來。

「對了，兩位天才發明家已死，這些文件，成了無價之寶，可必須完整無缺地收回才行……」他，一面侃侃而談，一面目注桌面上的一個小型鏡子。

當兩個女的同時在鏡中出現，也就是當那個準備向他搜身的女的快要逼近身邊時，他那高舉的雙手中，忽然發出一綫黑影，使得那兩個女的一聲痛呼，手槍也隨之掉落地下。

朱天佑的動作快如脫兔，當那兩個女的手槍落地的同時，他已身軀疾旋，「叭叭」兩聲，那兩個女的，都被他踢倒五尺之外。

朱天佑俯身將兩個女的拎在一起，含笑接道：「現在，你們見識到了吧？」

這剎那之間，那兩個女的都看清楚了。那將她們手中的手槍擊落的，是兩片手指大小的木片。很顯然，那是當朱天佑舉手之前，由搜尋文件的抽屜上以指力硬行捏下來的，這情形，自然使那兩個女的，暗中倒抽一口冷氣，作聲不得。

這時，刁拱北也到達門口，悄聲說道：「站長，咱們快點撤退。」

朱天佑頭也不回地，接道：「好的，刁兄，這兩個女的，暫時交給你，我還要到服部的房間搜查一下。」

當他走向隔壁房間時，又扭頭問道：「刁兄，九號呢？」

「他在掩護我們。」

「很好……」

還不到兩分鐘，九號在屋頂上以貓叫聲示警，朱天佑一面加速收集服部的文件，一面促聲說道：「刁兄，點住那兩個女的昏穴，先行退到安全地點去。」

事實上，刁拱北於聽到九號示警時，已經點了兩個女的昏穴，聽到朱天佑的話後，他一面退向有掩蔽的安全處所，一面答道：「站長，你也要快……」

這日式的小洋房，除了木料，就是磚頭，因此，刁拱北所退到的所謂較安全地點，也不過是一道磚牆拐角處而已。

外面來的是載着日本武裝憲兵的四輛三輪摩托車，和一輛出租小汽車。

車子一停，八個武裝憲兵立即紛紛下車，對這小洋房採取包圍之勢，並熟練地利用地形地物以資掩護。

出租汽車中下來的是美空枝子和田中少佐，這兩位也迅疾地找好掩蔽處所，並由田中少佐揚聲說道：「朱天佑，你們已被包圍了，還是乖乖地投降吧！」

小洋房內，所有燈光，一下子全熄了，却沒人答話。

約莫停了半分鐘，田中又冷哼一聲道：「朱天佑，你應該已經看清楚了，輕機槍，手榴彈，都準備好了，即使你武功再高，也插翅難逃。」

室內仍然沒人答話，美空枝子嬌笑一聲道：「朱天佑，龜縮着可不是辦法呀！」

室內，忽然傳出朱天佑的語聲道：「依妳之見呢？」

他的話聲才落田中，已向着朱天佑發話處開了一槍，但美空枝子立即沉聲喝道：「少佐，不要開槍！」

朱天佑的語聲笑道：「不要緊，像田中這樣的飯桶，再開十槍、百槍，也傷不了我一根汗毛……」

就這說話之間，朱天佑至少已換了五個地方，而田中也連續開了四槍。

田中這四槍是否打中了目標，沒法知道，但他自己忽然「哎喲」一聲手槍也掉落地下。

由於田中的不聽話，因此，美空枝子對他的莫名其妙的傷勢也並不怎麼關心，只是冷冷地問道：「好好的幹嗎丟下槍？」

田中痛得滋牙咧嘴，以左手握着右腕，語聲也顯得顫抖地，苦笑道：「妳瞧……」

原來他的右腕上釘着一段約莫二寸長短的釘子，不！那不是釘子，是折斷的一段竹筷，由於留在外面的一截並未沾上血漬，就着不遠處的路燈光輝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美空枝子目光一觸之下，禁不住臉色爲之一變。

田中却是痛在手上，驚在心頭。

試想，他們之間的距離，少說點也總有二十來公尺。

以此等距離，居然能以一段竹筷釘入對方的手腕中，那是何等的腕力與眼力。

就這剎那的沉寂間，只聽朱天佑的語聲又朗笑道：「田中，滋味如何？」

田中不理會朱天佑的譏笑，只是蹙眉切齒說道：「這忘八蛋方才還是一面說話一面移動身子，居然還能打得這麼準……」

美空枝子截口接道：「不！這一段竹筷，不是朱天佑打出的。」

「不是朱天佑，還有這一份能力？」

「刁拱北。」

「啊！待會，我要剝他的皮！」

朱天佑的語聲笑道：「別夢想了，田中，像你這樣的飯桶，也吃這碗飯，那實在是浪費你們小日本的民脂民膏……」

田中氣得怒叱一聲：「巴格野鹿，老子跟你拚了……」

扭頭向一旁的一個憲兵喝道：「給我一枚手榴彈……」

美空枝子連忙截口喝道：「不可以！少佐，你瘋了！」

田中冷冷地一笑道：「我沒瘋，我不過是要提前解決，不想這樣乾耗着，浪費時間。」

美空枝子俏臉一沉，沉叱道：「我自有道理，少佐，我不能不提醒你，今宵行動，是我負責。……」

田中也不甘示弱地冷笑道：「這些，我知道，但妳這麼乾耗着，能解決問題嗎？」

美空枝子忽然貼着他的耳朵低語了一陣，田中才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這個……我倒是不曾想到。」

朱天佑的語聲朗笑道：「田中，我說你是飯桶，你還不服氣，你沒想到的事情，還多着哩！」

「我不信你就能猜透枝子的意圖！」

「這有甚麼稀奇，服部、和川是你們的國寶，目前，對你們來說，那兩個天才發明家是生死不明，退一步來說，那兩個就算是死了，他們的遺稿，也是無價之寶，如果照你的意思，固然可以達到殺死我們的目的，但這些無價之寶也一齊毀掉了……」

美空枝子截口苦笑道：「朱天佑，我不能不讚美你一聲，你，實在是一個可愛而又可怕的敵人。」

朱天佑的語聲笑道：「咱們是彼此彼此，枝子，說一句老實話，妳能由卓槐的負傷，連想到我此刻的行動我也是由衷的佩服妳，不過……」

「這些，不用談了，朱站長，咱們談正經的。」

「我正聽着。」

「眼前情況，你該已經看清楚，要想活着衝出去，是絕不可能的。」

「所以，妳準備就這麼乾耗着，等天亮之後，來一個甕中捉鼈。」

「既然明白這些，你就該聽我的勸導，早點自動投降。雖然間諜人員一向不能享受俘虜的待照，但我以人格担保，你們這幾個人，可以特別例外。」

「枝子，妳這番好意，我是心領啦……」

刁拱北悄然挪移到朱天佑身邊，將對講機向他手中一塞，低聲說道：「胡先生要和你通話。」

刁拱北已經將音量調整到最低，只聽胡立民的語聲道：「大哥，這一切都已部署好，距我們預定行動時間只差十分 了。」

朱天佑低聲說道：「二弟，預定行動的時間，可能要稍延，因爲，我們所要求的，是毫無損傷的全勝。」

「這可能嗎？」

「可能的，你走了之後，我又臨時加了一番部署，現在，我授權給你：不必等我的通知，虹口區的電燈，幾時熄沒，你就立即採取行動。」

「哦！我明白了。」

「這是在敵人租界之內，敵衆我寡，要想毫髮無損地安全撤退，只有電燈全熄之後，才有可能。」

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「請保持通話狀態，以備萬一電燈不能熄沒時，我好通知妳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美空枝子的語聲訝問道：「咦！朱天佑，怎麼不說話了？」

朱天佑笑道：「枝子，妳要我說些甚麼呢？現在又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。」

美空枝子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別打哈哈，我知道你詭計多端，如此鎮定，必然是另有所恃……」

「我所恃的，就是諒準妳不敢毀掉那兩個死鬼的遺稿，所謂投鼠忌器，我才可以安心的等待後援。」

「別作夢了！整個租界都已戒嚴，別說是人，連飛鳥也不能飛進來。」

一頓話鋒，又冷笑着接道：「如果我的猜想不錯，你既然知道和川、服部二人的身份，當也知道那座工廠的地址……」

朱天佑道：「這一點，妳倒是猜錯了，我正想請教哩！」

美空枝子道：「別裝蒜！我不妨老實告訴你，我來到這兒的同時，已通知機關長派人保護那工廠，照時間推算，那些保護工廠的人，也該到達了……」

這幾句話，倒的確使朱天佑吃了一驚。

他，一面示意一旁的刁拱北趕快與胡立民聯絡，一面却故意笑道：「那我應該感謝妳才對，我不妨坦白告

訴妳，今宵，本站工作人員已全體出動，所遺憾的就是不知道那家工廠的地址，妳這一派出機關長帶路，對我來說，那是正中下懷啦！」

由於朱天佑的話，虛實莫測，因此，這一來，倒使得美空枝子驚疑不定地接不上腔。

這當兒，刁拱北已遞過對講機，悄聲說道：「站長，那邊情況不妙。……」

朱天佑就湊對講機，以最低語聲說道：「二弟，情況如何？」

「大批日本軍警，已將工廠包圍，正實行地毯式的嚴密搜查，如果三分鐘之內不發動，以後沒機會了。」

朱天佑暗中一挫鋼牙，道：「好！不必等電燈熄沒，我授權你便宜處理！」

「遵命……」

這時，美空枝子也正以無綫電對講機在跟特務機關長通話，朱天佑將對講機掛在身邊，向刁拱北悄聲說道：「刁兄，我們得立即變換位置，準備突圍。」……

刁拱北苦笑道：「目前這情景，突圍太困難。」

「現在已顧不得那麼多了，咱們且見機而行吧！」

一陣「隆隆」馬達聲過處，一輛軍用大卡車疾馳而來，在約莫百公尺處停了下來。

朱天佑目光一掃之下，苦笑一聲，道：「卡車上載的是探照燈，看情形，我們非硬拚不可了。」

刁拱北一挑雙眉道：「站長，不論湯裏火裏，我都聽候吩咐，唯命是從……」

患難見眞情，此時此地，刁拱北能有這種表示，自然使朱天佑很感動。

但他却沒接腔，只用手緊緊地握了一下刁拱北的健腕，表示謝意。

軍用大卡車上的探照燈已打開了。一股强烈燈光，將這幢日式小洋房照得如同白晝。

只聽美空枝子的語聲冷笑道：「朱天佑，我看你還能躲到那兒去！」

也就在這當兒，一聲悶雷似的爆响，遙遙傳來。

緊接着，一連串的震响，使得地皮都起了顫動，也使得美空枝子的俏臉，一下子變成了鐵青。

約莫里許之外，烈焰騰空，濃烟直冒，當中還夾雜密集的機關槍聲。

這情形，使得由於探照燈的介入所造成的緊張局面，無形中爲之冲淡。

對朱天佑而言，是喜憂參半的。喜的是任務完成，日本軍閥的陰謀無法得逞。憂的却是電燈未熄，自己的弟兄難免會有傷亡……

只聽美空枝子厲聲叱道：「朱天佑，這一切後果，你得負責！」

此時此地，朱天佑自然未便接腔。

田中少佐的語聲道：「枝子，別廢話了，賞他兩枚手榴彈……」

「……」美空枝子沒接腔，很顯然，她對服部和川二人的遺稿還不死心。

忽然，眼前一暗，虹口區所有電燈一齊熄滅。

緊接着，「砰砰」兩聲，軍用卡車上的探照燈也隨之熄滅。

朱天佑心頭狂喜之下，乘着這猝變的剎那之間，向刁拱北沉喝一聲，道：「刁兄，咱們走……」

雙雙騰身飛登屋面，與九號會合，刁拱北並向九號一翹大姆指，低聲說道：「强將手下無弱兵，老弟，方才那兩槍，可棒極了……」

朱天佑一掌將刁拱北、九號二人推倒，低聲沉喝：「趕快閃避……」

這三位，剛剛爬伏屋面上，一陣密集槍聲，帶着一排子彈掃射過來。

刁拱北與九號兩人動作稍爲慢了一點，都分別掛了彩。

刁拱北傷在左肩，九號傷在右頰。

幸虧他們都福大命大，負的是都是皮肉之傷，不妨碍行動。

三個人在屋面上接連一陣滾動，避過另一排子彈之後，又立即拔足飛奔。由於一片漆黑，日本人失去目標他們三人總算是衝出重圍了。

朱天佑邊走邊低聲問道：「刁兄，九號，不碍事吧？」

刁拱北、九號同聲笑道：「一點皮肉之傷，算得了甚麼……」

「站長你瞧，我不是很正常嗎……」

後面這兩句是九號說的，不錯，他的行動正常，跟在朱天佑背後，穿房越脊，並未受甚麼影响，但由於他是傷在右頰，因而說起話來却是含糊不清。

朱天佑扭頭瞧了一下對方兩人的傷口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二位，咱們先停下來，包紮好傷口，以免失血過多。」

刁拱北毅然接道：「不！還是先脫離這個鬼租界爲妙，否則，一等他們趕上來，可就麻煩了……」

九號也同時發話，接口說道：「對，我也贊成。……」

後面雖然還有槍聲，却是越來越遠，也越疏落。

遠處，那冲霄烈焰，却正是方興未艾。

朱天佑邊走邊回頭瞄了一眼，輕嘆一聲道：「咱們的任務雖已完成，却也殃及不少的無辜百姓。」

刁拱北却正容說道：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，跟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一比，犧牲一些無辜百姓，可實在算不了甚麼。」

朱天佑自我解嘲地一笑道：「是的，這也算得上是菩薩心腸，行霹靂手段……」

× × ×

回到指揮所包紮好刁拱北、九號二人的傷口後，胡立民也帶着一批工作同志趕了回來，朱天佑含笑說道：「二弟辛苦了，咱們弟兄都好嗎？」

胡立民神色一黯，道：「一人當場殉職，兩人重傷後舉槍自戕，還有三位輕傷的已經回來。」

朱天佑臉色一片肅穆，徐徐闔上雙目。胡立民苦笑着接道：「如果電燈能提前五分鐘熄沒，當不至有甚麼傷亡。」

朱天佑睜開雙目，那本來是黑白分明的精目，已佈滿了血絲，眼眶也顯得一片濕潤，臉上的肌肉抽搐着，足有半分鐘之久，才喟然一嘆道：「我們殉職的工作同志，可能還得加上一位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奉命破壞電力公司的同志，那也是非常艱鉅的工作，電力公司距這兒很近，到現在還沒回來，顯然是已經凶多吉少了。」

「但願吉人天相。」話是胡立民說的，也是在場的每一個人的心願。

朱天佑沉思着接道：「恐怕很難，他沒在限期內破壞電力公司，顯然是不容易下手，一直等到那工廠爆炸之後才加以破壞，那一定是爲了達到任務，逼得他抱着犧牲自己的精神才予以破壞的，所以，我斷定他已經殉職了。」

胡立民肅容接道：「果如此，則我們這些活着回來的人，都該感謝他……」

朱天佑抬腕看了一下手錶，站起身來，道：「現在，距天亮還有兩個鐘頭，諸位辛苦了大半夜，好好去歇息吧！」

等所有的伙伴們退走之後，朱天佑却獨個兒悄然由後門而出。

但他剛剛走出後門，胡立民也跟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大哥，還有我哩！」

刁拱北也跟了上來，說道：「我也算上一份。……」

朱天佑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刁兄，二弟我是怕你們太辛苦了，而刁兄又掛了彩，最主要的是，此行所要對付的只是一個卓槐，那邊有李唐的大部人手在，所以，對於工作站中的同志，我一個也不帶去……」

胡立民接道：「大哥，別人不去可以，我得特別例外，因爲，我也是當事人之一。」

刁拱北却苦笑道：「我不算當事人，而且，卓槐還曾經是我的老闆，怎麼說我也不便跟他正面爲敵……」

朱天佑截口接道：「所以，刁兄沒有理由要跟去……」

「不！我可以暗中翦除他的爪牙，對卓槐的實力，我是最清楚不過，單憑李唐那批人，是收拾不了的。」

「刁兄盛情可感，只是，你的傷……」

「傷在左肩，又不嚴重，對右臂和雙腿的運用，一點也不碍事。」爲了證明他所言不虛，還特別揮動了一

下左臂，含笑說道：「連這條左臂，也還可以運用哩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我們就快點走吧……」

巷口，李唐事先租好一部出租汽車在等着，並親自担任司機。朱天佑、胡立民、刁拱北等三人上車之後，李唐一面開車前行，一面說道：「站長，方才，文小姐還聯絡過。」

「文小姐怎麼說？」

「文小姐說，卓槐回去之後，卓槐的房子內，忽然燈光通明，顯得一片慌亂。所以，文小姐要我們快點趕去……」

胡立民接口道：「你得趕速加快才行。」

李唐苦笑道：「胡先生，以我的技術水準來說，這已經是開得最快的了……」

「那你爲何不早說，讓我來……」

胡立民不但截了李唐的話鋒，也接替了李唐的駕駛工作。使原來的車速由六十哩增加到九十哩。好在這是黎明前的黑夜，馬路上沒有行人，往來車輛也疏落得很，即使車子超速了，也不甚要緊。

三分鐘後，車子已進入郊區。朱天佑目注車窗外的沉沉夜色，口中却向李唐問道：「李兄，卓老賊這幢房子，是否也有地道？」

李唐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不可能，據我所知他這幢房子是新購的，最多只有個把月……」

無綫電對講機中，傳出通話的訊號。

朱天佑接過話機，道：「我就是……」

對方是文勝男的語聲：「站長，卓老賊屋內，忽然燈火全熄，可能會乘黑突圍，你看該怎麼辦？」

「我們的人，是否已洩漏踪跡？」

「沒有，我諒準他是作賊心虛，猜想已受到我們的包圍。」

「那麼，還是以靜制動，請傳令天狗幫弟兄，只要發現有人突圍，可以格殺勿論！」

「站長幾時可以到達？」

朱天佑扭頭向李唐問了一句之後，才答道：「五分鐘之內，準到……」

× × ×

卓槐的新住宅是幢中等規模的西式洋房。

由於位處南市郊區，鄰居都是木造平房，而且，即使是最近的鄰居也在三十公尺以上。

暗中包圍着卓宅的文勝男和李唐的手下人，是經朱天佑的特別指示，早就化整爲零，分別以各種不同的身份潛伏在附近，天黑之後，再縮小包圍。

誠如文勝男所說，卓槐自信他的行踪很秘密，即以今宵去虹口找服部和川二人醫治他的「孽根」的事來說吧！他離開服部住所之後，沿途即曾在三處地方停留，變換了三種不同的身份，然後才回他的巢穴。

所以，當日租界中那家地下工廠爆炸之後，雖然驚慌了一陣子，但由於外邊並未發現甚麼可疑之處，因而暫時鎮定下來，並向他身邊的一個保鏢低聲說道：「先派一個弟兄出去探探風聲。」

「是！」那保鏢恭應着，走到門外，向一個短裝漢子呶呶嘴，道：「杜三，你先出去，小心一點。」

杜三臉色一變，雖然他心中十二萬分的不願意，但對於頭兒的命令，却不能不聽。他略爲猶豫一下，才勉

強地恭應一聲，摸下了樓。

在他的想法，走側門應該比較安全一點，即使如此，他在出門之前，還先行摸了一下自己的手槍，藉以壯胆，然後，像小偷似地，先行探出半邊腦袋，向外面張望了一下。

外面，夜色沉沉，能見度甚低，他自然瞧不到甚麼。樓上的那位保鏢在低聲沉叱着：「杜三，你還等甚麼！」

杜三沒作聲，暗中一咬鋼牙，俯首疾衝而出。但他走沒三步，「砰」地一聲，一股响槍熱風，掠着他的耳邊而過，嚇得他亡魂俱冒地，就地一滾，躲入排水溝中。

樓上那位保鏢低聲怒罵了一聲之後，才問道：「杜三，沒事吧？」

足足等了一分鐘之久，才聽到杜三的語聲沒好氣地道：「還沒死。」

「沒死就給我爬回來！」保鏢的心情也不佳，也不能體諒到手下人九死一生的心情，反而也以惡言相加。

室內的卓槐，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。

那位保鏢回到室內，蹙眉問道：「大爺，咱們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？」卓槐冷冷地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，現在是你們替我效力的時候了。」

「是！這些我們都明白。」

「那麼，傳令所有弟兄，立即分別突圍，現在衝出去，還有幾分活命的機會，一等天亮，就只有死路一條了。」

「是！我馬上傳令……」

「告訴他們，即使衝不出去，幹倒一個够本，幹倒兩個有賺頭，我卓某人雖已破產，却還掌握不少的銀行存款，只要你們能保護我衝出去，我自信還有東山再起的一天，退一步說，即使咱們從此洗手，下半輩子也一定能過得舒舒服服。」外面，文勝男在利用擴音器喊話：「卓老大手下的弟兄請聽着，我是文勝男，也是你們卓老大以前的六姨太，現在，我以三一三工作站一份子的身份，向諸位進言……」

卓槐深知文勝男的話，對他沒好處，因而立即向他的保鏢喝道：「集中火力，射殺那臭婊子！」

那保鏢攤攤手，苦笑道：「大爺，距離太遠，咱們只有手槍，射不到……」

文勝男的嬌甜語聲，在侃侃而談：「朱站長已有特別指示，他認爲，諸位都有高明的身手，也都是熱血男兒，儘管被卓槐所威脅利誘而誤入岐途，但朱站長仍願寬大爲懷，給諸位一個自新的機會，只要諸位能放下武器，朱站長不但不究既往，而且還保證將諸位納入組織，共同爲多難的祖國效力……」

卓槐氣得怒叱一聲，拔槍向發音方面，放了一槍。

文勝男的語音接道：「卓槐，對於你，朱站長也有指示，儘管你我之間，有殺我胞姊，汚我清白之恨，對於朱站長更是不共戴天的血仇，但爲了尊重國法的尊嚴，朱站長和我都不會殺你，僅將你送交法院，只要你在國法之前，能找出活命的理由來，也許還不會死……」卓槐怒叱道：「臭婊子，給我閉嘴！」

文勝男的語聲接道：「姓卓的，我是奉命說話，也是一片好意，你要是執迷不悟，那就死無葬身之地了」

卓槐氣得「哇哇」怪叫道：「弟兄們！誰能給我生擒那個臭婊子，賞十萬銀元！」

這賞格雖然極富吸引力，但由於誰都明白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，而最主要的是：文勝男方才一番話，是心理戰的最高運用，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卓槐的手下人，不但意志動搖，連鬥志也完全瓦解了。

也因爲如此，卓槐的話，沒有發生一絲作用。怒恨交迸之下的卓槐，已失去了理智。

他，像一頭瘋狗似地，以手槍指着他最得力的一個保鏢，怒聲喝道：「屠彪，你敢不聽我的話！」

屠彪苦笑道：「大爺，你明白，不是我不聽話，是目前環境不許可，所以，不如……」

「不如怎麼樣？」

「不如聽……聽朱站長的指示……」

「砰」地一聲，屠彪倒了下去，卓槐厲聲喝道：「誰敢不聽話，屠彪就是榜樣！」

一個冷峻的語聲，發自他的背後：「卓槐舉起手來！」

聞聲知人，朱天佑已到了他的背後，但他並未舉起手來，他的手下人，也沒任何一個有甚麼反應。朱天佑冷冷地一笑道：「卓槐，槍是殺敵用的，用來對付自己的同胞，尤其是對付自己的手下，可實在太不應該了，諸位請瞧，此時此地，我可曾帶得有槍。」

事實上，不用朱天佑自己提醒，卓槐的手下，早已看到，朱天佑是赤手空拳。

由於方才文勝男的說詞，正在卓槐的手下心中發酵下，使得他們有兔死狐悲之感，更感到無比的寒心。再加上目前朱天佑這幾句話的言外之意，使得那些人對卓槐的向心力，消失殆盡。

因此，儘管那些人的手中都握着槍，也明明看到朱天佑獨闖虎穴，又是赤手空拳，他們却全都無動於衷。

也許是朱天佑那沒帶槍的話激發起卓槐的僥倖心。只見他冷哼一聲忽飛快地轉過身來。

但也就在他轉身的剎那之間，朱天佑飛起一脚，將他的手槍踢落，並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卓槐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違法犯紀的人，由來是沒有好下場的，雖然，你已成了釜底游魚，但我仍願給你公平一搏的機會，

而且，我再說一遍，我不會殺你，我要你接受法律的制裁。」說到這裏，電燈復明，朱天佑目光一掃卓槐那些手下人，正容說道：「諸位去留任便，願意報效國家的，從現在起就是我朱天佑的同志，另有高就的，我也決不强人所難……」其中一個高個子首先說道：「朱站長，我願意替國家効力。……」其餘的人同聲附和着：「我也願意……」朱天佑慰然一笑道：「好！諸位都是我的好弟兄……」接着，他頭也不回地，向胡立民道：「二弟，將這些弟兄帶到樓下去。」

「是！」胡立民恭應着，向那批人招招手道：「諸位，請放下手槍，跟我來……」

目送胡立民、刁拱北二人將那批人帶走之後，朱天佑才向卓槐冷笑一聲道：「卓槐，請吧！」

卓槐長嘆道：「不必了，我已認命……」

說話同時，他已自動伸出雙手，等待對方的手銬。朱天佑一面取出手銬，一面淡淡地一笑道：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這一點，我倒不能不佩服你……」他那平淡的話聲，忽然轉爲一聲厲叱：「老賊找死！」

原來卓槐趁着朱天佑在替他銬上手銬時，突出不意，一脚踢向朱天佑的下陰。但朱天佑是何許人，他對卓槐的馴服，心懷疑惑，儘管他外表上裝成毫無戒備，但實際上却在暗中全神注意對方的一切。因此，卓槐這一着想撈點本錢回來的意外的一脚，不但沒達到目的，反而吃足了苦頭。朱天佑怒叱聲中，身形微側，避過對方那意外的一脚，同時橫掌下切，「克察」一聲，卓槐脛骨破裂，痛呼一聲，人也隨之跪了下去。

朱天佑冷笑着，揚聲喝道：「來人！將卓槐抬下去。……」

× × ×

天網恢恢，十五載沉冤昭雪。忠心耿耿，億萬元捐獻國家。

這是半個月後，上海各大報競相刊載的頭條新聞標題。

新聞內容是大略敘述十五年前，喧騰一時的力行紗廠資產轉移一案的翻案經過。以移花接木，及瞞天過海手法，謀財害命的主角卓槐被判死刑。其餘有關從犯，則應苦主朱公子要求，從輕發落，交放保釋，所有吻歸原主的力行紗廠資產，交由朱公子全部捐獻政府。由於人證搜集齊全，以及有關部門資料保管完整，竭誠合作使得本案於半月之內，審結宣判，亦開法界辦案神速之先例……

新聞中，除了「朱公子」三字外，沒提及朱天佑的名字，當然更沒提及他的眞實身份。

× × ×

朱天佑獨坐窗前，手捧讀那份刊載翻讀案文章的申報，臉上一片肅容，目注窗外遙對空中的悠悠白雲，在喃喃自語着。當然，他在默禱些甚麼也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「大哥，車子準備好了，快走吧！」胡立民、文勝男二人衣冠楚楚，滿臉興奮地走了進來。朱天佑却是答非所問地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西湖是好地方，二弟、勝男，我祝福你們玩得很輕鬆、很愉快……」

文勝男截口訝聲問道：「怎麼？大哥你不去？」

「是的，大哥是勞碌命，兩個鐵頭之後，我又要奔馳在京滬道上了。」

胡立民蹙眉問道：「大哥，究竟是甚麼任務？」

「不知道，必須到了南京才曉得。」朱天佑笑了笑道：「二位到達杭州之後，先[illegible]電告，以便有緊急任務時，臨時征召。」胡立民苦笑了一下道：「好的，再見！」

「再見！」目送胡立民、文勝男二人離去的背影，朱天佑的臉上浮現一抹神秘的笑意。（完）

黃浦喋

諸葛青雲著

出版者：金　文化出版社

社　址：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
電　話：3219274·3611723
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：〇三一四九號
戶　名：金　蘭　文　化　出　版　社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九一號

發行人：許　素　蘭
監印人：張　耀　先

印刷者：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
電　話：九五一八九一四

經售處：全　國　各　大　書　局

定　價：全一册　新台幣柒拾元
　　港　幣　玖　元
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出版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